#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史部第一七八册目次

北史一百卷（二）（唐）李延壽撰 元大德信州路儒學刻明嘉靖元年修本 〇〇一

# 北史一百卷（二）

（唐）李延壽撰

元大德信州路儒學刻明嘉靖元年修本

列傳第三十四　北史四十六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悆
張燿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録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脩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虢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征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豪宦偽混流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縣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杖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檠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



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消權不可恒隨汚隆以收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汚隆獲衆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分與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今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

誰敢指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曰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



謂曰此中諸人寿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illegible]子尋除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皃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頗爲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

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痛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數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患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爲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



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肆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迄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貍首之章宣矍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荅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慕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

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為澄知己佐一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



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琛等飲酒遊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比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羣臣會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

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



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比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

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
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
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
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
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
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
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
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
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
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



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
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胡家穿壙下
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贊
誕孚后近撫剋惟允之寄居槐鼎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
錫褒假鑾鷺彝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
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
故抑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
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爲太上
恐乖繫敕之意易言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鬼吉定兆而

以改卜擧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
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太
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
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同
有難普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
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
極尊普惠厲聲曰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
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相
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
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



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璨宣令謂普
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
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
傳詔馳驛驟騎而來甚迅速行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
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
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
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遣宗親故賀其幸
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秉
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
第當庭面辯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

魯門之析裁鑿終使羣后逡巡蒸蒸撰嘿雖不見用於一
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與[illegible]共此書
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
麻恐人不堪命上䟽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
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
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
間億兆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
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
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
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



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
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
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
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
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
廟之事多委有司上䟽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
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
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祼孝弟可以通神
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
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

華還復百官之析之祿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
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
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克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
逆廢非禮上䟽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
尺祖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
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孝
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太后曰
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
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墜將赴水火以煩勞而



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
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
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
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
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之垂聖察太后
曰卿云興滅繼絕意欲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
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
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
興滅繼絕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
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

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喪致哀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
深悼澄覽普惠啟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
便居管轄相與為約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
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將貽
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為益州刺史有
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
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揚州移
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興郡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
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



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
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
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
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
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
上表陳狀詔許之在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人以為
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
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
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
卒在州卒謚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為員外
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
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
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
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
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
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沖選一學
識者更與論敕沖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
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
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



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
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素
服間衣冠之中我皇孝感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
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
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
咲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齎袴褶
不可以弔幸借衣幍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
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卿將命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
若無君子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

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幍給昭明等明日引入皆
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虞長猷
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
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
國善鄰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
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當須便爾篡奪宗慶及從
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
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
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鑾輿行幸肅多是從敕淹將引
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



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
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
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
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
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
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駕至洛
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
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
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敘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
卿轉甚肅言臣位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

屈欲求屈己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己
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酬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
一疋并鞍勒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
家貧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敕
徵淹於路左請見曰敢不可小賴聖明保萬全之策伏
聞從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
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楫將汎泗入河
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
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
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



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驊騮馬一疋衣
冠一襲累除羽林監主洛令千將宮極初構運材日有萬計
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啟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
意欲榮淹於眾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
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兗州刺
史謚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為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
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之於書侍
御史

洵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
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遂就崔

劉桃符

鹿悆

帝有成立今已過期宜遂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
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選為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
嘗奏文案孝文嘉之為侍中李沖黃門崔光所知帝曾謂
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
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
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
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
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
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
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
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揚子雲為黃門頻歷三世卿居此任
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
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
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
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為人
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悆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言興沮渠氏庫部郎父生
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孝文聞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
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時悆始附人懷苟且悆撫



終朝頗廢學業後從于刺史聞者嗟善後守於淮陽太守
追贈兖州刺史悆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為
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船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米
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悆覺問得米之處以縑三丈置
米束下而反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恂恂以忠廉之
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
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
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
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粮和糴者稍不潤屋悆獨不取
子直強之終不從孝莊為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監
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
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悆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
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以入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
景儁胡龍牙並擁強兵內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趨彭
城未至之間為綜軍主程兼潤所止問其故狀悆曰我為
臨淮王所使欲閤遣人白綜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
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且遣左右
為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
身在一深室託為患狀呼使在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
武追還綜乃遣腹心人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可

悆謂龍牙所龍牙謂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
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欲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
之東蕃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
後詣景儁住所將悆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
[illegible]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投城歸梁梁主待
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
悆荅曰法僧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
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未也逆而覘之吳國敗喪不久
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
謂曰卿不為刺客也荅曰今者為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



事更卜後圖為設食悆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白奔發詣
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
人別在室中出謂悆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
相喚欲問鄉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悆遂辭而退猶更夭
晴綜軍主范昴景儁司馬楊瞟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悆
陳士馬之盛莘而與梁詰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悆定陶
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為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
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存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
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甚嘉
歎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寶南

引梁人詣悆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
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悆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
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
介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
榮業友圍州城城降榮業送悆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
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
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為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
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
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



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熠
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
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
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容貌甚美初拜
校書郎轉秘書郎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
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使人材流矣宣武
即位遷諮議僕射後歷恆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
稱卒於州諸曰承道斌在州農隙脩立學館建孔子廟堂
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複畫道斌形於孔像之西

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鎖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數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



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荅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夤以功賞新蔡縣男尒朱天光為關右大行臺啟為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請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遊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為文能動人意唯董公耳乃令紹為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王顯召為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為記室參軍事為元叉所知叉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亦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常為摘句儒者榮之叉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



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孝昌初為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豫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時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求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孫紹關右之士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強直終始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悆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列傳三十四　北史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袁翻 弟躍 躍子聿脩

陽尼 從孫固 固子休之 固從兄藻 藻子斐 固從兄元景

賈思伯

祖瑩 子珽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孫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益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

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與九室之義既而正義殘隱妄為穿鑿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



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篤之談從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昌言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怗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代變方將議理苟宜華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就規摹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



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代數豪服寔賴盡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清化遠威屬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荊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

令抄掠若遇强敵即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
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
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
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
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
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
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
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
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
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庶可止乎息



請自今已後荊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
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
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
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
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
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略
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
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舉必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
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
譏議攸息矣前以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

之論爲靈太后所責出爲平陽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
賦神龜末遷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
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爲高車
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
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
不可遵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
猶然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
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
而河西捍禦强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
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



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
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
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脩西海
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張掖西
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
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
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爲置蠕
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
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
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

車之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姧回返覆孤恩背德
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
先據西河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
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
以爲宜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
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
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
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
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



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
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
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
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
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
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
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
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
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
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於華林園舉觴謂

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
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
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
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
躍
躍字景騰博學俊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
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左右都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
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
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



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
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
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製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
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
深沉有鑒識清靜寡欲與物無競姨夫尚書崔休深所
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
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稱之尋遷
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
庫錢三十萬娶太原王乂女爲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

衽娉爲定聿脩爲首寮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
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爲信州
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
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
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無道俗追
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
敝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
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匹託中書
侍郎李德林爲文以記功德敕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脩
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爲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



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爲水部
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私門生藜
藿聿脩猶以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
才無愧蓋亦由彥深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
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笑之語人
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
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讟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
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脩爲尚書郎十年未
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嘗呼
聿脩爲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

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
脩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
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
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
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道喪若違忤要勢禍不旋踵雖
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入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
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
官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卒
子知禮大業初卒於太子內舍人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
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爲之發



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
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
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
胡泥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爲國子時中
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舉爲國子祭酒後兼幽
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
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
聞來牒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
尉所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

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倜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務宜



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撙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初帝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疏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

諷誡焉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可不戒歟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閉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



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沓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城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子實無罪何罹此讒言罔極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今兮恩怨在己彼諂諛兮人之蟊賊兮刺口昔吳宰嚭汝求知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遜兮頹其身兮承其顏色或騎或徒載奔載馳或言或笑[illegible]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illegible]其朋

其黨其侯宦者有識其行与徒得許為所以然邪况此哉既讒曰嫉以逞其心是以得其付求其以多不能不快求如之何習習宰嚭讒譖吾無辜孔兒誣贊至聖讒識伊秦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賢方上官擅寵翟冀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讒徒衆邪文亦燎國懸泰中矣其讒其能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明帝即位除尚書考功郎中奏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硤石數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



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兵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練禫之後酒肉不進時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參懌之遇害元叉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僚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宰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栾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僚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

休之字子烈俊爽有風概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



賦能詩陽休之初為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為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啟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為太保長孫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沔請為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啟除休之太常少卿尋為勝

南奔仍隨騰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白騰辭還神
武求還文襄以為大行臺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
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
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
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
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
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
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為散騎常侍領兼侍郎
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為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
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



盜宗丞卑安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
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
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齊王時
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為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
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疏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
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
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文宣
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棓時魏收為中書
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
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者服其

爽味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
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為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並立
制鹽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
之宗以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
之者爲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耳是夙心直
畏受世譏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前後休之至
晉陽經紀喪禮除魏收俱為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
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嚬眉而已他
日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
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至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侯哀



訴流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既留心政道訪以
政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為政教之
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
出為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為光祿卿監國史尋除吏部
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
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
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
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
真是拔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
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

尚書右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為人物所傾服外如疎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溫美見稱重然諾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士華重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為行臺郎便欣然投分文酒會高相得甚歡鄉曲人士莫不企羨魏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士奔鄴昔因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因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為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稱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烈其老為晚節謗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以[illegible]猶弱預修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illegible]要職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illegible]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以此[illegible]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illegible]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為中



書監用此何為[illegible]多有選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為識者所譏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魏收在日深為收所輕魏姐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搢紳所愛重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趺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咒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黃甚夢竟驗云子辟疆字君大性疎脫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為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為尚書水部郎中休之弟綝

之天平中入關後復還仕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歷兼禮官拜燕宮工頗以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為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有舊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荅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修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潬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鑿以為公家苑囿斐書荅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就拜膠州長史遷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兗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中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為齊文襄府東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季舒為崔暹所告元景勸成其獄賴邢子才諮白以免時以元景為吉部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元景撰定儀注草詔冊并授守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內史卒於郡文集十卷子蔚方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痴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遣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至

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
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之得停後除廷尉
卿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
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
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
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
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
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
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
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



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
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
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
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
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
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
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
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
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
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

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
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
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
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
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
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
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
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
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
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



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
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
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
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
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為
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
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
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
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
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思伯

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暱元興以為元义所親諸若識其並
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貞子彥始
武定中淮陽太守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
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為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
明察之美百姓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護
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拜國子祭酒轉[illegible]
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illegible]
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初思同之[illegible]
別駕清河崔光韶先為中從事自恃資地恥居其[illegible]
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之[illegible]



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
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
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駮冀隆乖錯者十餘
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
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
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為平原太守
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
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為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
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

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
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
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
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
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
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
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
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
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
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



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
帝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
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
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
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
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
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
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愧色瑩在座即
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
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

乃欲奇才高識一
然之任細心研陰
一手

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
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
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部李崇為都督北討引瑩
為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
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
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
瑩言時人稱為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
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為殿中尚
書莊帝還宮坐為顥作詔罪狀尒朱榮免官後除秘書監
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



尒朱兆入洛焚燒樂署鍾石管絃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
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
大將軍及孝武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
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為伯卒贈尚書左
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謂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
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
為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
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
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襲
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起

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
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
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
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神武送
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
首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倉
曹雖云州局乃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
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為娛遊集諸倡
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冑元士亮等為聲色之遊諸人嘗
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嫗



擲樗蒱賭之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
也其妻司馬慶之女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
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
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
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由是還任倉曹
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請糧之際令
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僚官所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
不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
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
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

得之見者以為深耻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
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
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
子于時諠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
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
不能罪也後為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
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
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蒱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
督成祖等作晉州啟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
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

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
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剋其秋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
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
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
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
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
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
家累事并云祖喜私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
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鋌唯以二鋌與喜餘盡自入又
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密以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

等叔諶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
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
官遍略一部時又除珽秘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
皆發文宣令從事中郎王士闕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
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
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謂淹云珽自知有犯驚
叛是常但宜一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
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
如德正圖夜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
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

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
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
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
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
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
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為
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為
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啟為孝
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以
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征夢殿下

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為武
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
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
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為中勞使尋為太
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
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
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
武皇帝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
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
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



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
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
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
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
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
為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
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
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
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
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

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
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
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
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
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
下歌謠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
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
取人女帝曰我以其饑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振給
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鐶築口鞭杖亂下將撲
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



殺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
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
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
合眾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
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張良亦不能及張
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疏外之人
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於己
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
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
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

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別駕張奉禮曰牢者地牢也
乃為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
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
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
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
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
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
於後主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
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
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



徵入為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
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啟
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諷太后之被幽也珽
欲以陸媼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
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
珽為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
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
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
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
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

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正恐誤他國家事又珽
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
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並云有之又說
謠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
語珽並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
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
元海段士良密議之眾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啟告
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媼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
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
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



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
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
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
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
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
軍陸媼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
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人
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
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
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

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
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
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致安之方陸媼穆提婆
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
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
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
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
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
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沖釋
而不問珽日以益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



主問諸太姬憫默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
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
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
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
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
栢閤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
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長鸞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
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陴
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
聞見不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令大

叫鼓譟聒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珽乘馬
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
謂為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
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
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
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
郎珽出亦見廢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
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密所
得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為王
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



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為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
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
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
物議稱其華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
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老辭仍不復
仕珽受任寄敕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為奏官
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
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
宕州長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為一時才秀聿脩行業亦乃不殞家風

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恬情自在休之加以淨退可謂篤終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辭藻能秀所對其時斯為孝徵儁才雖多適足敗國叔孫懷清峻元景才幹有稱並任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方洽　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　校正

列傳第三十六　北史四十八

尒朱榮 子文暢 文略 世子 兆從弟彥伯 仲遠 世隆 度律 天光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尒朱川因為氏焉高祖羽健登國初為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劃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塉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為常卒謚曰莊孝莊初追增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曾行馬群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群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粮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玩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

領人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
獵自娛明帝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卒謚曰簡孝莊初
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
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
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
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
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老當爲汝耳榮襲爵
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
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
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



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
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
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
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及屬明帝崩事出倉
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內草草
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
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
更召宗親推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
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
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

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
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
奉爲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帝與
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向高渚
度至榮營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爲使持節
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
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
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
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
度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



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
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
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爲應及見事起假
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
人遷帝於河橋沉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
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爲禪文者出
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
世辭人皆在圍中恥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
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
興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

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
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
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
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既濫殺朝士，乃
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
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
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戍。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
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
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
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



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
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
女先為明帝嬪，欲上立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
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
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于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
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
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
謝愆，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
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
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

恩治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所表。又啟帝遣使巡城勞問。於
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榮又奏請番直，朔
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
河陰執事之官，參論政治，以為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
元天穆向京，為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
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其意。
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
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
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
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



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
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
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
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
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
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
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
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
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

兼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
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
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
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己是道武皇
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
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
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
万為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
梁立為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
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



進榮陽武牢並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宮
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馬
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榮與顥相
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
侃高道穆等並固執以為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
艘求為鄉導榮乃令都督尒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車
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
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陽遙制朝廷親戚腹
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
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

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
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
神儁以階縣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
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
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榮欲用
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為河內諸州欲為掎角
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
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
何啓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
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



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妬恨
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
此我父本日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兄止自不為若本
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恒怏怏不
以萬乘為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
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眾豳涇榮遣其從
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
討之天光至雍州以眾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
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
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

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班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為逆
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
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
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
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亦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
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
曰汝欲求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
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
殺遂禽得之持此為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
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勳業宜調政養人榮便

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
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便
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
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
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填六鎮
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
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
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
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
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

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
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悟為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
己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
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
榮乃暫來向京言看皇后娩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
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彧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
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
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
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
朝士書相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

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
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為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
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
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
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
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
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
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
又北人語訛語尒朱為人主以入闕其在北言我姓人主
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

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聞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為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嫡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徽又云榮慮陛下終為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



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許以大事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寤甚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蛇蟠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帝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事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

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介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或能狠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



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户入即馳向御坐帝抽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止以馳射為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

自匡坐唱虜歌爲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彧從容閑雅
愛尚風素固令爲敕勒舞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
唱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慍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
每有嗔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
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
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節閔帝
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
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三百人轀輬車
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諡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
直劉季明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



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死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
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衆爲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
乃配享孝文廟庭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
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諡曰惠菩提弟文羅
武衛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文羅弟文殊封平昌郡
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
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爲王其姊魏
孝莊皇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
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窮極
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

等相狎外示杯酒之歡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
月十五日夜爲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
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爲主式家客
薛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弟
文略以兄文羅卒無後襲文羅爵梁郡王文暢事亦從坐
靜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
聰明儁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胡琵琶奏
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
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
然曰此不足慮也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特此益橫多所



陵忽齊天保末遇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
各有賭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與衣而往從奴
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奢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
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
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
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
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
奏之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
韋彭伊霍蓋由是也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趫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

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搆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即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尒朱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尒朱家欲度河用尒作灅波津令為之縮水



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

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藺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久事尒朱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在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遇帝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帝已度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弒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



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並勸不行神武稱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及節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距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

問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遂使斛斯椿賀拔勝
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
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
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之兆遂執椿勝將還經日放遣仲遠
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仲遠度律遂相
疑阻久而不和出隆詣節閔納兆女為后兆乃大喜世
隆請兆赴洛乃降辭厚禮喻兆天光度律更
自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年秋神武自
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
嶺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神武收葬之兆
勇於戰鬬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
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彪節閔帝封為安定王與兆
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陽

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
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為
榮府長史節閔帝潛嘿於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
勤款帝既立以尒朱兆以己不豫謀大為忿恚將攻世隆詔
令華山王鷙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
乃止及還帝讌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
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



於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席陛下為今日之忻
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
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
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于時炎旱有勸彥伯
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
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惡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
領兵屯河橋世隆不從及張歡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
直長孫承業等啓陳神武義功既振將除尒朱節閔令舍
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
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
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撥土覓尒朱又曰頭去項腳根
齊驢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子敞

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二敞自竇
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
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
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媼踞胡牀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
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迹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
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間人頗異
之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
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

定位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後為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北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人懷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軺車歸洮卒于家子最嗣

仲遠彥伯弟也明帝末年尒朱榮兵威稍盛諸有求謁率多見從而仲遠遂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為姦詐造榮啟表請人為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及孝莊即位封清河公除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稱其比來行臺采若者皆得權宜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關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尒朱榮死仲遠勒其部眾來向京師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蛇蠍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

号各自專恣權強莫比所在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為患苦後移屯東郡率眾與度律等拒齊神武尒朱兆領數千騎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閒說仲遠等逆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為前將軍都督鎮武牢顥既克滎陽世隆懼而逃還莊帝倉卒北巡及還宮除尚書左僕射攝選莊帝之將圖尒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怱怱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眾還戰大夏門外及李

尚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
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為主曄小名盆子聞者
皆以為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為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
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
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
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
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元曄母衛氏干預朝政伺其母衛氏出
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於京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
懸牓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喪氣尋又以曄疏遠
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廣陵不言何以



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畏尚書文簿
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嗔責自是勉留心凡案牘接賓客
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為令常使尚書郎
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
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群小隨情與奪又兄
弟群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貪虐姦諂蛆酷多見信
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
讓太傅節閔特置儀同三師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
為之贈其父買珍相國　兼大司馬及齊神武起義
兆仲遠度律等愚戇恃　為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

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既據
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擒執世
隆及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
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
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
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
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
怗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
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
為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



不已公文列訴尚書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
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
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
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
小黑色儻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
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
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
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
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
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
而已及元顥入洛世承守轘轅為顥所禽臠而殺之莊
帝還宮贈司徒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
尋為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為約
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
當心瀝血示眾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紹
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與
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為太尉公西面大都督封
常山王與介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



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
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神武間之與介朱兆遂相疑貳自敗
而還度律雖在軍戎眾殺掠所經為百姓患毒其母山
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
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
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遏西走灅波津為人執送椿因
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
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為都將總統肆州兵馬明帝崩
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為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

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
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元天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天
光與天穆會悉分河內榮殺後并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
僕射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并部分
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鎮城
人赫連恩等為逆共推敕勒酋長胡琛為主號高平王
遙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拔陵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
万俟醜奴來寇涇州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侮慢拔陵遣
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琛為醜奴所并與蕭寶夤相拒
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元年夏醜奴擊寶夤於靈州禽之



遂僭大號時獲西北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
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
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
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
健至雍又稅人馬合得萬疋以軍人寡少停留不進榮
責之杖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
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
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
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並降唯賊行
臺万俟道洛不下率眾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

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
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
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
為大將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水洛城破其東城賊
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
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未決當
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水今為小退賊衆安悅
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
人馬為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
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衆乞降而已天光岳



悅等議悉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
瓜涼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
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既而莊帝進天光爵
為廣宗王元曄又以為隴西王及尒朱兆已入京天光
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
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
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
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
征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既

振尒朱兆仲遠等並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
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
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
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並送於
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尒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
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
仲遠為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
則于忠專恣繼以元乂擅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
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遂於靈后反政宣



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尒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
之威屬天下暴亂人神怨憤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援主逐
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顥戮邢杲揃韓婁醜奴寶夤咸
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
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
以得罪人神者亦於未跡匈忽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
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貴
指蹤兆為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
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揃剝蒸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
自己天下之命縣於數胡與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

去之茹以共定終於茲總以至殄滅抑亦親紓其難者以
駈除矣

列傳第三十六　　北史四十八

方洽　周益　周之毘　孫粹然校正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子徵 孫政

賈顯度 弟智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弟勝 勝弟岳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

雷紹

毛遐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遂並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尒朱榮引為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為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子及元顥內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濮陽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為尒朱

然特兇妄而善戲朝廷聞帝亦賞遇之嘗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行轉滄州大中正尔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尔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尔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延慶妻尔朱世隆姊故被尔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世隆白節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獸寧肯勠力致死宜詭言西歸可襲而擒深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擒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尔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尋從并州後赴洛孝武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孝武之西齊神武誅之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爲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尔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封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爲東徐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尔朱兆入洛悅知不達南旋椿復背悅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



公尋加開府時椿父延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已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尔朱兆擅權惟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尔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賞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尔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尔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

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行臺長孫承業賈顯
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斬於閶闔門外懸尒朱世隆
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尒朱約為兄弟今
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
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
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
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
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
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又尋加開府子悅太
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椿自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
勸孝武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直閤已下
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號令
部曲別為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所從此以後軍謀朝政
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號稱南討將以伐齊神武帝從之
以椿為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
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
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
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
斗今上信左右閒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
椿自洛而東至武牢帝以賈顯智行潁東師失律將章闕

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
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
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還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百寮
赴哭詔賜東園祕器追尚書梁郡王昂略監護喪事贈大
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諡
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轀輬車及
葬輦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
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
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恢徵演演為齊神武
所殺三子入關



徵字士亮博涉群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
朝夕共一溢米以父勳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
直散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
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
者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
于也眾弗信之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
清眾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下大夫遷
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內史下
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令授皇太子宣
帝時為魯公與諸皇子等威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

徵仍政[illegible]徵爲太子傅若樂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內史仍攝樂部進封岐國公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會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譴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



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響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爲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從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竊譯之所爲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鍾鼓諸器亦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廷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堦墀增脩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皆繫於笙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嘉納之且令傳譯所獻及武帝山陵因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

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奏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拷掠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於人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修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帝爲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文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徵已去矣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詔所司謚之曰闇子詠嗣徵所撰樂典十卷又恢散



騎常侍新蔡郡公子政嗣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爲幹理玄感之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錄至京師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出金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寮並親擊射臠其肉多有噉者然後烹其焚其骨灰播弟元寂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彎弓兩石左右

馳射歷位吏部尚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爵為公除
豫州刺史及車駕西巡為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諡曰景莊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
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顯
度乃率鎮人浮河而下達秀容為尒朱榮所留隨榮破葛
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兗州刺史尒朱榮之死顯度奔梁
普泰初還朝後隨尒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
智等先據河橋誅尒朱氏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三年為雍
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
智性輕躁好去就攢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
果同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顯度死
智字顯智少有膽決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
縣伯及尒朱仲遠為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尒朱榮
死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
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為世隆所厚世隆
為解喻得全後進爵為公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
斛斯椿謀誅尒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禽世
隆兄弟孝武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穢
甚為人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



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為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
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荆州蠻酋從代父興平城鎮
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乃贈荆州刺史子鵠逢北鎮
擾亂南至并州尒朱榮引為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
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
和縣子令還赴榮從義初拜晉州刺史封永安縣伯永安
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尚書行臺政有威
信尋徵拜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臺
進封西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為都督時
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
不解後出為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人流亡乃勸有
粟家分濟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
尒朱榮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
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尒
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
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元曄以為侍中
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
行臺拜大都督杜德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
馬時梁遣元樹入寇陷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

奔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又相率出
子鵠擊破之禽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遷吏部尚
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後除兗州
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採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
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
是州內震悚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爲應南青州刺史
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
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
斬子鵠以降
侯深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飢亂深



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尒朱榮路中遇
寇身被苦楊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爲中軍副都督莊帝
即位封厭次縣子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
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
衆甚少或以爲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
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
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万餘大破之虜其卒五
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
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
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

爵兄侯尋爲平州刺史仍鎮范陽及尒朱榮死太守盧文
偉誘深出獵閉門拒之深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
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
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
之爲深所敗元曄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
督漁陽郡公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隋尒朱兆拒齊神武
於廣阿兆敗走深後從神武破尒朱氏於韓陵永熙初除
齊州刺史孝武帝末深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
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孝
武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



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深爭門不克率騎出奔
妻子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深行青州事齊
神武又遺深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
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深乃
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深
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輕騎夜趣青州
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
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
史深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兵反
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

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逢南青州境為賣漿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沒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為大莫弗祖尒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為本鎮軍主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為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偽署王衛可瓌徒黨尤盛既攻沒武川又陷懷朔度拔父子並為賊所虜度拔乃與德皇帝合謀率州里豪傑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眞檀等招義勇襲殺可瓌朝廷嘉之未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尒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知名榮素聞其名待之甚厚建義初封壽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為公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司封燕郡王兼侍中使蠕蠕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為王轉太尉加侍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擁關中有異志深相委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為變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勝



心腹之寄神武重其舊尤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之贈太保允三子世文世樂難陀興和末齊神武並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數居定州賜田宅允弟勝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衛可瓌之圍懷朔勝時亦為軍主從父度拔鎮守臧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彧以懷朔被圍之急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遣令報命乃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還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為賊所虜尋而襲殺可瓌衆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為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為軍主以功拜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河胡擁朔州流人南下為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尒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兵攻肆州陷之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於榮時杜洛周擁幽定葛

榮據晉陽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如
何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
遺之及榮入洛以預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後元
天穆北征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
以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懾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
洛陽榮徵勝使與尒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擒顥子冠
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真定縣公及榮死勝與田怡等奔赴
榮第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
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輩衆旅不多何輕尒怡乃止
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為臣無讎君之義遂勒所



部還都莊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
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為先護所疑置之營
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降之復與尒
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將軍及尒朱氏將討齊
神武勝時從尒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隙取
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為兆所執度律大懼
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尒殺可瓌罪一也天柱薨後不
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尒久矣勝曰
可瓌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天柱被戮以
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

未幾內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惜死恐王
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
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
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陳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而擊之
度律惡兆之驍悍懼其陵己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遂以
麾下降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先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為
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
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都督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沔北蕩
為丘墟梁武帝敕其雍州刺史蕭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



尒宜慎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尚書令進
爵琅邪郡公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
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入關勝還軍南陽遣右丞楊休之
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
難行至淅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事聞齊神武已平潼
關擒毛鴻賓勝乃還荊州州人鄧誕執元穎引齊師時齊
神武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
梁在南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每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
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
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

敗潮綦魏所擒勝手戲殺之曰初平西從示嵩南㐲寔
耳皆爲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帝禽竇
泰於小關攻弘農下河北禽郡守孫晏擢破東魏軍於沙
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之役
勝又破東魏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而還又齊神武率衆
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
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遂叱而字之
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矟追神武數里刃
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
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

北史列傳三十七　十六

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
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
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
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周文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
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周文每云諸
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常眞大勇也自居
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
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初勝至關中
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
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上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

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
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
誠推奉焉贈太宰錄尚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
饗文帝廟庭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
爵琅邪公大象末位江陵總管勝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學生及長能左
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
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
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爲帳內軍主與兄勝
俱鎮恒州州陷投尒朱榮榮以爲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

北史列傳三十七　十七

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岳曰夫非
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重若首舉
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
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眞
丈夫之論也未幾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
岳甲卒二千先驅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
能決岳乃從容致諫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以定策功
賜爵樊城鄉男從榮破葛榮平元顥累遷左光祿大夫武
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
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爲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

令克定恐說朝生焉乃請尓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貳之
榮大悅乃以天光為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為左
廂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右廂大都督並為
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衆不滿二千
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容大振
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
同向武功南度渭水攻圍趙柵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
薩攻柵已克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
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省事恃
水應荅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



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為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
日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並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
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
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
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
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
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虜三千人馬亦無遺遂
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万餘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
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
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

農於岐州北百里細川使大尉侯伏侯元進據險立柵岳
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擒元
進自餘諸柵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涼之長阬一
戰擒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夤以歸賊行臺万俟道洛退
保牽屯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以道洛
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為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
居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並擒之餘衆皆悉阬之
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
復叛岳又討擒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勍居多進封樊
城縣伯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進爵為公天光入洛使岳



行雍州事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侍
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
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岳助侯莫陳悅
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齊神武遣
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天光不從後果
敗岳率軍下隴赴雍擒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及孝武
即位加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
刺心血持以寄岳岳懼乃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趣平
涼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為自安之計先是
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斛拔彌俄突紇豆陵

伊利等聚衆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
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於齊神
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三年
岳召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
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
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婿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
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
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武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
牀嗚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尸
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岳弟以王禮子緯嗣拜開府儀同三司



周保定中錄岳舊德進岳子緯爵霍國公尚周文帝女
侯莫陳悅代人也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
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為府長流
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侯尒朱天光之
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天光
賀拔岳略同除鄯州刺史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
灘丑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秦州刺史天光
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以應神武至雍州會尒
朱氏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
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悅共討曹泥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

散悅遣人安慰之皆言受服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
止水洛城岳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周文時為夏州
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東秦城以
自安周文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悅
旁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文許翻
降至晨景和乃勒其所部上隴驛馬云儀同有教欲還秦
州守以拒賊復給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
衆謂言實以相驚駭皆散趣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
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猶畏除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
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



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云下隴後恐為人見
乃放馬山中令殺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
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光謀殺岳者中
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神恍
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纔睡即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
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焉
念賢字蓋盧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
仍家焉賢美容貌頗涉經史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
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
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

衛可瓌功除別將又以軍功封屯留縣伯從尒朱榮入洛
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公永熙中從孝武以
賢為中軍北面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加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大統初拜太尉為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
年轉太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久之還朝除錄尚書事
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孚等同為正直侍中將行殿初戎
未有號日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合帝心賢乃為
圓極帝嘆曰正與朕意同即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
先還自是名頗減五年除都督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
定賢於諸公皆為父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



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覽字景叡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為
部落酋帥曾祖穆以枹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臨洮
公祖頽為尚書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新陽縣
伯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
反散財招募有三千人鎮河外從大軍平賊歷涼河二州
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既為本州刺史威備甲仗人馬精銳
吐谷渾憚不敢出嘗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
臚琅邪王皓就策授世為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大
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仚定反欲圖覽覽與戰未

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還大傅及河橋之役王師敗將
覽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為之謀主事平乃見殺子鶴
仕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後坐事免死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
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從
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
猶穴處何所見焉遂辭歸鄉里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
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
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鎮
將召補鎮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為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諮



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
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作闗
中亂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為遂州建功効岳曰君有毗
佐之才當總大州遂以紹為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
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常謂
岳曰公甚悅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
寇洛等迎周文帝悅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
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
家歸永熙三年以紹為涼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為岳
長史周文為岳左丞及居相府以紹舊接之卒於州紹性

好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敕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吾若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其子諒服闋命贈太尉賜東園秘器子渙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為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自曾祖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寶夤為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毛遐時為都督以遐為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潛遁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為盟主既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



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七栅皆平後寶夤構逆誅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潛為逆擊擒於馬依栅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斬之寶夤以長白拜南郊稱號稽秦年而告敗寶夤懼曰亂已致不追部伍人皆亂逆解擾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為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夤知內外勢異將十數騎走也中文乃侯醜奴隨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一州行臺孝武帝入關敕周文帝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為之初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為其家有貴產位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檢書尚書郎八分孫毓等皆依託之至於貲供衣食無所與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

鴻賓大鼻眼多鬚髯狀貌瓌異兄見者皆畏之加膽略騎射倜儻不拘小節兄弟之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為盟主常與遐二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嘆謂鴻賓曰滅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士哉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為北雍州鴻賓為刺史詔曰此以畫錦榮鄉也改三原縣為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尒朱天光自關中還洛爽夏忍所



心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乏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爵為侯所之童四產常供鴻賓甚弱衣食與己悉同私物不足爐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為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及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為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殺騎之絕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至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擒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産也一字七寶遐

養之爲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從諸兄戰陣多先登陷
陣大統四年爲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除東魏將子野
又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
後因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
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閒介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
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介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廂都
督孝武帝之禦齊神武授朗閤內大都督及帝西入詔
朗爲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豳州刺
史初朗與積公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以侍人聞



疾朝夕相臨見遇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
京縣以此爲恨三兩舉手撫牀而便氣盡贈太尉李賢位宮
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字文護見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斯
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徵合闕強記以
瓊寶從已終使威英不墜昭茲惟新加以盡心所事與忘
直道抗辭正色顯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智樊子
鵠侯深等並驅馳風塵之際從白衣戮觀其遺蹟雖獲
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賀拔允昆季以勇略
當馳競之日並遨時投隙展効立功然則妥貧介朱

中乃結款高氏大昌之後即帝涵盡忠節以所出竟非守節
之士及勝亡趙江左屬魏室之危亡循臣節闕而感梁朝之
衛遇在有將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若以二千
竊長流三秦勍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雖權異威宜方蔡
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勳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其陳
沙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洪殞周文籍以開
基不亦所發者何以異於斯乎然後侯莫陳悅肆行殘虐
死不旋踵斯其亡滅蓋自取之念昔有始有卒取敬後世
梁時見於以取禍解京之義雷緒馳鶩爲雲留之秋毛遐兄弟
致力經綸之日乙弗朗屢轉攀躋卒獲歸順美矣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

方洽 周益 周寬 孫粹然 校正

列傳第三十八　北史五十

辛雄 族祖琛 從子術

楊機

高道穆 兄謙之

綦儁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雄有孝性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左曹懌遷司徒仍授左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有焉歷尚書駕部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illegible]



黃門吾問於僕射云得如茲者以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寬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殺惡隱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卿之名甚盛又為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孝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親討以荊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鵶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逢北溠求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王執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彧以軍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將戎軍令速赴賊聞之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

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
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
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
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
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
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
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
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
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
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



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
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
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
死寧可得也後為吏部郎中及尒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
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為尚書門下奏曰辛雄
不出存亡未知帝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
遂除度支尚書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
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
紓人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
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眾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

詔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
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旌其門閭莊帝從
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
歲從三品將軍永熙二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雄懼
其讒慝不能守正論者頗譏之孝武南狩雄兼左僕射留
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於永寧寺
大集朝士責雄及尚書崔孝芬劉廞楊機等曰為臣奉主
匡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
節安在乃誅之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雄從父兄纂字
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為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秘書



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
覺纂坐免官後為太尉騎兵參軍府為府主清河王懌所賞
至安東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第及梁將曹義宗
攻新野以纂為荊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
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數欲祕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
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中以鹽約壽為
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立除纂中書仍行臺後大都
督費穆擊義宗禽之入城置酒穆舉觴屬纂曰微卿行臺之在
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永安二年元顥乘勝至城下為顥
禽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

不守丘鄉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蘇洛生康乞得等擁兇
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患之纂伺捕擒獲梟
於郡市百姓欣然於是姦偷屏跡太昌中乃為河南邑中正
永熙三年除河內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
神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頓宜代
吾執河內手也尋為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荊州刺史時蠻
酋樊大能應西魏西魏遣兵攻之不克而敗為西魏將獨孤信所
害贈司徒公雄族祖琛
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並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
見其父母無恙垂淚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



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
孝文南征麗從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
為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諫折崇不
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南梁太守崇因置
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
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
有愧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慍不形於色
當官奉法所在有稱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為侍御史
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書時李崇猶為刺史欲寄人名悠不
許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復逢其子卒悠弟俊字叔義有

文才魏子建為山南行臺以為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
滎陽為人所劫害贈東秦州刺史俊弟術
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射高
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遷尚書
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
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事
與尚書左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為
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
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蕭明遷東徐州刺史
為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



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
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
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聽報以下先斷後
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
盱眙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
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
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關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
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
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
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

宣以璽書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
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
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
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
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
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
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
所弊也疏袁叔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
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
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為折
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
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
通顯術清儉寡慾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
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
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梁時佳
本鳩集万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
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饟遺貴要物議以
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 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
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



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術族子德源
德源字孝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左丞德源沉
靜好學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
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
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並虛襟禮敬同郡薦之後為兼員
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
執事為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弱
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
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
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
還待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
急詣相州會尉遲迥起逆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
去隋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
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
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為交結恐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
南寧及還秘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
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
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為掾轉諮議參軍卒官
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德源從
祖兄元植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於世德源族

叔珍之少有氣俠歷位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
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諡曰恭子懿武定末開府錄曹參
軍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機少
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
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
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吾既委得
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
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後
爲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



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別駕清河內史河北太守並有能
名永熙中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
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卒雄
等並爲齊神武所誅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
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父
崇字積善少聰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儉素初
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
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除洛陽令爲政清斷吏人畏
其威風發擿不避強禦縣內肅然卒贈滄州刺史諡曰成

道穆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儁士幼孤事兄
如父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
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
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引爲御史其
所糾摘不避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
書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
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綰紲悉毀去之并表發其
贓貨尒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蕭寶夤西
征以爲行臺郎中委以軍機之事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
自安遂託身於孝莊孝莊時爲侍中深相保護及即位賜



爵龍城侯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及元顥逼武牢或勸
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言關中殘荒請車駕北度
循河東下帝然之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
書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黃門侍郎
安喜縣公於時尒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大王擁
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此桓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
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虵悔無及矣榮深然之及孝莊
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社稷不安
可爲朕勸其酒令醉因榮陳其作監軍時臨事能決實可
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道穆外執直繩內參機密

凡是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爭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以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尒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秘書圖籍及典書緗素多



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罪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尒朱榮死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尒朱世隆等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

以遷加撿校工部尚書兼南道大行臺時雖
以亂征蠻而府帥北軍不利然為衛郊之計未發會朱
兆入洛道擢拜撿校禮部尚書世隆以其忠於前朝遂害之
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襲
為北豫州刺史道穆兄謙之
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專意經史天文算曆圖緯
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襲父爵正光中行河陰
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
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
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



見欣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
失物之家各得其本勅以狀告尋正河陰令在縣二年
損益頗多舊為故事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
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
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
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
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
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恚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
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
常得入奏是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年已來此制

遂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
祖愚臣亦敢輒陳其瞽冀收功久之行新興更明往制庶
姦豪知禁郎自屏心詔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以為自正
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諸將帥或非其
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略
不列陣則走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
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
有清貞奉法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肯
直申聞蔽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且頻
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



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比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
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
數年之後大獲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
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
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
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
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以謙之有學藝除為國子
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
於賑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
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之稱況同寮人體如何殘害謙之

史178 062

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
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為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
世名流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
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為一家之法雖未
行於世識者歎其多能孝明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
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
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
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
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
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



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
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
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
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
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
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蓄既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
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
用於是草茅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榷
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丞上
林饒羨外關百姓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妖未

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
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
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彫零軍
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
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
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
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
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
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
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為御史



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為憾至是世
哲弟神軌為靈太后深所寵任會謙之家僮訴良神軌
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啟靈
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
有集錄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
冤屈謙之弟謹字道脩父崇既還本姓以謹之繼沮渠
氏

綦儁字摽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世為酋帥仕累遷
為滄州刺史政為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爾朱世隆等
與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丁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儁獨進

帝曰廣陵王雖為尒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神武將從之時黃門崔㥄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同執儁言遂立孝武帝及帝入關神武深思儁言常以為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勢不避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對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交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鞾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為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文貞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幼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為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叅元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叉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贊叉擁美叉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叉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偉為諫議大夫尒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孝莊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節閔帝立除秘書監仍著作初尒朱兆入



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彥海崔深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脩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万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條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沈厚內實矯競

觀天穆北度既無後繼穆遂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
穆引入詰讓殺之孝莊還宮贈侍中司徒公謚曰武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也頗有氣尚尤知北土風俗歷
東宮齋帥羽林監後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
累遷沃野鎮將前後頻使遠蕃粗能稱旨普泰中除大鴻
臚卿卒贈司空公子恂嗣
論曰辛雄吏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己懷哲體有清監德源
雅業無虧蓋素門之疏待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有
政事之用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文史足
用而雅道蔑聞費穆出身効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禍延



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列傳第三十八　北史五十

# 列傳第三十九　北史五十一

##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子勱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 兄子武興王普
長樂王靈山




神武諸子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神武帥師入洛陽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總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庭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天平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進爵為王配享神武廟廷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幼孤聰慧夙成特為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眾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年至四歲

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
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
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
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
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為休務一日叡讀孝經
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
為發哀舉聲殯絕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
勤敬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立扶而後起神武令常山
王與同臥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漱午
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歐血及



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
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
自勝文襄為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
爵為王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天
保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稱為良牧
六年詔叡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屏蓋扇親與
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遣倍
道送冰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
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
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

部伍強弱相持賴全者十三四焉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
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為兵人所安無水
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濟南以
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眾事仍開府置
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
侍從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皇
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於鄴拜
尚書令大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諡
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
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謁帝



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
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
戎六軍進止皆令取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馬帝與宮人
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
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陘嶺
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
且盡乃截矟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
晉陽失道為雪所隔無遺類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
大寇抱其頸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
於帝前以段孝先為逃人客於是以叡為能加尚書令封

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驍飾頌以酒色為和士開所構
叡父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
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
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幷入奏太
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
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
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
牀以臂壓叡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嘆曰大丈夫運命一
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當以
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



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
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
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
年詔聽以王礼葬竟無贈謚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
同三司後終於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
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大尉錄
尚書事謚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貌嶷
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
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

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
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於信都
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
神武見之大悅及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
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
功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
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
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
大都督冀州大中正儀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
畿時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



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
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
有綏邊之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閒遣其貞陽侯明
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為掎角聲援岳總諸軍南討
與行臺慕容紹宗擊破明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
劉豐等相持兵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
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思政所
獲西魏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城不沒者三板會文襄
親臨數日尅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文襄以義
已功故賞典不弘文宣出撫晉陽令岳[illegible]

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
尋為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
西魏克荊州因略地克郢州獲梁郢州刺史陸法和送鄴
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威名彌重
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莫及初高
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
之及歸彥為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
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為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
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
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為姦人女



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
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時年
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黃鉞給轀輬車
謚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為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
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末岳表求納之文襄推
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
請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庭後歸彥反
武成知其前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
餘如故子勱
勱字敬德幼聰敏美容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

四為青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
性剛直有才幹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為副遷侍中
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勱奉太后歸鄴時宦官
放縱儀同苟子溢尤幸勱將斬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
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
今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若今日殺之明日
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勱勸後主五品已下家累悉置三
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
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勱恒後殿為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
悅因問齊亡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為改容授開



府儀同三司隋文帝為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
忠良聞於隣境宜善自愛勱拜謝曰勱亡齊末屬不能扶
危定傾既蒙獲宥已多優幸況濫叨名級致速官謗帝甚
器之尋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者必
以牛酒至破產業勱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
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
陳氏數年已來荒悖滋甚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裹時
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
以厭妖訛人神怨憤怪異薦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
藩守與其鄰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

裝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勱竊忝請效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勱爲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時䧺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勱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人夷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渾來寇勱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勱亡戶口坐免卒于家大唐褒顯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最知名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盛來赴以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



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洛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諡曰武昭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鬬爲事文宣並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衞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爲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

而不聽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
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
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
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
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
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
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
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耶元海乞還省一
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床徐步
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笇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



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
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
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
謗眾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
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
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執豐樂斬歸彥
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
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
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
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

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
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
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
爲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
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
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
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
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
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
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



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爲及爲右僕
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
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
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群宜
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
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
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
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
凶狡疏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

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
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犂馬
於東門光弁雞鷹於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
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
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鄰
國並非有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
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
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
王尚之為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
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



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厙狄士文
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
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時帝在
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
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
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以孝卿
而免世安罪焚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其尚之於鄴
市令內參謝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
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誣告諸貴
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弔伏闕

下許求贈兄長鸞不為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
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
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東事遂死焉徽於
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
徒謚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
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
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
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妒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
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



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為燕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
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
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
總知禁衛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
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愔等
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
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
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
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
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

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
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
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
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
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其前翻
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
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曰至尊以
右丞相登帝位今為歸彥威名大盛故出之豈可復如此
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
輒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



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力
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
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
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為其郎中令呂思禮
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
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
挹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
彥有異使連名密啟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
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
初崩六軍百萬眾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

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
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城破單騎北走
至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遣
黃頷少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豈
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
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
為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
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
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
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



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
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
骨三道著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
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
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初封
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為豫州道行臺尚書
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啟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
豫州刺史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
兵信都終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叡字恭

武平鎮將無子文宣以靈山從父兄兗州刺史建國子伏
護為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中累遷黃門侍
郎伏護所歷數朝恬於榮利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
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兗州刺
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
中為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
昭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
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尒朱氏生彭城景
思王浟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尒朱氏生任



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馮氏生
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二子也初
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己類不甚愛之而
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為
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
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兒杖罰
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元象中封
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
每參文襄有時涕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拭鼻
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頗好畋

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illegible]王文宣末年多
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
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
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
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
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
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
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
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
數千人至並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置北城地牢下飲食



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
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為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
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
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
與渙皆有雄略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浚又使
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
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
屍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
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
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

無子詔以彭城王浟第二子準字孜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為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身羽林百人大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以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戲浟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浟正色答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慚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浟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眾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腳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

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浟乃詐為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浟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浟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浟重其意為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案五



百餘浟未期悉斷決別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閤諮陳浟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戚為言脩等慚懼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浟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浟摘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

車駕巡幸浟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群盜田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浟為主詐稱使者徑向浟第至內室稱敕呼浟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浟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浟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浟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浟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轀輬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俶儻不群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為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就習元象中封平



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讙譟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為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眾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

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諡曰剛肅有敕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誰家奴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淯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



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

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為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還拜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啟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為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
時車駕還鄴賞令湝鎮晉陽揔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
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
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
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
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
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
師司州牧出為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
史湝頻牧大蕃雖不潔已然寬恕為吏人所懷五年青州
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

北史列傳三十九　一十二

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
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脩啓於湝至尊出奔
宗廟既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
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竟不達
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
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並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
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
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
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
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盧蓬首垢面長齋

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
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
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
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
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
為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
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
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
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北史列傳三十九　二十三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
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
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
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
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
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
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為孱弱妃
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
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
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
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
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於摘發隱偽姦吏無所匿
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
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陵
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
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
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
枝決杖一百尋為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



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
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
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
子建德為後
論曰趙郡王以跗萼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貞
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
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軌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
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歟川河叡經綸之期青雲自
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
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
因猜嫌之釁起尺鄰鄰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
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固亦宗之比干彭城
治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為易遇上黨中處
淮海威厲牢穽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欲食爨竈之羹
處豪汰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開明妄被讒慝以武成
陰忌之朝而見免夫角弓之刺已為幸矣

列傳第三十九　　北史五十一

##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為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眈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斅處處營造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尒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illegible]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

延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
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
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
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
恐其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
信都共為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
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槊刺孝珩墜
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
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為
之改容親為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



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
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
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授
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
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
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啟歸葬山東從之尋
卒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
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
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冑將出
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
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
出又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
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
須著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
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
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
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矟
幡數百帝聞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
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



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
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
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
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
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
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
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
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謌謠之
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

為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鴆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



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王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豕膽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撾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雀鼠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

衆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
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
結蕭牆盜起疆埸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
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
平七年為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為宰輔齊昌王莫多
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
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為爪牙衆聞之不召而
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
赧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
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



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
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咽衆皆爭為死童兒女子
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
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
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
周齊王於城北奮大槊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
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
延長皆死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
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
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

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
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
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為之導僅免時四更
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
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
城飢甚欲為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為去必不
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
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
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
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為



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
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
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以十
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
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
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
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
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
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傅婢苦執諫而止未幾
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

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為廣州主簿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富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爾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為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群小同飲擅致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眾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太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



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於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眾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

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賀若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粗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廄，閉門拒之。紹義初為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陽，群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僚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為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繞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為太原王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初卒於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幾、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

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畫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



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間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搤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

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



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懦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月詔

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
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
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踈正由士開間構
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
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
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
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
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
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
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



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
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
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
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
坐看孫鳳珍宅上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
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
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
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
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
辟強曰人少安德王顧眾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

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啟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
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
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
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
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
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
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
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
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
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



劉辟強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
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
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
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修
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
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
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
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計何
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輿密迎祖珽問
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

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
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九月
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
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
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
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
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
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諡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
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
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
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常曰此兒
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
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
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
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
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
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楊王仁直次東海王
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
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
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
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
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
脩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
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
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
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
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劒殲獲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
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
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
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
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
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語武成殘忍姦穢
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
嬰孩何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

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云效前人之言可為傷歎吝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之開渐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絶爲天下笑以之受斃深可痛哉然尊親之舉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列傳第四十　北史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一　北史五十三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任祥 子冑

莫多婁貸文 子敬顯

厙狄迴洛

厙狄盛

張保洛 郭瓊 子佣貴 尉珍 慕儼 段琛 韓付業 尉摽 封輔相 苞舍樂 牒舍樂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羌舉 子孝卿




史178 087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步大汗薩
薛脩義
慕容儼 原缺伏連
潘樂
彭樂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傅伏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也少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遣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二鎮人酋長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武平秦州普自猳蘇城率部歸魏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子洛

洛字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力以報深恩及河陰之戰諸軍北度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地爲迴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卒贈太師大司馬太尉錄尚書謚曰武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曾祖護野肱爲懷朔鎮



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略少與神武相知介朱榮以爲別將隸介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武帝立累遷渭州刺史元既早爲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東恒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帝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户發渭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泥待元甚厚泥女婿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嵩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汚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

鉞太宰太師録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長舉襲第天元亦有將畧便弓馬封昌陽縣伯天保初位殿中七兵二尚書卒贈都督滄州刺史謚曰恭武天元弟天和以道元勳重尚東平長公主賜爵宜安鄉男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皐郡公濟南即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追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絶人破六韓拔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泥不睦豐助泥守岳將自討泥



爲侯莫陳悅所殺周文帝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泥與豐堅守不下豐乃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策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鼈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怨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絶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爲浪激不時至西人鉤之並爲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武忠子曄嗣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

領軍大將軍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中嫡妻喪又諸子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初呼廚泉入朝漢爲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沒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其宗人拔陵舉部降尒朱榮詔封永安縣侯常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子沉敏有膽略善騎射尒朱榮死常歸河西天平中與豐州刺史万俟受洛



干等東歸神武上爲武衛將軍齊受禪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軍功至大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氐楊紹先於百頃未還岳爲侯莫陳悅所殺祚説仇池還莫知所歸俄而神武遣行臺侯景射書諭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後隨魏孝武西入周文帝以祚爲兗州刺史歷太僕衛尉二卿尋除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

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
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公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剛格有氣斷歷尔朱榮府騎兵參軍
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普泰初行汾州事棄
城歸齊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西道行
臺僕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性
峭直攻訐無所回避非佐命元功然與神武布衣舊特
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謚忠武齊受禪詔祭
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次子洪徽嗣襲縣男卒贈
都督燕州刺史



蔡儁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
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略事神武微時
深相親附儁初為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
武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尔朱榮從
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烏洛縣男隨神武起義及平
鄴破韓陵並有戰功進爵為侯出為濟州刺史為政嚴暴
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人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
施惠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謚曰威武
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

榮破後尔朱榮擢充左右榮死尔朱度律以賢為帳內都
督封汾陽縣伯後為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
素為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
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為啟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
武後拜建州刺史天平初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
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尸間見將至
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
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淳朴世以古物
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
尚書令司空公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
器識參預齊神武起兵破尔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
子鵠據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徙幽州
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人少得安集卒贈
司空謚曰武壯子興字敬興便弓馬有武藝位冠軍將軍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齊神
武於冀州起兵討破尔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韓陵
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為都督廣州刺史後從神武襲
尅西夏州還為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勳誠為神武所知志力

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神武廟庭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為
王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
起兵封魏郡公徵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祥
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祥棄
官北走歸神武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
納然政不發不為人所疾若潁川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
迅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共
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錄尚書事子胄性
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中擢為東郡太守家本



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興和末神
武攻玉壁還以清河公岳為行臺鎮守晉州以胄隸之胄飲
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為人
所糾推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胄內不自安乃與儀同尒
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叛逆伏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
尒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為侯
從平尒朱兆於赤洪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屍天平中進爵
為公晉州刺史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道大
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帝出函谷景

與高昂議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
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候死於周軍
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㑺強直勤幹少以武力見
知㑺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
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
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
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
顯走還鄴投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閶闔門外責其
不留晉陽也
厙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尒朱榮榮死



隸尒朱兆神武舉兵於信都迴洛擁衆來歸從破四胡於
韓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即位封順
陽郡王大寧初為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
刺史
厙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為神武親
信都督從征伐累遷幽州刺史封長寧縣公齊受禪改封
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為北
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為尒朱榮統軍
後隸齊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為帳內從破尒朱兆於廣阿

及韓陵戰元象初爲西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
又從戰芒山進爵爲侯文襄嗣事除梁州刺史進爵爲公
齊受禪加開府仍爲刺史聚斂爲百姓所患濟南初徵侍
中尋出爲滄州刺史封數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尋于鄴卒
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斛珍段琛
尉摽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竝以軍
功至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天惠無害人以帳內都督從神
武破尒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歷數
州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錄尚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黃
鉞相國太尉錄尚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謚曰武珍



字舍洛西平酒泉人壯勇騎射以帳內從神武天統中封
安康郡王武平初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
太尉琛字懷寶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保中開府儀同
三司兗州刺史摽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
貴嗣相貴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
晉州刺史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武帝請師求爲
內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
貴送長安卒弟相願強幹有膽略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
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幷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
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

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德代人歷數州刺史幷
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建業輔相俱不
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幷州刺史以輔相爲朔州
總管范舍樂代人有武藝膂力絕人位東雍州刺史開府
儀同三司封平舒侯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
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殁關中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頹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提
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歲喪父號慕過人及長性雄傑後
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改
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又遷大將



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保朔州刺史又授太傅別
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太尉都督朔
州刺史次子晉貴襲重有文武餘略襲爵白水王武衞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
公子仲寶太常丞子弘穎弘信雍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
儉行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司
從西征至蒲津及竇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
一日斫折十五刀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
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按矟直前大呼繞浮圖走

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鬃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
與霹靂鬬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
酒醉為敵所襲授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讌華林園文襄啟
魏帝坐延於上以尊之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延性好酒
率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為前鋒位太子太保太
傅

斛律羌舉太安人也世為部落酋長羌舉少驍果從尒朱
兆兆破乃歸誠神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
中除大都督後從神武戰於沙苑時議進趣計羌舉曰黑
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有同猘犬
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與戰徑趣咸陽咸
陽空虛可不戰而克拔其根本則黑獺之首可懸軍門神
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
將議既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後封密縣侯為東
夏州刺史有疽疾刺以竹管吮之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
儀同三司子孝卿嗣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
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
密時政由羣豎自趙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
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為尚書令又
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



光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
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
皇中位太府卿戶部尚書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為亂榮敗
尒朱榮以為都督後歷濟州刺史及尒朱氏敗歸神武
拜洛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
襲夏州以瓊為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為周文帝所陷卒
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
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
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
為憂慮而欣豪險與公主情好不篤為孝武所害時
人稱瓊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効穀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尒朱榮
稍遷為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為晉州刺史後歸神武
為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
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沒于行陣贈
司徒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
廣州刺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為朝廷所知則頗有
力焉初以軍功賜爵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

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illegible]及爲東
徐州防城都督尒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
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
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
因以則行北徐州事尒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天平
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
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
元象初洛州刺史以前後勳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
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
除徐州刺史取受狼籍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



謚烈懿則弟敬寶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剋死
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曾祖騰歸
魏遂居代祖都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
少言深沉有膽略尒朱榮即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
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翦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
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既執忠義忽
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侯遷尒朱
兆長史及兆敗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遂攜尒朱榮妻子
并兆餘眾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

謀兵略時參預焉及遷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
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其兄
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
歎謂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
軍功進爵爲公累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
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反命紹
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
會擊貞陽侯蕭明於寒山廻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
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豬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
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



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
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
川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
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
數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筭也其筭盡乎未幾
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
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
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
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
士肅弟三藏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

燕郡公以軍功歷位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
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
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元年授吳州
刺史九年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
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廓州刺
史人歌頌之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滋獲醻奏獻貢
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
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兎馴壇側使還以聞上
大悅改封河內縣男歷豳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
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為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
善射驍猛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
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平元顥封廮陶縣伯榮死尒朱氏陵
僭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
遷兖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州刺史謚曰莊
子孝沖嗣孝沖弟長又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
新蔡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刺史長又無他才
技在官以清幹稱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
細別將薩初從尒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為都督榮死

又從兆入洛及韓陵之敗以所部從神武稍遷車騎大將
軍封行唐縣公晉州刺史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
仁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脩義少而奸俠輕
財重氣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為
別將脩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拜
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
遂為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
脩義悔遣表乞一大將招尉乃降鳳賢等猶據嶮不降
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



侯尒朱榮以脩義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
赴洛並以自隨置於駝牛署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為弘農
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為晉州刺史見之相
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
以脩義為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
薛崇禮初神武欲大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
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
於并州又欲棄晉以遷家屬向英雄城脩義諫曰若晉州
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
州城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還仰

葉小兒守牧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
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
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
除齊州刺史以贓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
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
子文殊嗣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
陵歷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
軍功又歷南秦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廆之後也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
好讀書頗學兵法仕尒朱氏敗歸神武以勳累遷五城太守



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罷其罪乃
招儼曰府君少爲群下所敬儼撫枕曰吾貌如此行藝
人親苛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
代爲刺史遷東荊州刺史行汝長社怨爲其部下人所執
將投山賊張儉爲守人王榮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
司其後年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時諸州多翻陷唯儼獲
全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
儀同宋茝等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師師江上議以
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衆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
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

州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衆懼儼悅以安之城中先有
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卒心祈請與吏衡風
驚波漂斷荻洪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
風浪復驚荻洪復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儼出
城奮擊大破之瑱約又并力圍城唯煮槐楮葉并紵根水
萍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即以分食唯留
骸骨儼猶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
後蕭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
悲不自勝帝親執其手捋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曰自
古忠烈豈過此也除趙州刺史天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



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進爵爲義安王武
平元年爲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
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
司徒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喻之
子會抑其子付獄焚敕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
從弟北面慟哭然後奉命尒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
人庫狄伏連字仲山本名伏憐語音連譯尒朱榮至直閣
將軍後從神武賜爵蛇丘男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
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然
鄙恡愚狠爲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

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士流開
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
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伏誅被
支解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
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
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
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
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着敝褌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並
歸天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



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
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長寬厚
有膽略初歸葛榮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尒朱榮
為別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
為鎮城都將後從破尒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
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
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
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
神武善之以衆之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
河陽破西將楊㯹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鑒等所築城深

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脩理增置
上將而還遷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
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崤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子嶺
趣軹關儀同楊㯹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
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
崇崇遂遁又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
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鼈侯景改為淮州樂獲其地仍
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
薨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
子弟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慎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



馬都尉武平末為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
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
降周齊王憲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
平降尒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臺
于暉討破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
尒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神武出山
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樂先登陷陣賊衆大崩封樂城縣
公後以軍功進爵汨陽郡公除肆州刺史天平四年從神
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

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
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
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
擊於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飯神武曰自
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燥樂以數
千精騎為右甄衝西軍北垂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
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爾朱榮背尒朱歸我又叛入
西魏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
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
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參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



手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
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
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
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
對且曰不為此語故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
按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
乃止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故放而復言捉邪取
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太
尉二年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誅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仕魏為朔州刺史因家

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
子好相表大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
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齊神武起義
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中以顯為解州大
理禁止處判未訖為合肥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等攻梁
北徐州禽其刺史王疆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
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
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從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
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
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



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趫捷
有武用從駕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
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中兼長吏事又性
識平均故頻有文按問通好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
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令中黃門
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撿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
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
閤內外莫知所為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獲參事平除
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

將軍封文城郡王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衆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救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是時拒明徹者多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卒贈太尉錄尚書長子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勳貴子弟中稱其識賢降周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隋開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祈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為尒朱榮親信榮被害從尒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尒朱京纏欲投神武召之與俱猛辭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蒙兆恩即背京纏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羌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羌舉以故酉長子故無所配既而三人並為神武親信後都督尒朱文暢將為逆猛白其事其父兄等今日受死不忍告而



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兼共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猛與賊中一騎將超出交鬪猛即斬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皆面啟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為定州刺史彥深為西兗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謠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餻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人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初猛與尉興慶謝猥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為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異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名以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高王浮圖

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諡曰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陳
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啓迴代
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景安臨
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郡公如故景安
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
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興勢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
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
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其
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



以所獻藏絹五百匹賜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
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
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
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
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
司武平三年拜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
久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
得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
公討稽胡戰沒初永兄祐襲爵陳留王祐卒子景皓嗣天
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景皓

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
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
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仲子豫字景豫美容儀有器幹
景安告景皓僭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
景皓口云莫妄言罰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孫適獨孤氏永業
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
解書計善歌舞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
右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周
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



廷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河境蹙弱
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為北
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永業又除河陽道
行臺兼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
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
曰客行忽忽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
為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
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
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
二年為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解子世榮源陽人也父賓業儀州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
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神武親信
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加開府
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
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從馬腦酒
鍾與之得便擅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
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
朝危政亂每常竊歎見徵稅無厭賞賜過度發言歎息焉
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傅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



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南城陷被圍
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剋晉州執
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剋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
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
酒鍾爲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
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
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後主已被獲
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
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章
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

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
以相付遂引與同火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
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怨不當貴又問前救河
陰得何賞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
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爲傅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
薄也賜伏金酒巵後以爲岷州刺史卒齊軍晉州敗後
兵將罕有全節有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于苟生鎮南
兗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
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爲閹寺
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



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頗之推重其勤
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
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
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爲建
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
與鬬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
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
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
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
贈馬七十疋歸之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爲營州刺史

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論曰尒朱殘逆達奚誠欵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爲失節道元感母兄之變荷知遇之恩思報懷閭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榮名並乘幾獨運異夫盜竊名器者也神武招攜理殊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敬力盡東維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明主之仁焉劉貴蔡儁有先見之明匡啓霸業配饗清廟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庫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舉張瓊宋顯王則等並運屬騎來或因爵旅馮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王侯固爲宜矣孝卿功臣之胤白致公卿立後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重青事尒朱固執忠義不用范曾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援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往若摧枯和笨盡數奇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連衡危亡貞槩自勵可謂不隕門節矣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等並各或蕃備



開夷險位高任重感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冊青簡用安所貴乎

列傳第四十一　　北史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二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子消難 裴藻 兄子膺之
竇泰
尉景
婁昭 兄子叡
庫狄干 孫士文
韓軌
段榮 子韶 孝言
斛律金 子光 羨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為中書舍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亂奔尒朱榮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為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神武啓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為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



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令時西魏攻南兗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為人婢及為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為尚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為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為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為妻詔封丹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



財不行餚藏銀器盡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神武文襄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諡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饗神武廟庭子鳳珍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閹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貧升為事或曰父幹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勃海蓨人幹贈司徒公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為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為尚書右

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者皆瘠薄隆之啟
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
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
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
碾磑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
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請
非實邊要見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
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
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
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群小讙嘩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



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
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
為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
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
非之於射堋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
因射謂隆之曰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
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隆
之啟文宣並欲害之不見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
隆之子婿於楊遵彥有隙帝深銜之故遵彥譖毀日至崔季
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

示非己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冤狀便宜申滌何
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
宴語昶曰與王交游當生死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
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
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
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
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
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妹為之事
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
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



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絕並投之漳水發隆
之冢出屍其貌不敗斬截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冤之隆
之嗣遂絕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為隆之後襲爵陽夏王
還其財產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季舒以結
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
晏請託不遂並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
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溫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子
如初為懷朔鎮省事與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
北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為尒朱榮所禮封平遙子稍遷

大行臺郎榮死隨榮妻子與尒朱世隆等走出京城郎陞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賚遺率以為常子如性既豪爽兼恃舊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鬢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䍧牸牛犢犢在道死唯䍧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顦顇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虱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縶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部後皆舒別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並加欽愛後以此稱之然素無



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憾乃啓文宣言其罪勒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贈太師太尉謚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贍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百姓所附不能廉潔為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譖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渙渙懼害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搜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疑赴成皐云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為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榮陽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為靜帝后尋出為鄖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初隋武元帝之迎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

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郢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勳拜儀同大將軍坐消難除名

[illegible]消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爲子如太傅三滯消難鎮北豫又以爲中兵參軍入周封隨喜縣男除晉州刺史

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爲景所殺世雲弟膺之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以父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游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景業等並爲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恭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並有人才爲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會俗情與楊愔同爲黃門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愔等有從



姊婿尚書卿尹皆跪拜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愔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調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河清末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勳勤膺之雖爲從雜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孤微爲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略不爲之禮及彥深爲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時蓋疾在外齋憑几而坐不爲動容正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遊後進膺之嘗與恭杳忽後至寒溫而已恭遂輟園宅閉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屑遊痢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弈棋永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云歲以痢疾終膺之弟子瑞爲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以兵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妻陸令萱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盛縣伯諸子亦並居顯職同遊給

事黃門侍郎同回太常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為佳
史隋開皇中為尚書戶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子瑞弟幼
之亦以有行武平末為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羅魏統
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
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
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駃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期
而不產大懼有巫曰度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
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
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尒朱榮以



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為晉州請泰為鎮城都
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
勳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
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為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
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迴未行
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
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
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貞泰
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
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者
因以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
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尒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
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
鎮鄴尋進封為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勳戚每有
軍事與厙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
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厙狄干與
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
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
公剝百姓董桶何為不剝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



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
答改封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
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
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景景恚臥不動叫曰殺我
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
曰我為爾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
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牆人相扶為
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
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干

帝泣哭不聽行孫騰啓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入
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佐命
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
歷顯職性粗武天保初封厙狄干等爲王粲以父不預王
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粲隔門謂
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
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
詔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
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粲子世辯嗣周師
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遥見
群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隋
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
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
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
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
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
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
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爲中軍大都督從破尒朱兆於廣
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從破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孝

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兗州
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
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是可矜其
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
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
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
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
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爲
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
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
賂路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
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
臨淮國郎中金造遣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
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
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
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
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
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
侯叡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
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太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

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羨彈
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
遣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
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
同三司

庫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
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
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
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
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于尒朱榮以軍主隨榮



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
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
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
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
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
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
事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平初
以干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
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
所伏而最爲嚴猛嘗以朝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

過常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薨贈
假黃鉞太宰給輼輬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
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
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
廷子伏敬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鄰里
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
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
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
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
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



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
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
陷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
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
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姦詐
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
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
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
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
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殺政司馬蝮蛇瞋長史

含笑判清河生喚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未
幾爲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
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
怨望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爲
妻鄭氏妒譖之文獻后令覽離絶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
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並爲
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
朝夕不給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沈喜怒不形於
色神武鎭晉州引爲鎭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



業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
軍從破尒朱兆於赤洪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
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
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
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
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
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勳戚歷登台
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
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諡曰肅武皇建初
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

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
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
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
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
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
當有亂矣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
榮初之杜洛周因奔尒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
南討鄴留榮鎭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榮轉輸



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授瀛州刺史榮妻武
明皇后長姊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
州尋歷相濟泰三州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圖關右榮稱
未可及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榮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
大行臺領本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諡曰昭
景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
王長子韶嗣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
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爲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尒朱兆
於廣阿惲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

得天下之心尒朱裂冠毀冕稅塞原芒山之會搢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從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今尒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鬬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迴賜父爵姑臧縣侯芒山之役爲賀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爲公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



有英略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爲託令軍旅大事並與籌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還并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詔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

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迴赴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斬之并其諸弟並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爲大司馬仍爲尚書令遷錄尚書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遷太傅仍位并州爲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韶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尚存乃因邊



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鄰好韶以爲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據移送書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尉遲迥等襲洛陽詔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芒山下逗留未進武成召韶欲赴洛陽圍但以突厥爲慮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羌闚逼是膏肓之病帝從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太和谷與諸將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却引待其力弊下馬擊之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即奔遁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

左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出晉州
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
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
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
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雷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
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
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
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
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
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



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
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
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
路唯虞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
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韶竟以病薨贈溫明祕器輼輬
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
太尉錄尚書事謚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既居高
重以婚嫌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
之心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
母以孝聞齊代勳貴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

微服間行魏黃門郎元瑀妻皇甫氏緣瑀謀逆沒官韶美
之上啓固請文襄賜之別宅處之禮同正嫡尤嗇於財親
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
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盃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
官達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封平原王
位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卒子寶鼎尚中山長公主隋
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深字德深
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
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
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汝



南郡守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
侯授之歷中書黃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
清都尹孝言本以勳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遇其客
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撻殺之又與諸淫婦密
遊其夫覺又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
輸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
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爲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
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加侍中孝言待物
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尚書天

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
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
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用捨請謁大行敕後京
城北隆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
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戶郎中魏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
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
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
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
為己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
用人士咸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



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取妻宋遊妻董氏大耽愛之為此
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
化主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
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
雖草萊之士粗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躓者
亦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
時內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
瓌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
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懷朔鎮將
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拜伏歎其工及破六韓拔
陵構逆金擁衆屬焉陵署金為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
陵詣雲州魏除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
曰鴈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
脫身歸尒朱榮為別將孝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
大夫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太昌初為汾州刺史進
爵為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
少郤軍為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
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
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



崩發甲士八萬侯景敗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
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
請還幾至危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
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
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
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
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
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四年解州以
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　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
罷帝歡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為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匹

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爲突厥破敗慮其犯塞詔金屯兵白道以備之多所俘獲并表陳當可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將年段德等持矟走馬以擬金胸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



映廊下文遙還發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羡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萬諡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爲侯景部下彭樂嘗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還後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者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即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爲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迥等



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迴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轉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羡並復位秋除太保襲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周將宇文桀敗大潰直到宜陽軍還襲周齊王憲等敗大潰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

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勳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尒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



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搖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用事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

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珽讀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爲斥己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以爲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褌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老王何事珽又通啓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



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未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猶預未決珽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爲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即咸陽也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先是三日鼠常晝見光寢至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如黑豬從地出走其穴滑大蛇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爲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

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罥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刀七口賜矟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鬥者不問曲直即以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邇爲李庶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謂杖庶不謝焉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爲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



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恐歸之在西境築定陽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鄰敵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河清三年爲都督幽州刺史其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羨總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嚴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請朝貢自是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虜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拒於海二千餘里其間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幷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遣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羨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荊山郡王羨慮禍使人騎

快騾迎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
憂之又夢著枷鎖勸豐樂決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
著加官鎖者鎖吉利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
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
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羨曰
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
見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啓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
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
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
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



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爲羨
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擭厭數日而有此變羨及光並工
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
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
即勘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
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
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金兄平少便弓
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爲青州刺史
卒贈太尉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遥制
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俱不
能清貞守道以康亂[illegible]侵而厚斂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
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文襄入輔責
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間焉
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勳德
莫聞坐致台輔消難去鄴歸周義非殉國向背不已晚又
奔陳一之謂甚胡可再乎齊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
有足稱者竇泰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
豫霸圖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寔爲佐命之
百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誅遂



彼臣而信納姦凶及受其亂遂使肅宗肆毒賢戚見誅敗
毀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段
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
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閫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
其眉壽屬亭侯多譽爲右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忘詐矜
功名不偷富貴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
可得也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
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
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處
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

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毁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彊隣滅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者歟



列傳第四十二　　北史五十四

列傳四十三　　五十五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子臺卿　蕤
房謨　子恭懿
張纂
張亮　趙起　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儁
平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遙
趙彥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　子慈明
郎基　子茂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也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

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後預崔祖螭
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
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
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
自為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
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文能通解俚語兼管傳號
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
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
許搴為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
時大括人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



沒其家於是所獲甚眾搴之計也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
曰須更讀書搴曰我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少時
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
搴要其為誓子昇笑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搴悵
然曰卿不為誓事可知搴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
棘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
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
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貴贈
度支尚書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

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
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
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
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
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
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
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
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
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
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時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



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
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
之曰此何如孔子耶神武怒文襄親加毆蹋極口肆罵以
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
性急瞋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嗃曰一度為甚況常然神
武自是為之懲忿時或恚怒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
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
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之請神武曰我為爾不殺然
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
及還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

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
爾況世間人耶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
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
張徽纂並為神武所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
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
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啓以
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
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
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貨交易遍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
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



神武會諸將議進取之策或以為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
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
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
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
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
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暨當與元
康定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
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
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illegible][illegible]侯景反文襄
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

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
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
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
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
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
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
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
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
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
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眾軍決既至而克之賞元



康金百鋌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
元康以為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分
元康權元康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為中書令
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
並在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蒼頭蘭固成掌
廚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
東齋叫即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
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
可惜與賊爭刀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
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

二歎崔季舒逃匿于廁庫直紇奚舍樂禦賊死散都督王
師羅戰傷監廚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
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祕不發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
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諡曰文穆元
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諡曰貞昭元
康子善藏嗣善藏溫雅有鑒裁位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
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彥衛淮南太守父慈度繁
畤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
為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奇異之命



其二子指寬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
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雍等多相招命但
父祖官薄不獲優敘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
記弼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光
州曲城令為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為賊所害弼居
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
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
刺史劉貴鎖送晉陽神武責以不諫爭賴房謨諫以免累
遷大行臺郎中又引與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
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承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

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
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可恕神
武罵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
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
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爾朱氏
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
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
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
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
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



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
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
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
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
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
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
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為露布弼即書絹曾
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
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弼曰正是一
理又問曰說者妄言法性寬佛性狹如何弼曰在寬成

寛在愜成愜若論性體非愜非寛詔曰既言成寛見成愜何
得非愜非寛弼曰若定是寛則不能爲愜若定是愜亦不
能爲寛以非寛非愜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
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
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卿會梁貞陽
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
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疋曰此廐中
第二馬孤恒自乘騎以爲贈又令陳政要可爲鑒誡者弼
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
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



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迴破侯景於渦陽後魏
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
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王思政據潁州
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
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
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
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
王者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
分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
爵爲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及受命以預定策功遷衞

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常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
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
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
由勸獎故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
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
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既知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
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眞數何謂非實邢云
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
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
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



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
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
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
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
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實久乃見
原因此絕朝見復 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
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
謀反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
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尋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兼
以爲吏人懷之耽好玄理老而愈篤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

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直在朝多所匡正文宣
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
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
己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眾前面折德正德正深
以為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
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
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蕤
及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
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
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蕤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



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
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子公贍仕隋位安陽
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修
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
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
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故不曉
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為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
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採月令觸
類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帛二百匹

患耳不堪吏職請修國史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集
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
厚雖無造次能而沈深內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
所在著稱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峰山結壘拒守時
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
得北邊人情以為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為脩禮所執
仍陷葛榮榮敗尒朱榮啓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
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闕孝莊以
毓為都督毓弟欽為行臺並持節詣謨同為經略及京都



淪覆爲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
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
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上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
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
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尒朱世隆聞而嘉之捨
其罪以為東北道行臺及尒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
先欵附推謨降首謨以受眷尒朱不宜先為反覆不從其
計神武入洛再遷潁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
貞遣其弟毓為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
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還一使下自催勒朝

廷從之徵爲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
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
黥面爲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
史如故攝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
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爲兖州刺史謨選
用廉清廣布恩信察姦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務百姓安
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兖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爲刺史合
境欣悅謨爲政如在瑕丘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飢寒
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
沐督察主司親自撫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



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
神武與諸州刺史書敘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
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爲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
下未寧宜降婚勳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
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
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
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衞大將軍以子弟遠聚
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爲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
史加驃騎大將軍文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士人多
受其官爲之防守至是酋長鎭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

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爲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
歸服謨常以己祿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
懼乃增置城戍孫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
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天下卒於
州州府相帥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
嗜欲貞白自守然內管家產足爲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
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
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
廉爲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
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



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衞士
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
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爲子例時以謨爲後妻盧氏所
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
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
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瑫三家理宜
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操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
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
帝許焉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愼言沈深有局
量達於從政仕齊平恩令濟陰太守並有能名齊亡不得

調後預尉遲迥亂廢於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爲新豐令政爲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朕即拜爲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遲迥之黨威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寃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尒朱榮又爲尒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爲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嘉之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尒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因伏屍哭神武嘉歎之投丞相府參軍事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爲文襄行臺郎中與七兵事雖爲臺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船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中大夫除幽州刺史詩琳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爲幽州乎數月而驗累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強濟深爲神武文襄所委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贓貨之號天保初別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趙起徐遠者並見任委起廣平人性沈謹神武擢以爲相府騎兵二局典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平中卒於師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寧人爲丞相騎兵參軍事深爲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人亡產業遠將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爲經營皆得安立卒於衛尉卿起遠前書並有傳更無異迹今附此云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爲御史勃州府掾從及軌左右以贓挂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天保

以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嘗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効郅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深嘗之賜以錦綵天寧初遷秘書監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賜輒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緣邪曜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己溫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簡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歷事神武文襄為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為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從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道走歷位尚書河清中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罪斬刑家口配沒詔決鞭一百



名配甲坊錮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與周文帝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為奴所害贈兵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文襄召為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頻為文宣所知為領左右都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僕射尚書冒危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

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雖不得殺遂舍之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為之備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偽陳而已高阿那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周使即正未幾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

敬顯儁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侯出內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兗州刺史子長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貸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為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齊亡後德亮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義不為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為業業習弓矢鑒性巧夜則胡供衣食俄拜尒朱榮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



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即授本官文襄輔政封西平縣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防西軍從之尋而魏將楊摽來攻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乏水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即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有異於常令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既覩非常勇氣自立楊摽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子子敬嗣輕險無賴好織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為晉州行參軍為并州總管秦王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為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漢鄉男及從征奚虜黃門侍郎表猛舊典騎兵事至是為割配遂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頻年出塞邕必

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上勞效由緒無不諳
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
誤七年於并州講武令邕總爲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
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啓太
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錢絹邕非唯彊濟明辯亦善揣
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
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
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敵除兼給事黃門中書舍
人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
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



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王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勿勞
慮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
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
奴其愛遇如此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
黃門侍郎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
邕馳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敕
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
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因醉責廣寧侯都督苟
洪將殺之邕諫以爲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實有
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

田獵依令十一月月別三圍以爲人馬疲敝奏請每月
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
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並從之
幾出爲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卿
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勳故有此舉放卿
餘日休息至秋閒當卽追卿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事
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後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
阿曲爲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
尚書令封晉昌王爲思好構逆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
平錄尚書事爲周師攻晉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



割不甚從允那肱譖之由是被疏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
斛律孝卿總騎兵事咸自決邕以宿舊一旦爲孝卿所輕鬱
快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鄴邕懼那肱譖恨
孝卿輕己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爲帝尋
降周邕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
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齊
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
往還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
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
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越覽辭牒

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並為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典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違敕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建雖無他才伎勤於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為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暉有孝行以學業知名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讚賞之召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閤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穆子容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



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愍諭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任遇彌重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朝祀舜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遙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臨機對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宗室縣多用術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

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
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
宣旨唱名厚加慰諭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
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
亂政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
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魏
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此
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
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後主即位趙郡王叡要
文遙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



為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
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
用其子行恭為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
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
人待詔文林館齊亡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勳
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
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
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
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
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郎

趙隱字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
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
原人也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
行洛陽縣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
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
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為雅論所
歸服時輿輒自埽門外不使人見以為常初為尚書令
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
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
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



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攝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
寒被出為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
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
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捋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
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秘
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
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
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
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
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

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為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為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為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勳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頌文宣璽書勞勉徵為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



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為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群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說其為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錄筆彥深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



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鐵我鳳池然叔堅才最劣

赫連子悅字士欣僭夏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為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悅答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天保中為楊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子悅到乃命以時

閑閑人吏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事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旣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淸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子仲章中書舍人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祖嗣與相州刺史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儀同三司子琮性識聰敏爲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滎陽縣子齊天保初改爲長安縣男皇建初爲尚書駕部郎



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勢琳即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妹也故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御心存正直今以後宜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誡之曰胥亡齒寒勿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旣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崇峻帝稱善又詔子琮監譔五禮與趙郡王叡分

卑異同略無降下大爲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秘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竝秘不舉喪至尊年少恐王公貳欲追集然後與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旣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



仍拜滄州別駕封寧都縣伯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塡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隣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別須籌議詔子琮傳乘赴軍與周將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內附後主以爲子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還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第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其時內外除授多由士

閒奏擬子琮既侍內廐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閒隙時
陸媼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爲姊妹而和士開於太后有
醜聲子琮欲陰殺陸媼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
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
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衞大將軍侯呂芬就內省以弓弦
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握槊聞庫車
來以爲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微有識鑒頗慕存公及
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爲深交縱其子弟不依
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頗
立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竝



其女婿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於後
具奏此事諸子竝坐此除名太后以爲言又披擢用子琮
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慈明字無佚在齊爲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內史舍人大
業中位尚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
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
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當人有死而已不
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冀其從己慈明潛使奉表江
都又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又義而釋之出至營
門爲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

爾輩不圖爲賊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但殺何須
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
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怦惇俱爲尚書承務郎王世
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蔡郡公謚曰壯武
長子忱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
父屍抵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文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兗州刺
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
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擣亂淮
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



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
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
中丞畢義雲引爲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
刺史郭元貞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竝劾其贓罪皇建初
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
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
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爲久長州郡因循失
於請讞致密網久施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
事科數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
中剖判咸盡舉而臺省報下竝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

清靜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
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
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
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柩將還遠近赴送莫
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為司
馬畢義雲為屬與基並有聲譽為刺史元嶷所目三賢俱
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
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
茂字慰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
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



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常
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歷位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齊上柱
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隋文帝為亳州總管命掌書
記周武帝為象經隋文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為也感天
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人茂竊歎曰此言豈常
人所及陰自結納隋文亦親禮之後還家為州主簿及隋
文為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
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
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
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

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
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
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
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
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開皇中累遷
戶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閒五品
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
為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
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在外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
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



參掌選事茂尤工政理為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
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祿
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illegible]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
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
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
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
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謇
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骨
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為晉陽宮留守與常山贊務王文同
[illegible]茂有隙奏茂[illegible]附下[illegible]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illegible]雜

拔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宗文幷訓及訓目獻別聞甚之
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隴賦
以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怡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
年

論曰孫搴入幕未久奄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
於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
霸朝綢繆帷幄任寄不輕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
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
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謨忠勤之
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



曜王峻王紘等並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
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閉驛騎有古人之風焉顯儁明
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
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
明甚為朝臣所服及于後主奔道莫知所之昔晉延宗以
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偷生死事
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流乎夫縣宰之
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
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
臨人之吏後魏令長多選寄令史為之故搢紳之流恥居
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華斯流弊弘之在人固
為美矣司徒從容優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
出內有當夷險若一而世人論之胡確譏其不能廷爭然
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塞或可希舜一
功而終遇孤以便趨舟壑俱遷斯蓋趙公之志也子悅牧
宰流譽子琮飾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馮溺於賄貨
於斯為甚總明赴蹈之義蓋有衛鼎之節郎基政績有聞
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列傳第四十三

北史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四

魏收

魏長賢

魏季景 子澹

魏蘭根 族子愷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自序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字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洽經史位終本郡太守子悅字處德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悅子子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宣武時平氐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為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群氐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為用急之腹背為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眾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帝

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故中心以為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為行臺子建將還群氐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氐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氐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氐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初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為弈棊時人謂為朋好子建每曰棊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尒朱吾老矣豈能為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鄉任有勞聽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彧為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盈滿為誡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尒朱榮禍於河陰者

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戮非強宄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略恐不可濟此乃禍始而弔賀無乃怱怱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遂蘧篨裸身又非吾意氣絕之後斂以時服吾平生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二子收祚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鋭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尒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圖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



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㥄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為帝登阼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㥄深忿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為詔㥄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己意尋兼

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孝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頻在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邢輸之比御邢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玩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

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啓收兼散騎常侍脩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脩國史武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為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為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

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篋詩對眾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斗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眾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皆以



周悉此亦難有又敕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為合州刺史文襄敕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

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郎知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博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勒成一代大典



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皆獨出於收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

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脩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尒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尒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荅之范陽盧斐父同



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

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脩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



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邢邵邵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辭理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

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須決行若戲此言魏收既忝師傅
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
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
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撤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
臣愚謂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
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
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
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
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
年除儀同三司帝在宴席口勑以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



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而未訖比
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
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并掌詔誥仍
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
居中宰事命收禁中為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監皇建
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
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休之兼中書在
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蓋晞所為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
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為著作郎
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

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頗失恐魏公發背於時
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為二王通
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
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
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
史收以為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
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加開府河清二年兼
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
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
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為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



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
比溫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疏出子昇以罪死收遂
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
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
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
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
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
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
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
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

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溫所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與行遇崑崙舶至得奇貨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遇黃門郎元文遙敕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謂美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為真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



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而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躡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秉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常其時其舒

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挑舌怨惡莫不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橈遊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強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己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



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蔚為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祿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宗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廷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己信私玉非身實過涅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

吳虞微斯云則豬乾眾且慎招擇歸皆蘧瑗識四十九
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簣而進及
於萬仞故云行遠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從
夜則虧槿榮於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
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
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
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
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
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
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



來哲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
收又迴換遂為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
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
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
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
疑於赦令詔公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恩澤乃從之掌
詔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
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
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
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薨贈司

空尚書左僕射諡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
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游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
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
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
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
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
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
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鬬
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遇魏收衰
日愚魏魏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



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於
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為嗣
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溫縣令子　族子愔
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
尒朱仲遠領東郡以事捕愔遇出外執愔兒子偷而去愔
聞哭曰若害偷寧無害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愔偷
何知也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
祿大夫卒愔叔偃字盤蚪有當世幹用位驃騎將軍性浮
動晚乃曲附高昂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構成其事為時所
患子質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徐遵明受業

母以其年幼不許賀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書一紙置
所臥牀內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
學言歸生徒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
趙國飛龍山爲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
僑秘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尚書請贈諡詔下
太常博士考行諡曰貞烈先生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名
仍命以顯義爲字雅性俊辯博涉羣書有當世才兼資文
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
悅謂釗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



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曰陛
下百萬之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
能爲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
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尚
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
未肯先發臣請間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
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雄因而任之此外
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爲是耳
卿今所言副吾所望釗遂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
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

款附世祖謂釗曰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
于四表寔卿一人之力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釗
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
喜謂羣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殆盡文武膽略未有若釗
者加授建忠將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略江左方
大用之遇風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
父彥字惠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
羽辟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爲鎮西參軍事
崇討叛氐陽靈珍叛蠻魯北燕又請爲記室參軍中山王
英討淮南又請爲記室參軍軍還求爲著作郎思樹不朽
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刪其遊辭



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勰李崇稱之復請爲掾兼知
主客郎中著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懌復引爲諮
議王勢高名重深爲權倖所疾恐罹其禍固辭以疾肅宗
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十八卒兄伯瀧之歸
也留長賢與弟德振使宦學於洛中孝靜北遷亦徙居鄴
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汝南王悅參軍事入齊平
陽王淹辟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撰晉書欲還成先
志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爲上黨屯留令親故
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爲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曰日者

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己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
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
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
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
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趣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
取履圯橋之上者矣或有釋傳車以匡霸業委投輅以定
王基由斬袪以見禮因射鉤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
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晉吝於泥滓何致
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推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
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



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
于茲不能勤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緒規
揚名邈焉無異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彝倫
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
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
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
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僕之先人世傳儒業
訓僕以為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
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膓一夕而九
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

古自強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
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
吾子之羞默默有答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遂
茲烏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
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君國道屯時
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
於邪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
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為俗人道也
援筆而已夫復何言是歲也人皆為之怏怏而長賢處之
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齊



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書屢降固以疾辭卒
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為魏文賜名有器幹體貌
魁偉以有容儀為奉車都尉曾扶輅車觸毀金翼歛容請
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駕南征漢
陽除鸞統軍帝歷幸其營嘆賞之及在馬圈不豫敕蘇武
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頗預其事後除
并州刺史吏滿還朝卒謚曰惠子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
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與子才
相侔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為中書侍

郎普泰中為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正光末當朝以先事其
左右尒朱世隆特賞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
中位給事黃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
奠季景與溫子昇李業興盧景裕等俱為擿句天平初因還
都遂居柏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為擇居賦元象初兼給事
黃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
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
餘篇子澹知名

澹字彥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殿中
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與李德



林脩國史入周為納言中士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
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令注庾信集
撰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帝以魏收所
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
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為史
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
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
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
若為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
常也[illegible]皆名[illegible]之儲兩俱沒其諱
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
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
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
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
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
依春秋之義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
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
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
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
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



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
緡方娠宗祀有託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
世稱諡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
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誡
將來而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
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
分明直書不敢回避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
王各自署置其生也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
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澹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已
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

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立
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
直言而已今所撰史竊有異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
無益者所不論也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
孚言濟弟彥玄位洧州司馬子瀟行
魏蘭根學蘭根叔族叔也父伯成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
尺儀貌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
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
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至今乃啓刺史請伐為槨左右
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



殆於滅性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討蠕蠕以蘭根
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
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
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
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
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平人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
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為
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
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
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

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岐境及蕭寶夤敗於涇州
岐州人因執蘭根降賊寶夤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
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都督
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孝昌末河
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
郡縣蘭根拗邢杲反於青光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
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尒朱榮蘭根泄
之於兄子周達周達告尒朱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
出時廷議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
乃兼尚書右僕射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為



榮將侯深所敗走依勃海高乾乾兄弟義舉固在其中
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興初為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
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察節閔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
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㥄同請神武不得
已遂立武帝太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啓
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勳業位居端副始叙復岐州勳封
永興侯高乾之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言病篤以開府
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定三年薨贈司徒公謚曰文宣
長子相如襲爵相如性亢直有文藻與族兄愷齊名
當時所貴早卒孝昭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

仲表訴竟不允敬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大守子錡字彥衡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馬參軍事弟景義景禮並有才行鄉人呼爲雙鳳早卒敬仲弟少政位至洛州刺史子孝該孝幾孝該自散騎常侍遷□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教還永不須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膠州刺史

論曰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鬱爲偉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橫體物之旨尤爲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勤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鈎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爲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忠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illegible]治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亦代之偉人也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周宗室

邵惠公顥　子什肥　導　護　叱羅協　馮遷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弟深　深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　弟慶

邵惠公顥周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爲德皇后生顥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瓌戰隊馬顥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冢宰封邵國公謚曰惠三子什肥導護

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冑嗣冑少孤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冑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冑爲滎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爲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會字乾仁冑至自齊改封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三年追復封爵

常武公

導字菩薩少雄豪初與諸父在葛榮中榮敗遷晉陽與文
帝隨賀拔岳入關常從征伐文帝討侯莫陳悅導追斬之
牽屯山以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
史既而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禽伏德斬思
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及高
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行華州刺
史甚得守扞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
備乃退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獨孤信東下令導代
信爲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
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



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於舊鎮導性寛明善撫
御文帝每出征導恒居守深爲吏人所附朝廷重之薨於
上邽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尚書令謚曰孝
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
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莫祭於路悲
號振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
尺周回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天和五年
重贈太師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出後於杞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軍梁州摠管進
封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摠管十三州諸軍事性明察善

撫綏人吏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公亮等皆驕
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嘗侍於武帝所食
瓜美持以奉進帝悅之齎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
能納後除陝州摠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
爵初廣母李氏以思憂而成疾遂殂廣居喪加篤乃以毀
薨世稱母爲慈子爲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
服親臨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褒述申其宿志廣存
儉約詔曰昔河間才藻追敘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
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
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



州刺史謚曰文葬於隴右所司一遵儉約之典子洽嗣隋
文輔政被害國除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
子以杞公亮子温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
封天水郡公爲隋文所誅
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
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諸
子並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爲類己
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爲都
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
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芒山之役爲敵人所

圍賴都督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
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進兵逕
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尅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
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
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
諸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
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
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
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
護以天命有歸遣諷魏帝以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

北史列傳四十五　四

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貴入朝
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恆等
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為腹心說帝言
護不守臣節宜圖之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為執縛勢
護微知之出植為梁州恆為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
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
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
下亦危社稷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鳳等益懼密謀滋
甚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
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並勸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

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
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公卿畢集護曰先王勤勞
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
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為
四海主自即位已來荒淫無度昵近群小疎忌骨肉大臣
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
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
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何如群公
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
誅植恆尋弒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輅

北史列傳四十五　五

車冕服封子至為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為牧以護為
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
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
鼎俎得寵於護擢為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令安自因進食
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總己以聽護自文帝為丞相
左右十二軍抵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
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
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
天官三月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
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

保定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
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
掎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
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　護
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縶護　宰相
後每遣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
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
為閻作書報護曰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以八十矣凡生汝
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
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



嫂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以自適但為微有耳疾大語方
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
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屬兔
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
將欲向左人城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
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
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城未經旬日將吾及汝送與
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
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
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

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
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
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由緣也後吾
共汝在壽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
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
汝叔母等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後尒
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叔亦遣
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
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三人並喚
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今又寄汝小時所著



錦袍表一領至宜撿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草
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
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
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
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
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
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
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
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
以每存款質兼亦　具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為怪護性至

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先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



見之始口未忍言唯敘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重降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以十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府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

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霈然之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



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突厥復率衆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行復慮失信蕃夷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檦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攻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武等營於邙山護性無戎略且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護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責天和二年

護母薨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
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蠹政害人帝以其暴
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
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
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
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或廢引
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
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誡讀示太后未
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



泉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户內乃出斬之初帝欲
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
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即令收護子柱
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
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
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
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皁隸所典
庖廚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爲也
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爲建德元年護
世子訓爲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

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
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齎璽
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諡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爲州
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爲御史中尉以協爲書侍御史泰
向潼關協爲監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閤祭酒
累遷相府屬從軍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文深自尅
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
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進爵爲侯後爲
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



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既殺孫恒
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
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誓以軀命
自效護大悅以爲得協之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爲公常
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
猶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
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
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己每提獎
之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
之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

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
陽郡公卒子金剛嗣協遷字羽伐弘農人少脩謹有幹能
爲護府司錄性質直小心畏愼兼明練時事善於斷决每
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爲護委任後授陝州刺史遷
本寒微不爲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
邑人無怨者後入爲司錄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
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同三司
杞簡公遵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隋德皇帝遇定州軍於唐
河俱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國
公謚曰簡子元貴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
司徒襲封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亮字乾德
位梁州總管及幽國公廣薨以亮爲秦州總管廣所部悉
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進上柱國仍從
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鄖國公韋孝
寬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寬營將反逆孝寬追斬之
朕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爲烈公後椿字乾壽位上柱國
大司徒大定中爲隋文帝所害幷其五子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游而才
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以洛生爲漁陽王仍領
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是以克



獲寵能諳軍尒朱榮定山東時洛生在虜中榮雅聞其名
心憚焉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莒國公謚曰
莊子菩提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
爵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字乾附後坐父護誅詔以
衞王直子賓爲穆公後賓字乾瑞尋坐直誅而齊王憲子
廣都郡公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
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先屬兵亂與仲相
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沙苑之
敗興在行間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雅有志度雖流
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興始附屬籍
武帝以興帝室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
襲爵虞國公薨武帝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
護喪事贈柱國大將軍謚曰靖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初
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頹祖
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爲學仕魏位司徒
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
武詔測詣文帝密爲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
進爵爲公文帝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

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
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
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於還其國備送出境自是東魏人
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
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骨肉乃命斬之仍
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
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
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
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



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
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
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
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
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
赦免盜既感恩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
盜人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
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
此後必爲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爲子

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子
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
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
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
歡每仗之爲鋒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
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鋭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
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
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
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
君即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



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
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
欲唯歡恥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
何爲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爲侯六官
建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豳州刺史改
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
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
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
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

岳文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
正有器譽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冢臣不得
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
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
謂曰公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
侍左右出入卧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
回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
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
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
夫左宮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



未聞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
斂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
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
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宗
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
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
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
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
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
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

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
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
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
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
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
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
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
旨則臣爲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疏之乃與于智鄭
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
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



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
譯我腳上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
說軌捋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
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
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
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
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
益疏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
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
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群小媒孽加之以

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
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
將出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
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
之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神舉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
至顯遷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
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
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
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閤內都



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
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
顯和曰天下洶洶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
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
其母老令預為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失
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
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溱水周
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
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疏
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
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
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
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
史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
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
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
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
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



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
胡款服即授并州總管神舉見待於武帝亟心腹之任王
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
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
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酖酒賜之薨
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
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蒞職當官每著聲績
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
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
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
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
儒業乎時文州 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
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
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
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
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窘憲挺身
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
稍却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並居最進位大



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
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
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
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
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
慶言謂曰天元實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
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
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
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
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

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
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
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
顧具錄前言而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
是偶然公乃不忘爾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
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禮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
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禮子協位右翊衞將軍宇文
化及之亂遇害協弟皛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為
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臥
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為宇文三郎與宮人



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皛聞懼不敢
見帝因奏皛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入待之如初
化及殺逆際為亂兵所害

論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亦有骨
肉之助其茂親則有魯衞梁楚其疏屬則有凡蔣荆燕
咸能飛聲騰實不滅於百代之後至若幽孝公之勳烈加
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飾之以儉約義義焉足以輔於
前載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寄顧艱難及文后崩殂諸
子沖幼群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為
周捍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經之以忠貞

祠官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道
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群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
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終於妻子爲戮身首橫分蓋
其宜也當隋氏之起假天威而服海內胄以廢革之親據
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
圖非常於臣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宇
文測兄弟馳驅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盡言於父子之間
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人矣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六　北史五十八

周室諸王

文帝十三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三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周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明帝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
后生孝閔皇帝文宣叱奴皇后生武帝衛剌王直達步妃
生齊煬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
純越野王盛代奰王達冀康公通滕聞王逌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
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無子
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大象中爲大前
疑尋爲隋文帝害國除

衛剌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封
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總管直武帝母弟也性浮
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慍於免
黜又請帝除護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以
齊王憲爲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爲大司馬欲擅威權

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下列也以爲大
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初帝以直第爲東宮更使直自
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屺佛寺遂欲居之
齊王憲謂曰弟兒女成長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
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怪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
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
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荊州獲
之免爲庶人囚諸宮中尋有異志及其子十人並誅之國
除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少與



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
唯其所擇憲獨取駮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
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
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駮馬輒曰此我兒馬
也命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明帝即位授
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文
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
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
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
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

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
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德保定中徵
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爲前鋒圍洛陽齊兵
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
拒之而雄爲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
時晉公護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
以憲爲大司馬行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
業來寇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
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
是歲明月又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於憲憲



曰兄宜暫出同州爲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六
年憲率衆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憲乃度
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攻張壁克之斛律明月
時在華谷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汾州又見圍日久
憲追柱國宇文盛運粟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伯杜
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
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
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
武帝召憲入免冠拜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
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

憲為大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為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護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嘗御內殿引見謂曰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時權宜非經國之術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莫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再拜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箴上之帝方翦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繁廣自刊為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其秋帝於雲陽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為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能耳初直內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



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啟憲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直乃止四年帝將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知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為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眾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遂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眾稍逼憲又救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為後拒憲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

暢也公復爲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
是凡人何用隱名位憲乃曰我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
並以告之暢鞭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
憲與開府宇文忻爲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
等齊衆乃退帝又命憲援晉州齊主攻圍晉州帝次于高
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
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
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齊主遁走齊人復據高壁及
洛女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主已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
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尅之延宗遁走追而獲

北史列傳四十六　六

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爲河間王拜第三子賓爲
大將軍仍詔憲趣鄴進尅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
陷陣爲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略齊任城王湝廣寧王
孝珩等守信都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招湝湝不納
憲軍過趙州湝令閒諜二人覘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
舊將偏將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令充使
乃與湝書憲軍至信都湝陣於城南登張耳冢望之俄而湝
所署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遂降湝殺其妻子明日擒湝
及孝珩等先是稽胡劉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
等平之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

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時尚
未葬諸王在內居服司衞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
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帝又命智就宅候
憲因是告憲有謀帝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
叔爲太師九叔爲太傅十一叔爲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
孝伯返命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
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
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
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
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

北史列傳四十六　七

年四十帝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
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
既誅憲無以爲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知
其冤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達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
三年上冊爲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
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
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六子貴質賓貢乾禧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
經足爲立身之本十歲封安定郡公文帝始封此郡未嘗
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中手射野馬

及薨一十有五建德二年拜齊國世子後出爲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莫從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爲商人所燒烽帥受財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惜之贊字乾祐以憲勳封河間郡王贄字乾禮中山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成公乾洽龍涸公並與憲俱被誅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



歷益州總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爲王除雍州牧建德五年從東伐以功進位上柱國又與齊王憲討平稽胡斬賊帥劉沒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洺州襄國郡邑萬户爲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要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閤外唯楊弘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户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乃以大觴親飲胄酒又命胄向廚取漿胄不爲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降階迎胄因得耳語曰公宜速出隋文共逌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隋以謀反其年伏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王貫越公乾銑弟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爲王從平鄴拜大冢宰薨子乾惲嗣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埋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迎皇后歷秦陝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并州總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濟南郡邑万户爲陳國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



所害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相州總管大冢宰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昌二郡邑萬户爲越國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爲隋文帝所害國除

代奰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爲荆州刺史有政績武帝手敕褒美之所管禮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達以其勳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案劾密表奏之

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劾事周慎如此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皆衣綈衣又未嘗營產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為言達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為王從平齊拜淑妃馮氏未為齊後主所幸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為代國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及其子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為王大定中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



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為滕國逌出就國二年朝京師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國除逌所著文章頗行於世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出為利州總管康驕侈無度遂有異謀司錄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剌王賢後宮生酆王貞宋王寔寔出後宋獻公震

畢剌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歷荊州總管大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強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祏言泄并其子被害國除

酆王貞字乾雅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初為大冢宰大定中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贄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兌鄭姬生荊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贊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尋及秦王贄曹王允道王充



蔡王兌荊王元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衎皇甫姬生郢王術衎及術並大象二年封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竝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為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

戚日用難以成玆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乎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筭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言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溫陶賢於群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



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本枝削黜偏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傑出足可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但道消之日掀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無似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僕服於下國號爲千乘位侔匹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茲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臥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參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列傳第四十六　北史五十八

# 列傳第四十七　北史五十九

寇洛

趙貴 從祖兄善

李賢 子詢 崇 孫敏 弟遠 穆 穆子渾

梁禦 子睿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為將吏。父延壽，魏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辯，不拘小節。賀拔岳西征，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以功封安鄉縣子。及岳為大行臺，以洛為右都督。侯莫陳悅既害岳，欲并其眾。時初喪元帥，洛於諸將中最為舊齒，素為眾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既至原州，眾推洛為盟主，統岳之眾。至平涼，周文帝至，以洛為右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大統初，詔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為襄城郡君。四年，鎮東雍州。五年，卒於鎮。贈太尉、尚書令，諡曰武。子和嗣。明帝二年，錄舊勳，以洛配享文帝廟庭，賜和姓若引氏，改封松陽郡公。



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也。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貴少有節槩。尒朱榮以為別將，從討元顥，有功，賜爵燕樂縣子。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敗，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朱伯厚、王脩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眾人乎。因涕泣歔欷，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與寇洛等奔平涼，共圖拒悅。貴乃首議迎周文帝。周文至，以貴為大都督，領府司馬。悅平，行秦州事。後以預立魏文帝勳，進爵為公。梁企定稱亂河右，以貴為隴西行臺，討破之。從復弘農，沙苑，進爵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貴與怡峯為左軍，戰不利，先還。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與東魏人戰於芒山，貴為左軍，失律，坐免官。尋復官爵。後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六官建，為太保、大宗伯，改封南陽郡公。周孝閔帝踐阼，遷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文帝等夷，及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勳，每懷快快，與信謀殺護。為開府宇文盛告，被誅。



善字僧慶，貴之從祖兄也。少好學，美容儀，沉毅有遠量。尒朱天光討邢杲、万俟醜奴，以為長史。普泰初，為大行臺尚書，封山北縣伯。天光拒齊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總關中，迎善，復以為長史。岳為侯莫陳悅所殺，善共諸將翊戴周文帝。魏孝武西遷，改封襄城縣伯，歷位尚書左右僕射，進爵為公。善性溫恭

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
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望大統九
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
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詢表請贈諡詔贈大將軍
大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諡曰敬
李賢字賢和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
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曾祖富魏太
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殁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
守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勳追贈司空公賢幼有志節不妄
舉動嘗出遊逢一老人鬚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



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略觀
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
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十四遭父憂撫訓諸弟友愛甚
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州反孝莊遣尒朱天光擊
破之光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累遷高
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周文帝西征賢與其弟遠
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
州悅棄城走周文命兄子導追之以賢爲先鋒至牽屯山
及之以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魏孝武西遷周文令
賢率騎迎衛封上邽縣公俄授左大都督還鎮原州大統

二年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率敢
死士一戰敗之狼斬關遁走賢追斬之八年授原州刺史
周文之奉魏太子西廵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
飲酒禮後帝復至原州令賢乘路車備儀服以諸侯會遇
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恭帝
元年進爵西河郡公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保定二
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武帝及齊王憲之在襁褓
不利居宮中周文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
吳姓宇文氏養爲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廵原州幸賢
第詔曰朕昔沖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勳德
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今廵撫居
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
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
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
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廐馬一疋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
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
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厙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
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
充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

師東討西道空虛羌渾侵擾乃授賢河州總管河州舊
非總管至是創置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
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五年宕昌寇邊乃於洮州置總管
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屬羌寇侵
擾賢頻破之羌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
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為之武帝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於
京師薨帝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
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桓子端嗣端位開府儀同三
司從平齊戰沒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端弟吉
儀同三司吉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後封奇



章公孝軌弟詢
詢字孝詢深沈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累遷司衛上士武
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
益火故賊不得入武帝善之累遷英果中大夫後以軍功
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作亂
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
不一詢密啟請重臣監護文帝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惟
詢而已及迥平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開皇初歷位
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者久之謚曰襄子元
方嗣

詢弟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
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
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
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好也辭不就職
求為將兵都督從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授儀同三司歷位
少侍伯大夫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平齊引參謀
議以勳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尋改封廣宗縣公隋文帝
為丞相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尉
遲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文
帝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



繼絕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臥起其兄
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迥平授
徐州總管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
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略爭來內附後突厥大為
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
砂城突厥圍之死亡略盡突厥降之謂曰降者封為特勤
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效命以謝
國家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
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沒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
曰壯子敏嗣

敏字樹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及長襲爵廣宗
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歌舞弦管開皇初周宣
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
宮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侍宴公
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
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
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荅
上曰不滿爾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
我我何得向其女壻惜官今授卿柱國敏廼拜而蹈舞遂
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煬帝諱改封經城縣



公歷蒲豳金華岐數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
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
薨遺言於煬帝曰妾唯一女不自憂死深憐之湯沐乞迴
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闕
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加光祿
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
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
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其
妻宇文氏尋亦賜鴆而終賢弟遠
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為戰鬬戲指麾處分有軍陣
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
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
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琛
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猶有異同
遠乃按劍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斬之衆懼乃
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
弟並為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
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侍郎俄轉別將及尒朱天光西伐
配遠精兵為鄉導天光欽遠才望除為長城郡守後以應
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周文見而悅之令居麾下及魏



孝武西遷封安定縣伯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
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進爵為公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
農並有殊勳授都督原州刺史周文謂遠曰孤有卿若身
之有臂本州之榮乃私事尒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
之役遠功居最進爵陽平郡公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參軍
國機務時河東初復人情未安周文以河東為國之要乃
頓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奸非兼脩守
禦之備曾未朞月百姓懷之周文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遷
太子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周文以
仲密所據遼遠難為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

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寔難救援但不入獸穴
不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
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周文喜曰李萬
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周文率大軍
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從周文戰於芒山時
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為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
一郡諸軍事遠善撫馭有幹略戰守之備無不精銳每厚
撫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
誅亦不以為悔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兔射
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



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東魏將段孝先趣
宜陽以送糧為名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
之孝先遁走周文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絲
二千匹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固辭周文不許遠不
得已方拜職周文又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其見
親待如此時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
嫡年尚幼沖乃謂群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
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眾未有答遠曰立子以
嫡不以長略陽公為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為嫌請即斬信
便起拔刀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

是群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
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周孝閔
帝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遠子植文帝時已為
相府司錄參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
出植為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
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至
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
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辯云初無
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
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



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
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
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自殺
建德元年晉公護誅贈本官加太保謚曰忠隋開皇初追
贈上柱國改謚曰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謚植弟基字仲和
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群書尤工騎射周文令尚
義歸公主以父勳封建安縣公累遷大都督進爵清河郡
公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周文諸子年皆幼沖
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婿以為心膂
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

於魏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進爵敦煌郡公
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
建授御正中大夫周孝閔帝踐阼出為浙州刺史尋為瓦
植舍生死以王壻又為李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除江
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位穆尤
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
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曹徐譙三
州刺史敦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威字安人又改襲遂甯
陽平郡公加上開府大象末進至柱國封公賢弟穆
穆字顯慶少明敏有度量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



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
自夏州赴難而悅黨史歸據原州猶為悅守周文令侯莫
陳崇襲之穆時先在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禽歸以功授
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又領鄉兵禽竇泰復弘農
並有戰功沙苑之捷穆言歡今曰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
歡可禽也周文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為公芒山之戰周文
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擊

東陰顧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擢授武衛將軍儀同
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周文歎其忠節
曰人所貴唯命穆遂輕命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為報乃特
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
芒山之敗穆以授周文驄馬後中廄有此色者悉以賜之又
賜穆嗣子惇安樂郡公姉一人為郡君自餘姉妹並為縣
君兄弟子姪及緦麻已上親并舅氏皆霑厚賜其禮崇如
此從解王壁圍拜安定國中尉歷同州刺史太僕卿從于
謹平江陵以功別封一子長城縣侯尋進位大將軍賜姓
拓拔氏又擊曲沔蠻破之俄除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為儀



同三司以賢子爲平高郡守遠子為平高縣令並加鼓吹
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不拜
周文不許後入為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閔帝踐祚文
封一子為升遷縣伯穆請迴授賢子孝軌許之及兄子植
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主每
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
言以至此將奈何穆以此獲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時植弟
基當從坐戮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
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明帝即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直州刺史武成中子

弟兄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申國公舊爵廻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為原州總管四年武帝東征令穆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並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初平人情尚擾穆請以鎮守百姓懷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千戶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詔加太傅仍總管及隋文作相尉遲迥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弗聽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迥子誼為朔州刺



史亦執送京師迥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穆遣兵討擒子勝文帝嘉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勳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孝軌並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為密國公穆又密表勸進文帝既受禪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文帝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

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當有移都事帝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乃上表極言宜移都之便帝素嫌臺城制度迮小又宮內多鬼妖蘇威嘗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帝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時年七十七遺令以不得陪駕岱宗為恨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槨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百寮送之郭外詔太常卿牛弘齎哀冊文祭以太牢長子惇字士獻周文帝令功臣長子並與略陽遊處



惇於諸流中特被引接每有四方服翫珍奇無不班賜封安樂郡公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卒子筠襲祖爵惇弟怡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荊州總管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恒弟榮位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雄弟渾仁壽初筠忽慳嗇遣兄子善衡賊之求盜不得文帝大怒盡追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證瞿曇殺之而善衡獲免筠死帝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軌請絕其封帝不許乃以渾嗣

渾字金才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左侍上士尉遲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隋文帝甚慮迥遣渾奉驛詣穆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曰願執柄以慰安天下也文帝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會鄴平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武安郡公開皇中晉王廣出蕃渾以驃騎將軍領親信從往揚州及穆死渾規欲紹之謂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奏文帝竟詔渾襲申公以奉穆嗣大業六年追改穆封為郕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二歲後不以奉物分述述大恚因醉謂其友



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聞之由是結隙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陁謂帝曰李氏應為天子宜盡誅天下李姓述知之因搆渾於帝曰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數與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家世隆盛身捉禁兵不宜然帝曰卿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遣述掩其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推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妖讖夫人當自求全因教言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為大將軍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婭竝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之閒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自餘無少長皆徙嶺表

梁御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魏太武征討位揚武將軍定陽侯御少好學進趣詳雅及長更好弓馬尒朱天光西討



知御有志略引為左右共平關隴除益州刺史第一領人酋長封白水縣侯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御與諸將同謀翊戴周文帝周文既平秦隴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神武周文知其意以御為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及與顯相見因說顯顯即出迎周文御遂入鎮雍州大統元年進爵信都縣公授尚書右僕射從周文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出為東雍州刺史為政舉大綱而已人庶稱之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為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諡曰武昭子睿

睿字恃德少沉敏有行檢周文帝時以功臣子養宮中後
命與諸子游年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本州
大中正開府改封五龍郡公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為
御伯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
帝甚嘉歎拜大將軍以御正佐命功進爵蔣國公入為司會
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洛陽每戰有功遷小冢
宰歷敷州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隋文
帝總百揆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西謙反攻始州
睿不得進文帝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軍總管于義張威達
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遣開府李三王



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
十萬據險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
面奮擊力戰破之遂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劍閣梁巖拒
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命高阿那瓌達奚惎等以盛兵攻
利州聞睿將至惎分兵據開遠睿遣上開府託拔宗趣劍
閣大將軍宇文曹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
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惎自午及
申破之惎奔歸于謙睿逼成都謙令達奚惎乙弗虔守城
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敗之謙將入城惎虔以城
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

劍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
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食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川夷獠歸附
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南寧州漢牂柯之
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
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
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
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人爨瓚遂竊據一
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
不入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幸因平蜀士衆不煩
重興師旅既紀郎請略定南寧文帝深納之然以天下



初定恐人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
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夷夏悅服聲望逾重文帝陰憚之
薛道衡從軍在蜀說睿勸進文帝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
睿復上平陳策帝善之下詔曰昔公孫隗囂漢之賊也光
武與其通和稱為皇帝尉他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
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
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蕃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
其誅宜如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水襲終當相屈
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睿時見突厥方強恐為邊
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帝嘉歎久之答以厚意睿時自

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
師及引見上為之興命穆升殿握手極歡穆退謂所親曰
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闔門自守不交當世帝賜以
板輿每有朝觀必令三衛輿上殿隋初平王謙之始自以
威名太盛恐為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
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人上令有司案驗其事
主者多獲罪穆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喻遣之十五
年從至洛陽而卒謚曰襄子渾嗣歷位壽徐二州刺史武
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穆封為戴公命以渾襲焉
論曰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于時人有離

北史列傳四十七　十九

心士無固志寇洛撫循散亂抗禦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絕
覬覦之望慶德而處霸王建臣合之謀起貴居二關之險
周室定三分之功彼此一時其功固不細也李賢和兄弟
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從橫忠勇奮發摧勍敵
屢涉艱危及逢時遇主榮名委質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
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出內位高望
重光國榮家跗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與比
焉自周迄隋鬱為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
周文始崩嗣君沖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
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芒魏

興周遠安遘悅功勳已著過惡未彰有植受遇先朝預參
機務處威權之去己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
乃以小謀大由疏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
隙既兆釁故因之啟冢宰無君之心成閔帝廢弒之禍植
之由也李遠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至誅夷非為
不幸梁禦孫泰與王參謀締構驅馳畢力夷險備嘗雖遠
志未申亦云遇其時矣豫及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
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豫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
機而動抑亦人之先覺歟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凌比晉
室之忠臣終慚徐廣豫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

北史列傳四十七　二十

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遂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列傳第四十八　　北史六十

李弼 曾孫密

宇文貴 子忻 愷

侯莫陳崇 子穎 崇兄順

王雄 子謙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六世祖振慕容垂黃門郎父永
魏太中大夫贈涼州刺史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亂
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安
能碌碌依階以求仕也初為別將從尒朱天光西討破赤水
蜀以功封石門縣伯又與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
王慶雲皆破之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前也及天光赴
洛弼隸侯莫陳悅征討屢有尅捷及悅害賀拔岳周文帝
自平涼討悅弼陳悅令解兵謝之悅惶惑計無所出弼知
悅必敗周文帝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以自固是日弼
密通於周文許背悅至夜弼乃勒所部云悅欲向秦州命
皆裝束弼妻悅之姨也時為悅所親委衆咸信之人皆散
走弼慰輯之遂擁以歸周文悅由此敗周文謂曰公與吾
同心天下不足平也大統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從平竇泰斬獲居多周文以所乘騅馬及泰所著金
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軍為敵所乘



弼將其麾下九十騎横截之賊分為二因大破之以功進
爵趙郡公四年從周文東討洛陽弼為前驅東魏將莫多
婁貸文率衆至穀城弼倍道而前進軍一鼓譟曳柴揚塵
貸文以為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傳首大軍翌日又從
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為所獲陽殞絶於地
旣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歷位司空太保柱國大將軍魏
恭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及晉公護執
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周孝閔帝踐阼除太
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戶前後賞賜鉅萬弼每征討朝受命
夕便引路略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其性沈雅有深識



故能以功名終薨於位明帝即舉哀比葬三臨其葬發卒
穿冢給大路龍旂陳軍至墓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
文帝廟庭子曜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女義安長公主故
遂以為嗣暉初賜爵義城郡公嘗臥疾朞年文帝憂之賜
錢一千萬供其藥石之費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出為州刺史從文帝西巡率公卿子弟別
為一軍後襲趙國公改封魏國公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
德元年出為梁州總管時遂二州生獠積年侵暴梁州
緣撫慰來歸附璽書勞之暉弟衍字拔豆少專武藝慷慨
有志略仕周為義州刺史封真鄉公王謙作亂以行軍總

管從竇熾擊平之進上大將軍隋開皇元年以行軍總管
討平叛蠻進位柱國後拜安州總管以疾還京卒子仲威
嗣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臣子少居顯職位至
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爲聘齊使主卒
子長雅嗣尚隋文帝女襄國公主位內史侍郎河州刺史
檢校秦州總管綸弟晏開府儀同三司趙郡公從平齊役
并州子憬以晏死王事即襲其官爵曜既不得嗣朝廷以
弼功重封曜邢國公位開府子寬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
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弼弟檦字靈傑長不
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魏永安元年以兼別將從尒朱榮



破元顥榮誅隨尒朱兆入洛及魏孝武西遷檦從都督元
斌之與齊神武戰敗遂與斌之奔梁後得逃歸進封晉陽
縣子尋爲周文帝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檦時跨馬
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避此小兒不
知檦之形貌正自如此周文初亦聞檦驍悍未見其能至
是方嗟歎之謂曰但問膽決如何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
以功進爵爲公武成初從豆盧寧征稽胡進爵汝南郡公
出爲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卒官無子以弼
子椅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右宮伯改封河東郡公
密字法主蒲山公寬之子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少襲父爵

蒲山公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交後更折
節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
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以疾歸及
玄感有逆謀召密令與弟玄挺赴黎陽以爲謀主密進三
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公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
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四塞衛文昇不足
爲意今率衆務早入西萬全之勢此計中也若隨近先向
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下計乃上策矣今
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
以示威密計不行玄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



福嗣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
肯密揣知其情請斬之玄感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
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
東都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以爲不可
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計將安
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
因此入關可得紿衆玄感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
農不拔西至閿鄉追兵至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
叔詢相隨匿馮翊詢妻家尋爲鄰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
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徒多金密令並示使者曰吾等

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歡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墻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以告太守趙下縣捕之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密投東郡賊帥翟讓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以兵衆無糧勸讓直趣滎陽休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陁敗將遠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大破之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復說讓以郁清天下為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於是與讓以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振百姓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讓上密號為魏公設壇場即位稱元年以房彥藻為左長史邴元真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拜讓為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都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



孝和拜為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密因遣仁基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為左司馬鄭虔象為右司馬柴孝和說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銳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恐不肯西入孝和請行間觀隙乃與數十騎至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於營內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敗各分散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密敗之孝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佗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太宰揔衆務以奪密權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為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破其營會日暮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為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

引蒲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寬及儒信
等從者亦有死者讓部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中重創密
止之僅得免單雄信等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之於是詣
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衆令世勣雄
信伯當分統其衆世充夜襲倉城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
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搆浮橋悉衆擊密密拒之
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大潰爭橋溺洛水
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
智通等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
其夜大雨雪士卒凍死者殆盡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



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執其黨勸密即尊號密
不許及義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
及弑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密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
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
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徐世勣守倉城不下
密與化及隔水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
與兄弟並受隋恩豈容躬行殺逆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
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
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
王吾當折杖驅之知其糧且盡因偽與之和化及大喜恣

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
及大怒又食盡遂與密戰于童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矢
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
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密引
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執弑帝人于弘達以
獻越王侗侗以儉為司農少卿使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
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世充既擅權乃厚
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邴元真等各求
私利遂勸密密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
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



得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邴元真守洛口倉性
貪鄙宇文溫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
真知之謀叛楊慶聞而告密密因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戰
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令
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等逆之會日暮行儼孫長樂
程齩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重創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詰
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
師守將鄭頲為其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
元真已遣人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
度洛水然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

濟密引騎而遁元真以城降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
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
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武牢濟歸之謂曰久苦諸君
我今自刎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
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
柳燮曰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阻
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得京師此公之功也衆咸
以然密遂歸朝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使出關安撫至
熊州而逃叛見殺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于
保定中以貴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
公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
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
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為博士也魏正光
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城固守以貴為統
軍後從尒朱榮擒葛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
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尒朱榮有功封革融縣
侯除郢州刺史入為武衛將軍閤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
遷進爵化政郡公貴善騎射有將帥才周文帝又以宗室
甚親委之大統初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州長史賀若



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
潁川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潁川
四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將與雄合諸將咸以
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為遂
入潁川雄等稍進貴率千人背城為陣與雄合戰貴馬中
流矢乃短兵步鬭雄大敗輕走趙育於是降任祥聞雄敗
遂不敢進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
天游園以金巵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貴一發而
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宕昌王
梁彌定為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怱因梁
企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隸數千家與渭州人鄭五醜同
反周文令貴與豆盧寧討之貴等禽斬鐵怱及五醜寧又
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重功
遂於要城立碑以紀其績廢帝二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
時隆州人開府李光賜反於蘭華等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
祏亦聚衆反開府張遁破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救隆州
又令開府成亮擊拓及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未
幾拜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置為
遊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盜息孝閔帝踐阼進位

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
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回封一子遷大司空行小冢宰歷
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耽奕棊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
時人頗以此稱之保定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
張掖薨贈太傅謚曰穆子善嗣善弘厚有武藝大象末位
上柱國封許國公隋文帝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頲上儀
同及善弟忻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頲大業中位司農少
卿後沒李密善弟忻
忻字仲樂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群兒戲輒爲部伍進止
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
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衞霍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
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年十八從周齊王
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忻
驍勇請與鎭玉壁以戰功加開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
攻拔晉州齊後主親總兵六軍憚之欲旋忻諫曰以陛下
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而不尅若齊人更得令主君
臣協力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尅及帝攻陷并州先
勝後敗帝爲賊所窘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曰
破城士卒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今破竹形已成柰何
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拔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



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除豫
管隋文帝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爲丞相恩顧彌
遲迥作亂以忻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
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
惇盛其武陟忻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
岡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
奇兵破之直趣鄴下迥背城結陣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
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
之於是射觀者走之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
敗矣衆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以功進上柱
國文帝謂曰尉遲迥傾山東之衆運百萬之師公舉無遺
策戰無全陣誠天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每參帷幄
出入卧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左領軍大將軍寵顧
彌重忻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建
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
國公上嘗欲令忻擊突厥高熲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
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甚有威名上由是微忌
之以譴去官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
圖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
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泄伏

誅家口籍沒所弟愷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
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愷多有器局諸兄並以弓馬
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文多伎藝號名公子累遷御
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隋文帝為丞相加上開府匠師中大
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
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甑山
縣公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摠
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通漕運詔愷
摠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於家
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脩之既而



上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
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監文獻皇
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即位
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
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
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
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
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
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自是
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奏明堂圖

樣奏之又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
為千里臣之此圖以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又引于時議
者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將為臆說事不經
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為議曰臣
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御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
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
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
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略剏立典刑尚書帝
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
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



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
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
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
之一則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
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
恐不爾記云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
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
字便是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
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窮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
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

其堂三丈八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為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周夏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



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

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得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



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圓法天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八窗象八風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

曰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
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
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
綜注云複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曰明
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
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
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
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
以前未有鴟尾其圖墻璧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
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



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
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
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
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墻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迥立
不與墻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
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
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叉
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大明五年
立明堂其墻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期數依漢
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

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
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上一獻用清
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焚燒殘
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
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凡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
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
而不脩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
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
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
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



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
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謚曰康撰
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長
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武川人也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
水祖元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
監後以崇著勳追贈柱國太保清河郡公崇少驍勇善馳
射謹慤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尒朱榮征葛榮後從岳
入關破赤水蜀又從岳力戰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
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禽

醜奴遂大破之封臨涇縣侯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崇與
諸將同謀迎周文帝文帝至軍原州刺史史歸猶為悅守
周文遣崇襲歸直到城下即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內
先知崇來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禽歸斬之以崇行原州
事仍從平悅別封廣武縣伯累遷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
公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又別討平稽胡累戰
皆有功進位柱國大將軍六官建拜大司空周孝閔踐阼
進封梁國公加太保歷大宗伯大司徒保定三年從武帝
幸原州時帝夜還京師竊怪其故崇謂所親人常昇曰吾
比日聞卜筮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晉



公死耳於是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帝集諸公卿於大德
殿責崇崇惶懼謝罪其夜詔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
葬禮如常儀諡曰躁護誅改諡曰莊閔子芮嗣位柱國從
武帝東伐率衆守太行道并州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
大司馬隋文大業初以譴詔流配嶺南芮弟穎
穎字遵道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為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
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
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
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為奴婢
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為胡村

所隱匿者勸將誅之穎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諸胡固
非悉反但相迫脅為亂今慰撫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
轉相驚恐為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
歸首則群胡可安勸從之諸胡爭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
加振威中大夫隋文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平
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與行軍總管段
文振度江安集歸附拜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坐與秦
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
德後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
以穎為第一上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



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於是徵穎入朝上與言及平生以
為歡笑即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
至官大崇恩信人夷悅服煬帝即位穎兄梁國公芮坐事
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徵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
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為南方所信伏
拜南海太守卒官諡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崇兄順少豪俠有志度初事尒朱榮為統軍普泰元年封
水縣子後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周文帝同里閈素相友善
且崇先在關中周文見之甚歡進爵彭城郡公及梁企定
圍逼河州以順為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即行河州事大

統四年魏文帝東討順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
長安時趙青雀反閉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
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
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氐叛苻安壽遂率
部落一千家欵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遂改封順河
間郡公六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
啟封平原郡公周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
崇弟瓊歷位荆州總管上柱國封脩武郡公瓊弟凱以軍
功賜爵下蔡縣男崇以平原 州功賜爵雲武縣侯詔聽
轉授凱孝閔踐阼進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天和中



爲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爲聘齊使主
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崘以雄著勳追贈柱國大
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略魏末從賀拔
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孝武西遷封臨貞縣伯大統中
進爵武威郡公累遷大將軍行同州事恭帝元年賜姓可
頻氏周孝閔帝踐阼授少傅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
封庸國公邑萬戶出爲涇州總管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
征至芒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左右皆散矢又盡唯
餘一奴一矢在馬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得
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抱馬走至營薨贈
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
謙
謙字敕萬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
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
弟震雄死軍謙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
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
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
梁睿爲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録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
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
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據險觀變隆州



刺史高阿那肱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
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
以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
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劍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
帝即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泰成諸州兵討之謙
所署國國達奚惎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岐侯
僉刺史等衆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豆盧勣拒
戰將四旬惎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
子英攻巴州又爲刺史呂琛所破睿乘其敗縱兵深入惎
虔密遣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惎虔之反已也

並令守成都。謙先無守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督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乃自率衆逆戰。又以甚慶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左右軍皆叛。謙將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甚慶以成都降，隋文帝以甚慶首謀，令殺之於蜀市。餘衆並散。阿那肱尋亦被誅。

論曰：李弼懷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締構艱難，綢繆顧遇，方面宣其庸績，帷幄盡其謀猷，非唯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發遺風雲之會，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威行萬里，聲動四方，雖事屈興王，運乖天眷，而雄名克振，何其壯歟。然志性輕狡，終致傾覆，固其宜也。宇文貴負將師之才，蘊剛銳之氣，遭逢喪亂，險阻備嘗，自致高位，亦云美矣。忻武藝之風，名高一代，及晚節遇禍，雖鳥盡弓藏，然亦器盈斯累。爽戮非爲不幸。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由此。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逢戰爭之秋，輕騎啓高平之策，迎馬得長坑之俊，以宏材遠略，附鳳攀龍，茂績元勳，位居上衮，而識慙明哲，遂以凶終，惜哉。王雄身參佐命，謙寵列山河，及投袂勤王，志在社稷，雖忠君之効



未宣，與夫懷祿圖存者異也。初，魏孝莊帝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帝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文帝位總百揆，都督中外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今并十二大將軍錄之於左：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師大司徒廣陵王元欣，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郡開國公獨孤信，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于謹，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與周文帝爲八柱國。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安王元育，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使持節大將

軍大都督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使持節大將
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荊州諸軍
事荊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使持節大將軍大都
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
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王雄是為十二大將軍每大
將軍督二開府凡為二十四員分團統領是二十四軍每
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
日上則門欄　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
賦役每兵唯　月簡閱之甲槊戈弩並資官給
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外念賢及王思政亦拜
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並不在領兵之限
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不限此秩無所統
御六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
望素在諸公之下並不得預於此例






王盟 子勱 孫誼
獨孤信 子羅
竇熾 子茂 兄子毅
賀蘭祥
叱列伏龜
閻慶 子毗
史寧 子祥
權景宣


王盟字仵　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
太宰祖琳　贈幷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
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攻陷
諸鎮盟亦為其所擁拔陵平後流寓中山復以積射將軍
從蕭寶夤西征寶夤稽逆盟遂逃匿人間及爾朱天光入
關盟從之隨賀拔岳禽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及
周文帝平侯莫陳悅除盟原州刺史孝武至長安封魏昌
縣公大統二年徵拜司空轉司徒迎文帝悼后於蠕蠕加
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鄧度
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太子出頓渭北
事平進長樂郡公賜姓拓拔氏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

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居師傅禮冠羣公
後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疾
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
子勱字醜興性忠果有材幹年十七從周文帝入關及平
秦隴定關中周文嘗謂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
銳者次也勱曰意欲兼被之周文大笑尋拜散騎常侍賜
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卧
內小心謹厚魏文帝常曰王勱可謂不二心臣也沙苑之
役勱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勱
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閒周文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



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
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勱
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也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
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後進爵
爲公累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埸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
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
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温和小
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廢帝二
年除南岐州刺史賜爵安寧郡公後拜小司寇卒於官子
悅嗣位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

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周文帳內都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
軍卒子誼
誼字宜君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周閔帝時爲左中
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
於帝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
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父艱毀瘁過禮廬於墓
側負土成墳武帝即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
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
驍雄赴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



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
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
不須遠任皇太子即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
管及隋文帝爲丞相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帝以誼
爲行軍元帥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
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爲主洛
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
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
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顧
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議以爲戶

口滋多人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人誼奏曰百官者歷
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帝以為然竟寢威
議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
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為臣或當恥
愧是行也振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
厥帝嘉其稱旨進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
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
親疎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
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
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
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
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
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
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
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
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有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誼頗
怨望或告誼謗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
無反狀帝賜酒而釋之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
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
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



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
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
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
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與帝王
之業容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聖王信用
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為亂
禁暴除亂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
此將若之何乃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留
屯者為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
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為領人酋長少雄豪有節義
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儀善騎射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
斬衛可瓌由是知名後為葛榮所獲信既少年自脩飾服
章軍中號為獨孤郎及爾朱氏破葛榮以信為別將從征
韓婁信匹馬挑戰擒賊漁陽王袁肆周後以破元顥黨賜
爵爰德縣侯遷武衛將軍賀拔勝出鎮荊州乃表信為大
都督及勝弟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
衆屬周文帝已統岳兵與信鄉里少相友善相見甚歡因
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還荊州尋徵入
朝魏孝武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

至瀍澗孝武嘆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進爵浮陽郡公時荊州雖陷東魏人心猶戀本朝乃以信為衛大將軍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既至東魏刺史辛纂出戰信縱兵擊纂大敗之都督楊忠等前驅斬纂於是三荊遂定東魏又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奄至信以衆寡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許信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荅以事君無二梁武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至長安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玄等議以為既



經恩降請敘罪復職以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尋拜領軍將軍仍從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內郡公俘虜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為大都督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潁豫襄廣陳留之地並欵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拒守旬有餘日及周文帝至瀍東景等退走信與李遠為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荊州周文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即以信為大使慰撫三荊尋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

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仚定舉兵反詔信討之仚定尋為其部下所殺而仚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加授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得全及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周文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禽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



十三年大軍南討時以蠕蠕為寇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錄前後功增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第三子穆文侯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一千戶第五子順武成縣侯第六子陁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戶信在隴右歲久啟求還朝周文不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信發喪行服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費連氏常山郡君十六年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周孝閔帝踐阼遷太宗伯進封衛國公邑萬戶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晉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

罪過逼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略周文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鎭之旣爲百姓所懷聲振鄰國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委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爲嗣及齊平羅至而善卒又以羅主嗣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追贈信太師上柱



國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景追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戶謚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趙恭公夫人

羅字羅仁父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爲高氏所囚及信爲宇文護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故哀之爲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陁整崔氏生隋獻皇后及齊亡隋文帝爲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求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後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不以兄禮事之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文帝爲丞相拜羅儀同常置左右旣受禪詔追贈羅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爲河內郡公穆爲金泉縣公藏爲武平縣公陁爲武喜縣公整爲千牛備身擢拜羅爲左領將軍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出爲涼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位河陽都尉纂弟武都大



業末亦爲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宇文化及之弒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爲千牛與獨孤盛力戰於閤下爲賊所執賊義而捨之

善字伏陁幼聰敏善騎射以父封勳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以父勳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長城郡公周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釁久廢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河內郡公從帝東討以功授上開府尋除兗州刺史政在簡惠百姓安之卒於州贈使持節柱國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覽嗣位右候衛大將軍大業末卒

陁字黎邪仕周爲胥附上士坐父徙蜀十餘年宇文護誅始歸長安隋文帝受禪拜上開府領左右將軍累轉延州刺史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說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案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贈銀青光祿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陁弟整位幽州刺史大業初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後漢大鴻臚章之後也章子統靈帝時爲鴈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以熾著勳贈少保熾性嚴明有謀略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乃隨略避地定州投葛榮榮欲官略略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略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及尒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別帥韓婁等擁薊城不下以熾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魏孝武即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鴟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從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尒朱仲遠奔梁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據譙城子鵠令熾擊破之封

行唐縣子，尋進爵上洛縣伯。時帝與齊神武搆隙，以熾有
威重，堪處爪牙任，拜閤內大都督。遷未及直閤，遂從帝西
遷。仍與其兄善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
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匹幷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
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十匹。大統元年，別封眞定縣
公。從周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河橋之戰，諸
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為敵人追至芒山。熾乃下馬，背山
抗之。俄而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並為敵人
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弦而倒。敵乃
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為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
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高仲密以北豫州
來赴，熾從周文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芒山為陣，周文
命留輜重於瀍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
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大統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為涇州刺史。莅職數年，
政號清靜。改封安武縣公。魏廢帝元年，除原州刺史。熾抑
挫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
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
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
不懷之。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蠕蠕寇廣武，熾與柱



國趙貴分路討之。蠕蠕引退，熾度河至魏伏川，追及，大破
之。武成二年，拜柱國大將軍。周明帝以熾前朝耆舊，勳望
兼重，欲獨為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
徒役。周明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保定元年，進封鄧國
公，邑一萬戶，別食資陽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天和五年，自
大宗伯為宜州刺史。先是周文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
分射走兔，熾一日獲十七頭，護十一頭。護恥不及，因以為
嫌。至是，熾又以周武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
遷焉。及護誅，徵拜大傅。熾既朝之元老，名望素隆，至於軍
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周武帝幸其第問之，因賜金石
之藥。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年已衰老，乃
扼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誅翦鯨鯢，
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
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為左二軍總管。齊
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
先帝矣。帝大悅，進位上柱國。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周宣
營建東京，以熾為京洛營作大監，宮苑制度，皆取決焉。大
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戶如舊。隋文帝入輔政，停洛陽宮作，
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熾乃移入金墉，與洛州刺史、平
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權行洛陽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

隋文帝初爲相國百寮皆勸進熾以累世受恩遂不肯署
牋時人皆高其節及帝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
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
曰恭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莅位隆重而子孫
皆處列位遂爲當時盛族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最
知名恭位至大將軍從周武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兖州總
管以罪賜死熾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
遷仕至太僕衞尉卿汾北華瀛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諡曰忠子榮定嗣
榮定沉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爲魏文帝



千牛備身周文帝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
後從周文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
文神慶帥精騎擊却齊師以功拜上儀同尋復以軍功進
位開府襲爵永富縣公除忠州刺史從平齊加上開府拜
前將軍佽飛中大夫其妻 隋文帝長姊安成長公主也
文帝少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帝有人君之表尤相推
結及帝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廂
仗衞常宿禁中遇尉遲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拜榮
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
及受禪來朝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十戶遣之坐事除名公

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兒妻上不得已尋拜右武候大將
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
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歷位寧州刺史右武候大將軍
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爲行軍元帥率
總管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
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
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
匹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歲
餘拜右武衞大將軍帝欲以爲三公榮定上書固辭陳畏
懼之道帝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卒帝爲之廢朝令



左衞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絹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
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贈之重違其志
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諡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
率長於巧思父卒後因過彌厚所賜錢帛金寶亦以鉅萬
位定州刺史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反以爲抗
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封陳公慶亦有姿容性和
厚頗工草隸初封永富郡公位河東太守衞尉卿大業末
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解鍾律歷
位潁川南郡扶風太守熾兄子毅
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勳追贈大將軍冀州刺史毅

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員外散騎侍郎
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徇主之志從孝武西遷封奉高
縣子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安武縣公恭
帝元年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
安縣公出為幽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保
定三年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
以為外援突厥已許納女於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
婚狄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返十餘
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勳戚素以
威重乃令為使及毅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貳志



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
之別封成都縣公進位柱國歷同州刺史蒲金二州總管
加上柱國入為大司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鎮
咸得人和二年薨於州贈襄郢等六州刺史謚曰肅毅性
溫和每以謹慎自守又尚周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為
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出內未嘗有矜惰之容時　以此稱
焉子賢嗣
賢字託賢志業通敏少知名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
將軍開皇中襲爵神武公除遷州刺史毅第二女即大唐
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詔贈毅司空使持節總管荊郢等十
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杞國公又追贈賢子紹宣秦州刺史
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子德藏嗣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為賀蘭莫何弗
因以為氏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
名為鄉閭所重尚文帝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
傅柱國常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
為周文帝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生教以書傳周文初
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解褐奉朝
請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居帳下從平侯莫
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仍從擊潼關獲



東魏將薛長儒又攻回洛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為公
大統九年從周文與東魏戰於芒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荊州刺史進爵博陵
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期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
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人襁負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
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
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
豈仁者為政耶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
內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周文密親性甚
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既與

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風素乃以竹屛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周文後聞之並以賜祥十六年拜大將軍周文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毀乃令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人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為同州仍以祥為刺史恭帝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周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掠州郡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



谷渾與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為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薨贈太師同岐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有七子敬讓璨師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柱國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鄭州刺史河東郡公璨開府儀同三司宣陽郡公建德五年從於并州戰殁贈上儀同大將軍追封清都郡公師尚明帝女位上儀同大將軍幽州刺史博陵郡公寬開府儀同大將軍武始公入隋歷汴鄭二州刺史並著政績祥弟隆大將軍 叢樂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也其先為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為第一領人酋長至龜五世襲爵環侯拜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為領人酋長魏孝昌三年以別將從長孫承業西征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從還洛授都督遂為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周文帝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自此常從征討亟有戰功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卒子椿嗣椿字千年明帝時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慶河陰人也曾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雲州之盛樂郡祖提持節車騎大將軍敦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略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瓌作亂攻圍盛樂進率眾拒守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隨父固守盛樂頗有力焉拜別將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稍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以功進爵為伯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獲勳賞累遷散騎常侍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周孝閔帝踐阼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太安郡公入爲小司空歷宜寧二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五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事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恒嬰沉痼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恒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



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謚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毗嗣

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草隸尤善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隋文帝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琱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尚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二歲放免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練習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義



兼六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内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軍圍遼東城

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流矢中所乘馬毗顏色
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還殿門少監又領將作少監後
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從至高陽郡卒帝
甚悼惜之贈殿內監史寧字永和建康表氏人也曾祖豫
仕沮渠氏為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
家焉父遵初為征虜府鎧曹參軍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
屠陷遵遂率鄉里奔恒州其後恒州為賊所敗遵後歸洛
陽拜樓煩郡守及寧著勳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涼州
刺史謚曰貞寧少以軍功累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賀拔勝為荊州刺史寧以本官為勝軍司隨勝部曾



荊蠻騷動三鵶路絕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
尋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為大行臺表寧為大都督攻梁下
溠戍破之封武平縣伯又攻拔梁齊興鎮等九城未及論
功屬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帝
引寧至香蹬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我當使卿衣
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為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
覆未能北面事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
因涕泣橫流梁武為之動容在梁三年勝乃與寧密圖歸
計寧曰朱异既為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
見异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雅至异亦嗟挹

為奏梁主果許勝等歸大統二年自梁歸進爵為侯久之
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人寧率
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
胡梨苟為東義州刺史寧未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邀擊破
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既鄰接疆場百姓流移寧留
心撫慰咸來復業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
和據州作亂詔獨孤信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為陳禍福
城中吏人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克之徙還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為公十六年宕
昌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



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等討之寧別擊
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
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彌定
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遂進軍大破之生獲獠甘徇而
斬之并執鞏廉玉洮陽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
師還召寧率所部鎮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還
鎮之後夷人並思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涼甘瓜三州諸
軍事涼州刺史初蠕蠕與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為突厥所
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之子孫抄掠河右
寧率兵邀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

之前後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周文帝請事周文帝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令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谷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眞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眞寧趣樹敦渾娑周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樹敦是渾之舊都多諸



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眞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柵欲塞寧路寧攻破之木汗亦破賀眞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及還州尋被徵入朝屬周文帝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師尅捷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司

徒出爲荆州刺史荆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鎭防諸軍事寧有謀畫識兵權臨敵指撝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荆州頗自奢縱貪濁不脩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毋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敢復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謚曰烈子雄嗣

雄字世武少勇敢旅力過人便弓馬有筭略年十四從寧於牽屯山奉迎周文帝仍從校獵弓無虛發周文歎異之尋尚周文女永富公主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司馭中大夫從柱國枹罕公辛威鎭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雄弟祥



祥字世休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隋文帝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在州頗有惠政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出九江道破陳師進拔江州文帝大悅下詔慰勉之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刺史遷蘄州總管徵拜左領軍將軍復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衞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舊行兵時事申以恩旨祥爲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及即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

謂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謂一作恃
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敢圖也乃
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
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
渡公理拒之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良來
良奔竄共其衆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
十人良馬二十疋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堅朝寄重
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擁勁莫嗟夕有
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
箴祥上表辭謝帝手詔曰昔歲勞公關梁河朔賊爾日塞



兩關之路據倉阻河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剋故聊示所懷
亦何謂也尋遷鴻臚卿從征吐谷渾祥出王門道數處破
之進位右光祿大夫拜右驍衛大將軍又征遼東出蹋頓
道不利由是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城陷
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遣祥於涿郡卒於塗子
義隆永年令祥弟雲字世高亦以父勳賜爵武平縣公歷
位司職下大夫儀同大將軍棃州刺史雲弟威字世儀亦
以父勳賜爵武當縣公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秦
州刺史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敬異之年十七魏行

臺賀拔岳見而奇之表為輕車將軍及岳敗景宣歸鄉
里周文帝平隴右擢為行臺郎中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
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祠部郎中
景宣曉兵權有智略從周文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
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拔洛陽景宣督課糧儲軍以周
濟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三千先出採運會
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少拔還鎮城悉叛道路
擁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略盡景宣輕馬突圍
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人家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
偽作周文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



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等
知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道與儀同李延
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尋亦來附周文即留景宣守
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
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左丞進屯宜陽及襄城拔之獲
郡守王洪顯周文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除
南陽郡守郡鄰敵境舊制發人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
而姦宄猶作景宣至並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
斂迹人得肄業焉百姓稱之立碑頌德周文特賞粟帛以
旌其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

政經略應接既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為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為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潁川陷後周文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絕悉令拔還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獲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荊州委以鄢南之事初梁岳陽王蕭詧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詧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詧困岸乃送其妻王氏及子㝐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



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人吳士英殺刺史黃道王因聚為寇景宣以英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迺與英書偽稱道王凶暴歸功英等英等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獲其黨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洽於是應禮安隨並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迺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進爵為伯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至齊兵大為人害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為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初款後叛景宣與其儀同戴客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衆洪遠

脫身走免自是西朝服其威猛者燕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別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湞水又遣別帥攻拔魯山乃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遣書喻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壑因景宣請舉州款附周孝閔帝踐阼徵為司憲中大夫尋除基郢硤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略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諸京師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



破之還次郢州晉公護親迎勞之天和初授荊州刺史總管十七州諸軍事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敕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縱恣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戰艦器仗略無孑遺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河渭鄯三州刺史謚曰恭子如璋嗣位至開府滕州刺史如璋弟仕玠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

論曰王盟始以見親升擢終亦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

周行費參迹於功臣莫非由於恩澤詎文武奇才以剛正
見忌有隋受命蕃爲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克鮮獨孤
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鄰國雖不免其身
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竇熾器識雅遠
入參朝政則直言讜議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毅忠肅奉
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方播於殊俗並以國華人
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盛遜疑勸進有送故
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
其祿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閻慶等雖階緣
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



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綏戎撫伐著克敵之
功布政蒞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
而史在末年貪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
矣楊諒于紀祥獨冠之效亦足稱云爾

列傳第四十九　北史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　北史六十二

王羆 孫長述

王思政

尉遲迥 弟綱 綱子運

王軌 樂運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爲州郡著
姓羆質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
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
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爲長史執政者
恐羆不稱不許及亮爲都督南討復啓羆爲



長史帶統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及剋硤石羆功
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氐羌反叛乃拜羆冠軍將軍鎮梁州
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郡奉
祿優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
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
憲法以此致辭耳後以軍功封定陽子除荊州刺史梁復
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
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
羆乃煑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冑大呼告
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羆

頟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顥入洛以羆為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羆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羆行南秦州事羆至州召其魁帥為腹心擒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為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羆行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周文帝徵兵為勤王之舉羆請前驅效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潼關人懷危懼羆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



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篣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

遂拔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意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



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獲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慚又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靴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羆舉動率情不為巧詐凡所經歷雖無當時功迹咸去而見思卒于官贈太尉都督相冀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羆

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
之日家甚貧窶當時伏其清潔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
直閤將軍先羆卒孫述
述字長述少孤為祖羆所養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周文帝
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
封長安縣伯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之免喪襲封扶風郡
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周受禪拜賓部
下大夫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惠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
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隋文帝為丞相授信州總
管位上將軍王謙作亂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書



又陳取謙策上大悅前後賜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討謙
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獻平陳計修營戰艦為上流之師
上善其能頻加賞勞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而
卒上甚傷惜之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謨弟
軌大業末郡守少子文楷起部州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
冕遂絕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
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
之聞思政壯健啓與隨軍所有謀議並與參詳時孝武在
藩素聞其名乃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

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為武衛將軍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
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
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
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彊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
若闔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
二年將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
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拜光祿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
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
千段令諸將摴蒲取之物盡周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



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
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
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
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
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
攬摴蒲拊髀擲之比周文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
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
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
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
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

會呂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乃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皐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



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濕城壍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修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周文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周文聞思政已發乃遣大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

梁求兵周文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為己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周文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大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又築土山以臨城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



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頹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閑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獲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既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

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
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文襄告城中
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
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
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
之牽手以下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
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
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
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
外無救援遂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資產嘗被



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
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
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文宣
受東魏禪以思政為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
兗州刺史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
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沈
毅有度量後為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
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
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
千五百戶進爵為公揆弟邪封西安縣侯邪弟恭忠誠縣

伯恭弟幼顥親縣伯康妹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
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景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
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
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為鄜州刺史
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
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號尉遲部因而氏
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
迥及綱迥年七歲綱年六歲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
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耳各勉之武成初追贈柱



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謚曰定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
有大志好施愛士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封
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進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
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以此深委任焉十
六年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請修隣
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
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
群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為紀既盡銳東下蜀必
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為然謂曰伐蜀之事

一以委汝於是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俟呂陵始叱奴
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取晉壽開平林舊道迥前
軍臨劍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
運時鎮潼州先已遣使詣闕密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備
據潼州別管拒守迥遣元珍俟呂陵始等襲之乾運還保
潼州珍等遂圍之乾運降迥至潼州大饗將士度涪江至
青溪登南原勒兵講武備繕約束關器械自開府以下賞
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雨山路險峻將士疲病者十二三
迥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嬰城
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幽
州刺史趙拔扈等為撝外援迥分遣元珍乙弗亞等擊破
之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撝被圍五旬頻戰為迥所破遣
使乞降許之撝乃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其文武詣軍門
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隷及儲積
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以迥為大都督益潼等
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
軍事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
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人夷
懷而歸之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
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

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為之和顏進食
以寧迥心周文知其至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
臚郊勞仍賜迥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為立碑頌德六官初
建拜小宗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以迥有平
蜀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還大司馬尋以本
官鎮隴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邑萬戶除秦州總管秦
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保定二年拜大司馬及
晉公護東伐迥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軍於芒山齊衆度
河諸軍驚散迥率麾下反行却敵於是諸將遂得全師而
還遷太保太傅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宣帝即位以
迥為大右軍轉大前疑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
政以迥位望宿重懼為異圖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齎詔
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國公韋孝寬代迥為總管迥以隋
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
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
令為之備迥聞之殺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
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于
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大
將軍成平郡公勤時為青州總管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
從迥迥所管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

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
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達
各據州以應迥徐州總管司錄席毗與前東平郡守畢義
緒據兖州及徐州之蘭陵郡亦以應迥永橋鎮將紇豆陵
惠以城降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
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抑以韋孝寬爲元帥隴
驛靈五監諸軍郕國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
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
延壽公于仲文等皆爲行軍總管迥遣所署大將軍石遜
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遜迥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



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上儀同赫
連士猷攻晉州即據小鄉城紇豆陵惠襲陷定州之鉅鹿
郡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上開府莒州刺史
烏丸尼開府尉遲俱羅率膠光青齊莒兗之衆圍沂州大將
軍檀讓攻陷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
毗衆號八萬軍於藩城攻陷昌慮下邑豐縣李惠自申州
攻永州焚之而還宇文胄軍於洛口開府郭子康攻懷州
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
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
里麾軍小卻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卻乃鳴

鼓衆並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迥與其子惇祐等又
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
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到迥舊習
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
寬等軍失利而卻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乃整
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敗遂入鄴城迥走保
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樓
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衍追
及之並爲衍所獲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李惠先
是自縛歸罪隋文帝復其官爵迥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



氏而諸子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
自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
不能匡救迥自起兵至于敗凡經六十八日焉子寬大將
軍長樂郡公先迥卒寬兄誼開府資中郡公寬弟順以迥
平蜀功授開府安固郡公後以女爲宣帝皇后拜上柱國
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魏安郡公惇弟祐西都郡
公皆被誅而誼等諸子以年幼並獲全武德中迥從孫庫
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
焉仍賻絹百匹迥弟綱
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周文帝西討關隴迥綱

與毋昌樂大長公主留于平陽後方入關從周文征伐常
陪侍帷幄出入臥內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材力
善騎射周文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周文馬中流矢
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文帝方得乘
馬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
軍及魏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為
之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為中領軍總宿衛事綱兄
迥伐蜀從周文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周文命綱射之誓
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
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



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
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周孝閔帝踐阼綱以親戚
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明帝即位進位柱國
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尋拜
少傅大司空陝州總管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
師大軍還綱復歸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及錢穀
等增邑以褒賞之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
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
河橋功封一子縣公四年薨于京師贈太保謚曰武第二
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柱國入隋歷鴻臚卿左衛大將軍

安兄運
運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勳封安喜縣侯
周明帝立以預定策勳進爵周城縣公歷位隴州刺史拜
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
進爵廣業郡公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謟佞數有
罪失武帝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
為右宮正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
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剌王直作亂率其黨襲
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
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



既不得入乃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
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
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微運宮中已
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
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為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
六防諸軍事帝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
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帝崩
於雲陽宮祕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即位授上
柱國運之為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納反疏忌之時運
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為武帝親待軌屢言帝失於武

帝謂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尋而得
出為秦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薨於州贈大後丞
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謚曰忠子靖嗣運弟勤大象末青
州總管起兵應尉迥勤弟敬尚明帝女河南公主位儀同
三司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為州郡冠
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頻有
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平原縣公軌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即位累遷內
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建



德初轉內史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
大將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齊以功
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
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
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率
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
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
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
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
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

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位柱國
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
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
伯並從軍中進退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
王端並得幸於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
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
捶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
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
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
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



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為慮武帝召弼問之弼
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
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
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差跌便至
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
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
軌因內宴上壽又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
耳武帝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
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必
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

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為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為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武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為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理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況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

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奏聞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安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人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此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人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斲雕爲樸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豈宜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人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庶從役祇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科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容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



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誡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解兆庶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以爲幸免獸口內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知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滍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

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葉荷睠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綱運積宣王室勤勞出內觀其自致榮寵豈唯恩澤而已乎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祿而貴不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諱社議於骨肉之間竟遇淫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或以為其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己之節其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列傳第五十 北史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一 北史六十三

周惠達

馮景

蘇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閤下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寶夤之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為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必為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為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夤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為關中大行臺惠達為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惠達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帝周文帝復以為府司馬便委任焉周文帝為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為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粮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為朝廷所

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為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
周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
芒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
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為
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禮樂尋
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
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
敬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
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為伏波令景少與周惠



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寶夤後為尚書右僕射引景領尚
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為關西大行臺景又為行臺都令
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
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平景方得還
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拔岳為行臺郎中
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有喜色問曰
賀拔公詎憶吾耶即與景歃血託岳為兄弟景還以狀報
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無私盟者也吾當
之辭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
州刺史梁景叡及酉渠為盟歃首共會平涼移軍東下壁

有專任之嫌使景啟孝武帝帝甚悅文為岳大都督府從
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
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陽縣
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
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
汾州刺史周帝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
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文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
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
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



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
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
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
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
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
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
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
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綽於是指
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
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

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
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
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
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
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
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
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
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
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
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



守宰之量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
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
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
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
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
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
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
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
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
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

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
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
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
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
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
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
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
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
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



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
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
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
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
之以大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
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
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
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
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

之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



少長悉力男女并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

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烝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



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

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擧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擧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宰與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



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寗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

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



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旣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愼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

重哲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



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

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卹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績織紝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



先事織紝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

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
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
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群公列將罔不來
朝時廼大稽百寮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
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
宗時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
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
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
朕惟寡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
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



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孝武不賓其摧
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
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
是用稽于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
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時
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以佐之肆天之
命辟辟之命官惟以䘏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
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其
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
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

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何弗釋嗚呼艱哉凡
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繇二
紀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
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𠎝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
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
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
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
予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
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
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



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
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
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
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
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
茲六物寔為教本嗚呼為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禮不
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
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
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
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

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
一質爰自三五以迄于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
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
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
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祗慎厥艱克遵
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
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勿愆
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
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人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
千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
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
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群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
誥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
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
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
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
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

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
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
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
時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
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
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
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
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
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
文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



周文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酹酒而
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
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
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
為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
綽配享文帝廟庭子威嗣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
襲爵美陽縣公仕郡 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
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為叔父
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持節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文帝為丞相高熲屢言其賢亦素重其名召入臥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詔不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熲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



三年朕憂慮故舉此酒耳今欲從若山嶮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壽天之休若棄德恃嶮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崖安足同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為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

之威當閤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持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心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熲



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饑帝令威振恤之還吏部尚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駮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諭毀勤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人訟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

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
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
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爲亂生臠縣令啗其肉於是
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
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邊患後
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
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
妥各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
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
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



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
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
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
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
雜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
惶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
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
爲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
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
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

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
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
責威威謝帝亦止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
之高熲賀若弼之誅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
修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餘
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
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
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
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
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帝引威



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耶威曰麤
疏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
姓思亂以此微諫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
關中以其孫尚輦直長儇副威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
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
王以潔潤丹素莫能滓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
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
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
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
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

寄為重。司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與為比。後從幸鴈門，帝為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illegible]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弒逆，以威為光

北史列傳五十一　七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平世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時年八十二。威行己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遂致敗亂，為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群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

北史列傳五十一　十一

年仁壽二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
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
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
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
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
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
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者爲之乎咸以夔對
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
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詔
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爲弩樓車箱獸



圈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
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緯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
椿應募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
子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
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強濟特爲周文帝所知十四
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者不得預焉乃令驛
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
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爲本邑以清儉自居
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爲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大都督卒子禎嗣
亮字景順緯從兄也祖稚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王門郡守
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
俱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
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
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
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
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
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承業爾朱
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爲關西行



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
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爲
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
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
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
機辯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
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秘書監
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
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
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年徵拜侍中卒於位

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黃門侍郎

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



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為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荊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為己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帝即位徵拜尚書

郎帝嘗謂之曰聞卿荅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為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侍郎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為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府屬甚見親待出為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夤遂契闊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



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為樸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邵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眾庶子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卷終

韋孝寬 兄夐 夐子世康
韋瑱 子師
柳虯 弟檜 檜子雄亮 檜弟慶 慶子機 機子述 機從子謇之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為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豳州刺史時氐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襄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為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克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郡守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



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陽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為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眾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飭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

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



旅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度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

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
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
閒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
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
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
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
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大軍
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
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
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



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
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
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
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一萬戶是歲齊人果解宜陽
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請
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
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
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
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此運禍且滄瀛大水千
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

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
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
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
扶自豎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
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
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
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
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
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
讎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



氏共爲掎角幷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
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幷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
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
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
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
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
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
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
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
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

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
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
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
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
舉南清江漢西翦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
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
餘晷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
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
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
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開府伊婁謙等重幣



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
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
稱疾乞骸骨帝曰往以面申本懷何煩致請也五年帝東
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羨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
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
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敕孝寬
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四城武帝平
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
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
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

壯亦嘗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
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
元年除徐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
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郕公梁士
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
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
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
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
兵反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
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



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
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
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
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
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叉奔還孝
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
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
至可多備餚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
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
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

關東新建若先往據之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遊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



京兆尹帝常戲總曰鄉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官寵貴戚顧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二年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歿時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曰貞六年重贈柱國五州刺史子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鄖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勳開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賦

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齊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為丞相以其父平尉遲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受禪歷位恒毛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謚曰定仁壽中文帝為晉王廣納其女為妃其子保巒嗣壽弟霽位太常少卿安邑縣公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

孝寬兄夐

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夐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

居止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夐亦為之盡歡接
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
世三辰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
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
丈飛聊登平樂觀遠看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夐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
之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夐至宅訪以
政事夐仰視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
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為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
正來聘素聞夐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夐談讌



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夐至賓館夐不時赴弘正乃贈詩
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挹如此武帝
嘗與夐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夐唯取
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為延州總管夐
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鞍勒與夐夐以
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
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
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
不同詔夐辨其優劣夐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
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

宣帝在東宮亦遺夐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
之道夐對曰傳不云乎儉為德之恭侈為惡之大欲不可
縱志不可滿並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夐子瓘行隨州
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
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夐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
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夐又雅好名義虛襟善
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玄
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
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制述咸削
其藳故文筆多並不存建德中夐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



昔士安以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
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
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
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
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為受吾常恐臨
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宣政
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賵有加
其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
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
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仕周

歷位典祠下大夫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
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入
爲户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
隋文帝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
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鎭之闔境清肅世康
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
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
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脂膏而
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
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趍走祿

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孃春秋已高溫
凊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武役吾與
世沖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
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與言遠衆感咽
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
爲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矜物聞
人之善若己有之亦不顯人過欲以求名尋進爵上庸郡
公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
終私制上不許開皇七年將軍江南議重方鎭拜襄州刺
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遷信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

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
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
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
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
世康再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朕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
請深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卧臨一隅於是出拜荆
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并揚益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並
親王臨統唯荆州委於世康時論以此爲美世康爲政簡
靜姓愛悅卒於州聞而痛惜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
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

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位司隸別駕次子
福嗣位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衞玄戰敗於
城北爲玄感所獲令爲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
帝銜之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
戰沒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直
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衞國縣公隋文帝爲丞
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郡
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
相遇擊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爲行

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略定九江遂進圖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位秘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協齎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洸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儀同三司行隨州刺史

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賜爵脩武縣侯授左旅下大夫出為魏郡太守及隋文帝為丞相尉遲



迥陰圖不軌朝廷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察觀變藝因投孝寬即從孝寬擊迥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文帝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拜蔡州刺史為政通簡上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以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脩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為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

藝弟沖字世沖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度江伐陳為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沖以馬千匹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沖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拜汾州刺史隋文帝踐祚徵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沖問之沖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因命沖綏懷叛者月餘並赴長城上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沖既至南寧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沖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



沖無所寬貸沖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沖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眾為亂沖率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遷營州總管沖容貌都雅寬厚得眾心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沖擊走之及文帝為豫章王暕納沖女為妃徵拜戶部尚書卒官少子挺知名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弘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為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

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風成之量。起家大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周文帝為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為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為子。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潬城主。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孝閔帝踐阼，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人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謚曰惠。又追封為公，詔其子峻襲。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

師字公穎，少沈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



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訟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齊，詔師安撫山東，徙為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擢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廣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等於卧內賜宴，令各敘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政名。卒官，謚曰定。師宗人藝，仕周，位內史大夫。隋文帝初，以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柳虯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為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緝，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虯年十

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虯不事容飾遍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虯秀才兗州刺史馮儁引虯為府主簿既而樊子鵠為吏部尚書其兄義為揚州刺史乃以虯為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遂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虯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虯為行臺郎中諏為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為之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虯時軍旅務殷虯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嘗云柳郎



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周文帝欲官之虯辭母老乞侍醫藥周文許之又為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為秦州刺史以虯為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周文被留為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虯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為鑒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

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十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虯為丞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虯又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為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虯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



衣疏食不以為恥或譏之虯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虯弟檜檜字季華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周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鄀州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眾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眾乘之遂大敗而走以

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埸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虯爲祕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檜曰卿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爲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

北史列傳五十二　十一

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刃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駮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贇嗣檜弟鷟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子帶韋字孝孫深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爲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周文書以安之並即降附及見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後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爲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循降之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汾陰令發摘姦伏百姓畏而懷之周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封康城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爲益

北史列傳五十二　十二

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為益州總管府
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徵為
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進爵為公陳王純鎮并州以帶韋為并州司會并州總
管府長史卒官諡曰愷子祐嗣以有名譽位宣納上士入
隋位司勳侍郎虯弟慶
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書不為章句好飲酒閑
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
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徧便誦之無所遺時僧習為
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



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
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為吾作書慶乃具書草僧習
讀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
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為服重慶
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以此
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
論不能抑遂以苫凶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
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
時事周文即請奉迎輿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
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

千里天下之彊國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遏寇帝納
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
除相府東閣祭酒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
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
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
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
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
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兇橫
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
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



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
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
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
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
人曰鄉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
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
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
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為十二部以慶為計部郎
中別駕如故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
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

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河縣男，除尚書左丞，攝計部。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愈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爭者為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周文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為子。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晉公護初執政，欲引為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為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為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為郎，迄為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



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剩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又入為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黃眾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眾寶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眾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昆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卒，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宣帝時為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隋文帝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祚，進爵建安郡公，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寬惠。後以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

史臣曰簡子述嗣
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以父蔭爲太子親衛
後以尚主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
見寵遇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
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
務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
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
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述輒謂將命
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疏忌
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



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
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
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
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
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
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蕃弟弘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羣書辭采雅贍與弘
農楊素爲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除內史上士
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
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

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爲尋此物弘曰昔淳
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命
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偃人所進物賜弘
仍令報聘占對敏捷見稱於時後卒於御正下大夫贈晉
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
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
弘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以
行軍長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
開府封新城縣男授掌設驃騎歷羅瀘黔三州刺史並有



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爲開
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美之徵爲太常少卿攝判
黃門侍郎事卒子燮官至河內郡掾
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文
帝作相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
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美歷太子內舍人
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廢人罪
惡達云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
進章仇太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當儲貳
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脣舌適足以相詿誤

願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機曰汝何漏泄使柳蕭知之
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蕭橫除名乃召守禮部
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常委於
涿郡留守卒官
機從子謇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長七尺
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
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爲國子生以明經擢第
拜宮師中士轉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謇之讀祝文音
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開皇初拜通事
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

北史列傳五十二　廿九

雅望善談謔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由是每陳使至輒令接
對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
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
於西域及突厥啓人可汗求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
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
宗族家無餘財出爲肅忻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祚
復拜光祿大業初啓人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
邑間帝使謇之諭令出塞還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
薨朝野注望以齊王　立帝方重王府之選拜爲齊王長
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內

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
所西面立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蕃之初時年十一先帝
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
於我誡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
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疏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
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
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
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
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
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謇之知其

北史列傳五十二　三十

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謇之竟坐除名及帝幸遼東召檢
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洭
口子威明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
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楚漢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
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
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齊謂兼幷有餘周則自守不足
韋孝寬奇材異度縟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干城之託東
人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醉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迺
馮茲雉堞抗彼仇讎事甚折骸勢危負戶終能奮其智勇

雅䌛繇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疲人既焚舊宵遁高氏逆
憤恚而殂鉅郎星破燕晉陽狩跡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
守鄴城無救人之師王基啓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
城之得喪寔亦二國之興亡者歟若[illegible]不狩人身不絶
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縱[illegible]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
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明帝比諸閔綿然益哉
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晉繆人物見重京華碩素高
風亦云美矣柳虯兄弟雅道是基並能發言揚鮮豈虛至
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從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
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詘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



行己本以寬雅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
谷遷貿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雖幹
略見稱終乃敗於驕寵惜矣

列傳第五十二　北史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三　北史六十五

達奚武
若干惠
怡峯
劉亮
王德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厙狄昌
梁椿
梁臺
田弘 子仁恭 孫德懋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父長並爲鎮將武少倜儻好
馳射賀拔岳征關右引爲別將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武
與趙貴收屍歸平涼同翊戴周文帝從平悅封須昌縣伯
大統初自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出爲東秦州刺史齊神武
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周文欲并兵擊泰諸將多異議

唯武及尉綱與周文意同，遂禽之。周文進圖弘農，遣武從
兩騎覘候。武與其候騎遇，即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
神武趣沙苑，周文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
日暮，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
之。具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破之。進爵高陽郡公。四年，周
文援洛陽，武為前鋒，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又進至河橋，
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尋遷雍州刺史。復從戰芒山。時大
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軍至陝，武禦之，乃退。七年，詔武經
略漢川，與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戰，圍守南鄭。武圍之，循請
服。會梁武陵王遣其將楊乾運等救循，循更不下。武擊走



乾運，循乃降。自劍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師。朝議欲
以武為柱國，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以大
將軍出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司寇。齊豫州刺
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
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禦之。敦退，
武築柏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還太保。
其年，大軍東伐，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
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
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
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為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

時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芒山禦之。至
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
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
傅。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
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恒晝掩一扉。或謂曰：公位
冠群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
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
乎？言者慚而退。武之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
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
陰陽，不可同於眾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靈奧。



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
是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
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
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洽。武帝聞之，璽書勞武，賜綵百
匹。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
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
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薨，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
刺史，諡曰桓。子震嗣。震字猛略，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
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
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

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一百段後
封魏昌縣公明帝初拜司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武成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
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政術天和三年拜柱國建德初襲
爵鄭國公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拜大宗伯震父嘗
為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為原州總管隋開皇初薨於
家震弟慧大象末為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被誅
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也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為姓父
樹利周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以別
將從賀拔岳以功封北平縣男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惠



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戴周文仍從平悅拜直閤將軍從
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封長樂郡公大統四年從魏文帝東巡洛陽與齊神
武戰於河橋力戰破之七年遷領軍及高仲密舉北豫州
來附周文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於芒山惠為右軍與
中軍大破之齊神武兵乃萃左軍軍將趙貴等戰不利會
日暮齊神武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神武騎復來
追惠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
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軍而還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
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周文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虧於

一簣歔欷不自勝周文壯之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
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及侯景內附朝議欲收
轄河南令惠以本官鎮魯陽遇病薨於軍惠於諸將年最
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
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
其見重如此及薨為流涕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加贈秦
州刺史諡曰武烈子鳳嗣鳳字達摩有識度襲爵長樂
郡公尚周文女位開府儀同三司大馭中大夫後錄惠佐
命功封鳳徐國公拜柱國
怡峯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



遼西郡守魏道武時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蛇公曾祖文鼎
州刺史峯少以驍勇聞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賜爵蒲陰
縣男岳被害峯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周文進爵為伯及齊
神武與孝武帝構隙文帝令峯與都督韓貴赴洛陽至溫
聞屬孝武西遷峯即從周文帝救迎洛衛瀍關後以討曹
泥功進爵華陽縣公文從破竇泰於小關復弘農破沙苑
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東魏行臺任
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峯復以輕騎五百邀擊大破之自
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與東魏戰河橋
時峯為右軍不利與李遠先還周文遂班師詔原其罪拜

夏州刺史大統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峯與趙貴赴援至南陽病卒峯沉毅有膽略得士卒心當時號驍將周文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諡曰襄威子昂嗣位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録峯功封昂長孫郡公昂弟光少以峯勳賜爵安平縣侯加開府儀同三司光弟春少知名位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父特眞位領人酋長魏大統中以亮著勳追贈恒州刺史亮少倜儻有從横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以功封廣興縣子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周文及平悅後悅黨幽州刺



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衆至數萬周文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輕將二十騎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號令賊黨仍遥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凶懼一時降服及周文置十二軍簡諸將領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峯俱爲騎將以復潼關功封饒陽縣伯尋加侍中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公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周文嗟其至性每憂惜之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周文謂

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呂陳氏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清靜百姓安之卒於州喪還京周文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大尉諡曰襄後配饗周文廟廷子昶嗣昶尚周文女西河長公主大象中位柱國秦靈二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隋開皇中坐事死昶弟靜天水郡守靜弟恭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伯恭弟幹上儀同三司褒中侯

王德字天恩代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悌稱初從尒朱榮討元顥賜爵同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别封深澤縣男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



議翊戴周文於是除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無以過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爲最及孝武西遷進封下博縣伯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遷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後常從周文征伐累有戰功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羣羌率服後卒於涇州刺史諡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幾年百歲後德終子慶嗣小名公奴性謹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賜爵長廣鄉男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趙貴建議迎周文達贊成其議請輕騎告周文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貴謀遂定令達馳往周文見達慟哭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衆爭欲掠之達止之乃撫以恩信人皆悅附周文聞而嘉之加平東將軍周文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日君等性命懸於賊手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同雪讎耻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疋孝武入關褒叙勳義以達首迎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從儀同李弼破曹泥後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詔復姓赫連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進爵為公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也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仁者不為如其困獸猶鬬則成敗未可知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保定初為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



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尋進爵樂川郡公位柱國薨子遷嗣位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為帳內擊萬俟醜奴後從周文討平侯莫陳悅大統初以前後功爵為石城公果性強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由是以果為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平竇泰於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反賞以金帶一條又從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歷朔安二州刺史從戰芒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勇號為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褒中郡公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為政寬簡吏人稱之薨子明嗣為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反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為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父襲名著西州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亂關中襲乃背賊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始拔難而歸

賜爵平舒縣伯除岐雍二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
背賊東歸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周文在原
州召為帳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為都督侯莫陳悅害賀
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
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事既而目祐祐即出
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
慄於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
以爾為子爾其以父事我後迎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萇
鄉縣伯後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
太中大夫又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鬬左右勸乘馬以備急



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
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
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
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
矢耳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
便以矟刺殺之敵乃稍卻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
周文已還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
吾無憂矣周文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為公
授京兆郡守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
武遇於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

鐵猛獸也皆避之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遭父憂
請終喪紀弗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大利稽
氏進爵懷寧郡公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周文不豫祐與
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周文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
周孝閔帝踐祚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時帝信任
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明
帝之為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及即位禮遇彌隆加拜司
馬御膳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群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
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殊遇常辭疾避之至於
婚姻尤不願結於權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宜州



刺史未之部卒於原州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
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
各大笑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
終無所競周文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叙
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
大將軍原州都督謚曰莊子正嗣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
後為邛州刺史以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家本豪族魏孝昌中從尒朱榮入洛封房
城縣男後周文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累遷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莅二藩有

政績進爵永陽郡公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寧州總管
保定二年入為小司徒卒贈柱國大將軍都督延州刺史
子昂和嗣
辛威隴西人也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伐有功假
輔國將軍都督及周文統岳衆見威奇之引為帳内封白
土縣伯後進爵為公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
為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
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人和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
軍進爵枹罕郡公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
宿國公復為少傅薨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



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有義五世同居時以此稱之
子永達嗣位儀同大將軍
厙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弓馬有膂力及長進止閑
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從尒朱天光定關中天光敗
又從賀拔岳征討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周文從平
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後從迎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
縣子大統初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方城郡公六官建
授稍伯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卒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初從尒朱榮入洛又從賀拔岳討平
万俟醜奴仍從周文平侯莫陳悅大統中累以戰功封東

平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除華州刺史改
封清陵郡公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都督恒州刺
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
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資產時論以此稱焉
子明以椿功賜爵泗陽縣公後襲椿爵別封回授弟朗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少果敢有志操從尒朱天光平關
隴賜爵隴城鄉男及天光敗於韓陵賀拔岳又引為心膂
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翊戴周文從平悅累功授
頴州刺史賜姓賀蘭氏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侍中
周孝閔帝踐祚進爵中部縣公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



軍圍洛陽久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禦之有數人為敵所
執已去臺躍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被執者遂還齊
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
臺性疎通恕以待物至於莅人尤以惠愛為心不過識千
餘字口占書啓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
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少慷慨有謀略初陷万俟醜奴尒
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及周文統衆弘求謁見乃論
時事即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孝武功封鶉陰縣子周文
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累功

賜姓紇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勳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
周文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
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未從
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反羌及鳳州叛氐等並破之
每臨陣推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槊朝
廷壯之周孝閔踐阼進爵鴈門郡公保定元年出爲岷州
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賴安之三年從隨公楊
忠伐齊拜大將軍後進柱國大將軍歷位大司空少保襄
州總管薨子仁恭嗣



仁恭字長貴性寛仁有局度位幽州總管隋文帝受禪
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
賜甚厚尋奉詔營太廟進爵觀國公拜武衛大將軍轉左
武衛大將軍卒官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
次子德懋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
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
墳帝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去後降璽書
存問賜帛及米下詔表其閭大業中位尚書駕部郎卒官
時有玉城郡公王景蘇盧縣公謝慶恩並位上柱國大義
公辛遵及其弟韶並位柱國隋文帝以其俱佐命功臣特
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矣云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跡平涼撫征關右
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
世孽克固鴻基雖運籌於廟堂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若
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厙狄昌
梁椿梁臺田弘等並兼資勇略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
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之爪牙朝之禦侮
者也而武叶規文后得儁小閑周瑜赤壁之謀賈詡烏巢
之策何以能尚一言興邦斯之謂矣惠德本以果毅知名
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



不然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
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之所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
內榮顯豈徒然哉德懋道協天經亦足嘉矣

列傳第五十三　北史六十五

王傑
王勇
宇文虯
耿豪
高琳
李和 子徹
伊婁穆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李延孫
韋祐
陳欣
魏玄
泉企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王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父巢魏榆中鎮將傑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從孝武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周文奇其才常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從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芒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於是賜姓宇文氏進爵為公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䂎將士登者多為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遂拔之謹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張掖郡公為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勳望俱重故授以本州後與隨公楊忠向漢北伐齊又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頗為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薨贈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鄠國公謚曰威子孝遷位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功居多拜別將周文為丞相封包信縣子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周文歎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為公大軍不利唯胡仁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軍還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

北雍州撫接胡仁等然州頗有優劣文令探籌取之胡仁
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胡仁名勇令
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蠕蠕破之進爵新陽郡
公賜姓庫汗氏又論討蠕蠕功別封求固縣伯時有別封
者例聽迴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
將軍勇性雄猛為當時驍將矜功伐善好論人之惡時論
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
護聞勇數論人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慙恚因疽發背卒
子昌嗣官至大將軍



宇文虯字樂仁代武川人也驍悍有膽略少從征討累有
戰功封南安侯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為行臺信引虯為帳
內都督隨信奔梁大統三年歸闕進爵為公會竇泰復弘
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又從獨孤信討梁企定破之
累遷南秦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虯每經行
陣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克後除金州刺史大
將軍卒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麤獷有武
藝好以氣陵人賀拔岳西征引為帳內岳被害歸周文以
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孝武
錄前後功封平原子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
赤周文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為驗不
須更論級數也進爵為公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
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
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殁俄然奮刀而還
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
壯士除賊不得不尔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
坐人也周文嘉之拜北雍州刺史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周文惜
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群終無所屈李穆蔡



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不能平謂周文曰
人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
李穆蔡祐是丞相髆髀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故為
勝也豪之麤猛皆此類卒周文痛惜之子雄嗣位至大將
軍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仕於燕又歸魏賜姓羽真氏
琳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
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
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
琳字季珉從孝武西遷封鉅鹿縣子河橋之役琳勇冠諸

軍周文謂曰公即我之韓白也復從戰邙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除鄜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周孝閔帝踐祚進爵犍為郡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氐師還帝宴羣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為江陵副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走巋表言其狀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六年進位柱國薨贈本官加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襄子儒嗣爵位儀同大將軍



李和本名慶和朔方巖綠人也父僧養以累世雄豪為夏州酋帥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為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關中引為帳內都督後從周文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周文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累經任委每稱吾意又賜名意焉改封求豐縣公保定二年除司憲中大夫尋改封德廣郡公出為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為之簡靜進柱國大將軍

建德元年進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意是周文帝賜名帝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至是遂以和為名二年薨贈本官加司徒公謚曰肅子徹嗣

徹字廣達性剛毅有器幹周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同昌縣男從武帝平齊錄前後功再進爵遷左武衛將軍及隋晉王廣鎮并州妙選府官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為元帥擊之以徹為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請襲之諸將多以為疑唯徹獎成其事請同行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稱藩改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為揚州總管以徹為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破之及左僕射高熲得罪以徹素與熲善被疏忌後出怨言上聞召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為孽子安遠誣以呪詛伏誅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也父靈善騎射為周文所知嘗謂之曰君伊尹阿衡於殷致主堯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緒

於是賜名尹焉歷衛將軍隆州刺史盧奴縣公稍爲兒爲
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見知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
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悅之字之曰奴于作儀同面見我矣
於是拜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驃
騎大將軍建德中卒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也父顯相武衛將軍寔少
清正有幹局從魏孝武西遷封臨汾縣伯從周文禽竇泰
復弘農破沙苑皆力戰有功累遷相府從事中郎寔性嚴
重深見器遇六官建行蕃部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進爵平陽縣公周保定初卒於刺史謚曰恭子
豐嗣



劉雄字猛雀臨洮子城人也少機辯慷慨有大志初爲周
文親信後拜中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周孝閔帝
踐阼加大都督天和中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封周昌侯歷位納言內史中大夫侯正武帝嘗從容謂曰
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乃以雄爲河州刺史
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及皇太子西征吐
谷渾雄自涼州從滕王逌先入功居多加上開府儀同三
司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始郡公平鄴城進柱國宣
政元年突厥寇幽州雄戰殁贈亳州總管子昇嗣以雄死

王事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字仁幹其先上谷人也高祖恕爲北地太守子孫因
家于北地之三水植少倜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絕倫
仕魏爲義州刺史甚有政績後從孝武西遷賜姓侯伏氏
從周文破沙苑戰河橋進大都督涼州刺史文仲和據州
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禽之封肥城縣公賜姓賀屯氏
後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別封一
子汧源縣伯周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時帝幼沖晉公護
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及護誅趙貴諸宿將等多不
自安植謂從兄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君



多誅戮自立威權何止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
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間言於護曰
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
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
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贈大將軍
寧州刺史謚曰節子定嗣及護伏誅龍恩及其弟萬壽並
預其禍武帝以植忠於朝廷特免其子孫
李延孫伊川人也父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託侵掠關
南魏孝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
鼓節長壽冀其智力防遏群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

永安之後長壽徒侶日盛魏帝嘉其力用因而撫之累遷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後為黃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攻之城陷遇害追贈太尉延孫亦慷慨有將率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賀拔勝為荊州刺史表延孫為都督鎮清鵶路頗有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孝武西遷後朝士流亡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即率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擊延孫大破之乃授延



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蒙重委每以克清伊洛為己任頻以寡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為其長史楊伯蘭所害贈司空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潁川郡公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以字行為州郡著姓父義上洛郡守魏大統中以法保著勳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游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父沒事母以孝聞慕李長壽之為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為貴遊所德及孝武西遷

法保赴行在所封固安縣男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法保曰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遂倍道兼行與延孫為犄角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周文追法保與延孫還朝賞勞甚厚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與東魏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久之乃蘇大統九年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附法保率兵赴景欲留之法保疑其貳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



爵為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率騎邀之中流矢卒於陣謚曰莊子初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閤韓防主

陳欣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孝武西遷後欣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授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累遷宜陽郡守恭帝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周文以欣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與孫俱為儀同三司位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欣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破之故永業深憚欣等不敢為寇周

孝昌中以所進爵許昌縣公後除熊州刺史卒於州欣幼
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禦捍
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雄竝有武
力至於挽彊射中欣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
如欣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子萬敵嗣朝廷
以欣稚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玄字僧智其先任城人也後徙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
略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各懷去就玄每率鄉兵抗拒
東魏芒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為東魏守而玄母
及弟竝在宜陽玄以為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



撫周文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周保定元年累
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閿鄉遷熊州刺史政存
簡惠百姓悅之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為公及齊將
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衆禦之每戰輒克
後以疾卒於位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自晉東度常酋帥
江東曾祖景言魏大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仍引王師平商
洛拜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
志復為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為伯企九歲
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

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為縣令州為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
以企年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宣武詔依皇平
等所請巳俗事道不重老子之術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
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起復本任後
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兵趣青泥圖取上洛豪族泉
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掩襲二姓散走寶夤亦退
遷淅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永安中大破梁將王玄直於
順陽除東雍州刺史進爵為侯部人楊羊皮太保椿之從
弟恃椿侵擾百姓守宰多被其陵侮皆畏而不敢言企收
之將加極法楊氏慚懼闔宗請恩自此豪右無敢犯者性



又清約纖毫不擾於人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自給梁
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內屬詔企為行臺尚書以撫納
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位東雍為吏人所懷乃表企復
為刺史詔許之蜀人張國儁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與
數之隴境清肅及齊神武專政孝武有西顧之心欲委企
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
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禦之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
其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魏企知之
殺岳及猛略傳首詣闕大統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
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

色寢食輒減至是頓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圍逼
州城杜窋為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敖曹謂
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禽敖曹退走遂執
企而東以窋為刺史企臨發密戒二子元禮仲遵曰吾生
平志願不過令長幸逢聖會位亞台司今爵禄既隆年齒
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堪立功効不得以我在東
遂虧臣節也乃揮涕而訣聞者莫不慷歎尋卒於鄴元礼
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隷有士君子之風襲爵臨洮縣
伯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
時杜窋雖為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



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遂率鄉人襲州城
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代襲洛州刺史從周文戰於沙
苑中流矢卒子貞嗣仲遵一名恭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
三為郡主簿十四為縣令及長有武藝高敖曹攻洛州與
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棒杖扞之為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
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
被傷不行後與元礼斬窋以功封豐陽縣伯東豫州刺史
及元礼戰沒復以仲遵為洛州刺史頗得與大統十三年
行荊州刺史事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為邊寇周文令仲
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

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桓和不攻而自服也仲遵對曰若
棄和深入仲禮未即就禽則首尾受敵此危道也忠從之
仲遵以計由己出乃先登城遂禽和從擊仲禮又獲之進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復行荊州刺史
十三州諸軍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
征上津魏興仲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
遵為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初蠻帥杜青和自稱
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而授之仍隸東梁州
都督青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
弗之許也青和遂結安康酋帥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



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為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
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人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
蠻帥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
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
舊封聽迴授一子尋出為都督金州刺史卒官贈大將軍
三州刺史謚曰莊子暅嗣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為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父元
直仕梁歷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遷哲少脩
立有識度慷慨善謀謨起家文德主帥其父為衡州留遷
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群下甚得其情後襲

爵沌陽侯位都督東梁州刺史侯景亂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周文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周文責以不早歸國答曰不能死節實以此愧耳周文深嘉之封沌陽縣伯梁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連結爲亂周文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開府賀若敦同經略熾等尋並平蕩仍與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郛郭梁巴州刺史牟安人開門請降安人子宗徹等猶據巴城不下遷哲攻剋之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濮之人降款相繼軍還周文賜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後至遂共追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周文令遷哲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



烏度田烏唐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周明帝初授都督信州刺史二年進爵西城縣公武成元年朝于京師明帝甚禮之賜甲第及莊田等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明帝告急於襄州衞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首尾邀之陳人多投水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城登者已百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江陵總管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贈金州總管諡曰壯武遷哲累葉雄豪爲鄉里所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閒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閹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閒縱酒歡醼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位儀同大將軍遷哲弟顯位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少雄武為鄉閭所信服為安康郡守陷梁仕歷潼南梁二州刺史及武陵王蕭紀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乃拜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乾運兄子略勸乾運歸附乾運然之會周文令乾運孫法洛至略即夜送之乾運遂欵周文密賜乾運鐵券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征蜀乾運降迥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尅之及至京師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尚書右僕射子端嗣略亦以歸附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封上庸縣伯乾運女壻樂廣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猛仕梁位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魏廢帝元年以衆降周文厚加撫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為羅州以猛為刺史令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直道白帝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艱阻遂入白帝城撫慰人夷莫不悅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平之進爵臨江縣公後從田弘破漢南諸蠻進位大將軍卒

陽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累葉豪族父猛從孝武西遷以功封郃陽伯位征東將軍揚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請以軍功封安平縣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累遷平州刺史進爵王城縣公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歷京兆戶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總管政封晉陽縣公卒於鎮追封郡公諡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任兼出內保全爵祿子長寬嗣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姚氏之亂寓居襄陽仕晉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梁大同中為齊興郡守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時遷興州刺史軍人募從者至五千餘人固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大統中以地歸魏時周文方南取江陵西



定蜀漢聞固至甚禮遇之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後轉湖州刺史啓求入覲及至進爵靜安郡公尋拜昌豐唐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在官頗有聲績卒於州贈大將軍五州刺史諡曰肅敕襄州賜其墓田子雅嗣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位大將軍雅弟英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本方隅豪族父褒仕梁為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周文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策深被納之

乃授沙州刺史南安縣公從尉遲迥伐蜀尋進授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周文以其方
隅首領早立忠節進爵樂安郡公賜以鐵券聽相傳襲并
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爲刺客所害
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虯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咸
以果毅之姿効節擾攘之際各能著堅覆銳自致其功高
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
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質其弊也敢悍故
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
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



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
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阻西路
之謀周朝緩東顧之虞皆其力也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
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失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之徒歟
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
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
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
之道若乃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語陽雄任兼文武聲
著土內抑亦志能之士也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
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國並有傳然事無足
可紀盛兄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列傳第五十四　北史六十六

崔彥穆
楊纂
段永
令狐整 子熙
唐永 子瑾
柳敏 子昂
王士良

崔彥穆字彥穆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安陽侯林之九世孫也曾祖顗後魏平東府諮議參軍祖蔚遭從兄司徒浩之難南奔江左仕宋爲給事黃門侍郎汝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復歸於魏拜潁川郡守因家焉後終於郢州刺史父幼位終永昌郡守隋開皇初以獻皇后外曾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彥穆幼明悟神彩卓然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有知人之鑒見而歎曰王佐才也永安末除司徒府參軍事再遷大司馬從事中郎孝武西遷彥穆時不得從大統三年乃與兄彥珍於成皐舉義因攻拔滎陽禽東魏郡守蘇淑仍與鄉郡王元法斂攻潁川斬其刺史李景遺郎拜滎陽郡守爵千乘縣侯十四年授散騎常侍司農卿時軍國草創衆務殷繁周文乃引彥穆



入幕府兼掌文翰及于謹伐江陵彥穆以本官從平之同明帝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俄拜安州刺史總管十二州諸軍事入爲御正大夫陳氏請敦隣好詔彥穆使焉彥穆風韻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談謔甚爲江表所稱轉戶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天和三年聘齊還除金州刺史總管七州諸軍事進位大將軍尋徵拜小司徒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三方起兵以彥穆爲行軍總管與襄州總管王誼討司馬消難軍次荊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徵王誼入朝郎以彥穆爲襄州刺史總管六州諸軍事加授上大將軍進爵東郡公煩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彥穆坐除名尋復官爵開皇元年卒子君綽嗣君綽性爽簡博覽經史有父風大象末丞相府賓曹參軍君綽弟君肅解巾道王侍讀大象末潁川郡守

楊纂廣寧人也父安仁魏朔州鎮將纂少慷慨有志略勇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於信都軍功稍遷武州刺史自以賞薄志懷怨憤每歎曰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君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大統初乃間行入關周文執纂手曰人所貴者忠義也所懼者危亡也其能不憚危亡蹈茲忠義者今方見之於卿耳即授征南將軍大都督封永興縣侯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芒山之戰纂每先登

軍中咸推其敢勇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
中進爵爲公賜姓莫胡盧氏仍授岐州刺史周孝閔帝踐
阼進爵宋熙郡公保定元年位大將軍改封隴東郡公除
隴州刺史從隋公楊忠東伐至并州而還天和六年進授
柱國大將軍轉華州刺史叢性質樸又不識文字前後莅
職但推誠信而已吏人並其忠恕頗亦懷之尋卒於州子
睿位至上柱國漁陽郡公
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疋磾之後也
曾祖愰仕魏黃龍鎮將因從高陸之河陽焉永幼有志操
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北鎮擾亂遂携老幼避地中山後赴



洛陽拜平東將軍封沃陽縣伯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永
討平之進爵爲侯除左光祿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西自
崤潼東至鞏洛屠陷城壁所在爲患孝武遣京畿大都督
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既無城栅唯
以寇抄爲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
精騎五百足矣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
兼進遂破平之及帝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
潜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
首京師以功別封昌平縣子徐州刺史從擒竇泰復弘農
破沙苑並有戰功進爵爲公河橋之役永力戰先登授西

夏州刺史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尔綿氏
廢帝元年授恒州刺史于時勳貴多其部人謂永之日冠
蓋盈路當時榮之周孝閔帝踐阼進爵廣城郡公歷文瓜
二州刺史戶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永歷任內外
所在頗有聲稱輕財好士朝野以此重焉天和四年授小
司寇尋爲右二軍摠管率兵北道講武遇疾卒於賀葛城
喪還武帝親臨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等五州刺史
謚曰基子岌嗣位至儀同三司兵部下大夫
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也本名延世爲西土冠冕曾祖嗣
祖詔安官至郡守咸爲良二千石父虬早以名德著聞仕



歷瓜州司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長城縣子魏大統末
卒於家周文帝傷悼之遣使者監護喪事文敕鄉人爲營
墳壟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整幼聰敏沈深有識量學藝
騎射並爲河右所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爲主簿加
盪寇將軍整進趣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
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
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
庶務畫諾而已頃之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杖整防扞州
境獲寧及鄧彥竊據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
應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周文嘉其忠節表爲都督而

以人張保又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為亂慮整守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欲及整然人之望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内甚忌整整亦偽若親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說保曰君與仲和結為脣齒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御若使為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竝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竝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為刺史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殺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務在除凶若其相推薦復恐效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徽為刺史徵整赴闕授壽昌郡守封襄武縣男周文謂整曰卿早建殊勳今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為瓜州義首整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效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整善於撫馭躬同豐約是以士衆竝



竭其力用周文嘗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周文稱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周文又謂整曰卿勳同婁項義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範人遂賜姓宇文氏并賜名整焉宗人二百餘户竝列屬籍周孝閔帝踐阼拜司憲中大夫處法平允為當時所稱進爵彭城縣公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周文以固為豐州刺史固莅職既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為多乖政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令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為湖州豐州舊不若民中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居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遷者如歸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固之遷也其部曲多願留為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之許莫不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人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拜御正中大夫出為中華郡守轉同州司會遷始州刺史整雅識情偽尤明政術恭謹廉慎常懼盈滿故歷居内外所在見稱進位大將軍晉公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

薨贈本官加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謚曰襄子熙嗣

熙字長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群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爲吏部上士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哀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絶嗣吾今見存汝又供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少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爲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縗從事授職方下大夫襲彭城縣公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譽隋文帝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上開府後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人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人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累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爲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抑工商人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



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上聞而嘉之顧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敕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法其年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以嶺南夷數起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帛五百疋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人夷感化焉時有寧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世已據南海平陳後文帝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險未常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遣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以州縣多有同名於是奏改安州爲欽州黃州爲峯州利州爲智州德州爲驩州東寧州爲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以年老疾患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爲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捨之上聞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爲信然遣使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

疾卒上怒不解沒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禽佛子送京
師言賊實無賊上信乃召其四子聽仕少子德棻最知名
整弟休幼聰敏有文武材用與整同起兵逐張保授帥都
督後為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為本州刺史晉公
護謂整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
出然公一門之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為敦煌郡守在
郡十餘年甚有政績卒於合州刺史

唐永北海平壽人也本居晉昌之冥安縣晉亂徙於丹楊
祖揣始還魏官至北海太守因家焉父倫青州刺史永身
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



光中為北地太守當郡別將俄而賊將宿勤明達軍至永
等寇郡境永擊破之境內稍安永善撫下士人競為之用
臨陣常著帛裙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
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
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行豳華夏三州事永為
南幽州刺史夷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踰數日始
得出境大統元年拜東雍州刺史尋加衛將軍封平壽伯
卒贈司空公永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
稱之子陵少習武藝頗閑吏職位大都督應州刺史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陵子悟美風儀博涉經史文辭可觀周

大象中頻被宣帝任遇位至內史下大夫漢陽公隋文帝
得政廢於家而卒陵弟瑾
瑾字附璘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
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周文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
二子曰陵曰瑾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
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召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
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封姑
臧縣子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于時魏室播遷庶務草
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遷戶部尚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



屬白周文言瑾學行兼脩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
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万紐于
氏謹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
敬其為朝望所宗如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綜
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
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得人號為六俊然瑾尤見器重于
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瑾焉江
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為僕隸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
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眾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
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

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于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爲公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爲蔡州刺史歷拓州硤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搢紳咸以爲榮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尋卒于位贈小宗伯諡曰方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恒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風烈雖閑夜宴寢必起冠帶



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乏者及割膏腴田宅以振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墝埆之地朝野以此稱之撰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瑾次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艷爲時人所傳天和初以齊馭下大夫使於陳大象中官至樂部下大夫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廢被誅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縣人晉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

特此授敏斯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及周文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兵俄進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鬢髮半白尋起爲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周文見而歎異之特加累賜及尉遲迥伐蜀以敏爲行軍司馬軍中籌略並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遷尚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礼部中大夫周孝閔帝踐阼



進爵爲公又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爲鄜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並齎酒餚及物産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爲司宗仍以敏爲之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又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先典者皆案據舊章刊正取中遷小宗伯監修國史轉小司馬又監修律令進位大將軍出爲鄜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齊進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後寢疾積年武帝及宣帝並親幸其第問疾焉開皇元年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戒其子等喪事所須務從

簡約其子等竝遵奉行少子昂
昂字千里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內史中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寮皆出
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
此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疎然不離本職隋文
帝爲丞相深自結納文帝以爲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
能視事文帝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
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善之優詔荅昂自是天下
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調歷祕
書郎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



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
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
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時王綱不
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爲時所美然幹用非其所
長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地涼州
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爲敦煌鎮將祖公禮平
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脩謹不妄交
游孝莊末尔朱仲遠啓爲府參軍事歷大行臺郎中諫議
大夫封石門縣男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敗爲藩所囚

遂居河右偽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
女士良既爲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即歸附
朝廷嘉之大昌初進爵晉陽縣子尋進爵琅邪縣侯授太
中大夫右將軍出爲殷州車騎府司馬東魏徙鄴之後置
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爲大都督以士良爲司馬領
外兵參軍尋遷長史加安西將軍徙封符壘縣侯武定初
除行臺右中兵郎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
兵事王思政鎮穎川齊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左
丞加鎮西將軍進爵爲公令輔其弟演於并州居守齊文
宣即位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州兵



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新豐縣子俄除驃騎將軍尚書吏
部郎中文宣自晉陽赴鄴宮復以士良爲尚書左丞統留
後事仍遷御史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入爲侍中轉殿中
尚書頃之復爲侍中吏部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
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
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卧疾歷年文
宣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
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
高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
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

府儀同三司出爲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權景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荆州總管行荆州刺史復入爲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轉荆州刺史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老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爲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病乞骸骨優詔許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論曰昔陽貨外叛庶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蓋以遷屬既安君道已著則殉利忘德者罪以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爲福者可也崔彥穆楊纂段永等昔在山東沈淪下位竝以覊旅之士遭回於燕雀之伍終佩龜組可謂見機者乎令狐整幹用確然雅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勳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出內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然何以自致顯名而取高位也熙歷職流譽風政克舉雖古之循吏亦何以加茲而毫釐爲爽丘山成過唯命也夫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譽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瑾敏竝韙杞梓之材縕瑚璉之器博覽載籍多識舊章固乃國之名臣時之領袖周無君子斯焉取斯王士良之仕于齊職居卿牧而失忠與義臨難苟免其背叛之徒歟

列傳第五十五　北史六十七　終



列傳第五十六　北史六十八

豆盧寧 子勣 孫毓

楊紹 子雄

王雅 子世積

韓雄 子禽

賀若敦 子弼 弟誼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孰是父萇魏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中以寧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郡公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姿容善騎射魏永安中以別將隨尒朱天光入關以破万俟醜奴以功賜爵靈壽縣男寧與梁仚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仚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從侯莫陳悅及周文討悅寧與李弼來歸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後進爵爲公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將軍兼大都督大統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仚定反以寧爲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周文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芒

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倍
乞鐵公及鄭五醜等叛寧討平之恭帝二年改封武陽
郡公遷尚書右僕射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將軍武成
初出為同州刺史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盟
亭縣一千戶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
討寧與疾從軍薨於同州贈太保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
謚曰昭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
讚為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嗣時以
此多之及寧薨勣讓爵

勣字定東生時周文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軍周文



因字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襲爵以勣臣子封義安縣侯周
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
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
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齊王憲納勣妹為妃恩禮愈
厚武帝嗣位渭源燒當羌因飢作亂以勣有才略拜渭州
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
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
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有
白狼見於襄武人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
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瘠過
禮襲爵楚國公大象二年累遷利州總管蓋等拜柱國隋
帝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謙將達奚惎
等攻之起土山鑿城為七十餘穴堰江以灌之勣時戰士
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梁睿軍且至賊解去授上柱
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中為夏州總管帝以其家貴
盛勣功克彰後為漢王諒納其女為妃恩遇彌厚七年追
守利州功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
詔諸王並至勣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卒謚曰襄子賢嗣
位潁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次子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為



王府主簿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及煬帝即位諒納諮
議王頍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
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
潁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
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
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諒將往介州令毓
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議拒之濤拂衣不從毓追斬
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被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盤
吳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攻之城
陷毓年二十八諒平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謚曰愍

子頤師嗣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竝除未幾帝
復下詔改封雍丘侯復以頤師襲
纘以寧勳建德初賜爵華陰縣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
進爵武陽郡公永恩少有識度與寧俱歸周文以迎孝武
功封新興伯屢從征討皆有功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授鄀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保定
元年入為司會中大夫寧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
千户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卒于官贈少保謚曰敬子通嗣
通字平東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以父功賜爵臨貞縣
侯改封沃野縣公位開府北徐州刺史開皇初進爵南陳



郡公尚隋文帝妹昌樂縣長公主歷定相二州刺史夏洪
二州總管竝以寬惠稱卒官謚曰安子寬嗣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
大夫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普泰初封平
鄉縣男大統元年進爵冠軍縣公四年為鄜城郡守紹性
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鄜州刺史賜姓叱呂引氏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儻城郡
公位大將軍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謚曰信子雄嗣
雄初名惠美姿容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
為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襲肅章門

雄逆拒破之封武陽郡公遷右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邗
國公隋文帝為丞相雍州牧畢王賢構作難雄時為別駕
知其謀以告文帝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
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
位上柱國文帝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遷右衛大將
軍參預朝政封廣平王以邗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
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帝言之於朝雄深明其虛帝
亦以為然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為
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顧屬帝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
改授司空外示優崇而內實奪其權也雄乃閉門不通賓



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聲望命職方進
地圖指安德郡示群臣曰此號足為名德相稱乃改封安
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遷
懷州刺史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
及還改封觀王從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
次瀘河鎮遇疾薨帝為之廢朝詔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請
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靈乃謚曰德贈司徒襄
國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和厚頗
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郡太守及父薨起為司隸校尉
及楊玄感反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

縱從人偶語之司隷刺史劉休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外帝寢其事綝憂發病而卒

雄弟達字士達有學行仕周位儀同内史下大夫封遂寧縣男文帝受禪拜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爲子遷吏部侍郎加開府轉内史侍郎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役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文帝山陵制度達並參預焉煬帝嗣位轉納言領營東都副監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



王雅字度容闡熙新興人也少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周文聞其名召入軍以功賜爵居庸縣子從禽竇泰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又從戰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進爵爲伯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爲政人庶悅附自遠至者七百餘家卒於夏州刺史子世積嗣

世積容貌魁岸脣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在周以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隋文帝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謂熲曰吾輩俱周臣子社稷淪沒若何熲深拒之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後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進位上柱國甚見隆重世積見帝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宮内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征遼東世積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禮焉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云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國由是被徵案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孝文時爲繕陽郡守

少敢勇膂力絶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為犄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剋獲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東魏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略盡兄及妻子皆為賢所獲將以為戮乃遣人告雄皆免之雄乃詣賢軍即隨賢還洛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洩遁免歸周文於弘農封武陽縣侯遣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其義衆從獨孤信入洛陽芒山之役周文命雄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總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為公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周孝閔帝踐祚進爵新義郡公賜姓宇文氏明帝二年除都督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于鎮贈大將軍五州諸軍事謚曰威子禽嗣

禽字子通少慷慨以膽略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



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禽說下獨孤永業於金墉城及平范陽加上儀同永州刺史隋文帝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禽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文帝潛有吞江南之志拜禽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禽為先鋒禽領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禽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晉王廣上狀行軍總管杜彥與禽合軍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禽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禽禽以精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晉王曰此二公者朕本委之悉如朕意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又下優詔於禽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人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禽與弼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禽其驍將震揚威

武遂令陳國公略不交陣豈臣之比禽曰本奉明旨令臣
與弼同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將士傷死甚多
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
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
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為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
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禽縱士卒淫汙陳宮坐
此不得國公及真食邑六軍之始出也上敕有司曰亡國
物我一不以入府可於苑內築五垛當悉賜文武百官大
射以取之及是上御玄堂大陳陳之奴婢貨賄會王公文
武官七品已上武職領兵都督已上及諸蕃使以射之先



是江東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
春風始皆不知所謂禽本名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
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後突厥來朝上謂曰汝聞
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禽前
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禽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
視其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食千戶以行軍總管屯
金城禦備胡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
其隣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
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
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撻之禽止之曰

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子世諤嗣
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亂引為將每戰先登玄感
敗為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在所世諤日令守者市
酒肴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為漸以酒進守
者守者狎之遂飲令醉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禽母弟
僧壽字玄慶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為侍伯中旅下大
夫隋文帝得政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授大將軍封昌
樂縣公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禽為廬州總管朝廷不欲
其兄弟同在淮南轉熊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
行軍總管擊破突厥於雞頭山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



刺史突厥甚憚之後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破突厥遷
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封新蔡郡公自是不
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時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
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預焉坐除名尋命復位
卒於京師子孝基
僧壽弟洪字叔明少驍勇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
拜大都督隋文帝為丞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加上開府
封甘棠縣侯及帝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
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眾
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皆懾伏焉王

賞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轉廉州時突
厥屢為邊患朝廷以洪驍勇令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
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
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
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偽與虜
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太半殺虜亦倍洪及
藥王除名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恒安見白骨被野以問
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骸骨命
五郡沙門為設齋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人王萬昌
作亂詔洪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



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平之還師未幾旋遇疾卒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曾祖
貸魏獻文時入國為都官尚書封安富縣公祖伏連任魏
位雲州刺史父統勇健不好文學以祖蔭為祕書郎永安
初從太宰元天穆討邢杲以功封當亭子齊神武初起以
統為潁川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拜兗州刺史賜爵當
亭縣公歷位北雍恒二州刺史卒贈司空公謚曰哀敦少
有氣幹統之將執田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
自救沈吟者久之敦年十七進策贊成其謀統流涕從之
遂定謀歸周時群盜蜂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
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
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未見其人非唯成
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明年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被
圍敦彎三石弓箭不虛發信乃言於周文引至麾下授都
督封安陵縣伯嘗從校獵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
周文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
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周
文大悅諸將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廢帝二年拜右衛
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公時
岷蜀初開人情尚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



刺史王開業共為表裏扇動群蠻周文令敦討平之進爵
武都郡公拜典祀中大夫尋為金州都督發師向
五子王等聚眾為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
至而城已陷乃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荊州蠻帥文子
榮自號仁州刺史復令敦與開府段韶討禽子榮并獲其
眾武成元年入為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
遏絕糧援乃令敦度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湘州
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
於營內多為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遺
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亦以

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禽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遂留船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



敦覘之非詐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保定五年累遷中州刺史鎭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愼口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諡曰烈

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 拜壽州刺史改封

襄邑縣公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帝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及帝受禪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熲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鎭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度江酹酒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



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人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士開府員明禽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

不獲叔寶於是與貪相詢挺刃而出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己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及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加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為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克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平京口得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轉右武候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翫不



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即禽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為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邪他日上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熲云必不然平陳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熲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豫朝政弼後語熲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脈脈邪意圖鎮廣陵又求荊州

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不改也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呪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良將也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時為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人可汗饗之弼以為大侈與高熲宇文㢸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告竟坐誅



時年六十四妻子為官奴婢群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為奴俄亦誅死敦弟誼誼性剛果有幹略周文據關中引之左右累遷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封霸城縣子加開府歷原信二州總管及兄敦以讒毀伏誅坐免官從武帝平齊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開皇中位左武侯將軍海陵郡公後以突厥為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卒於家子皐嗣爵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而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關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或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哉豆盧勣譽宣分竹節見臨危可謂載德象賢也觀德王位登台衮慶流後嗣保茲寵祿是仁厚之所致乎王世積儁才雖多適足為害者矣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勍寇絕其糧道江淮阻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



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弼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弼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韓擒累葉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為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列傳第五十六　　北史六十八

申徽

陸通 弟逞

厙狄峙

楊荐

王慶

趙剛 子仲卿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元定

楊𢷾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鍾爲後趙司徒冉閔末中原喪亂鍾子邃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愼不妄交游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邃爲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爲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逸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周文周文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爲賓客周文臨夏州以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徽沉密有度每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爲侯四年拜中書舍人脩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壻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周文難於動衆欲以權



略致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啟請刺史以徽信洽西

七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歲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為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為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為之



歷小司空少保出為荊州刺史入為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泗州刺史謚曰章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靜齊郡守靜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眞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從尒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周文周文為行臺以政為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尒朱榮榮死又從尒朱兆及尒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為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周文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寄後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為侯從禽竇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



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為信然更沮北虜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進爵為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周文援玉壁進儀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芒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僕卿

賜姓部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孝閔踐祚拜小司空保
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恭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
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
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通弟逞
逞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嘗從容謂之曰爾既溫
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為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
不類遂改焉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
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周文內親
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兼文雅周文由此加禮遇
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



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從拔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逞幹識詳明所歷任三
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為公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
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盛選行人詔逞為
使主尹公正為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
人稱焉還屆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
年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豨遂
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俄還司會中
大夫出為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為中外府司馬
頗委任之尋復為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

頃之起為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
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
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逞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宮初
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厙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後
徙居代世為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峙少以
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仁恕百
姓頗悅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
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
蠕蠕乘虛屢為邊寇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



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待之自是不復為寇周文謂峙
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封高邑縣
公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侍中蠕蠕滅後突厥
強盛雖與周通好而外連齊氏周文又令峙銜命喻之突
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進爵安豐郡公歷小司空小
司寇明帝初為益州刺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峙性寬
和尚清靖為夷獠所安後為宜州刺史入為少師以年老
乞骸骨詔許之卒謚曰定子疑嗣少知名位開府儀同三
司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卒官疑弟徽從平齊以功拜儀
同大將軍賜爵樂陵縣公徽弟徽亦以軍功至儀同大將

軍保城縣男歷衛尉歎性弘厚有局度以齊右下大夫從武
帝東伐入并州軍敗侍臣殲焉及帝之出唯歎侍從以功
授上儀同大將軍遷開府歷右宮伯賜爵樂城縣侯仕隋
位至戶部尚書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也父寶右平郡守荐幼孤早有
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尒朱天光入關
討羣賊封高邑縣男周文臨夏州補帳內都督及平侯莫
陳悅使荐入洛請事孝武授周文關西大行臺仍除荐直
閤將軍時馮翊長公主寡居孝武意欲歸諸周文乃令武
衛元毗喻旨荐歸白周文又遣荐入洛陽請之孝武即許

北史列傳五十七　六

焉孝武欲向關中荐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
周文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
清水縣子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周文遣荐與楊寬使并
結婚而還進爵為侯又使荐納幣於蠕蠕魏文帝郁久閭
后崩周文遣僕射趙善使蠕蠕更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
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周文乃使荐往賜黃金十
斤雜綵三百匹荐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并論結婚之意
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荐報命焉及侯景來附周文令荐助
鎮過荐知景譎覆遂求還具陳事實周文乃遣使密追助
景之兵尋而景叛十六年大軍東討周文以蠕蠕乘虛寇

掠乃遣荐往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周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
姚谷縣公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
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討謀已定將以
荐等送齊荐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橫流可
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
令荐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
又納幣於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
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後
以疾卒

北史列傳五十七　八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
少開悟有才略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
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孝閔帝踐阼晉公護
引為典籤慶樞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
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
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
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
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
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為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遣
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為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役

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
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
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
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以皇后至突厥圖其可
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剺面表哀
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
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録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
三司兵部中大夫進爵為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
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
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



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謚曰莊子淹嗣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祖寧魏高平太守父和太平
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
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
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詔宥之喪畢除寧遠將
軍大統初追贈豳州刺史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
累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閤內都督及
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率
兵赴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
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
若爲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
赴闕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荊州人楊歡等起兵應景以其
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
魏東荊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
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剛齎書申勅荊州剛還
報魔憐仍說魔憐斬楊歡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
大統初剛於霸上見周文具陳關東情實周文嘉之封陽
邑縣子論復東荊州功進爵臨汝縣伯初賀拔勝獨孤信
以孝武西遷之後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追
而復之乃以剛爲兼給事黃門侍郎使梁魏興齎移書與



其梁州刺史杜懷瑤等即與剛盟歃受移送建康仍遣人
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荊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
旨進爵武城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內都督復使魏興重申
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頃之御史中尉董
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爲行臺梁州刺史剛以爲不可而
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爲庶人除剛潁州郡守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度
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
有流言傳剛東叛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
其丁塢拔之周文知剛無貳乃加賞賚除營州刺史進爵

公渭州人鄭五醜構逆與叛羌傍乞鐵怱相應令剛
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內殿握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為
卿所困黠羌小醜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剋定秦鎮
所在立柵剛至並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怱
剛又進破鐵怱偽虜寧郡爵宇文貴等西討詔以剛行渭
州事資給糧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為光祿
卿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進爵浮陽郡公
出為利州總管沙州氐恃險逆命剛再討復之方州生獠
自此始從賦役剛以信州濱江負阻乃表請討之詔剛率
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



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剛師出踰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
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闕遇
疾卒於路贈中淅涤三州刺史謚曰成子元卿弟仲卿
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
為畿伯中大夫後以平王謙功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
隋文帝受禪進河北郡公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介
之失無所寬捨鞭笞輒至二百吏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
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
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背或解衣倒曳於
荊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

遂相攻擊十七年啓人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
詔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人所
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為
前鋒至族蠡山與虜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
復啓人突厥衆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
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
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令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上柱
國朝廷虞達頭掩襲啓人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
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



鎮恒安達頭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千
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人時有上表言
仲卿酷暴上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
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
仁壽初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
賓客經過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
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珍雜物
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尚書事卒官謚曰肅子世
弘嗣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

家於代焉昶少聰敏有志節頗涉經史以材力聞魏孝武中爲將
高平鎮陝以昶爲長史中軍都督周文平弘農擢爲相府
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芒山清水氐酋李鼠仁自軍
逃還憑險作亂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令昶使焉見
鼠仁喻以禍福羣氐或從或不從其命者復將加刃於昶
而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氐梁道顯
叛攻南田周文復遣昶慰喻之道顯等皆即款附東秦州
刺史魏光因從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周文即
以昶爲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
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爲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十



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蛇鎮將氐俗荒獷昶威懷以禮莫
不悅服朞歲之後槃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舊軍
機科發切恚氐情難之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誘說離間
其情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氐不知所爲咸來見昶乃
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
督行南秦州事時氐帥蓋閙等反昶復討禽之又與史寧
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恭帝初加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
同駱天人等討平之周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
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脩城二

郡廣業郡守薛爽脩城郡守杜果等請昶爲援遣使報果
爲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脩城圍據泥
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
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吒及氐酋羌多復
反攻沒郡縣昶討斬之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
下士虜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爲昶盡力周文常曰不煩國
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明帝錄前後
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
中大夫行吏部尋以疾卒

王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周文



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相府
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周文
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罄其
行資市牛饗戰士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大行臺右丞
轉左丞又居管轄頗獲時譽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
兵爲援周文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
周文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
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
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蓋其圖既
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

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周文納之乃遣達法保等而景尋叛後拜京兆郡守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尚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賢於是遂降悅又白武云白馬衝要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即令悅率輕騎徑趣白馬悅示其禍福梁將亦悟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其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周文即以悅行刺史事招撫初附人吏安之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爲中外府尚書員廢悅以儀同領兵還



鄉里悅既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於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悅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陵辱軍人訴之悅及康竝坐除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江陵令悅從軍展効江陵平因留鎮之周孝閔帝踐祚依例復官授郢州刺史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俄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內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敕勞勉之保定元年卒於位子吉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爲二千石父珽性方嚴有度量位御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二州刺史謚曰貞文表少而脩謹志存忠節起家爲周文親信累遷左金紫光祿大夫保定五年授饌伯下大夫遷許國公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貴使突厥迎皇后世上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徐行文表慮其爲變遂說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爲變今君以可汗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別封伯陽縣伯天



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恒稜者方數百里竝夷獠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衆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大將軍進爵爲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毛顗爲吳州刺史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擧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顗自以秩次且爲國家肺腑懼文表負己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顗遂手刃文表因令其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帝以諸方未定恐顗爲變遂授顗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顗而聽其子仁海襲爵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頹魏婺州刺史父道龍鉅
鹿郡守定停厚少言內沈審而外剛毅從周文討侯莫陳
悅以功拜步兵校尉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定有勇略累
從征伐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
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
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爵隨例降
改封長湖郡公周明帝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
豪之情先時生羌據險不賓者至並出山谷從征賦焉及
定代還羌豪等咸戀慕之保定中授左宮伯中大夫久之
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



皎舉州歸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
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爲水軍定爲陸軍直
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圍之陳遣
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徹等水陸來拒皎爲陳人所敗直
得脫身歸梁定既孤軍縣隔進退無路陳人乘勝水陸逼
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戰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徐
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偽與定通和重爲盟誓許放還國定
疑其譎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
定和定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爲度所
執所部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

楊檦字顯進正平高涼人也祖貴父猛並爲縣令檦少豪
俠有志氣魏孝昌中尒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
徽逃難投檦檦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爲司馬由
是檦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北
度太行及尒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檦乃具船以濟王師
顥平封肥如縣伯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行濟北郡事進
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從孝武入關進爵爲侯加撫軍
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周文欲知其所爲乃遣
檦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
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以檦兼黃門侍郎往慰撫



之檦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檦
入朝者時弘農爲東魏守檦從周文攻拔之然自河以北
猶附東魏檦父猛先爲邵郡白水令檦與其豪右相知請
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周文許之檦遂行與土豪王
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內外俱發遂拔郡禽守程保
及縣令四人並斬之衆議推檦行郡事檦以因覆憐成事
遂表覆憐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爲
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
絳建州大寧等諸城並有請爲內應者大軍因攻而
拔之以檦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

韓軌潘樂可朱渾元等爲殿檦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檦威聲棄城遁走檦遂移據東雍州周文以檦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然檦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贏糧附之比至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州刺史車折于洛出兵逆戰檦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脩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檦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



土人義首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檦分道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檦從他道濟河襲剋之進驃騎將軍邵郡人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檦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封郃陽縣伯邙山之戰檦攻拔柏谷塢因即鎮之及大軍不利檦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檦檦與儀同韋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前景乃引退周文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檦久從軍

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還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檦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退檦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東魏將李顯進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復鎮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檦還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檦爲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檦出軹關然檦自鎮



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檦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檦軍檦以衆敗遂降於齊檦之立勳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不以爲罪令其子襲爵

論曰中徽以器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警悟明敏飾之以溫恭並風奉龍顏早蒙任遇効宣戎戰功預拔荊義結周旋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揆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陸逞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延譽之能從官著從政之美而蘇擢居顯要實徒以戴庫狄峙建和

[illegible]若成入關之策趙剛之克翦凶狡趙昶之懷服氐羌王悦之料侯景文表之謀突厥或明稱先覺或識表見機並其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定敗亡同黄權之無路楊摽攻勝亦兵破而身囚功名寥落亦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摽之謂也

列傳第五十七　　北史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八　　北史七十

韓褒
趙肅 子軌
張軌
李彥
郭彥
梁昕
皇甫璠 子誕
辛慶之 族子昂
王子直
呂思禮
徐招
檀翥
孟信
宗懍
劉璠 子祥 兄子行本
柳遐 子莊



韓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也祖瓌魏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恒州刺史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

答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略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為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焉及為丞相引為錄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淅酈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為侯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



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廢帝元年為會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眾怠縱伏擊之盡獲其眾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褒因是奏曰所獲賊眾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遷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天和五年拜少保褒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始論政事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謚曰貞子繼伯嗣仕隋位終衛尉少卿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為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累遷左將軍太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洪蒲滚洛陽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鄉導授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

可謂洛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卿明
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
左僕射長孫儉啓周文請之周文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
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
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十六年
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
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
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周
文命肅撰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軌
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帝受



禪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
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
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
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
揮淚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
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至京詔與牛弘
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總管軌爲司馬在道夜
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
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檢校硤州刺史甚有
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通軌勸

課吏人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
卒于家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
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交每易衣
而出以此見稱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乃朱
氏敗後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爲記室參軍典機密委
輸倉曹時穀糴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
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振其
乏及岳被害周文帝以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平使
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



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
國武足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
真可恃也周文爲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
封壽張縣子稍著作佐郎脩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
吏部郎中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政術
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
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廢
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
文氏行南秦州事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
長史卒於位謚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

書數百卷子肅周明帝初爲宣納上士齊侍中外府記室參
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卒
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先之魏淮南郡守父靜南
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illegible]中解褐奉朝請孝
武入關兼著作佐郎脩起居注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
累遷左戶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改授戶部
郎中封平陽縣子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彥在尚書
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閱未嘗懈怠斷
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還給事



黃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出爲鄜州刺史彥以東夏
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爲伯彥性
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
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沈頓
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謚曰敬彥臨終遺誡其子等
曰昔人以窾木爲櫝葛藟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
平生之志也但事旣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斂以時服
葬於磽确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朝廷
嘉焉不奪其志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

儀同大將軍仕隋終於齊州刺史子仁政長安縣長當
坐以罪誅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官關右遂居馮翊父胤靈武
令彥少知名周文帝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累遷度支郎
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
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
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戶部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
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人皆務
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之少每令荊州



遞送自彥莅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
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應
接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衆不從命乃
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虜獲
之以南安無備卽引軍襲之遂有其城晉公護嘉之進爵
懷德縣公入爲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彥從
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彥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
使彥鎭之天和中爲隴右府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
空宜鄀丹三州刺史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

居京兆之藍田祖重耳淳縣令父勸儒中散大夫贈涇州
刺史昕少溫恭見稱州里從尒朱天光征討拜石將軍太
中大夫周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
周文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累遷
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遷東荊州刺史昕
撫以仁惠蠻夷悅之封安定縣子周孝閔帝踐祚進位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進爵胡城縣伯天和初
拜工部中大夫出為陝州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
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謚曰貞昕弟榮位
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幽三州刺



史謚曰靜子巖仕隋為給事郎貞觀中終於鄭州刺史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為西州著姓後徙居京
兆父和本州中從事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
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周文帝為牧
補主簿以勤事被知大統四年引為丞相府行參軍周孝
閔帝踐祚為守廟下大夫長樂縣子保定中為鴻州刺史
入為小納言累遷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貞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
稱為善人建德三年為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卒
官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誼少知名大象中位吏部

下大夫諒弟誕
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
無不肅憚焉後為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
盛選僚佐以誕為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
敬之及煬帝即位諒用諮議王頍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
不納誕因流涕以死固請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
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
破之並抗節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久之詔贈柱
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尋為淯陽太守甚有聲稱
大業初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



為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州縣莫不響
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時令敬釗並抗節不從世模京
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反刺史喬鍾
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
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
衛玄擊楊玄感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釗字積善河東
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為繁時令甚有
能名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綦良執送偽將喬鍾葵署
為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脅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
免卒於朝邑令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崇馮
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
除秘書郎屬尒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
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
謀議至鄴聞孝莊帝崩遂與其閣謀結義徒以赴國難
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
行臺吏部郎大統初從周文帝東討爲行臺左丞六年行
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
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
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



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脩令與盧
誕等教授諸王魏廢帝二年拜秘書監卒官子加陵位上
士慶之族子昂
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
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
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景後來
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後追論歸朝勳封襄城縣
男及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爲龍州長史
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人畏而
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

行成都令昂到縣即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
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
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竝
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
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
襲爵繁昌縣公保定二年爲小吏部時益州殷阜軍國所
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益梁軍人之務皆委決
焉昂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便
於通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人庶多從逆
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莫有怨



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人反叛圍郡城昂於是遂募通開
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
歌直趣賊壘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
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
綵四百疋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爲渠州刺史轉通
州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
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
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捶
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
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朱陽公

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稍德中位
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子家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郡右族父琳州治中
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
家奉朝請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
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為層曲周文
帝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
外兵郎中兼中書舍人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
丞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
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為大行臺郎



中兼丞相府記室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
事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務以德政化人
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官子宣禮柱國府參
軍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
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
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瓚時
仕魏為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大行臺尚
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周
明帝初為脩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脩城

杲信洽於人部內遂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
竝破平之入為司會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為質於
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周文帝許而未遣
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
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
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界陳於是歸魯山郡帝乃拜頊
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
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荅曰安
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
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



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為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
一鎮況魯山梁之舊地梁即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
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己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
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慙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
是接遇有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
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於陳及華
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竝沒自是連
兵不息東南擾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
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彼
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主上

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令主社稷孰謂
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
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
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
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
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
國既以為恩衛公共元定度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
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扆馮玉其
恩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
而不答杲因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



聘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
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
徒既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
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
既不死節安用此為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
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
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
齊豈唯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
臣不敢聞命還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杲有辭辯閑於
占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帝甚異之時元定已

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元定棺柩杲受之以歸除河東郡
守遷溫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
夫復使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
侯除同州刺史隋開皇元年以杲為同州總管進爵為公
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
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暉位儀同三司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
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為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
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
禦勳賜爵平陸縣伯除襄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
為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為



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為行臺賀拔
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
議遣赫連達迎周文帝思禮預其謀及周文為關西大都
督以思禮為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汶
陽縣子加冠軍將軍拜黃門侍郎文帝即位領著作郎除
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齊書奏進爵
為侯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才雖務兼
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即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
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為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

且遠所爲碑誄表頌並傳於世。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子豈嗣大象中位至駕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騰早有名譽歷職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投書謗訕賜死

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也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言措筆常欲辯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爲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脩禮啓爲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脩禮自爲魁帥以功進爵爲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遠恐



名迹不立父之方時二千石郎中尒朱榮死尒朱世隆也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武牢北度引馬場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尒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斛君命得死爲幸仲遠竟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永熙末從孝武入關中拜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年爲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文帝舅子王延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後卒於度支尚書子山雲嗣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祗晉步兵校尉父江始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兖州刺史翥初十歲喪父還京師宅與魯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隣人來往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爲魏明帝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遐爲行臺鎮北雍表翥爲行臺郎中莊帝既誅尒朱榮遐使翥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後孝武帝西遷除兼中書舍人脩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勳封高堂子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招所糺死於廷尉獄



孟信字脩仁廣川索盧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弃書從軍永安末除奉朝請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㹠酒餉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葅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㹠髀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㹠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

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
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
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
深歎異焉未幾舉爲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大傅儒者榮之
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還周文不
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牀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
戴子儒
宗懍字元懍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有
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
梁山陰令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



呼爲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
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
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
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
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歐血
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烏數千集於廬舍候
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即位擢爲
尚書侍郎封信安縣侯累遷吏部尚書懍父高之先爲南
臺書侍御史犯憲懍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
懍菜食鄉里稱之在元帝府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與

內國子祭酒沛國劉瑴譏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
日便是忠孝並無懍不能對懍博學有才藻未嘗著人
朋友以此少之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鄴唯懍勸都
渚宮以鄉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帝
以懍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明帝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群書數蒙宴
賜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人也六世祖敵以永嘉亂徙居廣陵父臧
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爲著作郎璠九歲而
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



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懿貴
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
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
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爲屬己辭色不平璠曰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謝之乃止後隨曄
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
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
之辰即母死之日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
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
成乃退梁簡文時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多被劾責唯

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
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出為北徐州
刺史即請為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循為梁州又板
為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有
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
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
然慕昔風循開府置佐史以璠為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
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
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循無遠屬望良深元



帝尋以循紹鄱陽之封且為雍州刺史復以璠為循平北
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遣召璠
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為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
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
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盜遮
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稱大夏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
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
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
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不為己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別紀
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剪
撲姦宄紀於是遣使拜循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

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
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帝素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
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
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
平梁漢得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周文將
許焉唯令全循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周文怒而不許
也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周文
既納蕭循降又許其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
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
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湯武



望與伊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
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
即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周文不許以璠為中外府記室
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
以遂志焉初蕭循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西魏書移襄陽
文皆璠辭也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
縣子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
御蒞職未朞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
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
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

右嘉其善政及還鎮陜州欲啓瑫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卒於官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

祥字休徵幼聰慧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瑗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爲宜豐侯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關中齊公憲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封漢安縣子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武帝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歷長安萬年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官初瑫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脩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行本瑫兄子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瑫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



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及尉遲迥作亂攻懷州行本率吏人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拜太子左庶子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禮敬憚時唐令則爲左庶子太子暱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

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沛公劉臻平原明克讓河南陸爽等竝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吏人懷之未幾卒于



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乎行本無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祖叔珍義陽內史事見南史父季遠梁宜都太守遐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眄仕梁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爲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詧於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賜爵聞喜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詧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辭詧曰陛下中興鼎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詧重違



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詧殂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遐有至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楊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須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

性又溫裕略無喜慍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尚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並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王員部隨遐入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壽終

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大寶遂以其女妻之俄而詧辟為參軍及詧稱帝署遷鴻臚卿及隋文帝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文帝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亦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



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請與尉遲迥連衡進可盡節於周氏退可席卷山南唯巋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託之意遂言於巋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於朝廷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私周國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巋深以為然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巋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文帝踐祚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高熲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有舊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璒等反於江南詔莊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璒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論曰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

良播美李彥齊流省闥郭彥信著聲藩麻管出納並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之徒並關右之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旜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招檀翥孟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之以清介並志能之士也宗懍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亡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筴紀事蓋亦多人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雜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為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乎骨鯁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恭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王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雖亮直之風不殞則表忠而獲謗蓋亦自古有之



列傳第五十八　北史七十

# 列傳第五十九　北史七十一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衞昭王爽

河閒王弘

義城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衞昭王爽並異母皆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抗一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枯悴者獨整後因大風雨栢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謚焉子智積襲父封以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衞資送甚盛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

積將殺尉太妃帝曰昔我殺我我有同生二弟並倚婦家勢
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既嗔我不可與爾角嗔並云阿兄
止倚頭額時有醫師邊隱逐我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
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
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
之悖德當改之為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婦
又讒我言於晉公于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託
以患氣常鎖閤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閤每飛言入耳竊云
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
愛由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智積在同州



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
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
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
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
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
之人或勸智積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
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
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
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
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宇明

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
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
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
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
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
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
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疏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
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
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任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公



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
尚公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楊三郎
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
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
夫加上儀同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
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
為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
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為家禍陰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
及受禪立為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
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素與獨孤皇后不平至是

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
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
年從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暴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
人皆以為遇鴆子綸嗣

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
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為梁人
所敬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
忌綸憂懼呼術者王琛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
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
交通常令此三人為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黃
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
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
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
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為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
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
上表請從軍自効為郡司所遏未幾徙朱崖及天下大亂
為賊林仕弘逼攜妻子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
卒綸弟坦字文籍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
武籍徙衡山猛弟溫字明籍初徙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既
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



弟詵字弘籍亦徙零陵帝以其性謹襲封滕王以奉穆
王嗣大業末於江都為宇文化及所害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文帝受禪
追封諡焉以滕穆王瓚子靜龍襲卒諡曰悼無子以蔡王智
積子世澄襲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中
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為獻皇后所養由是寵愛特
異諸弟年十七為內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
國及受禪立為衛王所生李氏為太妃爽位雍州牧右領
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
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
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為元帥俱受爽節度親率李充
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鉢
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
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徵為納言帝甚重之
未幾寢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眾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
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
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
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
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

鞫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終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



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怗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

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湎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糈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匕首釁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為郭氏密



破歸東都又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既僭偽號降爵為郇國公後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囑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莊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為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

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為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悅之卒於秦州總管謚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反朝廷以為二心廢錮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盆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為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寄出為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令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隔絕退歸離石左右聞太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為離家所殺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小名睍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為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今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為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

分賜汝兄弟，愍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
高熲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
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
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
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
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
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
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
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
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熲奏若



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
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始我商量，恒於
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耶？我熟見
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熲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
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寵，禮匹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
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
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
自矯飾，姬妾但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
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接朝臣禮
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

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歔欷。王曰：臣性識
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
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皇后忿然
曰：睍地伐漸不可耐。　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
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
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
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
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
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
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



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
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言，吾
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用
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
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
常與同寢共食，豈如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
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常恐暗地殺之。
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
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
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

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内作庶人村屋宇卑
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
仁壽宫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宫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
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
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宫纖介事皆聞奏因加
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疏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
量置人候以伺動静皆隨事奏聞又東宫宿衛人侍官已
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屛去之晉王又令段達
私貨東宫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内外諠
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宫罪過主上皆已知之已



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
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宫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
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
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委
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
謂東宫官屬曰仁壽宫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
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脱衣卧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
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
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宫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
曰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

曰戰涙下云居士黨已盡還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
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
竟乃令我不如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歎回視云我
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頭喃
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相勸我廢我以布
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
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
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
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當
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



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
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
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祐又劉金驎佞人也呼定興作家
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驎者爲此事勇嘗在
宫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
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収天下望耳我
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
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
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
之旻辭直事强聲色俱厲帝不答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

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
欲得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
東方朔諫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
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
解左衞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有一日終不忘
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
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腳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
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改暮變每云至尊
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孼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
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



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
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
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
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
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
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
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衞常曲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
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
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
此徒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

居還途中見一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謂左右曰
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衞士皆佩火
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
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
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常急
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
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
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琱飾者悉
陳於庭以示文帝羣官為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
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備示百官欲以為戒今我兒乃自



為之領巾為稍幡此是服祆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
又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
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
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
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
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
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
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
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
左衞大將軍元旻任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

君親崇長寵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
位長宮僚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
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暱占
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
勢陵侮上下褻瀆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
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
宮臣進畫奸謀要射榮利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
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存速發兼諸奇服皆竦規摹增長驕
奢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為害斯甚並處斬刑妻妾子孫皆
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



人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為之事並是悖逆論其狀迹罪合
極刑但不能盡戮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
田宅悉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叉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
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
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
地並處自盡於是集群官於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移
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付
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楊難
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
皇太子為小人所誤　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尋而　貝州長

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帝
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
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遏之不得聞勇於是
升樹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癲
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
皇太子入侍登姦亂事聞於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
勇未及發使而崩祕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偽
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
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
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穎川王煚後
宮生孝實孝範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
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
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
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留意煬
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鴆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敕殺之
秦王俊字阿祇開皇元年立為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
道行臺　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領關
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
敬佛道請為沙門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
之役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

口為上流節度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
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
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帝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
者百餘人於是盛修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
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冪籬重不可戴以馬
負之而行微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為水殿香塗粉
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
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
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
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
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
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
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
律以周公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
乎卒不許俊疾篤含銀銀色變以為遇蠱未能起遣使奉
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
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
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
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
大蛷螋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為也俊所為侈



靡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世法王府
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
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
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以其母譴死遂不得立
於是以秦國官為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憂
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酒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
延者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
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
閔惻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
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
位立浩為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以浩為
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
討之至河陽修啓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
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弒逆立浩為帝化及
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為帝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
大業初為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
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
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入為內史令右領軍大將
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

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
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
為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
爨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為武
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
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
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
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
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
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秦王糜費



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乃下
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
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
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
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
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
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
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
廢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
驅使之與連坐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為乃上表

陳己行請與其愛子瓜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
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險要委
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遲災釁容
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
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
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
器妄道清城出聖欲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
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
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
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



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
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
鎖杻械仍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
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
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
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嶽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
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苞藏凶慝圖謀不
軌逆臣之跡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
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妒於弟無惡不為無孔
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

剝削人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袄邪
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
人倫汝皆爲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
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弑
逆也欲立秀爲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
二年爲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衞大將軍轉左衞大將軍十
七年出爲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
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
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爲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



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爲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
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
怏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爲重鎭宜修武
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
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倜儻
有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
志每鬱鬱思亂並爲諒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
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
皇甫誕諫諒怒收繫之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
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之乃
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
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
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
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
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
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閒事可定矣諒
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以趣河陽
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
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貴王聃大



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
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
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
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聃爲蒲州
刺史裴文安爲晉州薛粹爲絳州梁菩薩爲潞州韋道正
爲韓州張伯英爲澤州遣偽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
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
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是太子當爲晉王故曰晉地非謂
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爲諒之咎徵煬
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

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頍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言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子顥因而禁錮



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昏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衞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洛陽令昭留守京師及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因而素亦薨蓋隋



楚同分也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帝深追悼之昭妃滎州刺史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爲妃昭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容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皛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所無恨冀見帝爲司

宮者所過竟不得闕俄而難作遇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為越王帝每
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戶部尚書樊子蓋拒之
事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年
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
攝戶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
文化及之弒逆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
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
其母劉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
禮部尚書王世充為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



文都為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
為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為內史侍郎趙長文
為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為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
稱段達等為七貴未幾宇文化及以秦王浩為天子來次
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
李密密遂請降侗大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為太尉尚
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
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
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
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
盡入提封皆為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
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
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
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
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
之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
剝賊臣逆子何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
屬時來早沾厚遇賜以婚媾寘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
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答化
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眄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



領衛兵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凶狠恣其貪穢或
交結惡黨或侵掠商貨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
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
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
化及梟獍為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
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
於周世釁辭之極亦未過此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
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咸以大寶鴻
名不可顛墜元凶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
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扆而杖旄鉞釋衮冕而擐甲

胄衛崇班舉衆忽淚臨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偽立
秦王之子幽遏比於拘囚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
饕餮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慚色衣冠朝望外懼
兇威志士誠臣內懷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
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
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進金鼓振響若火焚毛
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
軍星言繼進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
入況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
人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



暫睹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
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以目號天踴地朕今復讎
雪恥梟轘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
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
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
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拒化及士貴殿不協未幾元文
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為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
師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為至誠命之上殿被
髮為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及世充破李密衆望
益歸之遂自為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段

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
陛下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
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
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
何望神色凜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
世充更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
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
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潞國公有宇文儒童裴仁基等
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
害侗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



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
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
偽謚曰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儀疎眉目少為文帝所愛
開皇中立為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為內史
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
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轉豫州
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
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
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

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栿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其事暕妃韋氏户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為歡召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



后當不時國無儲貳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僚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疏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暕時尚未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愍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尚衣奉御永徽初卒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

食又萬歲后嘗名拿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
藥皆嘗嘗之今忽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為停食由是尤
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
前而血湔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
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榮衰則有以恤其危
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
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
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窮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
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



滕穆暴憂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
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
稱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皁吏為伍外內無虞顛危
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莩地非寵逼故高
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
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其宜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
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
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
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
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
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
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
城屢建宗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
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
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
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
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絕枝葉畢翦十有
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
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
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謙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



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疎而忌
之內無父子之親外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
令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列傳第五十九　北史七十一

高熲

牛弘

李德林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於遼左曾祖暠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安位兗州刺史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爲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妻子徙蜀隋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決賜爵武陽縣伯位至齊公憲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錄卒於州及熲貴開皇中贈禮部尚書武陽公謚曰簡熲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文帝得政素知熲強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楊惠諭意熲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於是爲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疏帝彌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



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熲又見劉昉鄭譯等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栰熲預爲土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於臥內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及帝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令熲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爲邊患詔熲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疋牛馬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熲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熲流涕辭讓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熲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熲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熲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嘗問熲以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

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
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而
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
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
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
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
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
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
道合非青蠅所間也熲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
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帝怒皆被疏黜因謂



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
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熲請
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帝幸并州留熲居守
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
中使顧問不絶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
里馬嘗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
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
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
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
熲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熲不自安以暉言奏之

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熲爲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
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熲欲反帝未有所答熲亦破賊
而還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熲曰晉王妃有神
告之言王必有天下熲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
皇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初熲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
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熲
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
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熲愛妾産男
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熲邪始陛下欲爲熲
娶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疏熲會議



伐遼東熲固諫不可帝不從以熲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
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熲初不欲行陛
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熲
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
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熲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而
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熲處
得之帝欲成熲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
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戶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
述等明熲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熲
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熲侍宴熲歔欷

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熲於內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熲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熲曰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熲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誅熲天下謂我何於是除熲名初熲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及此熲歡然無恨色以為得免禍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熲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熲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尒時帝遇啟人可汗恩禮過厚熲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

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徙邊熲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熲所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致昇平熲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熲皆削稾代無知者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應國公晉王記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嘗避難改姓遼氏祖熾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修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轉內史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

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
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
秘牒塡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
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
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
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
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
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
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
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



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
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秘
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
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
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
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
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
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
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
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

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
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
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
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
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
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
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
脩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
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教由
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代室堂脩七尋廣四脩一



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廣十七步
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
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
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制
同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
宮議云夏后氏代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
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
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
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
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

言年數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
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
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
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
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
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
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
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
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
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室內少北西面太



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稍
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
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
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
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
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事其
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
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
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
為夏時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

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不可即
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之法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
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以配上帝也夏后
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
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
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
數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
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
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
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



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
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
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
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
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
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
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直為一殿以
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前
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

為九屋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
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
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
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
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
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
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
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
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
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室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



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
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
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
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
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
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
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
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
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鄭
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

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
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
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孔晁注云
重亢累棟重郎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
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雍者何
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
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
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
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
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



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
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
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
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
欲為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
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
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
亦有辟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
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
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

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
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
徑九丈八牖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
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
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祗配祖宗弘
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
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
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蔟歌應鍾皆旋相爲
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蔟爲宮姑洗



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
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
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
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
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
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
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三月不以太蔟爲宮便是春
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
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
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

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
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上曰不須
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
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
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
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十
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
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
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
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



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
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
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
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
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
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
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顧召宣補學官主
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
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弦熹平年東觀召
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

弦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
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樂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
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
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
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
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
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眾注云均調也
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
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
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



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
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
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
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
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
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
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
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
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
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

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咲曰奇章公
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
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
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
咸推服之及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
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
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
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朞服十一
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
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



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
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
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
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晉
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
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
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讚揚無如弘美大
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
場珪幣墠畤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召弘入內帳
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

帝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
隆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惜之賵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
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
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宮
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
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寬厚
篤志於學雖職務殷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
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
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
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



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長
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內史舍人次子方裕凶險無仁心在
江都與裴虔通等謀殺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戶曹從事父敬
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
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
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
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
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
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

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咲曰鄴
常侍妹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
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縗跣足州里人物由是
敬慕之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
母病稍愈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
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後舉秀才尚書令楊遵彥考
為上第授殿中將軍及長廣王作相引為丞相府行參軍
未幾王即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
密尋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
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



交書往復詞多不載後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時齊帝
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
事累遷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
利唯在於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
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群臣曰我常日
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
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
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騏驎鳳皇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
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
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騏驎鳳皇遠矣帝大咲曰誠

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
漸隋文帝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
總文武事今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答曰願以死奉
公隋文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隋文受命輔
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自攝大司馬
昉爲小冢宰德林私啓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
軍事遂以譯爲相府長史昉爲相府司馬二人由是不平
以德林爲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
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之中動踰百
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鄭公韋孝



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長孝寬帥未得度長史李
詢密啓請大將受尉遲迥餉金隋文得啓以爲憂議欲代
之德林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
敗趙也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伏者速至
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
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凡厥謀謨皆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
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隋
文登祚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
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

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勑令與太尉于翼高
熲等同脩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九環金帶五年勑令
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
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
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
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隋文後幸鄴德林以
疾不從敕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
熲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
帝以之付晉王諱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又改
賜崔謙帝令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



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替九年車駕幸晉
陽店人表訴稱地是平人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責德
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
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稱其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
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
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
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
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
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
因出爲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爲考司所貶

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已後即典機密性慎密嘗言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代子伯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建安郡丞



列傳第六十　北史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一　北史七十三

梁士彥

元諧

虞慶則

元胄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兄詮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㧑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杜彥



周摇

獨孤楷 弟盛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為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

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
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謂將士
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號聲動地，無不一
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
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為
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
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位上柱國、
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
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
遲迥反，為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為前

北史列傳六十一　二

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徵還
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
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
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為牟甲，募盜賊為戰士。其甥裴
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
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為長史，帝從之。後與
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
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
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
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

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
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
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
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
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
文帝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
帝為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
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進
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參脩律令。時吐谷渾將定

北史列傳六十一上　三

城王鍾利房率騎度河，連結党項，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
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
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詔授上柱國，
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
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
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
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
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被疏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
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寮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
臣前請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帝

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黨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帝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世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為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為人仕周為中外府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歷位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

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上令慶則往攝圖恃強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彭城公迴授第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群臣高熲等奉觴上壽帝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



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為樂宜不須劾帝觀群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大將軍尋改為右武候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焉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

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歸桂嶺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按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為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為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臥內及為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帝將為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卻胄瞋目憤氣扣刀入

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帝降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為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邪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歷豫亳淅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徵為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帝正窮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帝帝遂誅旻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

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拜驃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illegible]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illegible]周文帝引為親信以質直恭勤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



呂梁陳援軍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之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文帝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氐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其父長儒並擒斬之文帝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春郡公開皇二年突厥沙缽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

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文帝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歷寧鄜二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為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文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轉荊州總管帝謂曰



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謚曰威子暠大業中位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為伯及尉遲迥為亂子幹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文帝大悅手書慰勉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忠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

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郎令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敝縱擊大破之於是册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文帝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勒人爲保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毋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文帝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

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



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遭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俄而周軍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尒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剋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

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文帝咨嗟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



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為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

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



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命左右㩻殺之既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冤惜萬歲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為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歷甘瓜二

州刺史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擁越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略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為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恐為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



比景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卻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汙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腳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中有馮昱王㯄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為邊將名顯當時昱㯄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略有武藝文帝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乙弗泊備胡每戰必先大致捷撫馭驍勇善射每以行軍總屯兵江北以禦陳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從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郡公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党項羌屢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遏歷岷蘭二州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為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領部落而至武通轉鬬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為賊所執殺而噉之永



貴隴西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為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為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于豳彥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為公徵為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韓擒相繼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

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陁擁眾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有能名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為邊患復拜彥雲州總管以疾徵還卒子寶虔大業末至文城郡丞



周搖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及居洛陽改為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人安之從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隋文帝為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帝以其奉法每稱之及為丞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帝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為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搖拜為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障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從壽襄二州總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仕三代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為柱國獨孤信所禽配為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為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隋



文帝為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為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卧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以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知名楷弟盛性剛烈有膽略以蕃邸之舊累遷右屯衛

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衞者皆釋仗走威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威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為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為行臺左丞累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一門二王稱為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佽飛



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隋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為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為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簺煬帝即位為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巡坐御道不

整獻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隋文帝以威為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為先鋒三王閉壁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之三王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眾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位上柱國廬州總管隋文帝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



道行臺僕射後省臺府事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卒子植大業中位至武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眾為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為刺史月餘斬公忻國

立等皆罪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拜左
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
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
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
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
寇邊詔洪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不及而還後遷
徐州總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
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帝為丞相引為掾
尉遲迥亂文帝以韋孝寬為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孝寬



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
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州總管封趙郡公
先是齊之踈屬高寶寧者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性桀黠得
華夷心及文帝為丞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帝以中原
多故未遑進討誚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
是令壽討之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
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復為邊患乃重購獲之北邊
遂安卒官贈司空
子世師少有節概性忠厚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帝
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為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左翊

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
遂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骨儀天竺
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御史處法平當不
為勢利所迴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貨
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
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
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拜內史頗
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及義兵至玄
恐禍及辭老病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並誅其後絕世
師有子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
兵鎮恒山時隋文帝為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
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遲迥亂崇以宗族故自囚
遣使請罪帝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
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
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
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
厚上嘗言及崇因指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
氏編之屬籍為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
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

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率軍出塞至大斤山與虜
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為楊
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
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為朔州總管奉詔救之
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
矟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
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
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
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
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



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
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磵谷間出其
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
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為伏兵發因大潰
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
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
圍吐谷渾主於覆袁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
鴨淥水與乙支文德戰每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
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
平壤至鴨淥水會楊玄感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祇賊

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
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
相聚為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
率遼東還兵擊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䴚討
賊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
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于官
論曰昔韓信破趙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
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庸咸懷怨而菹戮況乃無古人
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略
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



階求逞其欲及茲顛隕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胄或契
闊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快快矜伐
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
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
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
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帝沈猜之心固已
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
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于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
寇懾憚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
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警絕域論功杖

氣犯忤貴臣偏聽生斷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楷以恤人流譽威蹈雁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壽遭天所廢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擾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亦爲幸也



列傳第六十一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劉昉
柳裘
皇甫績
郎茂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充
李雄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武帝入關爲梁州刺史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宫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顔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帝乃從之及帝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於贊贊甚悦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

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
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
爲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
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
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
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粗疏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
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帝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
帝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
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爲將譯以母老爲請帝不懌而高
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



文帝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
多所遺落帝深銜之以高熲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疏忌及
受禪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
命元功中被疏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飢上命禁酒昉使
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
鬱鬱不得志時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
竝與之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
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泄帝窮
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曰上柱國郕國公梁
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竝

展勤力酬勳報效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
谿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有相者云其
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迥暫臨相州已有反
心彰於道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
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剋期不遠欲於蒲
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
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
獎朕既聞知猶恐枉濫及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
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
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



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交友入參
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跡漸彰仍解禁
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
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士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即
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
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
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劉氏應王爲萬日
天子朕訓之導之望其悛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
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膽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
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

謀叛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
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各懷不遜圖成
亂階一得據擅之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彥忻昉身爲謀首叔姪
叔諧　成父惡議寧雖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
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熲向之叩頭求哀昉
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
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寮射
取之以爲鑒戒云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
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
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
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
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即位進爵爲公轉
御飾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
引隋文帝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
受其殃帝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
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帝令裘往喻之
裘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
環帶一時司馬消難奔陳帝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
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



之轄曹州刺史後帝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
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裘尋卒
帝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
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
孝寬以諸子侍業皆以嚴訓撫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
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
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精好學略涉
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
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剌王作亂城門
已閉百寮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
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
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帝總己績有力
焉加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開皇元
年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
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
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
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
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
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

晉於城下頻戰……之拜信州總管
俄以病乞骸骨……徵還京師……中使相望顧問不
絕卒於家諡曰安子偲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
帝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中以軍功累遷儀
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
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亂
從韋孝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帝
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此大被親昵開皇元年衍復舊
姓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
虜不入境徵為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
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
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人皆上
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筏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
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
恆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
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
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總管先屯京口於州
南與賊戰敗之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
蔣州刺史衍臨下甚倨事上甚謟晉王愛昵之宴賜



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
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
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
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
之以狀奏帝帝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
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
為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
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
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
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
改授光祿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
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
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勤勞帝從之
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舊封真
定侯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諡曰襄長子臻武牙郎
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
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
思為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
櫬扣馬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

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隋文帝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為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為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奉宗之計多衡所建也遷揚州總管司馬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銀青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途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謁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為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為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為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



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為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為不可及與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既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帝賜死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武德初以為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子希玄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疏與人羣鬬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總管府長史每聽政

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爲尚書兵部侍郎攝
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
曰我當爲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
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
當時號爲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荊州長史
煬帝即位追爲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
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
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
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
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
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與之戰不
利奔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
奏汪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
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
充平遂以凶黨伏誅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並南史有傳忌在陳與
吳明徹同見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
明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閤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
於隋文帝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
蘊以夙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射高熲不悟上旨諫曰蘊



無功於國寵逾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熲復諫上
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
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
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
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
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
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
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
萬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疏闊
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
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
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
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
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臨朝覽
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
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
見親委拜京兆贊務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
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
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
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

承進止然後以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



一世並除名　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腳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為陳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為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

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
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
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
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
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五
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
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
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
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
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
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平
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
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
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
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
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
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
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
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算永永無窮上天悅
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



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
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
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
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勛以
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
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
堯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
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
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
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
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
僚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
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
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後
天下大亂帝初罹雁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假
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曰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
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為心匪　一人受慶先天罔
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
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
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

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五
車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
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
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
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
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
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
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
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
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



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
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
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醜方清九夷於東穢沈
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祕書
令親待逾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
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并誅充
李雄勃海蓨人也父棠家名列誠義傳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
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帝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
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
歷柳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帝

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貳問可任
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
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
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
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還幽州總管尋徵拜戶部尚書
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
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
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
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
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



然帝大悅曰公眞武侯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
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効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
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
使士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論曰隋文肇基王業劉昉實啓其謀于時當軸執鈞物無
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
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
前功蓄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
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運光啓並參樞要斯固在
人欲其悅己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曰一心

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斯見之矣耶衍之
皇綱構之始當爪牙之寄煬帝纂統之際受心膂之託而
如脂如韋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君所謂不亦曰
不焉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
無為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怙亂夫忠為令德施
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歟張衡奕
宗之誠實兆其謀夫動不以順能無及於此也楊汪以學
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
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袁充少在江東初以警
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于進附入變



動星占謬增晷景誣天道亂常侮衆邪亦孫佞在斯
乎李葉斯言為玷取戒爽程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趙煚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㢸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張煚
蘇孝慈
元壽



趙煚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
書左丞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
者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
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
深有器局略涉書記周文帝引為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

及班師㢸請留撫納亡叛從之㢸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
後五戰斬獲甚眾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閔
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㢸襲
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
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
欲掩安蜀議者皆勸㢸益修守禦㢸不從乃遣使說誘江
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
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退明年吳明徹屢為寇患㢸與
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戶部
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㢸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



敵縱得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
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鵶道伐陳
剋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累遷御正上大夫㢸與
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
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㢸密奏曰徵自以罪重
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
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炎旱為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
徵賴而免㢸卒不言隋文帝為丞相加上開府再遷大宗
伯及踐阼㢸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
刺史朝廷以㢸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未幾以忤旨出

為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惠㢸嘗付族百姓恭昭
革為祈禱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姦詐㢸為銅斗鐵尺
置之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嘗有
人盜㢸田中蒿為吏所執㢸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
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
帝幸洛陽㢸來朝帝勞之卒于官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
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
頗涉經史周文引為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府儀
同三司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萬機拜



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眾不
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稱善後為司會及申國公李穆
討齊引為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京小宗伯鎮洛
陽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
之密白帝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
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脩律令俄兼內
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為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
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
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馬軺車几杖被褥歸于家
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　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

子元恪嗣位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江都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産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監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轉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項城郡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帥府司馬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王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綃五千段及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



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頓首陳謝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京勞敝而卒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淒愴使有司為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豳等十州刺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中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為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周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

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
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
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
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
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隋文帝為丞相加開府戶部
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巖性嚴重明
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
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
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盤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
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時巖與王



韶為河北道行臺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
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王
好奢侈嘗欲取獠口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
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
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罪吾
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卒于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
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為非法造渾天儀又
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
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歷給事郎
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宇文弢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勤
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弢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
仕周位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
部及還奉詔備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百石累遷
小吏部擢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為知人轉內史都
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弢進策曰齊氏建國于
今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
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
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
齊卒用弢策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為別隊從帝



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
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宣帝嗣位為守廟大夫時突厥
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弢謂監軍曰宜選輕騎直趨
祁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
其人馬三日方度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實上策
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弢又從
梁士彥攻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除澮州刺史轉南司州
刺史司馬消難之奔陳弢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
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除黃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開皇
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弢

持節安集[illegible]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㢸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㢸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㢸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羣臣曰朕今覩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時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㢸有文武幹用出為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總管



軍還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即位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復徵拜刑部尚書轉禮部尚書㢸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㢸謂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為尚書孝經注行於世有子儉瑗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為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周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召入內殿問以兵事對曰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若命六師齊進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跋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主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答曰僕拭王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齊遂留謙不遣帝既克并州召謙勞之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遵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象中進爵為侯位



開府隋文帝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師與逆人王謙同名因爾稱字文帝受禪以彥恭為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為公後出為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卒子傑嗣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隋文帝家及帝為隋公擢授參軍事初帝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廚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廚人撻之數十叫聲徹於閤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後帝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堪當大任帝作相賜

爵懷昌男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
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帝伺便圖為不利賴圓通保護
獲免者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
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帝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
進爵為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
尚書深被任信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
以功進位大將軍改封萬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
仁柔自喜以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為司農卿遷刑
部尚書後復為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坐免尋
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



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百
姓述訴其受賂帝怒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
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為華陰令武德初以應義從
功封義安王又有陳茂者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
謹為州里所稱文帝為隋國公引為參佐待遇與圓通等
每令典家事常稱得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
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
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帝為丞相委以心膂
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䧺城縣男尋典選擢益州總
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卒官子政嗣政字弘諧倜儻

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以義從宮中年十七為太子千
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
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孝常從坐
上以功臣子捷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位
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
之亂以為太常卿後歸大唐為涼州總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為同州司馬時武
元皇帝為刺史由是與隋文帝有舊徽後位洵州刺史安
城縣公及帝受禪拜大僕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疏內密
與交至百為至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護察榮謹愿擢



為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寇侵護令榮於汾州觀城勢時
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戍孤迴勢不相救請於
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
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爭
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令榮將使水者引取其筏以
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為寇亂使綏集之榮於上郡
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
由是不能為寇周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
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隋文帝親狎帝嘗與
夜坐月下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

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文帝總百揆召榮撫其背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大夫文帝受禪引為内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反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討平之煬帝即位入為武候驃騎大將軍以[illegible]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人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榮以為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請止行帝不納復從至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帝後以榮年老欲出為郡榮陳請不願去之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從帝至柳城卒於懷遠鎮帝為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子福善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虯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補州都督周武帝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從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沒於陳數年衛王直遣[illegible]元儁齎絹八百匹贖焉



乃得歸拜上儀同領衛王侍衛時文帝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文帝晃知帝非常人深自結納及帝去官歸京師晃迎見於襄邑帝甚歡晃因白帝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文帝受禪與晃言及之晃再拜曰陛下君臨寓内猶憶曩時之言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河間王弘之擊突厥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因見雄不下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為懷州刺史遷原州總管卒於官帝為廢朝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位驃騎將軍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為相燕恆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小司右上士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悊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帝誘悊為内應悊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帝為之改容曰我為

汝將符璋手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爲安隱其事而不
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黃臺縣男文帝即
位歷内史侍郎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爲楊素司
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
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
夜襲之賊可破也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帝書勞勉進位
上大將軍郢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求爲内職帝重違其意
除領左右將軍遷右領軍大將軍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
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
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渡河與戰破之
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哲爲衛州刺史安子琰哲子
瑋始自藩邸陪侍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
如是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
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
奬大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雍州刺史
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知
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
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
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安事典求諸往事父子
天性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



存國深正得理宜録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爲柱
國賜縑各五十匹馬百匹手千口以哲爲備身將軍進封
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
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
卒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哲煬帝時工部尚書
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眞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淅三州
刺史尚希齠齔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
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文帝嘗
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文帝奇之
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上士明武世歷
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侯東京司憲
中大夫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總管尉
遲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
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遁及明迥方覺令數十
騎追不及遂歸京師隋文帝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
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
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文帝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爲公
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
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爲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

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
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
可充所謂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
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
諸郡後歷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尚書授上儀同尚希
性惇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
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以為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繁
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上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
謂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臨之於是拜蒲州刺
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瀵水立



隄防開稻田數千頃人賴其利卒官謚曰平子旻嗣後封
丹水縣公位安定郡丞
張煚字士鴻河閒鄚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
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文引為從
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歷州刺史
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
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
年老致仕隋文帝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
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
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荅之卒贈滄州

刺史謚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道言五十二篇煚好學
有父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引為外兵曹明武世位冢
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隋文帝
為丞相煚深自推結帝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
為尚書右丞進爵為侯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
憂去職柴毀骨立未幾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太
府卿戶部尚書晉王廣為揚州總管拜煚司馬加銀青光
祿大夫煚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
王廣頻表請之復為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為皇
太子復為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吏人悅服稱為良二千石



卒官子其嗣官至絳郡丞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為天
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
陳將呂仲肅於荊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
時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為兵部
尚書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
美容儀仕周位至一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隋文帝受禪
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纖微
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為能歷位兵部尚書待
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

臣領其職，拜孝慈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及於陝州置常
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淺，乃決渭水為渠以
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
工部、戶部二尚書，稱為幹理。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
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
給。孝慈以為官與百姓爭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
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為
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於言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
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為亂，詔孝慈為行軍總管，擊平之。卒
官。子會昌。孝慈兄順，周眉州刺史。子沙羅，字子粹，仕周，以



破尉遲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中，歷位
資、邛二州刺史，檢校利州總管，從史萬歲擊西爨，進位大
將軍，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
于家。子康嗣。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
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
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隆
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隋開皇初，議
伐陳，以壽司思理使於淮浦，監脩船艦，以強濟見稱。累遷
尚書左丞。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妻患

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
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
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廁朝行，預
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
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
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
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徵之等親所聞見，
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理識？
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虧失憲
體，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



上嘉納之。後授太常少卿，出為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為
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為
行軍元帥，壽為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大業
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眾屯金山，東西連
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
衛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異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
祿大夫，諡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
之，擢敏守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反，敏
創其謀，偽授內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識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知

人之才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至當二王韶之
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巖任當彼相並見嚴憚
莫敢為非蹇諤之風有足稱矣宇文㢸爲尚書志遠聲華
斯言不密以致傾殞惜矣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
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榮龐晃李安或陳力
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
豈徒然哉李安雖則滅親而於義亦已疏矣楊尚希聲望
隆重張煚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
選也元壽之殫行本有義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蓋不
足云端揆之贈則為優矣



國子監刊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七十六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睺
周法尚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
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明達時務初為大
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
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
崔景嵩為內應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
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及
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
將拜柱國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
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逌擊稽胡破之又從
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

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為
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
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
加上開府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為長史坐
戮譯不實免官後為石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
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
居延塞而還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為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
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
憂去職後拜雲州總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
軍總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



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
功遂不錄後平越巂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
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遂大敗
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
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
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
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即
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
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
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

事文振見文帝時容納突厥啓人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
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為國患乃上表請以時喻
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
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
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
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上表以為遼東小醜未服嚴
刑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
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
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
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



不決非上策也卒於師帝覽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
書右僕射北平公諡曰襄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綸少
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
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
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歙十八世孫也
曾祖成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陵因家焉位終六合
令祖嶷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陳終於
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攜鞠養甚
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羨慕

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
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
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為章句學始侯景
之亂護兒世父為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為
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
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慴不
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
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埸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
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並深相
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



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十一年高智
慧據江南反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
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
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
與接戰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
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舸數
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
因是勤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悉
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一千戶賜
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招懷初附威惠兼舉閩中晏然以

前後相屬時者以為榮會盛道延阻兵為亂護兒又討平之
遷建州總管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黟歙逆黨汪文進進位
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
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
為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
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
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為
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
衛大將軍尋遷左又改上柱國為光祿大夫從右翊衛大
將軍進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



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
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
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為平壤道
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
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
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
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
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
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
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郛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

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
段以第五子弘為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
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
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敕
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
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當
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
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
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
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



期在不遠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詔護兒與宇文述破
玄感於閿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
金千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
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
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
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
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
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
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為不
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閫外事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

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
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帝於鴈
門為突厥所圍將士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並固
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
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
無知易為咨怨在外群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
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群醜上稟聖算
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
敢專為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
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



述為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旦將
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嘆曰
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寇逆遂令王室至此抱
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
不事產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算每覽兵法曰此亦豈
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
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光祿大夫整尤驍勇
善撫御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
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至
是並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齊仕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辰嵩齊三州刺史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謇之餞於灞上煬帝即位轉涼州刺史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鄣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戶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



蓋涿郡留守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為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加光祿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鉏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為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眾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勳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後援兵至

帝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衆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聞之歎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人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



蒞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暠仕梁至南康内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仕陳爲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鬬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之於重圍之内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睺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封始安縣伯總檢校揚州内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内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人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



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爲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睺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

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論角有媿色歷豳涇二
州刺史竝有能名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為水軍總管自
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
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擊破之進大將
軍仁壽元年入為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右衞
率煬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
大將軍及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絰送至墓葬
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
據絳晉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
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



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呪曰公恨小寇未平耶
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
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座所有弓箭刀劒
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
衞大將軍謚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
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
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為散騎常侍領
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
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
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
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也法尚遂
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
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
曲督韓朗詐為背己奔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
若得軍來必無鬭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
以身免隋文帝為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
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
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蠻從柱
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



召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
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
者欲公鄉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略江南及伐
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轉鄂州刺史遷永州總管
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前後賞賜甚
厚尋轉桂州總管仍領嶺南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
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
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所部多
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
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

嶲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煬
帝嗣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
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
旌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
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
曰兵亘千里動間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
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為如何法
尚曰請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
有變當頭分抗車為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
牢固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黔安夷向



思多反殺將軍鹿願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
討之法尚破思多于清江及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道
逐捕亡散至于青海出為燉煌太守遷會寧太守遼東之
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
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為盜保長
白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贈武衛
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摽周侍中
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遷給事
上士襲爵興勢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

萬釘寶帶尋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攝內史事仍
領京兆尹稱為強濟隋文帝作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
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
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逆
以玄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
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
汝等勿驚懼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
附者十餘萬口文帝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
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
絕及與之決並揮涕而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



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
書遼東之役檢校右御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地道時諸軍
多不利玄獨全眾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帝幸遼東
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為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
便宜從事代王侍以師傅禮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
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
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欲於陝縣沿流
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豎子所及也乃鼓
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疑軍
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

會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令醜類冰
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
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半玄苦戰賊稍却
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
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
文述等合擊破之玄遂至高陽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
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
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
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牢
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與其子並賜以玉麟符以代銅



獸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飢饉玄竟不能
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
內史舍人封德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
公臥以鎮之玄乃止及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
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子孝則位通事舍人兵部
承務郎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叢亭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父恭有學業
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
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亡周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開皇中
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

司宋國公加若弱其　十二年拜衛州刺史賜爵宋安
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和煬帝嗣位拜衞
尉卿　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
吾道　至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
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
附貢賦歲入吐谷渾　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
金紫光祿大夫尋　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
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　不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
以利害群賊感悅一時降附　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
異政數歲遘疾盜賊若羣起　推權為首權竟固守以



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　權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
權召　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倜
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群盜並起世徹所至輒
見多拘禁之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
字子將　有器局位　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
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授
儀同三司　以平尉遲迥　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
皇九年以行軍總管　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
智慧等　行軍總管　擊之還授鄆州刺史十七

年遼東之役為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文帝奇其壯武
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
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公
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所
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虜甚眾改授韓州刺史
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
發兵拒之諒頻遣劉暠喬鍾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
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
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
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



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
見時變為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
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
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位柱國拜右武衛
大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
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
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
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
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為人所奏帝大怒令摽
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

麗武列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
東及旋師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楊
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
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
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
子騮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
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窺天網
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腳
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
粟帛山積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共



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
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謨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字
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世
雄兒童時與群輩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勢不
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
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
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為右監門郎
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
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諸君

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概有古人之風於是
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
人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
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
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
東之役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
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
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
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
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



守鎮懷遠于時突厥頗為寇患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仍令涿郡
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
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大敗世雄與
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慚恚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
淑萬鈞萬徹萬備並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
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
兒幼懷倜儻猛氣抑揚晚致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勍
敵如拾遺陵鄉討亂剪除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爵居大國
洪淵逆數忠至不渝供矢子蓋雅有幹局質直亏叔見義
而勇臨機能斷保全我[illegible]
稱重遐往之節威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
伐四夷亦足喜焉文昇東部解圍西京居守政
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李景等早著時
逢機擴任等尉佗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拉
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逆遭
踰良有命乎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並南史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爲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爲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荆州政在外見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爲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間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寶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爲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脩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



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爲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

言以證[illegible]亦不罪彼而稱政平自戚如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疏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徒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聖實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



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帝帝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



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

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
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
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
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
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
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
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
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
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



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
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
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
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
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掛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
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
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
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
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
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

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
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
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
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
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
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
政人夷悅服卒官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器大業初
判內史舍人次大體大鈞並位尚書郎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侍
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



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
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
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度江以侵齊帝
每問宏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
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
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遙縣伯加儀同隋
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
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
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為公歷利邛二州刺史
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迥後

懸義臣死上嘉之將賜姓欲以彰其死下詔曰昔項伯不同
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
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
免又帝勅令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疏屬
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
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為許州
司馬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
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
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



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
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
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瘖又聾嫁之不售尋被棄於野為人
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
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
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
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
左轉盩厔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
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
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

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
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
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
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誡訶道衡未
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
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實
為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內
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為刑部並執法平允京
兆韋焜為戶部郎[illegible]南陽韓則為延州甚有惠政
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榮毗字子諧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
有局量涉獵群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
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以毗為華州長史
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
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譖之曰毗之舉措適以自矜也毗答
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
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
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
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
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

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illegible]之州
為難不細城中縱復向西非我[illegible]百十餘人
斬之曰當豈[illegible]可毗然之義明與[illegible]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
西門為渤海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
今日之舉馬坊[illegible]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
正色為百寮所憚從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卒官
贈鴻臚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
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
卷建緒與文帝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
之官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



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
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
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
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
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為太學博士南獄正及
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
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
復用其弟恪為汾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
廷[illegible]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

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
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
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
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
罪百寮震慄從遼東之役以為東暆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
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
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仕周
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文
帝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



轉大興令遷雍州贊務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
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
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
豪儁由是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
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
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
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
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
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懾恐為
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

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懾伏，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



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眞，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眞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眞有疾，見俱羅為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仲禮梁敗見囚于周，復家河東。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勳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算，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並加品級。隋文帝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敬憚。上嘉其婞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



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彧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感嬿婉之親；冒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

其流遂乃苟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
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喪亂
之後風俗頹壞彧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
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
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
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
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
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
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
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



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懾憚無敢
忤者嘗以少譴敕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
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彧據案坐
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為上所信任
故素未有以中之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
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
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
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
[illegible]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
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

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
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
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
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
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彧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
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於秀秀復賜彧奴
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
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
馳召彧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彧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
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



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
詔徵還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為天官府史以
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為內史中士
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為丞相知其清正
引為錄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
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
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
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法者天下之大信其可
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

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
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
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
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
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
利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
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
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
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
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



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
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
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
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
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
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
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
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
史時河東薛冑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冑斷獄以情而綽
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

不當貴耳復遷寺中卒官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
喪事二子方元龍襲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闢渭州
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
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
文引為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
儀同進爵平原縣公父為勳曹中大夫隋文帝為丞相進
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
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為行軍總管
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為



行軍總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襄子楷嗣位開府整弟
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廈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
殊用大小異宜榱桷棟梁莫可棄也李諤鮑宏高構
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
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
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
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彊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彧
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矣其有以取之乎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　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三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眾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為之流涕贈光祿大夫時復開府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祿大夫

張奫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沈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朏晉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奫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



人郭子冀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奫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奫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奫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綠沈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奫

般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洪州總管謚曰莊子孝雅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
奔馬性疏誕使酒好交游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修生
業陳太建中結聚為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
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
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
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
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
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敕而往明旦及
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
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擒逆帥
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衛者憫其飢解手以給
其食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
歸素大奇之後敘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
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
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
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
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
史無莅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跡後因朝集

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
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尋除右屯衛大將
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
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
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
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
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
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
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
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



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賻贈鉅
萬賜轀輬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
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
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叉贈右光祿
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
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之志與
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
誠節今賊臣殺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
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
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

之士哀焉光字揔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爲吏部侍郎
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
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
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傭書爲事光獨
跅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
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
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
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
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
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



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百
餘騎光酹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
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
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
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
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
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
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
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宇文
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揔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

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
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
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
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鸇之
逐鳥雀孟才爲將軍領江淮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
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
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
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
內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
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



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布而射之光身
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鬬死一無降者壯
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爲
開府將武元皇帝之爲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
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皆折
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
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
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
功進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隋文

帝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候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遣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



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為記室，後為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為將軍，及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賊數千，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為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為徐州總管，令脩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為太子，引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為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大業初，

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偽僕射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偽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

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

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捨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虎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為京觀又破賊魏騏驎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剋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純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懀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



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擒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

斂私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大受以遺權貴御
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
幾越嶲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
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
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
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
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
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
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
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發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



直潘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
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
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
大志在周以軍功拜帥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
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
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
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
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勅海賊帥高士達自號
東海公眾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

嘉之又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
詔褒賞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
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
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
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
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官
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
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
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
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



圍雁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功足突厥莫敢逼城十許
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群盜每有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
愿張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
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
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
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
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
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
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

伇拔之微軍未之誅泄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
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與朝
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
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
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
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
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
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剌兜獲其子島
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加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
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



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
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擁
梁都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
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
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討之往見
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
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為煬帝
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
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

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周
世為輿正上士隋文帝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事晉王
為左親信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衛將軍帝以
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轉右候
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
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
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
才恆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
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侵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
無如之何十一年帝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



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
逾昵時江都糧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多勸
帝幸丹陽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
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殺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
驍果席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秖得如此才默然不對
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
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覽等
酒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
為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
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

賀蘭蕃俱爲武候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驤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
奫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
知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
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懷恩舊臨
難亡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
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
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怯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
吐萬緒董純以桂蒲不翦遂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
俱羅被加之罪非其咎實易王辯殞身勍敵志在勤王陳稜
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
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諂可謂不苟同矣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

宇文述 子化及 司馬德戡 趙行樞 裴虔通

王世充

段達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侰與敦曾祖長壽祖
孤仕魏位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伯述
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
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
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總萬
機召為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濮
陽郡公尉遲迥作亂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破迥
將李雋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惇於永橋以功超拜
上柱國進爵褒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
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據
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禽而蕭瓛蕭巖據東吳之地述領
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
海至亦受述節度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
徙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為壽州總
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
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

子璧寶歸大王欲以觀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以本官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

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僚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饋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百數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



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眾每鬥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群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眾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

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手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一能降臨



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官人百寮諫乃止及薨帝為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輼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詔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illegible]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許

炫燿時人定興為制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夾頭巾令深稻耳人又學之名為許公稻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



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為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受其賂遺稱為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化及述長子也性凶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鶩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暱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illegible]閣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翫必[illegible]求以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illegible]卿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

弟智及又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
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主救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
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作少
監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
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
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
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
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楊人人並謀逃
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滅將如
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



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
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曰是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
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
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牛方裕
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
博約爲刎頸交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
李孝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先
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
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
叛劫十二衞武馬虜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

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
世良請以化及爲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駑怯初聞之
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
衆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
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所
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
與南人留此驍果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
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叛逾急德戡等知計行遂
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
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



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
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
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衞武賁馮普樂共布兵捉
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衞士虔通因
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
禮遂引兵進宿衞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問
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閤從往執帝帝謂虔通
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
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爲汝歸虔通因勒兵守之至
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

謁之但低頭據鞍答曰罪過時化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王子浩立以為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於是入奉一如煬帝故事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啟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



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為王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禽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

王軌怒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不由汝乎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鬬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



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為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為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內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大陸縣城下數其弒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頑凶好與人羣聚鬬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

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介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事之必謹，父亦三被放黜，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而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兇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殺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



開皇中，爲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事中。既弑煬帝，與黨孟景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游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旌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



盛，執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頹耨，徙居新豐。頹耨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衞，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

律而儛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
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為明辯煬帝甚異之遷
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
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臺
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
世充内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
素輕薄又屬盜賊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
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
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
魚俱羅討之不能剋世充發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



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
人爭為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
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
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
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
不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
破之然性多矯偽詐為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
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
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任之十
二年遷為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

豆子䴚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
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
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
喜因密令世充閱視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
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云敕別用
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賫之後令
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
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為祕之又遽簡閱以供進
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
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



特發中詔遣世充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
有勝負世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
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既度水衣皆霑濕
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
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含嘉城
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
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世充為吏
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太
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
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

其勢必為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
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
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
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
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
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
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
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
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侗
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



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
侗與之盟世充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為尚書左僕射總
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為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
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勌世充欲乘其
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
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
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
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匹軍於
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
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

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
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山而上潛登北原乘
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
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
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
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
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鄭虔象等舉
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逃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
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世充又令韋節諷侗拜己為太尉
置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



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
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
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
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
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
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
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
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
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
爵既而廢侗幽之殺之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

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款
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太
宗破之禽建德以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
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家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
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隋文帝為丞
相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祚為左直齋遷
車騎將軍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破
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為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
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起為盜帝令達
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為段姥後用鄃令楊
善會計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
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
聚衆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
時盜賊既多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
為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
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
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
進據北芒來薄上春門達與判戶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
賊不陣而走軍大潰津沒于密及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
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
都等之謀誅王世充達預焉既而以告世充達為之內應
及事發殺文都於世充世充甚德於達及破李密
諷越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
籍沒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
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
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
深恥也化及以此下才負累葉時逢崩剝不能竭命乃因



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
冕釁深指鹿事切食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疾世
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與蒙獎擢禮越舊臣而躬為戎首
剗行鴆毒竟而蛇豕醜類繼踵誅夷梟鏡凶魁相尋菹戮
垂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為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

賀訥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李惠
高肇
胡國珍 從曾孫長粲
楊騰
乙弗繪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呂氏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爲佐周成王業未聞姒姓爲輔然歷觀累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蘭櫝引大弟升賀任厚棟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西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蔡依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諂詐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且不有勳業權與時方向德陵暴之釁豈因茲而起其靖德昭訓二門並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繼世權雖妄假昭信非惟素門覆道詑謬廢辱感望之挺白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末跡竊權竟移鼎祚斯乃西漢霍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誡隋文涉躍之初獻后便相推毅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息禮綱緣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赤異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峻李惠

賓舉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魏書有趙猛妻獻爾朱文暢鄭
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
蕭巋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寔杜超叙尒朱文暢鄭仲
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巋歸命附其家傳其餘並入此篇
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傳云

## 賀訥傳

賀訥代人魏道武皇帝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
長祖紇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
部乖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衞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
仁分攝國事道武還居獨孤訥總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
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
劉顯謀逆道武輕騎歸訥訥驚喜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
帝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亡也訥中弟染干粗暴忌帝常
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
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道武爲主染干不從遂與諸大
人勸進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帝討吐突隣部訥兄弟
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衞辰遣子直
力鞮征訥告急請降道武將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
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
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



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還訥從
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
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
領以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
遣盧率眾會衞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
帝遣使切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
猜忌會道武救儀去鄴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爲廣川太守
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
爲幷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道之
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爲帝祈禱
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帝嘉之甚見寵待從平中原以
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平子泥襲爵後降爲肥如侯道
武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
之明元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
侯安同持節行幷定二州劾奏幷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
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軍
國大議每祭豫焉又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
虜級當斬贖爲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爲外都大官復本爵卒
官子醜建襲

## 姚黃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間行
來歸魏明元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
都尉隸戶二百太武即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
雍州刺史隴西王諡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
得失太武悼惜之故贈禮有加

杜超傳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太常中
為相州別駕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尚南
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幸其第賞賜巨
萬神䴥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
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山鉅鹿惠君真君五
年超為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諡曰威王長
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
鳳凰襲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已欲以鳳凰為定
州刺史鳳凰不願違離闕庭乃止鳳凰弟道儁賜爵發干
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超既薨復以超從弟遺侍中安南
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為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
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大傅諡曰宣王長子元寶位
司空元寶弟倪襲爵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
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文成未知遣此怪其不



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投家首自歸元寶猶豫其
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
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
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儁遺惠在人前從坐爵受誅
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
將軍南康公諡曰昭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傳

賀迷代人太武敬哀皇后之從父也皇后生景穆初后少
孤父兄近親唯迷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
公

閭毗傳

閭毗代人蠕蠕主大檀之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即
恭皇后之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太安二年以毗為平北將
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為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
侍中進爵為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
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
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襄康
公辰安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
紇薨贈司空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為定
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為七兵尚書卒紇

弟柔位外都大官贈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文成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為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符堅扶風太守亥為鎮西將軍遼西簡公勃海太守澄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為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親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背至是宋於英等薄不如睹之篤請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為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平州刺史訢為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濁貨徙敦煌諸常自興公及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為隆盛後伯夫為洛州



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諡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孝文以明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以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已下宿衛已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 馮熙傳

馮熙字晉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北燕王太武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事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閒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為太武左昭儀妹為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景

稱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為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即位為太傅累拜內都大官孝文即位文明太后臨朝帝乃承旨以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為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為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



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熙為州因取人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為貪縱後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為后曰白武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夫開有司陳奏斯

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孝文前後納熙三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貽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幸焉將遷洛帝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密敕宕昌公主遇曰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為制緦服詔有司預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為備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



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諡詔曰可以成疆恢遠曰武奉諡於公柩至七里澗帝服縗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脩誕字思正脩字寶業皆姿貌妍麗年纔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兄弟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又罷庶姓王誕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

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庭遙受其
拜既詣還室脩降爲侯誕脩雖並居宮禁而性趣乖別誕
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孝
文嚴責之至於楚撻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
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窮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
乞全脩命帝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
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帝引管
蔡事皆不許帝寵誕仍作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
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
爲司徒帝既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爲



其章誥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
傅之道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
不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帝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
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惙然殆
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
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不自
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帝乃輕
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尸哀慟若喪至戚達
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迭舉哀帝以所服衣幍充襚親自臨
視徹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度慟哭極哀

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
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
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
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克
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
茂式準前訓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
謚曰元懿帝又親為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
其厚車駕還京遂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群
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而弔司徒贊宗以明友微者示
如穆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字孝和襲爵尚



避皇子愉諱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頗有輔興不和輔興亡
贈相州刺史祖戢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
論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
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子因字景昭襲爵昌
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禪
例降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
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姓宣武時
卒於河南尹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
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闈寵侔二兄

孝文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
亦免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肇俱直光每
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肇云我家何負四海乃
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熈爲太保誕司徒太
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肇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熈
脩以罪棄熈誕喪亡后廢肇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惠傳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
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
渠牧犍之妻太武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之助故寵遇
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出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
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
山王諡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
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
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
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燕爭巢鬬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
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
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
理無固心群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
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



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群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
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
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人莫敢
欺紿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
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
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
故天下冤惜焉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
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
軌鳳爲謀主伏誅唯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
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孝文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
惠諸從以再離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
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
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
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
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
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
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並
去軍號帝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
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于禁中及宣武寵隆外家
一皆顯位乃惟孝文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

祖為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諡法武而不遂曰壯諡曰壯公與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為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為博陵郡公晞侃為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嘗之圍尒朱榮侃晞與魯安等持刀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梁

高肇傳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孝文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冀富等入魏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遂納颺女是為文昭皇后生宣武颺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勃海公諡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勃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為尚書右僕射冀州大中正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



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有能宣武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委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搆殺之又說宣武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為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門外廡下忽忿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還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及大舉征蜀以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為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宣武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宣武崩敕罷征軍明帝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

迺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縗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栢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盆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為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乃於廁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孝武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在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為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肇長兄琨早卒襲爵封勃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宣武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為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為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孝武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為喪主亦卒無後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諡曰莊侯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為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為皇后二年八坐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郡君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正早卒

## 胡國珍傳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勃海公姚逵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深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太武克統萬深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選入掖庭生明帝即靈太后也孝明帝踐祚以國珍為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屈公入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賜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疋男女姊妹各有差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

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以宅拜之靈太后明帝
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為秦太上君太
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
墳瘞卑局更增廣為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按
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為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
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
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
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
封國珍繼室梁氏為趙平郡君元乂妻拜為女侍中封新
平郡君又從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



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自禮拜
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
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
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
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
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
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明帝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
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
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國珍有凶徵令為
厭勝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脩德以禳之臨

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臨天下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
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
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為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
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
閑國珍國公萬年後為在此安厝為歸長安國珍言當陪
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惛
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
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
雖外從眾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
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



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
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
謚曰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
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
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
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初國
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為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字元吉
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
園祕器明帝服小功服舉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朞葬
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

改封平源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廢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贈本官加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貞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為臨涇伯後進為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為清河王亶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孝昭子虔字僧敬元叉之廢靈太后虔時為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叉事發叉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為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遊多不預



焉出為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帝輿送於郭外子長粲長粲仕齊累遷[illegible]武太守為政清靜頗得人和除兼并省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無所回避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密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疑門受拜皆彈糾之彥深等頗有恨言長粲不以介意後主踐祚長粲被敕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武成還鄴後主在晉陽長粲仍受委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敕在京省判度支尚書監議五禮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左僕射和士開高文遙領

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右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為八貴於後定遠文遙並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高阿那肱別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既富於春秋庶事皆相歸委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illegible]為侍中丁母憂去職給假馳驛奔喪尋有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仁心欲入處樞要之地為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又以為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為州太后為言於後主不獲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眷戀流涕後主亦惆然慜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為人吏所懷因沐髮手不得舉失瘖卒於州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嗟嘆惋惜之贈司空公



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公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儉女為妻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遜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之為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別宅亦無朝拜之禮又娶婦公孫氏也已殺三夫長粲不信彊取之令與李氏同住未春而亡子仲操位陳留太守次叔泉通直散騎侍郎先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和士開奏聞詔降罪人以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諳練往事語士開曰天丗象見吉凶有成災

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占者王侯各在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史爲驗未幾而卒[illegible]寧弟盛字歸興位左衛將軍賜爵江陽男歷幽瀛二州刺史爲政清靜人吏愛之轉冀州刺史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追封陽平郡公諡曰懿穆明帝後納其女爲皇太后舅皇甫集妻字元會一字文都安定朝那人封涇陽縣公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贈侍中司空公諡曰靜集弟度字文亮封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左衛將軍度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方之毛嘉

正光初元乂出之爲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祿大夫孝昌元年爲司空領軍將軍加侍中元乂之見出也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爲之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熙爲子子熙娶趙郡太守裴他女他還京師度問他外何消息他曰行路所聞唯道明公多取元乂金帛遠近無不慨歎公宜殺此罪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攝吏部事遷司徒兼尚書令不拜尋轉太尉孜孜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自請乞靈太后知其無用以舅氏難違之然所歷官最爲貪穢尒朱榮入洛西奔兄子華州刺史邕邕尋與度爲人所殺

楊騰傳

楊騰弘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妹爲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處貴遊景明初襲爵後爲護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諡曰貞襲子盛

乙弗繪傳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爲吏部尚書

趙猛傳

趙猛太安狄那人也姊爲齊文穆皇后繼室生趙郡公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齊神武舉義以預義勳封信都縣伯累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傳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齊武成皇后長兄也父延之魏中書令兖州刺史太寧中贈司空公長仁以内戚歷位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及武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語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閑而往傳斷公事人號爲三佞長仁私遊夜宿處處追尋孝裕

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為章武郡守元亮為淮南郡守仁表為幽州長史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和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更從孝裕為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干執事求為領軍將相文武以主上富於春秋母后家不可專政故抑而不許以本官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未盡先是尚書胡長粲奏事內省長仁疑粲間己苦請太后出之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滏口帝以夜漏尚早停於路傍長仁後來謂是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騎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問是何人牙不荅而走帝命左右追射之旣而捉獲因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開因此遂令德信列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由是除齊州刺史及辭於昭陽刻仗引見長仁不敢發語但泣涕橫流到任啓求暫歸所司不為奏怨憤謀令冀州人李揩墻刺和士開其弟長咸告之士開密與祖孝徵議之孝徵引漢文帝殺薄昭為故事於是敕遣張固劉桃枝馳驛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輔遂賜死先是太白食昴占者曰昴為趙分不利胡王長仁未幾死長仁性好歌舞飲酒至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歎欷歔流涕不自勝左右莫不怪之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為后重加贈長仁



子君璧襲爵隴東王君璧弟君璞及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並賜爵合門貴盛后廢後稍稍黜退焉

隋文帝外家呂氏傳

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為楊
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騃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慼容但連呼帝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熲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衞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庶僚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論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頗雜權寵動皆占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但可失之迹斯文可睹苟不傾宗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為鑒焉若使開皇創業不取鑒於

已往獨孤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親猶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慶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列傳六十八　北史八十

列傳第六十九 儒林上　北史八十一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族曾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 靈暉子萬壽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 子崇祖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張[illegible]伯
[illegible]
郭遵

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
崇政化之本原察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
或汙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
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
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
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
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
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
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征盧玄高允等而令
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
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
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
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



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
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
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
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
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
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
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
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
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
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



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
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二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
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
校學所在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
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尒朱殘酷文章咸蕩禮樂同奔弦
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
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
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
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
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

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
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
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
以殊禮同軌亡後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
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
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
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
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彫朽迄無成功蓋有
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
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犬



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
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
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
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
耳冑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疏闊游手浮惰十室而
九故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
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
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
差逼充貧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

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
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
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
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
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
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
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
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
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
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



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
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
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
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荊及定山東降至尊
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
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
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
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
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
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

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旣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奪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



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

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
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
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
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
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
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
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
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
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衆
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梁越傳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為禮經博
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初以
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為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
大夫卒

盧醜傳

盧醜昌黎徒何人也襄城王魯元之族也太武監國醜以
篤學入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騎
常侍卒於河內太守

張偉傳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也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
儒謹汎納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
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
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本國
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又使宋賜爵成皋子出為營州
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諡曰康

梁祚傳

梁祚北地泥陽人也父劭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陽太守至祚居
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
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恒時請與論



經史辟秘書中散稍遷秘書令為李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
後出為統萬鎮司馬徵為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
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傳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為通宦恒耽勤
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
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
屋宇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
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遷秘書丞時高允為監
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定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

作郎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恬也恬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亡
棄恬常發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
娶曰此輩會是衰頹何煩勞我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
構稼穡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
同時有珍羞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啖之家人無得嘗焉
太和十年以恬爲秘書令而固請爲郡未授而卒贈幽州刺史
都昌侯謚曰康

陳奇傳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少孤貧而奉母至孝齠齔聰識有風成
之美愛翫經典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



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
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
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
此而言自葱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爲嫌嘗眾辱
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
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
侯釐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
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竟何職也先是敕以
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
允每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

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
也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
然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
雅之失雅制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
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
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
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
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得寬宥獄
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
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
星墜壓腳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腳必無善徵



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外生常矯之仕歷郡守奇所注論語
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劉獻之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勃海程玄
後遂博觀眾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
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
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
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
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

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悟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識者辯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諸生多有疑滯



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顯大義皆舉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并立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而卒四子放古遂古參古脩古

## 張吾貴傳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粗為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為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 劉蘭傳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



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眾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 孫惠蔚傳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也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因相試議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



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澮朕常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為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宣武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袠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并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詔許



之後為黃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講定之勞封棗強縣男明帝初出為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宦惠蔚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卒于官贈瀛州刺史諡曰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隸書位國子博士惠蔚族曾孫靈暉

## 靈暉傳

靈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錄章疏研精尋問更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

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仕齊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綽之鎮所爲猖蹶靈暉唯默默憂顇不能諫止綽表請靈暉爲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爲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啓不合後主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爲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恒爲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周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及兄子廉子尚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贈詩陽揔爲一篇酬荅詩云三



馬皆白眉者也子結爲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爲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爲諮議焉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善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爲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爲兗州刺史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數千疋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縑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竝須出於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所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靈暉子萬壽字仙期

二字遐年聰識機敏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譚笑在齊仕爲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隋文帝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摠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白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至京盛爲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上而玩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拜 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戮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有集十卷行於世

## 徐遵明傳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召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

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兗州有舊因徙屬焉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間為亂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求加策命卒無贈諡



## 董徵傳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累遷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後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孝武帝以徵昔授學業故優贈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諡曰□

## 李業興傳

子仲璿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算曆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𢾾曆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曆上之于時屯騎校尉張洪蕩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為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主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修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建義初敕典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二年以前造曆之勳賜爵長子伯後以孝武帝登極之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

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為摘句後入為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詢訪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詔從之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事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

北史列傳六十九　二十

丘之處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俗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楯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答梁武問業興詩

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邵南仁賢之風繫之邵公何名為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邵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文王為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為繫梁武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問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

北史列傳六十九　二十一

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辯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為友業興對曰孔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之中動有百數

又問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
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
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
何意爲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著被罵
邢子才云爾婦疾病或問實耶業興曰爾大癡但道此亦
疑者半信者半誰撿看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
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
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
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
以爾爲本州刺史既而以爲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爲
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棊曆以
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蔀九百八十七爲升分還以己未
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
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克克後
凶文襄既克欲以業興當凶而殺之業興愛好墳籍鳩集
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
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
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怯有乖忤便即疵毀
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
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

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業興二子
崇祖傳父業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一
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忿鬩文襄色甚
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駮妄崇祖申
明服氏名曰釋謗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
算也封屯留縣侯遵祖齊天保初難宗景曆甚精崇祖爲
元子武卜葬地醉而告之曰改葬後當不異孝文武成或
告之兄弟伏法

## 李鉉傳

李鉉字寶鼎勃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
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
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虯受周官儀禮
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
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
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
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
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年二十
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
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

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齊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
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
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贍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
在東館師友諸子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
之暇遂覽說文爰及蒼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天
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
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毋懷文
等草定新曆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
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
東宮文宣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



還葬王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
士

馮偉傳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
少從李寶鼎游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
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
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
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
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
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

欲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
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
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
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張買奴傳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
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

劉軌思傳

劉軌思勃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
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傳

鮑季詳勃海人也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爲李寶
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士從
弟長暄兼通禮傳爲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貴遊
子弟齊亡卒於家

邢峙傳

邢峙字士峻河閒鄚人也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
爲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
有儒者風廚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
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

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歸卒于家

劉晝傳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晝祖親漢寶異戶讀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爲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甘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始舉晝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璵亦嘗以晝應詔先告之晝曰公自爲國舉才何勞語晝齊河南王孝瑜聞晝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使且在齋坐晝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蓋以指機政之不良晝夜常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寤而密



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爲興俊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晝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

馬敬德傳

馬敬德河閒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閒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求舉秀才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國子博士齊武成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爲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疏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

元熙傳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　詔文林館武

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
子文學不惡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
和厚在內甚得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 張景仁傳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內
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
齊名文襄並引為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德書後
王在東宮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主愛之呼
為博士歷祕書監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
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



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瑜之女因以表裏相
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珍
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
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為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
加開府侍書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
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
死後長顒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隆退遂除中書監卒
贈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為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
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舉由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
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
十餘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也自寒
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奇造知氏族所
出容調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
謁之列見者為其慙悚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恭伯之
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
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頡以來
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 權會傳

權會字正理河間鄚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
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仕齊



初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
盡師傅之禮暹欲為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
不慕榮勢恥於左官固辭暹識其意遂罷尋追脩國
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
性甚儒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為諸儒
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
夜承聞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
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
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
一子亦不授此術會曾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將

至乃逢寒雪寄息佗舍會方令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
入户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說會每
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
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日恒乘驢其職事處多
非晩不歸曾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
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廻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
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
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廁乃是
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龍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
量先生臨送者爲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



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注易
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仕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傳

張思伯河閒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
例十卷行於時亦爲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廓位
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位國子
助教

張彫武傳

張彫武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與兄蘭武仕尚書令史
微有資産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爲書生停其宅彫武少
美兒爲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絶人負笈從
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
數諸儒服其強辯齊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說乾明
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免官武成即位以舊恩除通直
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武應選時號得人
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
帝甚重之以爲侍講與侍書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元
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
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公私之事彫武常爲其指南
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



幄知彫武爲洪珍謀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彫武監國史尋
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
不趨呼爲博士彫武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
有匪躬之節議論無所廻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
譏切寵要獻替帷扆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彫武便
以澂清爲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
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彫武不如
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
與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諫幸晉陽爲長鸞所譖誅
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彫武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

者之諫臣實肯誅鋤惡黨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賢諂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閒無所擁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獻箴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憐而壯之子德沖等徙北邊南安王思好之反德沖及弟德揭俱免德沖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沖並在殿廷就執目見究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 郭遵傳

郭遵者鉅鹿人也齊文宣為太原公時為國常侍常家人有盡豐洛者與知家務號曰盖將遵因其慶勿曾抗拒為高祖所責見委受禪由是擢為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朱謂為鉅鹿太守遵為弟子求官謂啓文宣鞭之二百付京畿久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別駕會韓長鸞父永興為刺史因此遂相參附後擢為黃門侍郎被誅遵尚首賤微易為盈滿宮門逢諸貴輒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為輕率嘗於宮門牽韓長鸞辭曰王在得言主上縱放如此曾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而去由是不加援故及於禍



楊燧 校正



# 列傳第七十 北史八十二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冀儁
趙文深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輝
顧彪
魯世達

張沖
王孝籍

列傳

沈重傳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詧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致書禮聘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



為大司…詔…建德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傳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為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習天文及算曆之術後為人所告囚送河東屬中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隱周文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為府參軍事令在館教授子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

將子弟　為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侍數人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平二年遷驃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為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子義綱

熊安生傳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虯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䃮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　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覩奧寧可汩其先後　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為優帝大悅賜帛三百



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為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下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　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

贈役蹤　之語曰顯公鍾寒公叔宗道明經徐李
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寒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姊
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謝之曰
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
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兗州長史鄭大讓
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
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
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讀雄和士開諱安乃稱卿翊生奉公
哂之

## 樂遜傳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
趙魏問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
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魏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
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
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
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
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
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
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
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

遜為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
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政教其二省
造作其三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
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贇畢公
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歧州刺史陳公
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
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
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
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
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
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
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為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
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
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
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為
本不自矜尚每在眾言論未嘗為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
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
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
古學顯

## 黎景熙傳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鄚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魏太
武時以軍功賜爵容城縣男後爲燕郡守祖鎮父瓊並襲
爵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
太武時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
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
與許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
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
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孝武西遷季
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稍遷黎陽郡
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寓於潁川時王



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留於門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
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
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
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
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
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
上封事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
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
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禋禮百神猶
未豐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當邀斯旱春

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
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人也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人興役
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
行傳以爲先是發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
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
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誡儻或可思
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人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
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覬子來非晚詩云人亦勞止迄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
不登人將無覬如又薦飢爲虞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爲奢
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
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
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
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
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
甚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蕘置鼓樹木以
求其過頃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
瘼同禹湯之罪己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剋

已節用纂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富短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歷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為鄙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臣又聞之為政之要在於選



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政者貴因以次任必以能擢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任當其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寄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陳特降中旨即遣修營在斯一周未知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文周文初為天下分崩時

學術之士蓋寡故曲學末伎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於世並見收用

冀儁傳

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為記室時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偽為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儁尋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敕不以為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大統初封長安縣男從征弘農戰於沙苑進爵為子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



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啟周文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爵為昌樂縣侯卒

趙文深傳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仕魏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與冀儁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

帝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
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
貴游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
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
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
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
陵書影覆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主蕭詧觀而美之
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牓之功除趙
興郡守文深雖在外任每須題牓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 辛彥之傳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補曰
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弋
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
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
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
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
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
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
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
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

而譏曰辛君所部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隨
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皆供祭之類上謂
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
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
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
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
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謚曰宣彥之
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
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子姜舒仲龍並早有令譽



## 何妥傳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
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
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
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
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
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
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
此江陵平入周仕爲太學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
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駮曰帝嚳四
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

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
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
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
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
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
子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
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
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上八事以諫其一
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
舉枉錯直則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



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
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
署之官人不之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
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
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
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
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
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
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

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
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
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
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
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一人身上
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
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卑
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
傅說之能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
不多安於寵任輕於權軸顛沛致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
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
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
矣如范威刻漏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
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
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
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轥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
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
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

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名隱
嚴湑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衒之二年威定考文學
妥更相詞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
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
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
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
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
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
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衞宋趙之聲出內則



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
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
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
樂則欲寐聽鄭衞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脩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衞之音者姦
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
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
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
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
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

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
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
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
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
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
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
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
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
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



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
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於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
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
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
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
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
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
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漢高祖改名
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

示有成于治文也　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
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
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
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以是大備江東
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雅四始實稱
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
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
意管絃年雖耄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反問其逗
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
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



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
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
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
別敕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
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唯作大
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
從之俄而子蔚為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
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
講說教授之又為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
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

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　帝下其議
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
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
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諡曰
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
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
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
該包愷並知名

蕭該傳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



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
為貴游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
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
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包愷傳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
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
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
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傳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
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
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
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
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
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
脩正樂章後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
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
能時定藏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
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



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
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
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
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
詔預修令式文帝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
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
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仁
壽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 馬光傳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
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隋開皇初徵山
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
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
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
自云此書若奏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竟坐
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
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門
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
雖辭非俊辯而禮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
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



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
憂歸鄉里以疾卒于家

## 劉焯傳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
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
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
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
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隋
開皇中刺史趙煚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
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

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群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歲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卒劉炫為之請謚朝廷不許



## 劉炫傳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召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隋開皇中奉敕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詔諸術者脩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群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為帳內每使執杖為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

居為筮塗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修定禮律除旅騎尉吏
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
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
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
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
宗子雖疎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
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
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
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
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



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
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
弘引炫脩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
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
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
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稟皆發於炫弘嘗問炫案周禮
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
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
在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
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

也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
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
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
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
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
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
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
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



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
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
長鄭康成等皆自敘徽美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
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
死朝露魂埋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
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之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
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捶撻未
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
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今及耆艾
與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人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

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盜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



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筭術一卷并所著文集並行於世時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並知名

褚暉傳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辯博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疏一百卷

顧彪傳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魯世達傳

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沖傳

張沖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傳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羣言徧習五經頗有文辭與

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脩國史劭
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
書牛弘曰竊以毒螫𢡖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
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內冰火鑠
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鉗舌緘脣吞聲飲氣惡
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
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
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綿遠
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復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
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



枝沒於深泉之底矣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
賞不霑賣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
產加以慈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齎糧靡
期前途逾遠倚閭之望朝夕傾心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
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
石營魂且散恐筮子無徵脩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
稱所以致言嵇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
子野未曾聞離朱所未見久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
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
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

而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
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
荊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
地有能用之資愼耳目之明興首足之戚悍而不爲孰知
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
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
簡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
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
之罪方且未刑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而
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



亂零落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
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
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
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遠惟漢魏
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
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
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
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
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身殞於

莫濟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時不我與餘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列傳第七十　北史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北史八十三

溫子昇
荀濟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顏之推　弟之儀
虞世基
柳䛒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潁
王貞
虞綽
王胄　兄眘

庾自直
潘徽 常得志 尹式 劉善經 孔德紹 祖君彥 劉斌

文苑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
之為用其大矣哉逖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索所紀莫
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
或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鑒二代
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用能窮神
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哉斯固聖人
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



之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
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
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
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
者往往而有矣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
林而二馬王揚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
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
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栝榦於鄧林潘陸張
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
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譎衍六代並奏易俗之用無爽九

派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為盛既而中州板
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
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
徽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弈朱彤梁讜
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
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
也至於朔方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
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
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



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
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
韻高遠艷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
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
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
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歷文雅大盛
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
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
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勃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彫
琢瓊瑤刻削杞梓並為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

溫子昇竝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
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康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有齊自
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紘以掩之鄴都
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
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孺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
輔玄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
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
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
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
魏騫亦參詔勅自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



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
林薛道衡竝爲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群小然
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因
畫屏風勅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
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
蕭愨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
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
託鄧長顒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
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
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

張彫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
遜陸乂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
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眭道閑
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
司空東閤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儦太學博士諸葛
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勅
放愨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
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兗
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
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進



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
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
李翥前廣武太守魏騫前西兗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
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
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沖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司徒
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頠後舍人崔德儒
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
行司空祭酒陽辟強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參
軍周子深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竝入館待
詔又勅僕射殷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

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illegible]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秕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荊之風扇於關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夫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



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為樸發號施令

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



柳䛒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不詳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為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並各附其家傳齊書敘祖鴻勳李廣樊遜荀士遜顏之推為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既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儦王頍諸葛穎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為文學傳今檢崔儦王頍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䛒明克讓[illegible]之於此以備文

魏傳云

溫子昇傳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
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冤句
因為其郡縣人焉父暉兗州左將軍長史行濟陰郡事子
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
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
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
見溫生深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熙
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
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
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
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
彈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為朝請後李神儁行荊州
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
獎退表不許曰昔伯喈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
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及廣陽王深以東北道行臺
召為郎中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沈
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實盈滿子昇取
絹四十疋深軍敗子昇為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興與



把詔書問是　何

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
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慚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
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子昇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
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
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
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
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
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
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
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　北度對曰主上以武牢失
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　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
王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為大
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為中書舍
人莊帝還宮為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
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
介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
文字子昇顏色不變曰勑榮不視之介朱
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
正梁使張皋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

機俊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
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
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
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
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
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爲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爲中書
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
逋峭難爲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
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
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旣成乃餓諸晉陽獄



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
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
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閒所以終
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
二十餘卒

荀濟傳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衣
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
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㥄家及見
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
辯曰自傷年幾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
事故挾天子誅權臣然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
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爲反於是燔殺之鄴下
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祖鴻勳傳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儁仕魏歷鴈門咸陽二郡太守
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諡惠
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爲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
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不亦其



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
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徵奏鴻勳爲司徒法曹
參軍事及赴洛徵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
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尋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齊神武
辟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
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齊天保初卒官

李廣傳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群書有
才思少與趙郡李騫齊名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
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一時之貴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

國史臺文奏多其辭也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
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欲早朝假寐忽
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
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怳忽不樂數日
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然無私為士
流所愛時共瞻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常為畢義雲所
擯進廣卒後辛德源集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為之序

樊遜傳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宦而衡
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



學其兄仲以造氈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人弟獨
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
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
以自勸遜貌醜陋有才辯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為臨漳
小吏縣令裴鑒在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
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頓丘李
廣勃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
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遂借陸沈公子
為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
城王旭時亦在坐欲命府僚進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
佳行可為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
不敢當此武定七年齊文襄崩暹為文宣徙於邊賓客咸
散遜遂徙居陳留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事
遜仍舉秀才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二年已
貢開封人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
右丞陽斐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
年非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
會朝堂對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
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
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焉尚書



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率衆
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明為梁主岳假
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循使項和解遜往還五日
得循等報書岳因與循盟於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
尚書崔昂舉為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
令校定群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
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
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
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
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

謙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云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秘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孝謙爲之銘陸卬不知以爲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孝謙代己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孝謙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三人並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清河初爲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轜車頭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煩君一到數日而卒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孝謙死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爲主書才名相亞范騁字孝倩潁陽不安人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楊愔將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范生卒於侍御史



## 荀士遜傳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末年卒

## 王褒傳

王褒字子深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祖騫父規並南史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襲爵南昌縣侯歷位祕書丞宣城王文學安城內史及侯景陷建鄴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內史累元帝嗣位褒有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掌選褒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建鄴凋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

又其故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即都荊郢嘗召群臣議之
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
丞劉瑴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荊南地有天子氣遷徙
非宜元帝深以為然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
其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荊楚已從僧祐
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
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眾俱出見柱國
于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元帝及諸
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淒切之辭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
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



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
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
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眄忘其羈旅
焉周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褒
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談論恒
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
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
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
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

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
弘讓相善及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
褒贈弘讓詩并書尋出為宜州刺史卒於位子鼒嗣

## 庾信傳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並南史有傳信幼
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群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
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
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豔故世號為
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



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
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
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眾先退臺城陷
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
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
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
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為政
簡靜吏人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
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

不害等信及褒並借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
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
若布衣之交群公碑誌多相託焉唯王褒頗與信埒自餘
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
南賦以致其意云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
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荊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 顏之推傳 弟之儀傳附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世
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自
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



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為其國
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
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為中撫軍府
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
中王則以免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即位以之推為散騎侍
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
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
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悅之即除奉朝請引
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後從至天池以為中書
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

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
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
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
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
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
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
帝甚加恩接為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
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
侍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
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策仍勸募



吳士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告
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
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
雖不從之推策然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
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文學深見禮重
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之推
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
魯自為序

弟之儀字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群書好為
詞賦嘗獻梁元帝荊州頌辭致雅贍帝手敕曰枚乘二葉

何遊梁朝，見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
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
士。武帝初建東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
谷渾，在軍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已，唯之儀以
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
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
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
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
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
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



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
沖，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
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
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
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
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
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出為西疆郡守。及踐極，
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
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例
入朝。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受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
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 虞世基傳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恬
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
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
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
因以弟女妻焉。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
獵，令世基為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
入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



平。嘗為五言詩以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為工，作者無不吟
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
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
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
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
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
曰：方相委任，宜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
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
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
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閤之後，始召世

其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繆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為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



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變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

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殺逆也世基乃見害長子肅好學有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



殺之

## 柳䛒傳

柳䛒字顧言河東人也世仕江南居襄陽祖惔南史有傳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為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荆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為內史侍郎以無吏幹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䛒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䛒為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數傚庾信體及見䛒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䛒為東

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撿校洗馬甚見親重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謔䛒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言雜誹諧由是彌為太子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上之太子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比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後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為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䛒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宮人置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卒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 許善心傳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並南史有傳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遍通涉十五解屬文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上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上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秘書丞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秘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宮煬帝秘不發喪先易留守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任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

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旨乃言
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無罪諸兵士
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為虛
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
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在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
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糾發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
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者
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共周羅睺虞世
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
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甚惡之又



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相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
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
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
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
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
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殁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
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
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之三才而育德肖
三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為之君長有貴賤焉為其不極保
上天之眷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策感召風
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王者迹符成之也一
致革命物制竹素之道斯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
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綴其實唐
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虞昇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辨方
正位論時討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檮杌乘車檀一家
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
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遞運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竝以
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
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王克昌四
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百



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夕
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夫
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為稱首屬陰戎入潁羯胡侵洛瀍
騰埃黷三季之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所巨厄廟朝有
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於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
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私別論之在於序
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
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
室交喪墳籍銷盡家壁藏殘不準無所盜帷囊同毀陳農
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

緒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録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克荷薪太建之末始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緗素採訪門庭記録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屬零頹不殞遂辟無所交游栖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附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膚瑣涼能孤陋未學參職郎署猥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續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屬本邑淪覆屯鄉播遷行人以節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壹家史舊書在後淪喪今止有六卷獲存文竝缺落失次



自入京邑以求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録一卷爲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人傳一卷藝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宗者皆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侍武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追叙前勲授通議大夫

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低佪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及越王侗稱制贈左光禄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高帝知之赦尚食



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内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 李文博傳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帷中披撿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疏謬即委之臧不道衡每得其語莫不忻然從之後在秘書内省典校羣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

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矣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絜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嘉須賜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存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侻不持威儀好為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文帝聞其名召與語悅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明克讓傳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並南史有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攬筆輒成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梁位中書侍郎梁滅歸長安引為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即位為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隋文帝受禪位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上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

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爲國子祭酒。兄弟叔少遊,博涉群書,有詞藻,仕梁位都官尚書。入齊,甚爲名流王元景、陽休之等所禮。武平中,拜中庶子,卒,贈中書令、揚州司馬。

## 劉臻傳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南史有傳。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歸魏,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儀伯下大夫。隋文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惚恍,耽經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尋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啗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疏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



## 諸葛潁傳

諸葛潁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潁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歷學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周詩、蒼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藥藏郎。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潁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録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潁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巡,卒於道。潁性褊急,與柳䛒每相忿鬩,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 王貞傳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齊王暕鎮江都

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集貞上三十三卷爲啓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虞綽傳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美之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



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幸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疏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虛己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竝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游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　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群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



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傳 兄眘傳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父祥竝南史有傳胄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群官詩成者奏之帝覽胄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

什多令謚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
二人為準的從征遼東遷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
恃才俊傲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
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
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
為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兄眘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
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於
官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父持南史有傳自直少好學沈靜寡欲仕陳歷
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
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
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為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
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
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
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傳 常得志 尹式 劉善經 祖君彥 孔德紹 劉斌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
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
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敬
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
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啟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
餞送徽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啟而不奏澹曰曲禮
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云
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
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
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出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
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
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



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
復並謂極高極尊乎至若如謝所言公因非尊地公子敬愛
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
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
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
陳滅為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
在塗令徽於馬上為賦 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
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徽為之序
俊薨晉王廣復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
部復令徽為序煬帝嗣位以為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

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
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
多罹其患徵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徵為
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頭發病而卒隋時
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並有才名事
多遺逸

常得志京兆人隋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第為五言詩辭
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
族人正卿彥卿亦俱有俊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
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見其父珽傳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為中書
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南陽人祖之遴南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司
功書佐竇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黑闥中書
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論曰古人之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庾信顏
之推虞世基柳䛒許善心明克讓劉臻王貞虞綽王冑等
並極南土之望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
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俱頓
並編緗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外貴
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列傳第七十一　　北史八十三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荊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王頒 弟頍
楊慶



田翼
紐因
劉仕儁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綰銀黃列鍾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貴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之地厭迹

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温牀扇席灌樹負土苟或加人咸為異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為易矣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而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魏書列



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荊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為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濬王頒田翼楊慶郭世儁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為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並從此編緝以備孝行傳云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為縣囚執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沖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云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撫督甚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伏保襲父侯爵例降為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



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為撫冥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轝親自扶接申欲行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為長兼前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

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官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思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隣兄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



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窮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絶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吊贈盡禮從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鬚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鬚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絶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絶鹽哀毀過度形骸枯悴骨立而已鬢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閭州表以聞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鬚墮落未

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群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夭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跟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荊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後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雚並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板白頼州刺史大統中板雚鄜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為墳後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晝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帀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凷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鵄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

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麪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
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
州郡累爲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
孝行微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
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
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
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
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
爲人所棄者元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欲



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
然之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
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
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
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
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
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
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
鎞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
目果明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

旦夕扶侍及祖沒號踊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
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
表其門閭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頒少俶儻有
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頒荊州遇梁元帝爲周師所陷
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
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
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隋開
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
異之召見言畢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



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
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
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
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爲霸
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斲櫬焚骨亦可申孝
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
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
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
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
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

聞有司録…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圖部曲…
國威靈得壓惡取本心御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
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弟頍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
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
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吾無不可讀者
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
善談話年三十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頍所
爲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以博物稱又
曉兵法益有從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



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
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帝
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
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
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
反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將
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
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
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爲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
戮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愼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

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
求頍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
二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焉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容
止性謹慤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
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
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
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慶加優賞擢授儀同
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



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
謂中毒藥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
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
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
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即悲鳴時人異之
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
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
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
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爲累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柏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患秋容貌毀悴鬚鬢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其弟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世稱孝焉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禀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茆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並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列傳第七十二　北史八十四

鄭道竿　王烈　校正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北史八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馬八龍

文門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郭琰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棠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贇

郭世儁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爲大方身則輕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

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
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
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
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欒布晉之向雄嵇紹並
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
顛墜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
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
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
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



年餘二百若延歲寒見松柏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懍懍
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
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
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
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閭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
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
之文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甫誕游元馮慈明
張須陀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為誠
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
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亦附之以備節義
傳云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
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
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王
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
厲然初不撓屈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背跋
被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
體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表稱臣
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羊
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
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殺帝愍之追贈安北



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
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
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經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
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
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
州里詔並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
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

許曰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
於式婦閭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
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
至十餘歲恆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
節義以為主簿

王玄威恆農北陝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
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
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纏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
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
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



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
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為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
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
百匹時有敕勤部人蛭拔寅兄地干坐盜食官馬依制命
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
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大和中為徐州後軍以
力死戰眾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孝
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
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
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
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
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
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
不拜呼出帳命眾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
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眾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
脅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
責之曰我為鬼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



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
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
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為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
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緦麻
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文門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
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
魏中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

伯爲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宗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追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虯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虯命小彪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遶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詔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

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殯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郭琰字神寶京兆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



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農時琰爲行臺接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後翻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爲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閤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錄之



李棠字長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掾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棠謀殺壽興率其衆據城遣棠詣關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棠乃稱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辱之棠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遂

害之子敞嗣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為宜豐侯蕭循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循於南鄭，循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循中直兵參軍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循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不同己，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策等，禽之，城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讎，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支體，然後面縛請就戮。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硤州刺史。後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為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概。仕齊位西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及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煮



犀甲腰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誘令降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為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周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煬帝嗣位，遷 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責之，遂見囚。元不屈節，見害。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天下既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撫馭，得士卒心，號為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𠷔賊孫宣雅、石祇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

帝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
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
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而進大敗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
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陁列八營
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腕
等眾各萬計須陁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
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眾十餘萬
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帥仁泰
霍小漢等眾各萬餘擾濟北須陁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
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



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
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
復入救之往來數四眾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
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
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位毗陵太守善會大
業中為鄃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為盜善會討之往
皆剋捷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
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
止一以謀之乃大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

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于時
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
陣未嘗負敗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與
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
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後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
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後為竇建德所陷建德釋
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肆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
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性鯁
急口吃言語澀難大業中為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為



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
無所回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身將軍尚
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
輔侗及王世充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
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
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充奮袂
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
頗解屬文性剛謇有吏幹開皇中為秦州司法參軍因入
考揚素奏為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

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爲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將駮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服者曰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



親繼親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毖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

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肅曰從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爲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



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眞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眞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

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
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
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
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
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
術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
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
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強媒蘖於禮經雖
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
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
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
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陽留守尋遣於上
江督運爲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
賊渡江遇煬帝被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
請以爲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
乃易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爲左右帝嗣
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
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
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



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謂
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慚
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
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
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
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
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
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
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
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
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
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欷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
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事
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
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
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陳孝意河東人也大業初
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
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
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

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尋起
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
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贓汚孝意清節彌厲
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
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
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
之每致剋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
反每旦夕向詔敕庫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為校尉張
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為隋文帝所知引為丞相參軍累
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
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
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
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
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
末為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為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
城遣兵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剋經三年資
用盡無薪徹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
卒飢羸為密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
羣賊曳令拜密季珣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



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為
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幼琰為
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季珣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
論者賢之

杜松贇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
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贇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
宜早歸降松贇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
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
贇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
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朝請大夫本郡
通守

郭世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
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
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彧巡省河
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
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皇
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
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
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

送諸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列傳第七十三　北史八十五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北史八十六

張膺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竇瑗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雖為政以德理寔殊途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叡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庶人謂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以速是故搏擊為俊足不旋踵懦弱貽咎録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佗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佗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張膺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子樵採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窮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廏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為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飢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鬲人也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為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為政如前譽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殯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

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並以清白為名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氐反叛以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為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為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己終無受納為百姓所思號為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軍武曾孫崇為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弘城周太守入魏父同舉秀才早卒並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尒朱榮官榮留為北道大行臺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奉發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事曄遂禪位廣陵由是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帝時為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



昇魏季景李業興並為摘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　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為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諠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僕案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

將欲何之瑗案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存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寬上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餘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瀛州刺史謚曰明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後拜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淑熙平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詔聽之人吏老幼詣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



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人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淑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爲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奇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甚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

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爲公仍從封新安後爲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寂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人患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爲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四與業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勠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

人欲相賄賂止患無方便耳又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
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詔左右王四德等推金盆以
馬死託肉為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誚讓業
尋被皆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
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
仁之後為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
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進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
政使劉西兗如此欽歎業答曰唯知自修也韶為并州刺
史業復為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
召為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



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
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
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
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
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
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所升降之
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
將入內業為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
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數奏失所帝遣人以鳥
鞭擊業頭至于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
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
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
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
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
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
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相
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訣
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
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牟酒率人
吏拜謁路旁自稱齊至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



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
齊郡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太中
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尚貞素不尚浮華為子結婚爲
朝肺腑吒羅氏其子以蔭得為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參
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綺襦紈袴吒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
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
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
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軍齊
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

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



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祅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綴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啟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債券郡人趙潁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潁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聞受趙潁饋瓜

欲貢新果至門問知潁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眾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



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餧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

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
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
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
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
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
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
不放反逆昂大慚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
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
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
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



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
徑收掩悉獲實賊徒款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
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啟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飢復請通
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
為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疏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為殿中
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為縣宰以
去病為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
欺然至廉平為吏人歎伏武平四年為成安縣令都下有
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綱

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
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
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
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襃揚去病後以
尉遲迥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
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
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
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
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



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
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
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
之後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
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
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隋文帝受禪以為岐
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
能下詔襃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
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
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

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
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
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
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
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
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
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
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
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
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



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
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
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
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
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
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
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
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
同歷上蔡二州刺史遷鄱陽太守稱為天下之最徵拜戶
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

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
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
陽城縣公後為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
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為南兗州刺史河陽侯為高
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
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為
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
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
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



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
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
軍復為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
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
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
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
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
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
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熲
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

毋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
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
曰襄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
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
人稱為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
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
汝南太守郡廢為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
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
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



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
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
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
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
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
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
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
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
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
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

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
論者稱為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
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
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
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
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
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
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內史上士
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



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
唯我公義奉國馨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
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
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
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
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
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
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棄
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
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慚謝而去後人有

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
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
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
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
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
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
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
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
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
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
郎婁崱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
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
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
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
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
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
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勛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
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
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



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
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
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決遣之佐吏從
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
史在職十餘年人吏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
免職及還鄉里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伏焉煬帝嗣位徵
之于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
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
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
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
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
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
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吏
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
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
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
邑人家世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
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弢巡省河北
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衝要訪可任者聞
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

尋乃山東盜起紹逐捕之多所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
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
不息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
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
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
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
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
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輒令使
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
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為太守者數
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
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
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
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
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
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
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為臨潁令清名善政為
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
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



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
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
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
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
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
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摠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
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
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
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
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
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
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
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
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
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
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
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
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

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為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
書佐武陽郡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
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
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
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于時盜賊羣起武
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
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
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
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



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
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
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
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
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
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
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
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
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
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

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
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
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
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
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
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
陶人庶至今懷之

論曰為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
存夫簡久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
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之心至



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
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列傳第七十四　北史八十六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子神
張赦提 趙霸
崔暹
邸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疏闊遂漏吞舟故大姦巨猾犯義侮禮郅都甯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懍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郅甯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楷齊有邸珍宋遊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遊道盧斐畢義雲庫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云

于洛侯代人也為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呂勝脛纓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衞監賜爵永成侯泥率勒禁中不

權豪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
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
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轉爲
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
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恆農人也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眞君中
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
后姉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
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
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



與和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
爲獻文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
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爲河內太守進爵任
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
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
加重賞勸課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爲酷虐後爲懷
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
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
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
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

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
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
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
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
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赤
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
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
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
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
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聰明婦人



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
從妹重之疎張氏亦多所產育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
是二妻妬競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
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
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
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
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衣
幘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而
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孝文
乃稍對百官辨其詐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

始見元后計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
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携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
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舅戚之
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擬李戶蜀而猶不顯然劉氏
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為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
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
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為公元
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
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約齊受
禪例降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賁中郎時
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鴈門間聚為
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
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
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
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
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
寇盜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
略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



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己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
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
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
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
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為異計赦提以
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
有好牛從索不果今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
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
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
盡命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
九泉之下當為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
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僚屬
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
官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之
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
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汙狼藉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
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
匿官奴障恡陂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
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

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
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為都督率衆討之違
崇節度為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
叉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
津縣公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姊也後
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邸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川鎮
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為葛榮所吞珍
入榮軍榮為尒朱榮所破珍與其黨被徙并州從神
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封上曲陽縣侯除殷州
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為州人所疾苦後兼尚書右僕射大
行臺節度諸軍事與殷州將成景儁等解東行圍回軍彭
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至於土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為
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本
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仕周位渭南太守政
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
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
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為建州刺史



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拜大將軍進
爵武山郡公及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
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
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
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鬱思式
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
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己立棒殺之或寮吏姦贓部內劫盜
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
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
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為上所譴除名式慚恚不
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
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
式恚臥其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
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外用大人何
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欻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
知之以式為罪己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
武藝仕周為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
司封高邑縣公　文帝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叢郡公
拜晉州刺史　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

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
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
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
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
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爲主爲
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
事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武候將軍後除幽州總管榮
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爲
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
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爲笞箠命取之輒



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
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
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人吏妻有美色輒舍其室
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
上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
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笞不
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搆榮遂收付
獄禁絕其糧弘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
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毒虐又贓穢狼籍遂
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

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
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以功
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用人多怨之轉幽
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
及榮誅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鞫囚多以醋灌鼻或椓弋
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
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於東萊海口監造船諸
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
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中少監



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寇隴西詔弘嗣擊
之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代王侑遣
執送行在所以無反狀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有子仁
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
儀同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
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
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令剡木爲大橛埋之於庭出
尺餘四面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
橛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懾氣及帝征遼

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祅妄皆收繫之比至河間召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俱殞異術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列傳第七十五　北史八十七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 列傳第七十六 隱逸　北史八十八

眭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子賾

徐則

張文詡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矞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遯世無悶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廕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

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案魏書列眭夸馮亮李謐鄭脩為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崔賾徐則張文詡為隱逸傳今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二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廄中其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婿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亮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

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尸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帢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



貧母賤由是不為邦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于家子賾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　之不能舍遺賾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竊常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傑似陵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啟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

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循答曰一昨伏枉教并
既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惑而不解事富山
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
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
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
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
聲鵷池播美望我淸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
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藺未學聚螢映雪懸頭刺
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況復桑榆漸 葵藿庵
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



儷虛班驥皁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埋光寂以爲
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
宣桃李眞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
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豫
聞高論則不殞今名楊脩若翫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
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千石并衣服錢
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兼舍
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起居舍人大業四年
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鎭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
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賾答

曰謹案漢文帝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
見後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
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
定鼎嵩高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
悅賜縑二百匹從駕往太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
答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
又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
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
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
虞世基許善心演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



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賾之議也奉詔作
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
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
之弑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
六十九賾與河南元善河東柳䛒太原王劭吳興姚察琅
邪諸葛潁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淸談竟日
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
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
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

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沖玄恬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



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

衣飡松餌朮栖隱靈岳五十餘年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



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賵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令柳䛒爲之讚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文詡博覽群書特精三禮隋文帝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遂屈文詡遂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

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
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
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
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
文詡遂令禁之遂為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
文詡遽遣之因為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
人短皆此類也州郡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閑
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
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鄉
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
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眭夸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
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
孰能至此然文詡見傷無慍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疏莫
貴賤皆可謂抱朴之士矣崔廓感於屈原遂以肥遁見
稱祖濬文雅之美以光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
成名一也美哉

列傳第七十六　北史八十八

鄭 道寧 王熙 校正

列傳第七十七　藝術上　北史八十九



晁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由吾道榮
顏惡頭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麴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毋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強練
庾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玄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袄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敘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袄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敘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蔣少遊以為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為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寶常為藝術傳今檢江式崔彧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藝術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為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語為黃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為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深，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征晉，深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為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深及徐辯對為太史令。統万平，深、辯俱見獲，以深為太史令。神䴥二年，將討蠕蠕，深、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深專守常占，而不能鉤深賾遠，故不及浩。後為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

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

太史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圖，合為七十五卷。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介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為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其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

草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叙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為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泉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勑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以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錄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玫亦以學術著名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尤善風角明元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為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



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帝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沲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己譖令歸之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賫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粗疎無賴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尒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

鄉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靈助以其
州里衞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見害者數十人榮入
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邢
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尒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
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尅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
時將至矣榮鼓之卽便尅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
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
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爲
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
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又爲幽幷

王山縣李刊 四百四十字 北史列傳七十七 八

營安四州行臺及尒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
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
燕王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爲己瑞妄說圖
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氈爲人象書
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
步藩舉兵逼晉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
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
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
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
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

州尒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蓍棄之
地云此何知尋見斬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
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
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時又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
許人有道術嘗言尒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
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
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
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
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荊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忽忽不慧時莫識之其言

王山縣李刊 四百一十字 北史列傳七十七 九

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
患寒家甞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曰昆明池中有大荷
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將荷
葉而歸脚猶泥濕坐者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
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爲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
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夤反召順興問曰
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
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
黨寶夤敗後收小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
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岳[illegible]

為毛鴻賓等九人姓名悉放貴遣順興從後
酒旣以絕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
梁覽家庭中臥以布衫到覆身上後覺於
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到覆果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溫泉
順興來乞溫泉東閣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
為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湯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
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
周文曰何為答曰令笑破蠕蠕時莫能解其意及蠕蠕
國滅周文憶其言乃作順興象於老君側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噉肉語嘿
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請
之至州內歷觀廨宇乃云何意畜他官物仲和怒不
聽仲和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討之仲和
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
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
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猴令其面
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啟降尋復
背叛人皆以為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
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
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

北史列傳七十七　十

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
不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
此也俄而疾死
由吾道榮琅邪沭陽人也少為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
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傭力
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歷數天文
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云
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
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
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
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
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
本郡隱於琅邪山中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祕又善
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
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尋為文
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
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
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
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
議大夫沭陽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

北史列傳七十七　二

五又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
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
服
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
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
若能中何不爲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
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妊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
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諸卜者乃驚服
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
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



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臥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
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
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
頭曰兌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
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爲口
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爲乾乾天也故升天兌爲言故父言
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爲上三尸土墓戌又是本宮鬼墓未
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
某月某日當爲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
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爲天子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

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尒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
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凶仲遠怒其沮
衆斬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爲
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
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遂縶其子
詣軍門爲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皆令占
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卒贈泰州刺
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



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沈思
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爲安豐王延明召入賓
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算歷
而不爲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暅後還留諸法授芳由是
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宗及
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
巧事并圖畫爲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
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
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神武爲館客
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

焉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己
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
不已又多所闚涉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
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
報珽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
得河內灰用術埋管飛灰即不動也為時所重竟不
[illegible]遂絕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
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落下
閎為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
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



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
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為難也
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
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
人制者所表天効玄象芳以渾算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
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
興撰新曆自以為長於趙䮾何承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
興五闕　又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算月頻大頻小食必
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
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曆數魏
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
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
庶人王高得之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德之明當得
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從之密勸文宣
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杜弼等又
云宋景業筮諂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為帝王
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
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
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



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
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曆李廣為
之序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
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
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
業興曰賊為水陳我為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
河王岳以遵為開府[illegible]遵曰此行必致
後凶宜解疾勿去岳曰[illegible]與君同行[illegible]遷
於路坐人[illegible]隨不欲與死人[illegible]以行至[illegible]

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李
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李氏曰若然當
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
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床大
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
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
焉又有滎陽魏紹者亦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
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
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
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
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上筮
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革曰先否後喜
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
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
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墨曹參
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之蒙與云坤
上艮下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
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匹不
著罰杖十裴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裴興曰同是著何
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illegible]見[illegible]散二人各
受賞罰尋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曰致猜疑甚懷
憂懼謀起兵有宿輒令遵世筮遇遯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
決俄而濟南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
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
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
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
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
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神
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擇地頻
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眾人後
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
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遂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
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甚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
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
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
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為天為父
父變為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太寧武平中筮

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爲儀同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道北垂鼻涕者及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痴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常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以



玉輒爲諸王相心不平之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敕召玉玉每照鏡自言其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廻若過日午時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但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芳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群奴猶極貴況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璝其姊叔寄弓弓已轉在人處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敢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爲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術又文易於撫會筮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 闕 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當還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



家而行又爲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爲吏部尚書鑒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爲和士開相中 闕 開牒爲開府行參軍

魏寧鉅鹿人也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己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諸言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綦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神武遂改

爲郝黃門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
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
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
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
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
晉陽爲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
此人別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子即知
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
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
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



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
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
時出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所禮大寧中徵爲尚藥典
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
及風角之術武衞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鬬而
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
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
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
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
作子信齊亡卒
沙門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
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
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
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
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
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
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
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
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請



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
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
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
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舸不介
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
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
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
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
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
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

此龍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紂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斬之紂言求就師曰前死法和曰擅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擅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紂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紂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塡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

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餅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

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著粗白布衫袴布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鎚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簉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



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荊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尅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

帝元年以前後功進授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
後除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
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
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
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敖悅莫之能測意欲有
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
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
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之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
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
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
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
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
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
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
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
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
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
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
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



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
極論之
庾季才字叔弈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
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有傳
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
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
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
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
頗明星曆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
宜留重臣作鎮荊陝還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
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
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荊覆
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
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
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
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
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
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
門護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疏及
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

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
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
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隋文帝為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
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
為箕潁之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獸誠不得下矣因
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
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
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
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
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
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
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
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
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
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
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
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
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
絹布及進爵為公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



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秘奧推測多途
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為之及
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為均州刺史時議以季才
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
會張胄玄曆行及袁充言日影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
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
焉仁壽三年卒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
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瑴河東裴政及宗
人言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晉之徒雖後進
亦申遊欵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
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
拜童子郎仕隋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
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
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
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
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
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駕住
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
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

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遣人豈有成功帝
遂行既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
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
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封今
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
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
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
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
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為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
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筭曆之術
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
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
巖下以為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
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
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為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
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
是行鑾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
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答曰
何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



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為盧氏大業九年從
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書聞
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
祕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以
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郡俚反叛
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
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
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
施於闇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
文帝配詢為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
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
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器帝
善之免其奴為良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
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
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
化及殺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
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為化及所殺
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冢

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隋文帝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周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



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鄣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槨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鴈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覆亡歸于魏為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



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

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于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



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

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伯醜為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且向西市



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錄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也隋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勃海蓨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代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

術漸見親用胄玄所調曆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
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
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劆曆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
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撿
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
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
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曆
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
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為加
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



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
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
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
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
計二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
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蝕張賓立
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黃道歲一
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
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
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

即為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
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
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
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
盈縮悉無格準胄玄候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
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
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
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
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
凡諸古曆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玄積候知辰



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
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
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
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
莫知多少胄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
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
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
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
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胄玄積
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

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胄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為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胄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胄玄所立蝕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胄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于官



列傳第七十七　北史八十九

鄭道學　王烈　校正

# 列傳第七十八　藝術下　北史九十

周澹
李脩
徐謇（從孫之才）
王顯
馬嗣明
姚僧垣
褚該
許智藏
萬寶常
蔣少游
何稠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為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飢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謚曰恭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略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効徐兗間多所救恤亮大為聽事以舍病人死者則就而

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脩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贈青州刺史

徐謇字成伯丹楊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



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行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謇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也孝文遷洛稍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師謇欲爲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有大驗九月車駕次于汝濱乃大爲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餚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褒美以謇爲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帝崩後謇隨梓宮還洛謇常有將餌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鬢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靖子踐字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文伯仕南齊位東莞太山蘭陵三郡太守子雄員外散騎侍郎醫術爲江



左所稱事並見南史雄子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楊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房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

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
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為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
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帝
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
居南館禮遇甚優賽子瑩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
又閑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舉武帝時
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
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
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廢曹務轉授
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



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
易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
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
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
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阼
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代又戲謔
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暱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
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
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
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

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
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敕令
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
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
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
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
人勿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
為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
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
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



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割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又有以骨為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
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
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
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
過度恍忽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
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
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
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
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

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濫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爲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



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之當爲乏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爲虐在丘爲虗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者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聚負之處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二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齴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



陽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

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謇及顯等為后診脈謇云是微風
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案三部脈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
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侍御師宣武自幼有微疾顯攝
療有效因稍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為領軍于烈間通
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
內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
姧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
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
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眾口諠譁聲望致損
後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

北史列傳七十八　八

建上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上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
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以營療功
封衛南伯及宣武崩明帝踐阼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
微為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為法官恃勢使威為時所疾朝
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湖州臨執呼冤
直閤伊盆生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
死子暉尚書儀曹郎中懼走後被擒拷掠百餘宅没於官
初顯攝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巷
相去數十步世以為有報應之驗始顯布衣為諸生有沙
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為吏為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

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帝夜即位受璽
策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
事又顯未敗之前有嫗卜相於市者言人吉凶頗驗時子
暉已為郎聞之微服就嫗問己終至何官嫗言若今既有
位矣不復更進當受父累並如其語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也少博綜經方為人診脈一年前知
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
為其診脈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脈候不
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並侍宴內
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年

北史列傳七十八　九

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脈惡一年內恐死
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楊愔患背腫嗣
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為楊愔所重作練石法以麤
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
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暴乾擣下簁和醋以塗腫上無
不愈武平中為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
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
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
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
者購錢十萬又諸名醫多尋牓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

手唯嗣明爲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爲處方令馳馬往都市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爲其所輕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召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仕梁爲太醫正加文德主帥梁武帝嘗



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鎭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爲學者所稱及梁簡文嗣位僧垣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及魏軍剋荆州僧垣猶侍梁元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周文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于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周文以謹勳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爲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即爲處方勸急使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



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爲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之對曰臣准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救僧[illegible]救不必入比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末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療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



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全濟乃對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誡衣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荊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為當時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紀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

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效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南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為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為憲所禮接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尔家比也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告請效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



為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瑋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奭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

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仕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常侍陳滅隋文帝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



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轝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奭仕梁爲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妙達鍾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已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



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臥

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
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採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中鄭
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時
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
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
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時
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
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
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
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
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
知之帝竟被殺於江都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
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
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為業而名猶
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並薦之
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沖兄弟子姪之
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
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曲為
體練孝文文明太后甞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
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猶驟被引命以規矩刻繢為
務因此大蒙恩賜而位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與馮
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
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
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効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
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
江南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兼將作
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檝之具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
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為研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
其才用恒以剞劂繩尺碎劇忽忽徒倚園湖城殿之側識



者為之歎慨而乃坦尔為己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少卿
都水如故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
餘少游又為太極立模範與董尔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
而卒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孝文
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
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歡笑位樂陵濟南
二郡太守宣武明帝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
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為匠也始孝
文時有范甯兒者善圍棋曾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
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蒱趙國李

幼存洛陽丘何奴竝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
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
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年十
餘遇江陵平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隋文帝爲丞
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覽古
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綿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
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作匠人無敢
措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眞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
末桂州俚李光仕爲亂詔稠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



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
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非崇之罪命釋之引共坐與
從者四人爲設酒食遣之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
及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州開府梁毗討叛夷
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
繼降款分遣建帥李大檀竝平之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
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寧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
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
州與約八九月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
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

力共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
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眞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
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眞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
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稠與宇
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
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亦宜好安置屬
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
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
將幸揚州敕稠討閱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其日拜
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



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
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胡雅選部郎薛邁等
勾覈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已
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
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
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
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
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
相逼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
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

稠造戎車萬乘鉤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加至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亂以為工部尚書及敗陷于竇建德復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唐授少府監卒又齊時有河間劉龍者性強明有巧思



齊後主令脩三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隋文帝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世號為能大業中有南郡公黃亘及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莫有所損益亘位朝散大夫袞散騎侍郎

論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李順興檀特師由吾道榮顏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毋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強練庾季才盧太翼耿詢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胄玄等皆魏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於龜筴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興檀特之徒法和強練之輩將別稟數術詎可以智識知及江陵失守前巧盡棄還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齊厚蒙榮遇雖竊之以叨濫而守之以清虛生靈所資嗜欲咸遣



斯亦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是經國之用乎周澹李脩徐謇謇兄孫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而僧垣診候精審名冠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為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針石百載可稱寶常聲律之奇足以追蹤牙曠各一時之妙也蔣何以剞劂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為下其近是乎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以相術稱並所闕也

列傳第七十八　　北史九十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魏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覬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

之女或抱信以會其心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沾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魏隋二書並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勃海人散騎常侍封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強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一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媾戎幣遠止一宿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時遇險迍橫罹塵網伏鑕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五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効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其七茫茫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荊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遊異哉貞婦曠世靡儔其八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啟其母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嘆而不反其慈訓

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己者輒屏臥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後為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醞之為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己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平原鄃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零陵縣人所殺男玉追執讎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景伯景先九經義學行脩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illegible]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為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見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辜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

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妹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顙亦不如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勃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之日率眾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敕有司樹碑旌美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爲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歎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文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及歸夫氏與母

父母使飲食日夜號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矜憫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者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



遂死太守崔遊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制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為思遵所聘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悋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詔本司依式標榜

西魏武功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死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嘗遠戍土吏配在汶州意雖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為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撫柩至陳登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遇



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

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弑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旣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見娉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者黃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辜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宗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羇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誡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

其反亡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
以告夫人曰平虜入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
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
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亦可圖
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
捷因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
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
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
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
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
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
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
册夫人爲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
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陳
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
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
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
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
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洸
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册夫人爲宋康郡夫
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
暄帥師援洸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
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
南海與鹿願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
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
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
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
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
已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
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
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
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
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總管
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
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於法敕委
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
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
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謚爲
敬夫人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

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兄將欲
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
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
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
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
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
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
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
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
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
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
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旣
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
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
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
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辜戾吾死日何
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
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
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
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

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
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制若墮業者是爲驕
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
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
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賻遺皆
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
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
皆不許受悉用脩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
爲淸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
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公淸乎允遂不如
疇昔焉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
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
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
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
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
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
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
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
嘉歎特原其罪

韓覬妻于氏者河南人也字茂德父寔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絶不來往有尊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門終于家

陸讓母馮氏者上黨人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開皇末爲播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爲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罪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旣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也昶在周尚公主爲上柱國彭國



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籧篨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爲餓鶻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鞲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士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高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肥鮮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事當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以進之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斬昶賜死于家詔百僚臨視時其女絶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其女言父無辜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

男固不慮也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留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時伊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許人妻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叛逆封為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為州里所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者范陽人也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漢王諒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柳氏者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為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請以為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為賊婦群賊毀裂其衣縛於牀簀之上將陵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妻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論曰婦人主織紝中饋之事其德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高考之圖史亦何代而無之哉魏隋所敘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公妃主下至庶人女妻蓋有質邁寒松心踰匪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稱雖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比其美節亦何以尚茲故知蘭玉芳貞蓋乃稟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列傳第八十恩幸　北史九十一

王叡　王仲興 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劉騰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欒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宦者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進之常道也況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者乎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魏氏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於孝昌之季宗愛之弑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汙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勝言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誡而降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役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柚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翻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衽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閹官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比次以為恩幸篇云舊書郭秀在恩幸中今從例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於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謚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圈有猛獸逸登門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為傅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原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閹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

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
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諡曰宣王內侍長董醜
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為
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叡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
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叡圖其
捍虎狀於諸殿令高允為之讚京邑士女諂稱叡美造
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歌奏之初叡女
妻李沖兄子延賓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
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
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
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
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
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
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後重贈
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諡
曰定追策叡母賈氏以為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
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叡之
薨孝文詔襲代領都曹為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
為公文明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為并州
刺史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虛相

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
豫州刺史諡曰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
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
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由是
正光中元乂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為將作大匠椿聞而固
辭孝昌中尒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
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
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
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
察下不容姦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
於宅構起聽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
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尒朱榮居
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
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
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諡
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
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
而馳赴盡力救療親類歎尚之尒朱榮妻鄉郡長公主深
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為
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

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橋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王仲興趙郡南欒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
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
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位轉左中
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
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
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震駭帝遣仲興先入金墉安慰
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迴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
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
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聳
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爲征虜府長史帶
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
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
而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
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
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
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至此紛紜以微荒外豈不
爲國醜辱仲興是後漸疏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
并州刺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武賁稍遷
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

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謐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宮
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
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閒頻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
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
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
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
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也百官自王公已下無不
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
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
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
射宮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
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慼容或
與賓客姧掠婦女裸觀從者噂喈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
而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
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
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
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
寵小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鬩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
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㯳謀匿王印事高肇等

貿按以下[illegible]孚乃從以[illegible]及李馮等由事脩無所不至擢相連及乃窮其糾擿之有詔按其罪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蒱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罪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己之疏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諂宋巴陵王休若為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寵日隆時趙脩亦被幸昵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勳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郡境相接皓祈於去內不以為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皓貴寵日昇關豫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



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貲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又直閤劉冑本為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冑常季賢陳掃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冑字元孫後位直閤將軍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是擢寵位司鑾

丞仍主廐閑埽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為宣武
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
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為親密與皓常
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
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
恭諂附元乂乂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髭眉司空李沖之貴
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沖令與
諸子游處人有東帯謁沖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
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



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
尋為荊州大中正出為荊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
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夫卒贈相州刺史宣
武每出入郊廟趙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
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為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
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為荊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
兼給事黃門後為幽州刺史貪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
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
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孝
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
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
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
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
縣侯侯　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為公與平北
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
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蒙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
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承業皆以女妻
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
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



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言
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戶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為失意
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
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剛為太傅清河王懌所
舉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及領軍元乂執政剛長子乂
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為枝
援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己邑俸
粟賑給征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
乂之解領軍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
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

又[illegible]以外戚為存慰將軍[illegible]於家永安中贈
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
詞見稱宣武初自書生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坐徙
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
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
待之及元叉害懌出為鴈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貌事
叉大得叉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所顧待復自母憂
中起為中書舍人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
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
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
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
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為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辯有
智數公斷決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
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
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己必相陵駕貴
仕貧士矯為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
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
人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
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赴河
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御馬十餘疋東奔兗州羊侃
時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發兵反
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
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
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
元年正月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為秦郡公景
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
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太
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為懼道盛等案其罪遂構告
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
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
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
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文成沖幼欲立長君徵秦
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
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
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
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
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
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

將軍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
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群情咸以爲愛
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
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翊重泉
款仕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住款子嵩仕慕容暐爲長水
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尚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
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益嵩妹子洛齊生而非
男嵩養爲子因爲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婦閔破
入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
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常欲訪其親將東方寧
有仕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
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東迎之魯元假知將至
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
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閹
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閤耳而不言其養子帝於是引見叙
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初禁網疏闊民戶
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戶
供爲綸綿自後逃戶占爲細繭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
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



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
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
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
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
泰常中被刑入宮以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
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
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
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
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爲公扶老自
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一贈冀州刺
史謚靖公
趙黑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
五世祖術晉末爲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黑生而涼
州平沒入爲閹人因改名黑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
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
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
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
色復以問黑黑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
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

有能於獻文與點對綰選部許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
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遂為幽州
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點疾其撓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
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
監勳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許皆以為州臣實為惑於是
與許遂為深隙許竟列點為監藏因黜為門士點廢寢忘
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
射復兼選部如昔及許將獲罪點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
甘寢安志於職事出為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允
己清儉重濟公私後卒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為赫連
屈丐所殺小沒入宮刑侍魏平統萬遂為平城內侍東宮
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歷有北
寇之虞賜爵泌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
謚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小後拜并
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
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
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以驅逐鞭撻視如仇讐小之為并
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委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末將劉裕



征拔假洛陽令初劉氏宗文邕謀反殺孟舒等孟舒
子宗之被執入京師刑以宗之廉謹恬靜為侍御中散
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
公後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始宗
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
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
詳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
性通率不以閹閹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宮官任事幽后之
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
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
事祐以左右親請關官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綰內藏曹
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
為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
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南觀者
以為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
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寵厚月別賞賜家累巨
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薨孝文親臨之
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

光長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淡說江陽王繼以女妻之
襲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
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無得
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
生逃免嶷獨與母沒入內宮受刑為宦人小心慎密累
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
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
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將還之
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其
見幸如此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
綵及絹八百疋以供葬用并別使營護加嶷大長秋卿嶷
以老求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
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
從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數追稱嶷之正直命恭馬出
入行詩宴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車駕還州自以故老前宦
舊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御僚士族簡於禮接天性
鄙濁嶷若婬擾增財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
出之太師馮熙以子次興與嶷死後二人爭立以嶷妻張氏致訟
一二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被錄與還於

本叛老壽凡薄酒色疏慢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
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
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
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罪詔可之老
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
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後遂廢
頓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俱
為羌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為鉗耳氏宣武時改為
王焉自晉已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
宕昌公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
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沖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
之罪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夫復舊爵馮氏
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
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
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
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
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賓舊膳羞精豐然競
於榮利趍求勢門越僭之寵也遇深附會受敕為之造宅
增於本旨甚擊作人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

陵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惙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
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苻承祖略陽氐人也因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爵
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
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原之命
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廢解書學
為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
為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
尚書出為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



號為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循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
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甚不委至同
之戚貴質皆寶掌又為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為閹人稍遷給事
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
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為瀛州刺史本州之榮
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
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人也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
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瓠問其中事騰

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
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人女還遷中給事靈太后
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勳除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
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主外
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
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當為臨軒會
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
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
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
君及城東三寺皆主修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



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奏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
乂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
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
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明帝書密令防察又
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為外御騰為內防迭
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
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乂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
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
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
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

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
騰死于位中官為義息衰絰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也奉車
都尉周特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
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騰宅甫成還屍其下追
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閹官為義服杖絰衰縞者以百數朝
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
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
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裔尋
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
叉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叉騰等伺
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叉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
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
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
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既叉黨威
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
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尋除安
[illegible]千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
叉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粲為濟州刺史未幾
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宮刑為王琚所
養恩若父子累遷為中尹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
僕領中嘗食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官內侍
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遂其請
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華州大
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罪刑入事宮掖以謹厚
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輒
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
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染都將
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軌為假
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為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
刺史謚曰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
繼叔俱充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
武之崩群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臥中起明帝與保母扶
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為
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欒城伯累遷左
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欒城縣侯溫自陳本陽平
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爲閹人靈太后臨朝爲
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
家其夜亡欒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爲之憂及
奏其死爲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
賜帛三百疋黃■一十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爲設二
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帝
崩與介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
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蓨人也父令德坐宮賓女賓伏誅令德
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事中
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
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
史元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薨贈司徒
冀州刺史諡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爲小史累遷中侍中
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
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慈計於明帝元叉
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叉時
內外喧喧云叉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己乃啓明帝



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叉詔書已成未及出外叉妻
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
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己狀意小解
然叉妻構之不已出暢爲頓丘太守景嵩爲魯郡太守尋
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右丞封壽陽伯親
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邢仲庠張華原之徒
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爲七兵尚
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錄
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
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楊愔誣譖令
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
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
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賢
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
爲淳直由是啓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
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諡文貞公士開幼而聰慧
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
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士開善此戲由是

彖有斯聚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
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
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
親實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
敕追還長廣王請之也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
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之將言
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疏
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
縣子尋進爲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
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衞將軍侯呂芬詣宅晝
夜扶侍幷錄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齎手敕諭云朕
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
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
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帝幸晉陽給假聽
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弟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
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
諫不從俄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歔欷而不能
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參公主出降段氏
帝幸其第帝始欲酒焉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
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宮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

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
連騎催喚奸諂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
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
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
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
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於是委趙彥深掌東宮
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數字而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
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
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士開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
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
見親密趙郡王叡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士開仍引任
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
前殿叡面陳士開罪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
貨賄穢亂宮掖臣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
時王等何意不道欲欺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叡詞
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
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
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
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
呼胡長粲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忽速欲王等

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粲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群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



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臥內遂與太后

為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領軍恒姓好內多早下緩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出角出尉律



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王子宜並支解棄於殿西街自餘皆辯訖父綽付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牒即成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

開府恩遇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
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便盡
士開深感此心為之強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如此
雖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正理違忤者亦
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
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安吐
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
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啓本蕃情狀神
武得為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款
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為行人也
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為神武親待在其本蕃
為人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為假節涼州刺史率義
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皇建中加開府尋年卒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
萱配入掖庭提婆為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
阿妳呼姊姊遂為胡太后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
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那肱皆為郡君
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
所不為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加開府尋授武衛大
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侍[illegible]郡幹寵遇彌隆



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錄尚書封城陽郡王贈
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
之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
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
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
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舉
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
皇后之廢也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
辭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白
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為皇太
子而身為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
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
主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
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
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
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為
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為正嫡引祖珽
為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
言提婆雖庸品厮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
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

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小
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未
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穆氏諸王
並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無善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
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臯王阿那肱
初爲庫直每從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庫直都
督四年從破契丹及蠕蠕以驍捷見知太寧初除假儀同
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
大爲武成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見爲之
言由是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食汾州定陽仵城
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初加開府除侍中驃
騎大將軍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主即位除并省右僕射
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仍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
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
識用尤在士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爲武成所
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主所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
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
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頗不如和士開駱提婆母賣
獄鬻官韓長鸞悄　附不甚喜怒亦不察人

陰私屢相誘搆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録尚書刺史並如
故及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
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
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
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赴
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揔節度諸軍後主至平陽城
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
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
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
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內參曰彼
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帝
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塹進軍使內參詣阿那肱曰爾高貴
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
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關開府奚長樂諫曰半
進半退戰家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
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
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
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
帝遂北馳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到
文侯城恐軍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

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閹寺等數十騎從行後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愚僧禿師於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時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真大賢真正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眾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為庫狄伏連等矯詔殺咸陽王斛律明月宜陽王趙彥深

仕洽鳳當推問支黨其事於後宮令鳳口傳然後宣詔敕勢令文武禁掖防守尋以委之除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強弓長稍推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執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既誅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復舊仍封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辭後主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珽諂附斛律明月後主稱敕驅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敕而徑迴取者數令領軍將軍侯呂芬追珽還引入侍中省珽奏其事有實並鳳約敕責之進位領軍大將軍餘悉如故尋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日承先裁敗顛當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遽者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遊戲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幾何時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君臣雁和若此鳳恒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咤曰恨不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

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
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密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
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
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
匠自亦遣孝言分工匠為己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
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與提婆並除名亦
不露其罪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及
後主晉陽走還被敕喚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
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到青州並為周軍所獲
鳳被寵要之中尤嫉人士□□唯相諧謔□□□寺等
窮酷皆鳳所為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
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
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若見武職雖廝養
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宦者韓寶業盧勒叉齊紹秦子徵並神武舊左右唯閹門內
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
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叉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摽
夏侯通伊長游會侍伯郭沙彌鄧長顒輩亦有至
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其寶業
及勒叉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斂不過侵暴有陳

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顒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
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
遠王孔遠王子立王□□□左右才能純陵宮鍾禮
趙野叉徐世榮苟子溢斛斯子慎宋元□□德注並於後主
之朝肆其奸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
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中侍中中常侍此二
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
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
踰巨萬丘山之積貪悋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
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諸
閹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
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群馬塵必坌諸貴爰至唐趙韓駱
皆隱聽趨避不敢為言齊宿陳鄭之徒亦□附尚書卿尹
宰相既不為致言時上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顒
為太府卿焉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
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等食輿御又有劉
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辛銅
鋌王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
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
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

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
選點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殆與閹官相埒亦
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
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
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
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閹官
猶以宮掖驅馳便煩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倉頭始自
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
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險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
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



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
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
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
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
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
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群妄多皆類
此

論曰古語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為害自古
忌之大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所宜誡焉
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觀夫魏氏以降亦後來之
殷鑒矣為國家者可無慎之哉

列傳第八十　　北史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一　　北史九十三

僭偽附庸

夏 赫連氏　　燕 慕容氏

後秦 姚氏　　北燕 馮氏

西秦 乞伏氏　　北涼 沮渠氏

梁 蕭氏

晉自永嘉之亂宇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言膺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為魏臣然魏自昭成已前王迹未顯至如劉石之徒時代不接舊書為傳編之四夷有欺耳目無益網紀且于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陽秋記注具存紀錄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動天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斷自道武已來所吞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其餘不相關涉皆所不取至如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承魏書具論曰為島夷列之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蕭詧雖云帝號附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為僭偽附庸傳云爾

鐵弗劉武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姓武父誥升爰世領部落誥升爰死武代焉武死子務桓代領部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密謀反叛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立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後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之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為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乃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堅堅遣其將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為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後附於堅昭成討大破之遂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寇魏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人為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後以衛辰為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于代來慕容永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其衆八九萬道武軍五六千人為其所圍帝乃以車為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而走帝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度河徑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鞮衛辰為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並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丐奔薛干部帥太悉伏屈丐本名勃勃明元改其名曰

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和八伏送之姚興興高平公
破多羅沒弈干妻之以女屈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
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
興弟濟南公邕言於興曰屈丐天性不仁難以親近寵之
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
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丐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
使助沒弈干鎮高平邕固諫以為不可興乃止以屈丐為
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
朔方道武末屈丐襲殺沒弈干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
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屈丐恥姓鐵弗遂改為赫連



氏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云族剛銳如
鐵皆堪伐人晉將劉裕攻長安屈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
拒裕裕必克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勵
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大
破義真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皇帝於灞上號
年為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為南都
性驕虐視人如草烝土以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
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
入便斬鎧匠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
嫌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

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璝璝自長安起兵
攻屈丐丐遣子太原公昌破璝殺之屈丐以昌為太子始
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昌字還國一名折屈丐之第三子
也既僭位改年承光太武聞屈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
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
方饗羣臣師奄到上下驚擾軍次於黑水去其城三十餘
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閉門軍士乘
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徙萬餘
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虛
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



堅非十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
軍攻具一時俱往帝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
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
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
聞有步軍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
一戰禽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後有黃河之
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
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
狄子玉來降說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待
禽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有何不濟昌以為然太武惡

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有得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趙倪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騎爲左右以掎之帝墜馬賊已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剋其城初屈丐者好脩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侍御史安頡禽昌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爲秦王坐謀反伏誅昌弟定小字直獖屈丐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群狐百



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定與宋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定太武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帝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衆潰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䴥四年爲吐谷渾慕容璝所執送京師伏誅

徒河慕容廆字弈洛瓌本出昌黎曾祖莫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氏拜率義王始建國府於棘城之北祖木延毋丘儉征高驪有功始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河之青山穆帝世頗爲東部之患廆死子皝嗣皝字元真號年爲元年自稱燕王立國二年昭成納皝女爲后四年皝城和龍而都焉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釗後稱臣乃歸其父屍皝死子儁嗣儁字宣英既襲位號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徙都于薊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元璽國稱大燕十六年自薊遷都於鄴號年光壽儁死第三子暐嗣暐字景茂號年建熙暐政無綱紀有神降於鄴曰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後苻堅遣將王猛伐鄴禽暐封新

與仍遣武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時叔父垂叛堅攻苻丕
於鄴暐弟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
還屯華陰自稱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大司馬吳王
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沖先爲平陽太守亦
起兵河東奔泓泓衆至十萬遣使謂堅求分王天下堅大
怒責暐暐叩頭流血謝堅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垂及泓
沖暐密遣使謂泓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
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
問汝便即尊位泓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勤
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
承制行事置百官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
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
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
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皇
鳳皇止阿房時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梧
竹數十株於阿城以待鳳皇沖小字鳳皇至是阿城終爲
敗　暐入見堅謝因言二子昨婚欲堅幸第堅許之暐出
術　王嘉曰椎蘆作蘧蒢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
言　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解是夜大雨晨不果
出　發堅乃誅暐父子及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



殺之廆弟運孫永字叔明暐既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
安家貧夫妻常賣靴於市及暐爲堅所殺沖乃自稱尊號
以永爲小將軍沖毒暴及堅出如五將山沖入長安縱兵
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關中忽然無火而烟氣
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
烟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關
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
爲白虜沖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
據山東憚不敢進衆咸怨之登國元年沖左將軍韓延因
人之怨殺沖立沖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沖之入長安
王於渭北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
亡沖殺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隨立宜都王子
覬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
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
韜陰有貳志誘覬殺之于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
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迎戰永執而戮之韜懼出
奔恒營恒立慕容沖子望爲帝改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
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
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東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
農要都邑遂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

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
永進據長子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
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
之垂來攻永永敗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
已下刁雲大逆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人戶服御
圖書器樂珍寶垂悉獲之垂字道明皝第五子也甚見寵
愛常目謂諸弟子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
人家故名霸字道業因遇踰於儁儁弗能平及即王位以
垂墜馬傷齒改名爲缺外以慕郤缺爲名內實惡之尋以
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
冠三軍儁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儁僭尊號封
吳王後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
暐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淮南
入於垂軍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
陽請求拜墓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垂稱燕王置百
官年號燕元登國元年垂僭位號年爲建興繕宗廟社稷
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朝貢三年道武遣九原
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道武遣陳公虔使於垂
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
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



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
必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安
蓋知道武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數寇後遣使
謝罪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屯滑臺與垂相擊死
子釗代之及垂征釗滑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
諫以永國未有釁請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
固勸垂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剋
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永剋之十年垂遣其太子
寶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斷其行路父
子問絕帝乃詭其行人之辭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
速還寶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初寶至
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爲大凶固勸令
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曰速去可免寶益怒安退告人
曰今將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爲烏鳶螻蟻所食不復
見家族十月寶燒船夜遁時河冰未成寶謂帝不能度不
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帝進軍濟河急追之至參
合陂西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是追軍將至之應宜
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其夜帝部分衆軍東西椅角之勢
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
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帝縱騎騰躡

有馬者獻，倒水上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寶
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擒，其王公文武數千。垂
復發來冤。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躁
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參合，見積骸如丘，
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號哭，聲震山川。垂慚忿嘔
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
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為太子，砥礪自脩。垂妻段氏謂
垂曰：寶資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
非濟世之雄。今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
俊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
恐難之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為恨。寶既僭位，年號永康，遣麟



都督大將軍慕容農…
中山，遂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敗，率眾赴
難，逢寶於路。寶大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會怨望，
殺之，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夜襲
師，會走中山，寶命要之，封之陽公。會至中山，為
將所殺。寶至龍城，垂舅蘭汗指之，寶前走薊，汗復遣迎

寶，又汗垂之季舅，寶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謂無二，乃遂赴，
汗殺之，及子弟等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
號年青龍。以盛子婿，哀而宥之。盛字道運，寶長子也。垂封
為長樂公，寶僭立，進爵為王。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為侍中、
左光祿大夫。盛乃間汗兄弟，使相疑貳。告李旱、衛雙、劉志、張
真等皆盛之舊昵，汗太子穆並引為腹心。盛結旱等，因汗
穆等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為建平，又號年為長樂。盛
改稱庶人大王。盛以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於是上下
震局。前將軍段璣等夜鼓噪攻盛，傷之，遂輦昇殿，召叔父
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死。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



之少子也。群臣與太后丁氏謀，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
遂廢盛子定，迎熙立之。熙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起
景雲山於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
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其妻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
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熙遊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
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為其妻
詣…改年為建始。又為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
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
苻氏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切責不得，加有司大辟。
苻氏死，熙擗踴其屍，僵仆絕息，久而乃蘇，喪葬…斬衰食粥。

弼大歛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
案檢有淚者為忠無淚者罪之群臣莫不含辛以為淚及
葬熙被髮徒跣從轜車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
自毀其門將不久矣衛中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誅而
殺之立夕陽公雲為主雲寶之養子也復姓高氏年號正
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
以遼西歸降道武以懿為征東大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
坐反伏誅皝少子德字玄明稚為兄垂所重苻堅滅暐以
德為張掖太守垂僭號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即位以德鎮
鄴大丞相寶既東走群僚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



既拔中山道武還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
號年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堡德兄
子和守滑臺德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降
魏德無所據用其尚書潘聰計據青齊入都廣固僭稱尊
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
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乃以超為太子德死超
僭立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
超南郊柴燎始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
而煙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晉將劉裕代超超將公孫五
樓勸拒之於大峴不從裕入大峴超戰於臨朐為裕敗退

還廣固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于廣固城
濆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迴助魏拒
姜維於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
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平襄公後隨石
季龍遷于清河灄頭勒以弋仲為奮武將軍封襄平公弋
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為豫州刺史丹陽公
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為晉將桓溫所敗奔河東後
為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隨兄襄征
[illegible]之襄敗降於苻堅從堅征代頻有功堅伐晉以



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
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
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亦不祥之徵也惟
陛下察之堅默然及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
叡討之戰敗為泓所殺時萇為叡司馬懼罪奔馬牧聚衆
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
衆至十餘萬與慕容沖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五將山萇
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
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之自擊苻登於安定敗
之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

後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
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
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法萇死子興
襲位秘不發喪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然後發喪
行服僭稱皇帝年號皇初天興元年興去皇帝之號降稱
天王號年洪始興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
遣使來聘道武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天興五年姚興
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陷
之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
闚軍為前鋒將長孫肥所禽匹馬不反平遂退走帝急追

十五

及於柴壁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帝增築重圍內以防
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曲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
圍帝帥師度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
營大軍卒至興衆怖擾帝知興欲挫乃南絕蒙坑之口東
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並甲而禽
之又令緣汾帶岡樹柵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
憑壑為壘又以白固與之興將數千騎乘西橋官軍鈔取以為薪
蒸興還壘道武度其必攻西圍乃命增塹增廣之至夜興
衆來攻梯短不及乘壘之塹中而還興又分其衆臨汾爲壘
通水門與平相聞因截水中與內外隔絕士衆喪氣

於是平糧竭矢盡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
烽鼓譟為平接援帝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圍守南絕水口
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但
叫呼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窮迫乃將二妾赴水
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
隨平投水帝令泅水鉤捕無得免者平衆三千餘人皆斂
手受執禽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已下四十餘人與遠來
數百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聲動山谷數日不止頻
遣使請和帝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illegible]為羣鬭於興
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鬭廟上子
孫當有爭亂者乎天興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

十六

登興殿屋走入宮一入市求之不得永興三年興遣周寶
來聘五年興遣使來聘并請進女明元許之神瑞元年興
遣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來聘二年興遣散騎常
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敦奉其西平公主於明元明元以
后禮納之泰常元年興死長子泓字元子僭位號年永和
晉將劉裕伐泓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裕執之於建康斬
之
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
子以跋父安為將永為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谷遂

同夷俗跋飲酒至一石不亂諸弟皆不循行業唯跋恭慎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衞中將軍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人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雲以跋爲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明元初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明元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太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爲兵氣勸跋還魏使奉脩職貢跋不從明元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討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剋而還神䴥二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第宋氏矯絕內外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衞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弘弘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弘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子男百餘人悉爲弘所殺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爲尚書右僕射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內掌禁衞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宋氏爲[illegible]

延和元年太武親討之弘嬰城固守其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徙其人三萬餘家于幽州其尚書郭淵勸之歸誠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附降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弘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曰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太武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太武封崇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已下弘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太武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人三千餘家而還弘遣其尚書高顒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帝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弘大怒殺之太武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弘太常陽岷復勸弘請罪乞降令王仁入侍弘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居孟等率衆迎之弘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群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闐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次者銜尾而度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蚓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二寸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illegible]

次士馬勞乎弘慚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於平郭尋從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仁弘忿怨之謀將南奔太武又徵弘於高麗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弘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其先弗如自漠北南出五世祖祐鄰并兼諸部眾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苻堅堅以為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為將軍及堅敗國仁叔步頹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頹大悅迎而推之部眾十餘萬道武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河二



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為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為太初置百官擬國中遷於金城城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為姚興所破奔枹罕後降姚興興拜為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遣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號年更始遣使請援元計之出于五溪有梟集其手尋為其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盤殺公府代統任職後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為永康後襲禿髮傉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稱秦王置百官改年為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阿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貢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太武許之及統萬平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安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熾盤死子慕末統任慕末字安石跋既立改年為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遊後園進彈烏丸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殊羅烝熾盤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羅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鑰鑰誤門不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寅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刳其腹投尸於河什寅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人多叛後



為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為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太武遣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內徙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衆萬人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神䴥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于上邽遂為定所滅

大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官蒙遜之先為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以官為氏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為酋豪蒙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祁復延封狄地王父法弘襲爵苻氏以為中田護軍蒙遜代

父領部曲有勇略多奇計敏頗曉天文為諸胡所推服呂光
自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叔父羅
仇為西平太守後羅仇從呂光子纂伐乞伏乾歸於枹罕
為乾歸所敗殺之蒙遜求還葬羅仇因聚衆屯與從兄金
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
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
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又自
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疏遠之天璽
四年蒙遜內不自安請為安西太守業蒙遜欲激怒其衆乃
密誣告男成叛逆業殺之蒙遜泣而告衆欲復讎之意

十一

男成素著恩信衆情忿憤泣而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
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
張掖是月涼武昭王亦起兵年號庚子永和中蒙遜剋姑
臧遷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遣使朝
貢蒙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
禽懷祖斬之又聞晉伐姚泓怒甚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
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奉表稱藩于晉泰
常中蒙遜剋燉煌改年承玄後又稱藩于宋并求晉宋文
帝並給之蒙遜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與之神䴥
中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臣前後貢使

相望於道遣子安周內侍太武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
為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
大將軍涼州牧涼王使持節為冊書以褒賞之蒙遜又改
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詔遣使監護喪事私謚
武宣王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閨庭之中略無風禮第三
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
爵號先是太武遣李順迎蒙遜女為夫人會蒙遜死牧犍
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為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太
武又遣李順拜牧犍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
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

十二

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
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
謝獻馬五百匹黃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
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
太后公主於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
犍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太武遣侍中古弼尚書
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牧犍乃遣
封壇朝京師太延五年太武遣尚書賀羅使涼州且觀虛
實以牧犍雖稱藩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詔公
卿為書讓之數其罪十二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爾也用

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遣大將董來萬
餘人拒軍於城南戰退車駕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牧
犍聞蠕蠕內侵冀幸車駕返旆遂嬰城自守牧犍兄子
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太武乃引諸軍進攻牧犍兄子萬
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犍與左右文武面縛請罪詔釋
其縛徙涼州人三萬餘家于京師初太延中有一老父投
書於燉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
年若七年又於震電所得石丹書曰河西三十年破
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過牧
犍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巔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



行牧犍立果七年而滅初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
之李與牧犍姊共毒公主上遣解毒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
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既剋猶以妹壻待
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為蒙遜置守冢三十家授
牧犍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入之間牧犍使人斫
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
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
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
父子多蓄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為左道
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始罽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

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淫通
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
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太武聞諸行人言
曇無讖術乃召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
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
前先降得免是年又人告牧犍猶與故臣交通謀反詔司
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與主決良久乃自裁葬以王
禮謚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
國甥得襲母爵為武威公主蒙遜子季義位東雍州刺史真
君中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至京師付其兄弟扼殺之萬



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張掖王祖廣武公後坐謀逆俱死
初牧犍之敗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太武遣鎮南
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
公元絜守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
剋退保臨松太武不伐詔諭之非求昌王健鎮涼州無諱
使其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絜及統帥兵出于健
軍二年太武遣使拜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尋以無諱復規叛遣南陽王奚眷討酒泉剋之無諱遂謀
度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
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

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度流沙士卒渴死者太
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闞爽為李寶舅唐契所攻聞
無諱至鄯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鄯
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
衛興奴詐誠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
病死安周立後為蠕蠕所并
梁帝蕭詧字理孫蘭陵人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
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為梁武帝所嘉賞普通中
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詧岳陽郡王位東揚州刺
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捨詧兄弟而立簡文內常



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
以慰其心詧既以其昆季不得為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
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
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為左右遂至數千人皆
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
軍事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
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太清二年
梁武以詧兄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
雍州纘恃才輕詧州府迎候有闕詧銜之遂託疾不與纘
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懼見害遂密啓於梁元帝元

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譽詧聞之
大怒及梁元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並發兵赴都詧遣府
司馬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梁元又使諮議
參軍劉穀告詧曰行詧不從而方貴潛與梁元相知剋期
襲詧未及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泄遂據樊城拒命
詧遣軍攻之梁元乃厚資遣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
貴纘次大隄而樊城已陷詧擒方貴兄弟並斬之詧
時以兄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眾伐江陵
以救之梁元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詧曰以姪伐叔逆順
安在詧曰家兄無罪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



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時又大雨暴至
平地四尺眾頗離心軍主杜岸兄弟幼安及其兄子龕以
其屬降於江陵詧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湕水詧
還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時西魏大統十年
也周文令丞相東閤祭酒榮權使焉是歲梁元令柳仲禮圖
襄陽詧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嶚為質請救周文令榮權報命
仍遣開府楊忠為援十六年忠擒仲禮平漢東西魏命詧
發喪嗣位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策命詧為梁
王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
寶守雍部而朝于京師周文謂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乃

召權見曰權吉士也寡人之有罪也當見失信於梁
常道二國之言無私故詧今委和歸誠魏闕正爲爭事帝乎
年周文命柱國于謹伐江陵詧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
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
統盡入於周詧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
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
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巋爲皇太子其慶
賞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
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則又兼用柱
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贈兄河東



王譽丞相諡曰武桓周文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
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防詧也初江陵既平梁元
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詧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
方兒來寇詧禦之純陁等退歸西安口詧之四年詧遣其大
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
遣其將雷文策襲詧監利郡太守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
人相持請乞師於詧詧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
是歲其太子巋來朝京師六年四月大雨震前殿崩壓
百餘人七年冬有猴出鳴于寢殿八年二月詧殂于前殿
時年四十四是歲周保定二年也八月葬于平陵諡曰宣

皇帝廟號中宗詧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
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
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
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遂皆棄之一幸姬媵病臥
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冬月必
須衰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
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江陵平詧將尹德毅說
詧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
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婪
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



東悉被荼毒之人可門到戶說既渝亡殘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
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讐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
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後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
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
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授魏人懾息未
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
堯復禹萬世一時詧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
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
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詧乃恨
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

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嘗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詧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武帝又命其太子巋嗣位年號天保

巋字仁遠詧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謚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二年其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玄響為質於巋仍請兵伐陳巋上言其狀武帝詔衛公直督荊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巋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巋大將軍李廣等亦為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衛公直乃歸罪於巋之柱國殷亮巋雖以退敗非獨罪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剋巋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巋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巋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明徹退保公安巋乃還江陵



巋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巋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竟陵之青泥巋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為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軍敗其麾下數百人歸於巋巋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為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巋之十年皎來朝至襄陽說衛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帝許之詔以基平鄀三州歸之於巋及平齊巋朝於鄴武帝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巋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周文擢救之恩并敘二國艱虞唇齒掎角之事辭理辨暢因涕泗交流帝亦為之歔欷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叉亦預焉帝指謂巋曰是登陴罵朕者也巋曰長叉未能輔桀翻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巋曰當為梁主盡歡巋乃起請舞帝曰梁主乃能為朕舞乎巋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遺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巋將帥皆密請興師與迥等為連衡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巋以為不

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既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疋馬五百疋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巋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摠管巋專制其國四年來朝長安帝甚敬待之詔巋位在王公之上巋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帝賜巋縑萬疋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荊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巋拜謝而歸五年五月巋寢疾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服金裝劒帝覽而嗟悼巋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之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巋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並行於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

琮字溫文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為梁太子及嗣位帝賜以璽書敦勉之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誡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摠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泄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臣下二百餘人朝京師江陵父老莫不殞涕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鄀州琮叔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人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給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柱國賜爵莒國公自詧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歲在丁未凡三十三載而亡琮至煬帝嗣位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緦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然復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為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鈕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鈕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鈕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慚而止琮雖羇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弼深交既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位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為梁公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為千牛與宇文皛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

襯之徽多宗文人及所叙功之臣帝位百僚追謚孝惠太
子巖封安平王岌及封東平王岑封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
琮弟瓛義興王瑑晉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
以蔡大寶為股肱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
薛宣為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傅准褚珪蔡大業典衆
務張綰以舊齒顯位沈重以儒學蒙禮自餘多所獎
拔咸盡其器能及巋嗣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殷亮蕭
欣宗室則蕭巖蕭巘人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退徐岳
外戚則王洋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君游君公
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翊皇甫茲故能保其
疆土而和其人焉今叙詧子巖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
附于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巋諸子未任職者則不
錄

巖字義遠詧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詧之為梁王立為
世子尋病卒及詧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詧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
傅入陳授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為主為總管宇
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字□□詧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巋嗣之五年卒
贈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詧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巋
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
封懷義郡公

瓛字欽文巋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荊州刺史頗
有能名崔弘度兵至江陵瓛懼與其叔父巖奔陳陳主以
為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
亡吳人推之為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詧巋兄弟中並
第三而踐尊位瓛自以巋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
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
擒異奔瓛由是益為衆所歸宇文述之討瓛瓛遣王褒守吳
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州褒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瓛
敗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于人家被執述送長安斬之

璟仕隋尚衣奉御瑒仕隋衛尉卿祕書監陶丘侯瑀內史侍郎
河池太守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猴齊尚書祠部郎父點梁
尚書儀曹郎南兗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
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
射徐勉勉大賞異乃令與其子游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
遂博覽群書學無不綜詧初出第勉仍薦大寶為侍讀兼
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詧出鎮會稽大寶詣選曹求試

謀不得以爲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爲孫秀非人也詧
莅襄陽遷諮議參軍其謀議皆自大寶出及梁元與河東王
譽結隙詧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
悅乃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爲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
贈遺甚厚大寶還白詧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
下援臺城詧納之及詧於江陵稱帝爲侍中尚書令參掌
選事進位柱國軍師將軍封安豐縣侯巋嗣位册授司空
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
巋之三年卒及葬巋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爲公謚曰文
凱配食詧廟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後
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册並大寶專掌之詧推心委任以爲
謀主時人以詧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
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
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詧女宜城公主歷中書郎
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
秘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字敬道有至行位散
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
曰簡有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梁滅入陳爲尚書
庫部郎陳亡仕隋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詧母龔氏之外弟也性敦
厚有智略初爲詧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及詧稱帝
歷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巋嗣位授
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爲寇巋出頓紀南操總留
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
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荆州刺史操既位居朝
右每自抱損深得當時之譽卒巋舉哀於朝堂流涕曰天
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居官
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謚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
才學位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材幹膂勇過人詧稱帝進位柱國封
上黃縣侯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爲公巋之五年以益
德配食詧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詧莅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會張纘
發杜岸皆正之力詧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野縣
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剛巋之五年以正配食詧廟
子德毅多權略位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簡文所知
以錄事參軍隨詧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預參政事以江
陵甲兵殷盛遂懷貳心密書與元帝具申款誠或有得其
書送於詧詧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玄成素誦

法華經遂以此獲免詧後見之嘗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
後位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詡少沈敏閑習政事歷
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拜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
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祖惠甫給事中父和散騎侍
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詧至襄陽詧初
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
封長寧縣公及詧稱帝位散騎侍郎起部尚書善方性謹
慎有當世幹能故詧委以機密卒贈太常卿謚曰敬所著
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
太子舍人早卒之利仕隋位東陵郡丞之象仕隋尚書虞
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詧後至度支尚書如周
面狹長詧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
何爲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詧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
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
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
州官也乃曰某有所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余何小人
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祗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
名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州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
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謗後咸服其寬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後宕渠內史敞少有識學
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
固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東今周
朝宗爲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之後便恐彝倫
攸斁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對遂以狀奏周武帝善
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戶
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蕭
詧徒何之業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遷爲割據亦一時之傑
然而卒至衰滅可謂勢之鼎降梁主任術好
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殄蕩
自固藩籬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祀運雖土宇殊於舊
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嗣
子纂業增修遺構賞罰得衷舉措有方審逆從衰則威
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琮大
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爲外戚不事自持蓋亦守謙之道也

高麗

百濟

新羅

勿吉

奚

契丹

室韋

豆莫婁

地豆干



烏洛侯

流求

倭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禀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禀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物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佷而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略匈奴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既來其人亦困是知鷹海龍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秦漢志甚嬴劉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

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
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為之成橋朱蒙得
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
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
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
子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為國主即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
委之國事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
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為縣以屬
之漢時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
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為幘溝漊溝漊者



句麗城名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而不欲行莽強
迫遣之皆出塞為寇盜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騶嚴尤誘而
斬之莽大悅更名高句麗為下句麗光武建武八年高句
麗遣使朝貢至殤安之間莫來裔孫宮數寇遼東玄
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
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
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
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
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
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

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摸死子位宮立始位宮
曾祖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
位宮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為位以為似其曾祖宮故
名位宮位宮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
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文懿位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
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宮寇遼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
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大戰於沸流敗走儉追至赬峴懸
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
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沃
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



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之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
城元帝授平州刺史位宮玄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
能制弗利死子釗代立魏建國四年慕容廆子晃伐之入
自南陝戰於木底大破釗軍追至丸都釗單馬奔竄晃掘
釗父墓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城
而還釗後為百濟所殺及晉孝武太元十年句麗攻遼東
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其弟農伐句麗復二郡垂子寶以
句麗王安為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始置長史司馬
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太武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詣安
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

於是遣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遼東南一千餘里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戶參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弘率衆奔之太武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弘璉上書稱當與弘俱奉王化竟不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太武乃止而弘亦尋為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



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聽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獻文崩乃止至孝文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遣詣齊使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交遠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卿舊款即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祗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

大傅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諡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旂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升干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之為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



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略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為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為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劍珮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京師安死子延立孝武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麗王天平中詔加延侍中驃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已來其貢使無歲不至大統十二年遣使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其歲遣使朝貢于齊齊文宣加

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死子湯立乾明元年齊廢帝以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為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脩宮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為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其國中呼為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統攝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內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自為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為之



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屨婦人裙襦加襈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略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稅布五疋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其刑法叛及謀逆者縛之於柱爇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者樂及公私債負皆聽評其子女為奴婢以償之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浿水上王乘腰輿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為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諠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尚容止以趨走為敬拜則曳一腳立多反拱行以搖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為飾好蹲踞食用俎机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為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群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即為之男家送豬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以為賣婢死者殯在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

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
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朱蒙云及隋平陳後湯大
懼陳兵積穀為守拒之策開皇十七年上賜湯璽書責以每
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驅逼靺鞨禁固契
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群小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意
欲不臧故為竊盜坐使空館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
邊人恒自猜疑密覘消息慇懃曉示許其自新湯得書惶
恐將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文帝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
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
封王文帝優冊為王明年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
管韋世沖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為元帥總水陸討之
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
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
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
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啟人可汗並親詣闕貢
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
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
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敕諸將
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陷賊輒言請將奉旨
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



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
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
還九年帝復親征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
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
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
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
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懷遠
鎮受其降款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
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
亂遂不復行

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
於後妊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
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
之不死後徙於馬闌亦如之王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
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
以弓擊水魚鼈皆為橋東明乘之得度至夫餘而王焉東
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
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
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
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

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為鞬吉支夏言竝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李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綢部日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方分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為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為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飲食衣服與高麗略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為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為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



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蓍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之樂投壺摴蒱弄珠握槊等雜戲尤尚奕棊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為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為婢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溫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真氏國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魏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隣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梟斬釗首自尒以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燼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掃後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廄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

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沮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為實矯
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
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卿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
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
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反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
鞍比校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
過經略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
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
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
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



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
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
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
稱藩兼受拜封亦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通
使焉淹死子餘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齊後主以餘
昌為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故二
年又以餘昌為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周
建德六年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
隋開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
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耽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

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
彼國懸隔來往至難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使者舞蹈
而去十八年餘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
役遣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
事兵侵其境餘昌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
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
覘高麗動靜然餘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
帝親征高麗餘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
賞錫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
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



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
三月有耽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麞鹿附
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
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
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
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
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
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為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
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或稱魏將毋丘儉討高

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為新羅亦曰斯
盧其人辮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獩之
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于百
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
濟附庸於迦羅國焉傳世三十至真平以隋開皇十四年
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
有十七等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
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
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烏次
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
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
麗百濟同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
神主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
聚官詳議定之服色尚畫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綵及珠
為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婦之夕女先拜
舅姑次即拜大兄夫死有棺斂葬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
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
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
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也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



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
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
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
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
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粟
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
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
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
車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
水部尤為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氏也東夷
中為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從
太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汙行經山
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
溼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
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生
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其畜多豬無羊嚼米為酒飲之
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豬皮裘頭插武豹尾俗以
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
而罷妬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
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為業角弓長

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
立死煮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
屋令不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延
興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
發其國乘船泝難河西上至太沵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
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
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
請其可否詔敕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
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
支朝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



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尒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
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二年
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十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
五百餘人朝貢景明四年復遣使俟力歸朝貢自此迄于
正光貢使相尋尒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延興二年六月
遣石文云等貢方物以至于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
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
視尒等如子尒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國
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為奴僕其國西北與
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誡之使勿相攻擊使

者謝罪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
曲折多戰鬬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
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與高麗
戰頻敗其眾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
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
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
賞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
僅而得免至高陽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晃
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為



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其馬
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鼠竊狗盜何
足為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
服矣既而車駕南遷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
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
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
塞內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二十年入寇安州
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交
市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
邊人參居交易往來並無欺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

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百姓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信而不虞或有萬一之虞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已後歲與朝獻至武定已來不絕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為慕容晃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為寇盜真君以來求朝獻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獻天府遂求為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眾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孝文聽其入關市糴及宣武孝明時恒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



際以青氈為上服人給青氈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常不斷絕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宣帝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塹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其後復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其俗與靺鞨同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眾款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眾內附文帝來降之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部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眾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眾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大業七年遣使朝貢方物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㮈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穄夏則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三殺人者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挂於頸以



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衆哭三年尸則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焉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其後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貧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女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蘧蒢爲屋如突厥氈車之狀

度水則束薪爲筏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寢則屈木爲室以蘧蒢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牛畜多凍



死饒麞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在室韋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强勇

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邑落各有豪帥飲食亦用俎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俗淫尤惡妬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始得輸牛馬乃與之或言濊貊之地也

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唯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于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及齊受禪亦來朝貢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人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其俗綰髮皮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琱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形方正織鬬鏤皮并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



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刀矟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机鏤為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鬬死者聚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為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

大如筋長尺餘鑽頂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文嫁娶以酒珠貝為娉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米麫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後銜盃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



舉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豺狼尤多猪雞無羊牛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鍤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楩楠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肴酒戰鬬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

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同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復令寬慰撫之不從寬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鼅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流求不從稜擊走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不知里數但計



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千餘里度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即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靈帝

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
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
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魏
景初三年公孫文懿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主假金
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
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
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陳平至開皇二十年倭
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
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
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

北史列傳八十二　三二七

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彌　有女六七百人名太
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
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
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
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
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
上繫之腳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
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
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
裙襦裳皆有襈攕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

文皮有弓矢刀矟弩䂎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
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俗殺人強
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
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
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
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靜罕爭
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
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
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
略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

北史列傳八十二　三二八

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
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
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
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妒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
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
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蘇山其石無
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
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新羅百濟皆
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恆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
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

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𨈭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疏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游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沒世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外略洎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



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不戢於四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己若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怒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也然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其豆莫婁地豆干烏洛侯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絕其事故莫顯云



列傳第八十二　　北史九十四

蠻
獠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在江淮之間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不甚為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漸為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為丘墟矣道武既定中山聲教被于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為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興中大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孝文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迴洲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大陽蠻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為群蠻所歸誕既內屬居朗陵太和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為前驅乃授使持節南征西道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還十年移



居潁陽十六年依例降王為公十七年加征南將軍大都督征竟陵遇遷洛師停時齊征虜將軍直閤將軍蠻酋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酋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為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謚曰剛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大陽蠻酋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四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燕等聚眾攻逼潁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荊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李崇楊大眼悉討平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喜擁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內附乞師討梁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一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年梁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永寧初東荊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行置之然興即暉第也延昌元年拜南荊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荊三年梁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動蠻自相督率二萬餘人頻請帥蠻以為聲勢叔興與緫統并威儀為之節度蠻人安

其年梁雍州刺史蕭續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荊之西南公襄沔上下破掠諸蠻蠻首梁龍驤將軍樊石廉叛梁來請援叔與遣與石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擒文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為抄掠之基叔與遣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與上表請不隸東荊許之梁人每有寇抄叔與必摧破之正光中叔與擁所部南叛蠻首成龍強率戶數千內附拜刺史蠻帥田牛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為郡守梁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萬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



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竝入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尋為梁將裴邃所陷梁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荊西郢蠻大擾動斷三鵶路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梁遣將圍廣陵楚城諸蠻竝為前驅自汝水以南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文略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

威靡然向風大統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內屬以為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蠻酋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蠻帥田杜青和及江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杜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廢帝初蠻首樊舍舉落內附以為督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恭帝二年蠻酋宜人王田興彥北荊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款附以興彥季昌竝為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賜



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蜀西人譙淹扇動群蠻以附梁蠻帥向鎮侯向白虎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荊州之政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并隣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敦潘紹李遷哲等討破之周武成初文州蠻叛州軍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出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

之地置五十城遠結涔陽蠻為其聲援令賢率其黨出次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言於衆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涔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羽然後遊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分攻水邏路經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蜑以為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



進備經危阻累日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其路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為父子又多遺錢帛伯犁等悅遂為鄉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其兄子龍真據之騰又密告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之龍真大悅遣其子詣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其利既深仍請立效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而獲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為

京觀後蠻蜑望見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頻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若委城遁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迴立柵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禽五子王於石墨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禽萬餘口信州舊居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築城置防以為襟帶焉天和六年蠻渠冉祖喜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闔討平之自此群蠻懾息不復為寇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干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死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

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豬狗而已。親戚比鄰，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指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能為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乃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國，為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裨潤公私，頗藉為利。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內附，宣武遣尚書邢巒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為寇。後以羊祉為梁州，傅豎眼為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荊率眾屯孝子谷，祉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眾屯於固門川。祉遣征虜將軍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



僧代傅豎眼為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梁兵，圍逼晉壽。朝廷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及元桓、元子真相繼為梁州，並無德績，諸獠苦之。其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嚴始欣為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綰獠二十萬戶，彼謂北獠，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貿易。巴州生獠，並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已。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喻，即時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譴。時梁南梁州刺史陰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為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梁使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劍、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建乃啓以鎮為南梁州，愷為刺史，發使執始欣，因於南鄭。遇子建見代，梁州刺史傅豎眼仍為行臺，豎眼久病，其子敬紹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始欣乃起眾攻愷，屠滅之，據城南叛。梁將蕭玩率眾援接。時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遂大破玩軍，及斬玩，以傅曇表為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為所陷，自此遂絕。及周文平梁、益之後，令在所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

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為壓獠焉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為貨公卿達于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周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又攻拔其三城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眾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眾甚彊討之者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我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須別為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人以理曉諭為惡



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為經略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識山川請為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諭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眾曰向者獠帥謂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伏險要若從險路出其不意獠眾自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即平之乘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既失計爭攜妻子退保險要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徵其租稅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為蓬州刺史又大得人和建德初李暉為梁州總管諸獠亦望風從附然其種滋蔓保據巖壑依山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招懷者也

林邑其先所出事具南史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阯同以塼為城蜃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



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纓絡足躡革履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為弩傅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眾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巾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罌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罌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

女皆截髮哭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
花復哭盡哀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
天竺隋文帝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後朝貢遂絕時天下
無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為
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
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乘巨
象而戰方軍不利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
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其象陷軍亂方大破之遂棄城
走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其國有十八
世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
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
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
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
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
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懸金花鈴毦婦
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
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
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
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

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
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
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
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薩陀迦
邏一人陀拏達叉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
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
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
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
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
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既



娶則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
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
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
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
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阯以甘蔗作酒雜以
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漿為酒隋煬帝嗣位
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
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
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
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神祠焉

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
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
羅門鳩摩羅以舶三百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
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
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二枚
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
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盤金花以藉詔
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
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
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



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
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並設草葉盤方
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鱉豬蝳蝐之
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
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
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
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群飛水上浮海
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
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阯駿以六年春
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邪迦

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
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氏名質多
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
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
大堂是其王聽政所總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
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
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金鈿為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
同于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古貝緾絡腰
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纓絡足履革屣耳懸



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為屩若露髮則不加纓絡臣下服
制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相高憑三曰婆
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
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
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
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陁桓二國戰爭其人
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
得為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
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
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為淨左

手為擮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酥酪沙糖秔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擩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襲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五綵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蠚宜粱稻少黍



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似䱇觜似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豬白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

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其館

隋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於後亦絕

婆利國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鎖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隋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



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論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華人錯居其流曰蜑曰獽曰俚曰獠曰㐌居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自秦并三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洎于境分南北割據各殊蠻獠之族遞為去就至於林邑赤土真臘婆利則地隔江嶺莫通中國及隋氏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流求兵加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大業中南荒朝貢者

餘國其事迹湮滅今可知者四國而已

列傳第八十三　北史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四　北史九十六

氐

吐谷渾

宕昌

鄧至

白蘭

党項

附國

稽胡

氐者四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郡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氐或謂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方百頃為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煑土成鹽騰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王千萬孫名飛龍漸強盛晉武帝假平西將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惠帝元康中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群氐推以為主關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為驃騎將軍左賢王

茂搜死子難敵統位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自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難敵死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堅頭子盤爲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臣晉晉以毅爲征南將軍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臣於石季龍後稱蕃於晉永和十年改初爲天水公十一年殺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殺初初子國率左右誅三王及宋奴復自立爲仇池公桓溫表國爲秦州刺史國子安爲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叔俊復殺國自立國子安叛苻生殺俊復稱蕃於晉死子世自立爲仇池公晉太和三年以世爲秦州刺史弟統爲武都太守世死統廢世子纂自立一名德　纂黨襲殺統自立爲仇池公遣使詣晉簡文帝以纂爲秦州刺史晉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伐纂剋之徙其人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拜爲尚書領軍苻堅之敗關右擾亂定盡力於堅堅死乃率衆奔隴右徙居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稱蕃於晉孝武即以其自號假之後以爲秦州刺史登國四年遂有秦州之地號隴西王後爲乞佛乾歸所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爲監國守仇池乃統事自號征西將



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爲武王分諸氐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遂有漢中之地仍稱蕃于晉天興初遣使朝貢詔以盛爲征南大將軍仇池王隔礙姚興不得歲通貢使盛以兄子撫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守漢中宋永初中宋武帝封盛爲武都王盛死私謚曰惠文王子玄統位玄字黃眉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蕃於宋仍奉晉永熙之號後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於待士爲流舊所懷始光四年太武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爲征南大將軍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請比內蕃許之玄死私謚孝昭王子保宗統位初玄臨終謂弟難當曰今境候未寧方須撫慰保宗沖昧吾授卿國事其無隳先勳難當固辭請立保宗以輔之保宗既立難當妻姚氏謂難當曰國險宜立長君反事孺子非久計難當從之廢保宗而自立稱蕃于宋難當拜保宗爲鎮南將軍鎮石昌以次子順爲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繫先是四方流人以仇池豐實多往依附流人有許穆之郝惔之人投難當並改姓爲司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惔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近戚康之尋爲人所殺時宋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理宋文帝遣刺

史蕭思話代任甄法護以思話未至遣將蕭汪之擊梁州破白
馬遂有漢中之地尋而思話使其司馬蕭道成先驅進討
所向克捷遂平梁州因又附宋難當後釋保宗遣鎮董亭
保宗與兄顯歸京師太武拜保宗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
都王尚公主保顯爲鎮西將軍晉壽公後遣大鴻臚崔頤
拜難當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秦梁二
州牧南秦王難當後自立爲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爲
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于宋不絕
尋而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爲武都王太延初難
當立鎮上邽太武遣車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



平諸軍取上邽又詔喻難當奉詔攝守將而傾國南寇規
有蜀土襲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雍州流人七千餘
家還于仇池宋文帝怒遣將裴方明等伐之難當爲方明
所敗棄仇池與千餘騎奔上邽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赴
行宮方明既克仇池以保宗弟保熾守之河間公齊擊走
之先是詔保宗鎮上邽又詔鎮駱谷援其本國保宗弟文
德先逃氐中乃說保宗令叛事泄齊執保宗送京師詔難
當殺之氐羌立文德屯于濁水文德自號征西將軍秦河
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於宋封文德爲武都王遣偏將房
亮之等助之齊逆擊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蘆武都陰平氐

多歸之詔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軍討文德走漢中收其
妻子僚屬資糧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
宗反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禮婦人外成因夫
而榮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
得罪文成時拜難當營州刺史還爲外都大官卒謚曰忠
子和隨父歸魏別賜爵仇池公子德子襲難當爵早卒子
小眼襲例降爲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別有傳小眼子
公熙襲爵正光中尚書右丞張普惠爲行臺送租於南秦
東益普惠啓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進公熙先
慰氐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險薄密令訪察公熙果



有潜謀將爲叛亂子建仍報普惠令其攝錄普惠召遣公
熙公熙竟不肯赴東出漢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賄
賂終得免罪後爲假節別將與都督元志同守岐州爲秦
賊莫折天生所虜死於秦州文德後自漢中入統汧隴遂
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爲宋荊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之
執也子元和奔宋以爲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據城歸順文
成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都王內徙京師元和從叔僧嗣
復自稱武王於葭蘆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爲武興王遣
使歸順獻文授文度武興鎮將既而復叛孝文初征西將
軍皮歡喜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文度弟弘小名鼠犯

獻文廟諱以小名稱鼠自為武興王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孝文納之鼠遣子狗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從子後起統位孝文復以鼠爵授之鼠子集始為白水太守後起死以集始為征西將軍武都王集始復朝于京師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漢中郡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錦綵繒纊尋還武興進號鎮南將軍加督岐涇湘五州諸軍事後仇池鎮將楊靈珍襲破武興集始遂入齊景明初集始來降還授爵位歸守武興死子紹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集始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謚安王紹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義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順也梁白馬戍主尹天保率衆圍之道遷求援於集起集義二人貪保邊蕃不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願立功率衆破天保全漢川朗之力也集義見梁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為外藩遂扇動諸氐推紹先僭稱大號集起集義並稱王外引梁為援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剋之執紹先送于京師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復改鎮為東益州前後鎮將唐法樂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衷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為憂正光中詔魏子建為刺史以恩信招撫風化大行

遠近款附如內地焉後唐永代子建為州未幾氐人悉反永棄城東走自此復為氐地魏末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為王周文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為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妻子周文奏魏帝許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渭州刺史長孫澄討降之九年清水氐酋李鼠仁據地作亂氐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籤趙昶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為刺史十五年安夷氐復叛趙昶時為郡守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乃定於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氐帥蓋鬧等相



率作亂鬧據北谷其黨西結宕昌羌獠甘共推蓋鬧為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禽蓋鬧散其餘黨興州叛氐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昶起救之大破之先是氐酋楊法深據陰平自稱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舉衆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年以深為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群氐從之周文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周文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為大都督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群氐懾服之來歲楊法深從尉遲迥平蜀軍迴法深尋與其宗人楊崇集楊陳侳各擁其衆遞相攻討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

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處之恭帝末武興氐反圍利
州鳳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
討之周明帝時興州人段吒及下辨柏樹二縣人反相率
破蘭皋戍氐酋姜多復率廚中氐蜀攻陷落叢郡以應之
趙昶討平二縣并斬段吒而陰平葭蘆氐復往屯聚與廚
中相應昶乃簡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廚中至大竹坪連破
七柵誅其渠帥二郡並降及昶還廚中生氐復爲寇掠昶
又遣儀同劉宗義宇文琦入廚中討之於是群氐並平及
王謙舉兵沙氏帥開府楊永安又據州應謙大將軍達奚
儒討平之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弈洛韓有
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
落是爲慕容氏涉歸之在也分戶七百以給吐谷渾與若
洛廆二部馬鬬相傷若洛廆怒遣人謂吐谷渾曰先公處
兄異部何不相遠而馬　吐谷渾曰馬食草飲
氣發動所以鬬鬬在馬　乖別甚易今當去
萬里外若洛廆悔遣舊老　史乙那樓謝之吐谷渾
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　之言云有二子
子福祚並流子孫我是卑庶　今以馬致怒殆
天所啓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　去郎令從騎
擁馬令迴數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而西聲若頹山如是者
十餘輩一迴一迷樓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渾謂
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盛廆當傳子及曾玄孫其
間可百餘年我乃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後
假道上隴若洛廆追思吐谷渾作阿于歌徒河以兄爲阿
于也子孫僭號以此歌爲輦後鼓吹大曲吐谷渾遂從上
隴止於枹罕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
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爲糧西北諸
雜種謂之阿柴虜吐谷渾死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身長
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爲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
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拔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遠
去保蘭地既嶮遠又土俗懦弱易控禦葉延小兒欲授餘
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
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抽劍而死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
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嗥
叫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
苦葉延嗚咽若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
勝其痛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
自謂曾祖弈洛韓始封昌黎公吾爲公孫之子案禮公孫
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渾爲氏焉葉延死子辟

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殺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奚憂
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華
言父也奚遂以憂死視連立以父憂思不遊娛酣宴十五
年死弟視羆立死子樹洛干等並幼弟烏紇提立而妻樹
洛干母生二子慕璝利延烏紇提一名大孩死樹洛干立
自號車騎將軍是歲晉義熙初也樹洛干死弟阿豺立自
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
木因號沙州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數千里號為強國升西
強山觀墊江源問於羣寮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由何郡
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



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入於海阿豺曰水尚知歸
吾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其方物宋少
帝封為澆河公未及拜受宋文帝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
將遣使朝貢會暴病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
其子虔以大業屬吾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代其以
慕璝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
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
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延
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不單者易折眾則難摧戮力一心
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慕璝立先是阿豺時宋命竟未

至而死慕璝又奉表通宋宋文帝以為隴西公慕璝招集
秦涼亡業之人及羌戎雜夷眾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
交涼州赫連部眾轉盛太武時慕璝始遣侍郎謝太寧
奉表歸魏尋討禽赫連定送之京師太武嘉之遣使者策
拜慕璝為大將軍西秦王慕璝表曰臣誠庸弱敢竭精款
俘禽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
財不周賞願垂鑒察亮其單款臣頃接寇逆疆境之人為
賊所抄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佛日連窟略
寒張華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乖可愍願并敕遣使恩洽遐
荒存亡感戴太武詔公卿朝堂會議答施行太尉長孫嵩



及議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曰前者有司處以為秦
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是以遠
被西秦王慕璝義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以為古者
要荒之君雖人土眾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
越常分容飾車旗班同上國於納貢多少舊典所無皆
當時以制豐約自漢魏以來撫綏遐荒頗有故事呂后
遺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答馬千匹其後匈奴和親
獻國遺綿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乃至萬
匹今秦王若以土無桑蠶便當上請何不得言財不周賞
也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遊賜之命無益土之

賞乞伏熾磐破楚城滅唯受南陽之田為朝貢之邑西秦
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有經略
拓境之勳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
鄙此聖朝於弱周而自同於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
秦王忠款於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敦因致
斯累撿西秦流人賊時所掠悉在前坡今既稱藩四海咸
秦天下一家可敕秦州送詣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
人皆為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遷即為臣妾可勿遣
齊制曰公卿議之未為失體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
之地彼自取之朕即與之便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故至
難終隨使疎數遣並之非一四而已自是慕璝貢獻頗簡
又通于宋宋文帝封為隴西王太延二年慕璝死弟慕利延
立詔遣使者策謚慕璝曰惠王後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
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璝子元緒為撫軍將軍時慕
利延又通宋宋封為河南王太武征涼州慕利延懼遂率
其部人西遁沙漠太武以慕利延兄有禽赫連定之功遣
使宣喻之乃還後慕利延遣使表謝書奏乃下詔褒獎之
慕利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己與使者謀欲自歸慕利
延覺而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京師請兵討慕
利延太武拜叱力延歸義王詔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



至大母橋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羅遣將追擊之斬
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鷄鳩
黎部大崇娥等率衆一萬三千落歸降後復遣征西將軍
高涼王那等討之於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
者數萬人南征罽賓遣使通宋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
器胡王金釧等物宋文帝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慕利
延死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其居止出入竊擬
王者拾寅奉修貢職受魏正朔又受宋封爵號河南王太
武遣使拜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寅自恃
險遠頗不恭命通使于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明帝加之官
號文成時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
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睦使晉
王伏羅高涼王那再征之竟無多克拾寅雖復遊逸亦
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為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
遣使招慰必求為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
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為澆河戍將與之
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過
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從之
詔陽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給
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拾寅走南山諸軍濟河

涉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容已振今驅疲病之
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叡以爲然乃引還獲駝馬二十
餘萬獻文復詔上黨王長孫觀等率州郡兵討拾寅軍至
曼頭山拾寅來逆戰觀等縱兵擊敗之拾寅宵遁於是思
悔復蕃職遣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獻文幽之不報其使
拾寅部落大饑屢寇澆河詔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
敦煌州枹罕高平將軍爲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爲大
都督以討觀等軍入拾寅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
軍表求改過觀等以聞獻文以重勞將士乃下詔切責之
徵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獻文尋遣斤還拾寅後復擾



掠邊人遣其將良利守洮陽枹罕所統也枹罕鎮將西郡
公楊鍾葵貽拾寅書以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
故遣良利守洮陽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旨
懇切獻文許之自是歲脩職貢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
侯立遣其侍郎時真貢方物提上表稱嗣事後度易侯伐
宕昌詔讓之賜錦綵一百二十匹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累
部送時還易侯並奉詔死子伏連籌立孝文欲令入朝
殀病輒脩洮陽泥和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
伏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孝文不許羣臣以其
不敬不宜納所獻帝曰拜受失禮乃可加以詰責所

獻土毛乃是臣之常道杜絕所獻便是絕之縱欲改悔其
路無由矣詔曰朕在哀疚之中未存征討而去春枹罕表
取其洮陽泥和二戍時此既邊將之常即便聽許及偏師
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
婦可悉還之伏連乃遣世子賀魯頭朝于京師禮錫有加
拜伏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
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麾旗章綬之飾皆備給
之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伏連籌伏連籌謂禮曰昔與
宕昌通和恒見稱大王已有自名今忽名僕而拘執此使
將命偏師往問其意禮曰君與宕昌並爲魏藩而比輒有



興動殊違臣節當發之日宰輔以爲君若迷遂知罪則剋
保蕃業脫守愚不改則禍難將至伏連籌遂嘿然及孝文
崩遣使赴哀盡其誠敬伏連籌內脩職貢外并戎狄塞表
之中號爲強富准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
宣武初詔責之曰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書梁彌邕與卿並爲
邊附語其國則隣藩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爲表名報爲
旨有司以國有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
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連籌上表自申辭誠懇至終宣武
世至于正光犛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後秦州城
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絕涼州城人萬于菩提等東應念

生口刺史宋穎密遣求援於伏連籌伏連籌親率大衆
救之遂獲保全自爾以後關徼不通貢獻遂絕伏連籌死
子夸呂立始自號爲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
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
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
椎髻毦珠以皁爲帽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爲恪尊衣織成
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
同於華夏多以羅冪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束
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
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

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
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于婚貧不能備財者輒盜女去
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
射獵以肉酪爲糧亦有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
多寒唯得蕪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
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
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
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也
土出犛牛馬騾多鸚鵡饒銅鐵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興和
中齊神武作相招懷荒遠蠕蠕既附於國夸呂遣使致敬

神武喻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呂乃遣使人趙吐骨真假道
蠕蠕頻來東魏又薦其從妹靜帝納以爲嬪遣員外散騎
常侍傅靈檦使於其國夸呂又請婚乃以濟南王匡孫女
爲廣樂公主以妻之此後朝貢不絕　西魏大統初周文遣
儀同潘濬喻以逆順之理於是夸呂再遣使獻能舞馬及
羊牛等然寇抄不已緣邊多被其害廢帝二年周文勒大
兵至姑臧夸呂震懼使貢方物是歲夸呂又通使於齊涼
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
觸狀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綵絲
絹以萬計恭帝三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夸呂

破之虜其妻子獲珍物及雜畜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刺
史是云寶戰沒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夸呂遣其廣定
王鍾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等遁走又拔其洮陽洪和
二城置洮州而還保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
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二年五月復
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武帝詔皇太子征之軍至
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使奉獻宣
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絕及隋開皇初侵
弘州地曠人梗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
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總管定

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破之夸
呂大懼率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
其高寧王移茲裒素得衆心拜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
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旭州刺史皮子信拒戰
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乃奔退俄而入寇廓州
州兵擊走之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其後太
子懼被廢遂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
討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泄爲其父所殺復立少子嵬王訶
爲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討之上又不許六年嵬
王訶復懼父誅謀歸國請兵迎接上謂其使者曰溥天之



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即朕稱心嵬王既有好意欲來
投服唯教嵬王爲臣子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
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叛夫
背父何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違拒又復不仁
若有音信宜遣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其妹夫
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裒死
文帝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夸呂大懼逃遁保險
遠不敢爲寇十一年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
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
國便當相學不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竟

不許十一年遣刑部尚書宇文㢸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
公主妻世伏上表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
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使陳廢立事并謝專命罪
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
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
將軍馮孝慈出敦煌禦之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
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效鐵勒即
勒兵襲破吐谷渾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德王雄
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於
山谷閒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



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
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
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主送出玉門令
統餘衆以其大寶王泥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
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
郡縣不能制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有屈海海周迴
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
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有契翰一部風
俗亦同特多狼白蘭山西北又有可蘭國風俗亦同目不
識五色耳不聞五聲是夷蠻戎狄之中醜類也土無所出

直大養群畜而戶落亦可萬餘人頑弱不知鬭戰忽見異
人舉國便走性如野獸體輕工走逐不可得白蘭西南二
千五百里隔大嶺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國人庶萬餘落
風俗土著宜桑麻熟五穀以女爲王故因號焉譯使不至
其傳云然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
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爲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
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爲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
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犛牛尾
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戰伐之時乃相屯



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
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世叔母及嫂弟
婦等爲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
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懃者世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
王焉懃孫彌忽太武初遣子彌黃奉表求內附太武嘉之
遣使拜彌忽爲宕昌王賜彌黃爵甘松侯彌忽死孫虎子
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
多山阜人二萬餘落世修職貢頗爲吐谷渾所斷絕虎子
死彌治立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遣兵送羊子欲奪彌
治位彌治遣使請救獻文詔武都鎮將宇文生救之羊子

退走彌治死子彌機立遣其司馬利柱奉表貢方物楊文
度之叛圍武都彌機遣其二兄率衆救武都破走文度孝
文時遣使子橋表貢朱沙雌黃白石膽各一百斤自此後
歲以爲常朝貢相繼後孝文遣鴻臚劉歸謁者張察拜彌
機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以
功之周文命章武公導率兵送之

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爲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其地自
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
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鄧至王
遣貢不絕鄧至之西有赫羊國初其部內有一羊形甚大



色至鮮赤故因爲國名又有東亭衛大赤水寒宕石河薄
陵下習山倉驤覃水等諸羌國風俗粗獷與鄧至國不同
焉亦時遣貢使朝廷納之皆假之以雜號將軍子男渠帥
之名

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利模徒南
界那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周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
鐵鎧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
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
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羖羊毛

爲屋服裘褐披氈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
戰陣則屯聚無傜役不相往來養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
稼穡其俗淫穢烝報於諸夷中爲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
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
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
橫吹擊缶爲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隋文帝爲丞相時中
原多故因此大爲寇掠蔣公梁睿旣平王謙請因還師討
之開皇元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衆詣
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
詔發隴西兵討之大破其衆人相率降遣子弟入謝罪帝



謂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乃乍還乍走
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
即其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
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
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
䃲以避其患其䃲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以木隔
之基方三四步䃲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致級開小
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重罪者罰牛人皆
輕捷便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竹爲箭妻其群母及

嫂兒弟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
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
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寃殺鬼自餘親
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猪
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一年方始大葬必集親賓殺
馬動至數十匹立木爲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爲帽形
圓如鉢或戴羃䍠衣多毼皮裘全剝牛脚皮爲靴項繫鐵
鏁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
其土高氣候凉多風少雨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銅多白
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



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
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修職貢煬帝以勞人
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
用皮爲舟而濟附國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
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
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
北利模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
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國大業中
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管之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

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爲耳頸飾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處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爲貴既嫁之後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者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兇悍恃險數爲寇亂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政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



遣部衆抄掠汾晉之間略無寧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乃偽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遂遣子詣鄴齊神武厚禮之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爲之備魏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爲其北部王所殺送首於神武其衆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爲主神武滅之獲其偽主及弟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周文方與神武爭衡未遑經略乃遣黃門侍郎楊㯹安撫之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年別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周文前後遣于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狼皮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署丞相狼皮自署柱國并與其別部劉桑德共爲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復叛詔大將軍韓果討破之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勳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便懷旅拒不供糧餼忠乃詐其酋帥云與突厥迴兵討之酋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其後丹州綏州等部內諸胡與蒲州別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于寔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欲邀襲



盛盛討斬之又破其別帥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喬白郎喬素勿同等度河逆戰雄復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並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沒鐸爲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武帝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以爲種類既多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帝然之乃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王招譙王儉滕王逌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進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掎角憲軍

憲命譙王儉擊破之斬獲千餘級趙王招又擒沒鐸餘衆盡
降宣政元年汾胡帥劉受羅千復反越王盛督諸軍討擒
之自是寇盜頗息
論曰氐羌吐谷渾等曰殊俗別處邊陲考之前代屢經叛
服窺覘首鼠蓋其本性夫無德則叛有道則伏先王所以
荒服也



列傳第八十四　北史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五　北史九十七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
也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
尉都護以撫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
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
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弊中國其官時
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詳記焉道武初經
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
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
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
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明元世竟不
招納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
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太武以西
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
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
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
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
流沙為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
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

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魏賜拜受甚悅謂琬等曰傳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使者烏孫王為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禽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且牧犍事主稍以慢墮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牧犍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為脣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為魏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及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



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蔥嶺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隋開皇仁壽之間尚未云經略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瑪瑙盃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亡失書所存錄者二十國焉魏時所來者在隋亦有不至今總而編次以備前書之西域傳云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蓋以備其遺闕爾

鄯善國都扜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

其弟素延者入侍及太武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燉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太武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燉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勑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太武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阯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



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鎭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眞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駃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善米率衆內附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餽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



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眞君中太武詔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那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文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遙望救援帝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所拒當時已旋雖欲遣師勢無所及帝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爲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

安其所應勑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政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是以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帝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貢周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云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



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犍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絕

權於摩國故烏秅國也其王居烏秅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十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太武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爲蠕蠕所執恩生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爲之屈後太武切讓吳提吳提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綱到燉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諡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眞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遣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艱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飢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不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燉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

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中國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山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太武時有闞爽者自為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為蠕蠕所執真君中爽為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為蠕蠕所并蠕蠕以闞伯周為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為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為高昌王五年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為王後為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顧禮麴嘉為左右長史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迎接求舉國內徙孝文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嘉禮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蠕蠕那蓋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為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為高車所徙入於焉耆焉耆又為嚈噠所破滅國人



分散眾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二子為焉耆王以主之永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餘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備至唯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貢宣武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為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嘉即於理未帖何者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內徙朝廷不許正光元年明帝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明帝許之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為郡公後遂隔絕至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嘉為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其國周時

城有一十六　至隋時城有十八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
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官有令尹一
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為交河公一為
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
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五將軍曰建武威遠
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也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
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
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評
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
並無曹府唯每早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
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為令服飾丈夫從胡法
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兵器有弓
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
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賦稅則計
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
異而大同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
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
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
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
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
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即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
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
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先者以國處
邊荒境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孤既沐浴和風
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
曰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本自諸華世祚西壤昔
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伯雅踰沙忘阻奉
貢來庭削衽曳裾變夷從夏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然
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
之送于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不敢改也
自是歲令貢方物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
里本役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
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卑那即前涼張軌所
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
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
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翦髮以為首飾文字與
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也尤重二月八日四月
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

以爲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太武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齎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迴尉犁二城拔之進軍圍員渠鳩尸卑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距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卑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難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初鳩尸卑那走山中猶覬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爲度歸所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婿厚待之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其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千餘人而已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牀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刖一足賦稅准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風俗婚姻喪葬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氈燒銅鐵鉛麖皮氍毹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犎牛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即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其東闕城戍寇竊非一太武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土多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雞鶩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餬餟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癘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周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隋大業中其王白蘇尼咥遣使朝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可數千人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役屬龜茲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役屬龜茲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役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千里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者二千人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



使朝獻。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鑌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毼、氍毹、毾㲪、赤麞皮，及熏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

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箱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仍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眾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



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關禁；地卑勃，掌文書及眾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矟、圓排、劍、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若髡，或翦半鬢，及繫牌於項，以為恥辱；犯強盜者，繫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為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為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

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權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使隨昱貢方物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土出赤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國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麥於鄰國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二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翖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翖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鉗敦國故貴霜翖侯都護澡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肸頓翖侯都薄茅城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閻浮謁國故高附翖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

大月氏國都賸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周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獻



條支國在安息西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猶勃海也而東西與勃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璆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室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

阿鉤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國在阿鉤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鉤羌同類焉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田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為器物市用錢他與諸國同每使朝獻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桃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石蜜蒲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伏陀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桃五果土宜五穀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為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要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為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鬭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為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

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明帝遣賸伏子統宋雲沙門
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
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
其略云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
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至
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
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
闐相類役屬嚈噠

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



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嚈噠

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
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麨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
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為嚈噠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
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
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
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
等竟不能達

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為其上
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
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訴服
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
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
御自知往來也

乾陁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為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
是敕勤臨國已二世好征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
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
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謂雀
離佛圖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
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
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
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為人寬厚甚
得眾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
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
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為強國
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
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

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為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犎牛黃金硇沙䞳香阿薩那香瑟瑟麖皮氍毹錦疊多蒲桃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隋煬帝即位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瓮盛置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滅之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鏺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職以

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復至

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女為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瓶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竝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為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鑌鐵氍毹朱沙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罽賓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

物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寳或懾之以利劒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西域雖通於魏氏于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來得羈縻勿絶之道及隋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案西域開於往漢年世積久雖離併多端見聞殊說此所以前書後史踳駮不同或其好異地遼遠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但可取其梗槩夫何是非其間哉

卷終



列傳第八十六　　北史九十八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紇突隣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爲蠕蠕車鹿會既爲部帥歲貢馬畜貂豽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爲二地粟袁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緼紇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緼紇提附衛辰而貳於魏登國中討之蠕蠕移部遁走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度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舉落請降獲緼紇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誥歸之社崘斛

武追之至跋那山縕紇提復降道武撫慰如舊九年曷多
汗與社崘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
跋那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社崘數百人奔匹候跋匹候跋
處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崘率
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亡依
高車斛律部社崘凶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諸
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之匹候跋子啟拔吳頡
等十五人歸于道武社崘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
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道武以啟拔吳頡為安遠將軍平棘



侯社崘與姚興和親道武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素古
延諸部社崘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之社崘遠遁漠北侵
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
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
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將
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其西北有匈奴餘
種國尤富彊部帥曰拔也稽舉兵擊社崘社崘逆戰於頞根河
大破之後盡為社崘所并號為彊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
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
磧其常所會庭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

之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
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
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
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
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
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崘學
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天興五年社崘聞道武征姚興遂犯塞入自參合陂南至
豺山及善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
中社崘從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崘而立大那發覺大那



等來奔以大那為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為越騎校尉易
陽子三年夏社崘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明元討
之社崘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衆部落立社崘
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北并賀術
也骨國東破譬歷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觝干等
數百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靜神瑞
元年與馮跋和親跋娉斛律女為妻將為交婚斛律長兄
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
勿地延等女為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
欲令汝女為媵遠至他國黎遂共結謀令勇士夜就斛律

它彥後伺其出執之與女俱嬪于和龍乃立步鹿眞步鹿眞立委政樹黎初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導社崙破諸部落社崙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眞與社崙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婬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眞叱洛侯欲舉大檀為主遺大檀金馬勒為信步鹿眞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叱洛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眞遂掩大檀大檀發軍執步鹿眞及社拔絞殺之乃自立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眾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為上谷侯大檀率眾南徙犯塞明元親討之大檀懼而遁走遣山



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眾凍死及墮指者十二三及明元崩太武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太武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太武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懼太武顏色自若眾情乃安先是大檀弟大那與社崙爭國敗而來奔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為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恐乃還二年太武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間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清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尒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部

落駭驚北走神䴥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擊破之自廣寧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太武練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術士張深徐辯以天文說止帝帝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帝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為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輜重輕騎襲之至栗水大檀眾西奔



弟匹黎先典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跡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布野無人收視太武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車駕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匹八月太武聞東部高車屯巳尼陂人畜甚眾去官軍千餘里遂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之暨巳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萬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敕

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鄙候騎獲吳
提南偏邏者二十餘人太武賜之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
德故朝貢焉帝厚賓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
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納吳提妹爲夫人又進爲左昭儀
吳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帝
大悅班賜甚厚至太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幸五
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
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
稽山分中道復爲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
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于皐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



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西伐沮渠牧犍宜
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崇二萬人鎮
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
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頹山吳提之
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
于陰山之北獲乞列歸歎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
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
生追之至于漠南而還眞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軍爲四
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
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爲中軍後

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吳提遁走追至頞根河擊破
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行幸漠南欲襲吳提吳提遠遁
乃止吳提死子吐賀眞立號處羅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
車駕北伐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
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眞別部帥尒綿他拔等率千
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眞新立恐懼遠遁九月
車駕北伐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
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眞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
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眞數挑戰輒不利以那衆
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



賀眞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
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自
是吐賀眞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四年車駕北征
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眞遠遁其
莫弗烏朱駕頹率衆數千落來降乃刊石紀功而還太武
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
年吐賀眞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眞可汗魏言惠也自稱
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皇興四年予成
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
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

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為督諸軍為後繼諸將會車駕于女水
之濱獻文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但
為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
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
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
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延興五年予成求通婚
娉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之帝曰蠕蠕
譬若禽獸貪而亡義朕要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予
成知悔前非遣使請和求結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
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



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
敬其初令終難矣予成每懷譎詐終獻文世更不求婚太
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
稱伏承天朝珍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御府
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廄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
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
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貢尋又請婚焉
孝文志在招納許之予成雖歲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
亦停九年予成死子豆崘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
稱太平元年豆崘性殘暴好殺其名臣侯醫垔石洛候數

以忠言諫之又勸與魏通和勿侵中國豆崘怒誣石洛候
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八月孝文遣陽平王頤左僕
射陸叡並為都督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崘
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西走自立為主豆崘與
叔父那蓋為二道追之豆崘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
自金山豆崘頻為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
以那蓋為天所助欲推那蓋為主那蓋不從衆彊之那蓋
曰我為臣不可焉能為主衆乃殺豆崘母子以尸示那蓋
乃襲位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稱太
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



平元年正始三年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
宣武不報其使詔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崘是大
魏叛臣往者包容暫聽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疇日大魏
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權寬
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蕃禮款誠昭著者當不孤
尒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
宣武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高車為高車王彌俄突所
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稱建
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
二年冬宣武遣驍騎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而崩

遂停寢醜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貢永
平元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
國遂彊盛二年又遣使俟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顧禮
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明帝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
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蕃禮不備之意
初豆崙之死也那蓋為主伏圖納豆崙之妻候呂陵氏生
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
能得有屋引副升牟妻是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為醫巫假
託神鬼先常為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
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



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
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
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既挾左道亦
是有姿色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歲
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萬家不嘗上天上
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萬懸鑒遠
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既而地萬恐懼譖祖惠於醜奴
醜奴陰殺之正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
地萬醜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軍
敗還為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為主阿那瓌

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衆數萬以伐阿那瓌阿那瓌戰
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魏阿那瓌母候呂陵氏及其
二弟尋為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之知也九月阿那瓌將
至明帝遣兼侍中陸希道為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為使
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
郎元纂在近郊並申宴勞引至闕下十月明帝臨顯陽殿
引從五品已上清官皇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已
下及阿那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已下升
殿阿那瓌位於藩王之下又引特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
二叔升位於羣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



瓌啟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
北之日官高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位於阿那瓌弟
之下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執所啟立於座後詔遣舍
人常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帝前詔引之阿那瓌再拜
跪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而
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詔曰卿言未盡可具陳
之阿那瓌又言曰臣祖先已來世居北土雖復隔越山津
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擾攘不
暇遣使以宣遠誠自頃年已前將定高車及臣已為正故
遣鞏顧禮等使來大魏實欲虔修蕃禮是以曹道芝北使

次臣臣[illegible]主[illegible]臣五人我受詔命[illegible]本[illegible]
及上徵但高車叛而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兄立
臣為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illegible]投
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
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闕老母在彼萬里
分張本國臣人皆已逃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
還向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
若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報讎以雪
大恥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下
聖顏難覩敢有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啓



謹以仰呈願垂昭覽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尋封
阿那瓌朔方郡公蠕蠕主賜以衣冕加之軺蓋祿從儀衛
同于戚藩十二月明帝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
請切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
軍元叉為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
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明帝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
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
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一具鐵人馬鎧六
具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眊赤漆槊十張并白眊黑漆槊
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漆弓

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
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袍一領
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雜綵千段
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
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麨八
石榛麨五石銅烏錥四枚柔鐵烏錥二枚各受二斛黑漆
竹榼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疋駝百二十頭
牸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
給之詔侍中崔光黃門元纂郊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
其從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



奔地豆干為其所殺推婆羅門為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
魏言安靜也時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
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
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
無以送其入北二月明帝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
喻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遜避
之心責具仁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
汾俟斤丘升頭六人將二千騎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
還鎮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門為
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

瓌啟云投化蠕蠕元退社渾
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亂姓姓別
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
一萬還令督率領送臣磧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
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驛
宣旨慰喻阿那瓌并申賜賚九月蠕蠕後主俟匿伐來奔
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
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
欽侍中元叉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脩義尚書李
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事黃門侍



郎盧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
以相維禦難為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
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鄣二處寬平
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
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恩裁處
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
以示威刑計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軍主
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為其造構功就聽還諸
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準程給糧送詣
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稟在京館者任其去留阿

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朝所須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
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內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
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明帝
從之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
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眾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
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為州軍所討禽之三年十二月阿那
瓌上表乞粟以為田種詔給萬石四年阿那瓌眾大饑入
塞寇抄明帝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孚
見阿那瓌為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并公私驛
馬牛羊數十萬北遁謝孚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



崇等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
匿伐至洛陽明帝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
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
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眾
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阿那瓌拜受詔命勒眾
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克捷四月明帝又遣通直
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儁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
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敕連頭兵伐可汗魏言把攬
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閭彌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
瓌遣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明帝詔之曰北鎮群狄為

可敕蠕蠕主為國立忠助加誅翦言念誠心無忘寢食
今知彼在朔垂與尒朱榮隣接其廣勒部曲勿相猜疑又
近得蠕蠕主啟更欲為國東討但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
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敕蓋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頻使
朝貢建義初孝莊詔曰夫勳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
主阿那瓌鎮衛北蕃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
刊跡狼山銘功瀚海至誠既篤勳緒莫酬故宜加以殊禮
何容格以恒式自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
元年六月阿那瓌遣烏句蘭樹什伐等朝貢并為長子請
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詔以范陽王誨之長女瑯琊
公主許之未及成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為婚好
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時舍人元翌女稱為化政公主妻阿
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納阿那瓌女為后加以金帛誘之阿
那瓌遂留東魏使元整不報信命後遂率眾度河以廢后
為言文帝不得已遂敕廢后自殺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瓌
掠幽州范陽南至易水九月又掠肆州秀容至於三堆又
殺元整轉謀侵害東魏乃因阿那瓌使溫豆拔等神武以
阿那瓌殺將無懷遠之乃遣其使人龍無駒北還以通溫
豆拔等手問始阿那瓌殺元整之由亦詔溫豆拔等不存既見
蒙放還感於恩興和二年春復遣龍無駒等



從大敕諭阿那瓌女妻之若遇疾死齊神武因遣相府
功曹參軍張徽纂使於阿那瓌間說之云文帝及周文既
害孝武又殺阿那瓌之女妻以賤為假公主之號嫁彼為
親又阿那瓌度河西討時周文燒草使其馬饑不得南進
此其逆詐反覆難信之狀又論東魏正統所在言其徒若
破亡歸命魏朝保護得存其國以大義示之兼詐阿那瓌
云近有赤舖步落堅胡行於河西為蠕蠕主所獲云蠕蠕
主問之汝從高王為從黑獺一人言從黑獺蠕蠕主殺之
二人言從高王蠕蠕主放還此即蠕蠕主存大國宿昔仁
義彼女既見害負詐相待不仁不信且見討伐是守逆
方各自誠欲加誅彼若深念舊好以存和睦當
天子以敦親公主結成姻好發兵將伐彼必為蠕蠕
主壓取報既申齊神武阿那瓌乃得其大臣與
議之便歸誠於東魏遣其俟利莫何莫緣游大力等朝貢
因為其子菴羅辰請婚靜帝詔兼散騎常侍太常卿元
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穆景相等使於阿那瓌八月
阿那瓌遣莫何去折豆渾十升等朝貢因求婚齊神武
請從其意以招四方之寇乃以常山王騭妹樂安公主許

何折豆渾十升等奉馬千匹以為娉禮請迎公主詔兼
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孟韶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邁資用
器物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渥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
久閭匿伏俟利阿夷普掘蒱提棄之伏等迎公主於新城
之南六月齊神武以阿那瓌難信又以國事加重躬送公
主於樓煩之北接勞其使禮甚隆厚阿那瓌大悅自是朝
貢東魏相尋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女號鄰和公主妻齊
神武第九子長廣公湛靜帝詔為婚阿那瓌遣其吐豆
登郁久閭譬掘俟利莫何游大力送女於晉陽武定四年
阿那瓌有愛女號為公主以齊神武威德日盛又請致之





靜帝聞而詔神武納之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汗拔
姻姬等送女於晉陽自此東魏邊塞無事至於武定末使
貢相尋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
亂不能外略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為強盛稍敢驕大禮敬頗
闕[illegible]不復稱臣天平以來逾自[illegible]於晉陽[illegible]進之
忌齊州[illegible]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遂留之親寵
任事阿那瓌因入洛陽心慕中國立官號僭擬王者遂有侍
中黃門之屬以覃為祕書監黃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
瓌轉至不遜每奉國書陽敵抗禮[illegible]東魏[illegible]
往來不絕天保三年阿那瓌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羅

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擁眾奔齊其餘
眾立注次子鐵伐為主四年齊文宣送登注及子庫提還
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其國人仍立登注為主又為大人
阿富提等所殺其國人復立庫提為主是歲復為突厥所
攻舉國奔齊文宣乃北討突厥迎納蠕蠕廢其主庫提立
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致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
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蠕蠕貢獻不絕五
年三月菴羅辰叛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遁四
月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散走時大軍
已還帝麾下千餘騎遇蠕蠕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





自若指畫形勢虜眾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
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帝
又北討蠕蠕大破之六月蠕蠕帥部眾東徙將南侵帝帥
輕騎於金川下邀擊蠕蠕聞而遠遁六年六月文宣又親
討蠕蠕七月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躬
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大獲而還是時蠕蠕既累為
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遂率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
既恃兵強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遺類依憑大國使驛相繼
請盡殺以甘心周文議許之遂收縛蠕蠕主已下三千餘
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並配王公家

匈奴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
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為
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
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人為部下所殺更
立其弟普撥為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帝女丘
不勤死子莫廆立本名犯道武諱莫廆遣弟屈雲攻慕容
廆慕容廆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慕容廆於棘城復為
慕容廆所破時莫廆部衆彊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憚
之莫廆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於棘城廆子翰先
戍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必為人患宜先取之
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人詐為段末波
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為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
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以為信然
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為翰所虜翰馳使告廆乘勝遂進及
晨而至廆亦盡銳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嚴率衆逆擊戰前
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大潰遜昵延單馬
奔還悉俘其衆遜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
自言為天所指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
貢于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
慕容廆廆拒之東晉咸康三年乞得龜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其

兄子悉跋堆襲廆子仁于柏林仁逆擊斬悉跋堆廆又攻乞
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其國
城收資財億計徙部人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
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
立與慕容晃迭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伐晃而莫渾荒酒
縱獵為晃所破死者萬餘人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
歸拒之為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
奔高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
徒何段就六眷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亂被賣為漁
陽烏丸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
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
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
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
至彊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務目塵代立即
就六眷父也據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
弦上馬四五萬騎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為己
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
務目塵率萬餘騎伐石勒於常山封龍山下大破之務目
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匹磾從弟末波等率五萬餘
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臥無警

備之意勒因其懈怠潛選勇從突城突出衝末波生禽之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為父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得免就六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讎歸于遼西自此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溲焉人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己也如此就六眷死其子幼弱疋磾與劉琨世子羣奔喪疋磾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叔羽鱗及末波而奪其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疋磾劉羣為末波所獲疋磾走還薊懼琨圖己請琨宴會因執而害之疋磾既殺劉琨與羽鱗末波自相攻擊部眾乖離欲擁其眾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以距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精騎將擊之疋磾



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季龍擊段文鴦于樂陵破之生禽文鴦疋磾遂率其屬及諸塢壁降于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人因立陸眷弟護遼為主烈帝時假護遼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石季龍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于平岡山遂投慕容晃晃殺之鬱蘭奔石季龍以所從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眾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其弟恭率眾伐龕於廣固執龕送之薊儁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



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鬬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褻黷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為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乘出闌馬主立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

溧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來歲秋馬肥
復相率候於震所埋羖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
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豎之
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
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
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為
之祈福若安全無佗則為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
遶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
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
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徙於鹿渾海



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為敵亦每侵盜于魏
道武親襲之大破其諸部後道武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
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牛馬羊
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幸分命諸將
為東西二道道武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駮髯水西北徇略
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諸
將從西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
諸部震駭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
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眾
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尋而高車

姪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敕力犍為揚威
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建
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為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
衣服歲給廩食蠕蠕社崙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
之北侵入高車之地斛律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崙新集
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眾掩擊入其國落高車昧利不顧
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臥不起社崙登高望見
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脫者十二三倍侯利
遂奔魏賜爵孟都公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陣有異於
眾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



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眾如此善用五十蓍筮吉凶
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
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禮謚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
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破之道武時分散諸部唯
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後太武征蠕蠕
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巳尼陂人畜甚眾去官
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
劉絜等諫太武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
于巳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
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

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
于賤氈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万大
會走馬殺牲遊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
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孝文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
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為主相率北叛遊踐金
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
為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相率
而降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
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
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



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
豆崙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
窮奇俱統領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崙犯
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
北自立為王國人號之曰候婁匐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
奇號候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
居北窮奇在南豆崙追討之頻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
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
云蠕蠕為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此而自豎立當
為天子討除蠕蠕孝文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

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
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繡袴褶
一具雜綵百匹窮奇後為嚈噠所殺虜其子彌俄突等其
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
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至羅餘妻
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衆
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為主歲餘嚈噠伐高車將
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既立
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
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宣武詔之曰卿



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嚈噠吐谷
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犄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
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擁塞
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
為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
昌王麴嘉表求內徙宣武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
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
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
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
赤紬十匹雜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

貢其方物明帝勅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脚於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嚈噠經數年嚈噠聽彌俄突弟伊匐還國伊匐既復國遣使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爲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匐復大破蠕蠕蠕蠕主婆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幷幔褥鞦鞦一副繖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伊匐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殺伊匐而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爲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爲蠕蠕所破越居子去賓自蠕蠕



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爲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既而病死初道武時有吐突隣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爲脣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道武親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又有紇突隣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爲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道武勒衆親討焉慕容驎率師來會大破之紇突隣大人屋地鞬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柏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國路由幷州遂反將攻晉陽幷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紇突

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剋死者數千人道武聞之遣安遠將軍庾岳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有侯呂隣部衆萬餘口常依險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爲寇於苦水河八年夏道武大破之幷禽其別帥焉古延等薛干部常屯聚於三城之間及滅衛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道武撫安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丏奔其部道武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丏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道武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官軍乘虛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



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丏盡劫掠總服之及平統萬薛干種類皆得爲編戶矣而帥屯山鮮卑別種破多蘭部世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壯力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閒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常山王遵討之破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迸其後爲赫連屈丏所滅又黜弗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襲而獲之又越勤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山西七月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

論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故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鄣塞之際，猶皆東胡之緒餘，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翦逃形集，醜目小為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武，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其彼此強弱之由，盛衰服叛之迹，故備錄云。

列傳第八十六　北史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七　北史九十九

突厥　鐵勒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臣於蠕蠕。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蠕蠕，破之。卒，弟阿逸可汗立，又破蠕蠕。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叔，稱為木扞可汗。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為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俗號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

都狼所生也阿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
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
生四男其一變為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為
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跋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
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為出火溫養之
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為主號為突厥即納都六設也都
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
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為約
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
高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終狼種也其後
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西魏大統
十一年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諾槃陁使焉其國皆相慶曰
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時
鐵勒將伐蠕蠕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眾五萬餘
落恃其強盛乃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
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
之絕而求婚於魏周文帝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
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疋廢帝
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
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眾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主



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敦
亦猶古之閼氏也亦與舊通使往來土門死子科羅立科
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賴山且死捨其子
攝圖立其弟俟斤是為木杆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奇
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勇而多知務於征
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俟斤又
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
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
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其俗被髮左衽穹
廬氈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事食肉飲酪身衣
裘褐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
侍重臣等輿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乃
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
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
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特勤次俟利
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兵器有角
弓鳴鏑甲矟刀劍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
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善
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徵發兵馬及諸稅雜畜刻木為數
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輒為寇抄其

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
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妻之鬭傷人者隨
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
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
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
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
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
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葉茂然後坎而瘞之
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剺面如初死之儀表為塋立屋中
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常殺一人則立一石
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
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
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
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
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
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
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
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為記男子好摴蒲
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重兵死恥
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俟斤部眾既盛乃遣使請誅鄧叔

子等周文帝許之收叔子已下三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
門外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破之周明帝二年俟斤遣使
來獻保定元年又遣三輩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
歲動故連結之以為外援初恭帝時俟斤許進女於周文
帝契未定而周文崩尋而俟斤又以他女許武帝未及結
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武帝詔遣
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
斤遂絕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於是詔隨公楊忠
率衆一萬與突厥伐齊忠軍度陘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明
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尅俟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還
言於武帝曰突厥甲兵惡賞罰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
難制馭由此者使人妄道其強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
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懾但虜態詐健
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武帝不納
是歲俟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
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俟斤引還五年詔陳公
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往逆女天和
二年俟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俟斤復貳於齊會有
雷風變乃許純等以后歸四年又遣使貢獻俟斤死復捨
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為尒

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為步離可汗居西方自佗鉢以來其國富強有凌轢中夏之志朝廷既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冠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彌復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憂無物邪齊有沙門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謂他鉢曰齊國富強皆為有佛法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十人并誦律他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建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齊帝召集所部云為之復讎宣政元年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拒戰兵敗死之武帝親揔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帝策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許仍寇并州二年始遣使來獻且迎公主焉親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他鉢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眾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邏者我當



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而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罵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眾北夷皆歸附之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備之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傷宗祀絕滅由是悉衆來寇控絃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揔管叱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為虜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各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靈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在路之人務

於耕織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後達頭前攻酒泉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為高麗靺鞨所破沙毗設又為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為鄰皆願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人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祅作將年一紀乃獸為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地赤土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齋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練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剋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人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



僕射虞慶則並為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不能食粉骨為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之例文帝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釁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

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屈乃頓顙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慚其羣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爲臣報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



擒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當今侍子入朝神馬歲

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譯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窟含真拜爲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詔許之仍遣使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爲



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懦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僂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熲進曰

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頼因奉觴
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為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為臣妾
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後處羅侯又西征中
流矢卒其衆奉雍虞閭為主是為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
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共宇文氏謀反令大
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葛布魚膠其弟欽
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
褥但特勤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為柱國康國公明年突
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



頭尋遣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後上以陳
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敘陳
亡以自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
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杯酒恒無樂絃歌詎有
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
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惡
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為
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之恐都
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　以啗之時沙鉢略子
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曰當

殺大義公主方許婚突利以為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
殺公主於帳都藍因突利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解之各
引兵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
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遣牛弘
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
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
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絶數為
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
為元帥左僕射高熲率將軍王詧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
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道柱國燕



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
弟子女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
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勤相辯詰染干辭直
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
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樗蒲稍稍輸以寶物用歸其心六
月高熲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啟人可
汗華言意智健也啟人上表謝恩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
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
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遷
於河南在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

為啓人畜牧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為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遁尋遣其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人上又發兵助啓人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人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隨可汗憐養百姓蒙恩赤心歸服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染干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世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敗於恒安詔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人北



征斛薛等諸姓初附於啓人至是而叛素軍河北逢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掠啓人男女雜畜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追之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人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渡河賊復掠啓人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復破之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啓人遂有其衆遣使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人及義城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二千段啓人及義城公主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

公主臣種末為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着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為不可乃詔曰君子教人不求變俗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仍璽書荅啓人以為磧北未靜猶復征戰但使存心孝順何必改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人及其部落酋長三千



五百人賜物二千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褒寵之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中泝金河而東北幸啓人所居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氈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韝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人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人所啓人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持高麗使見敕令牛弘宣旨謂曰朕以啓人誠長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回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使人甚懼啓人乃扈從入塞至

安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爲
廢朝三日其子咄吉立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
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
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援兵方至始畢引去由是
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
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
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
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西突厥者木杆可汗
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漸以強盛東拒
都斤西至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



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勤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
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
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勤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
朝遇達頭之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
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
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官有俟發閻
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突厥同每五月八日聚祭神歲
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
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黃
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處羅思其

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
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
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人
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人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
子甚有丹款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
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
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
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甚
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
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恩於啓人天子從之遣使到



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
夫人爲誑天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
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
之禮剿慈母之命恡一句稱臣喪匈奴之國也處羅聞之
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人內
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
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遠道未得朝覲宜立
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人少子
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城公主妻於啓人畏
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職貢不脩可汗若

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
處羅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
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
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
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奏曰處羅
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
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
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
則突厥勢分兩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
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



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
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
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愛其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
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
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
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
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喻之
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
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
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盡道帝曰往者與突

厥遞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
存養使遂性靈譬如上天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
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總攝事
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
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
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歲萬
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牧
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
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
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行幸江都之亂隨化



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蕃突厥所害鐵勒之
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
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
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
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
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
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
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末謁達等有三萬
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薩忽等諸姓八
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

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
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
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
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
晉王廣北征納啓人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
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
陁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
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
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陁內俟斤子也咥為小可汗既敗莫
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眾心為鄰國所憚伊吾



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
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
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之

論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實繁迭
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
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
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為君長者
也皆以畜牧為業侵抄為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
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
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
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伸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
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
憑陵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
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
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
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巨周合
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眾力將蹈秦郊內
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人願保塞下於是推
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眾遂彊卒於仁壽不侵不
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



屬群盜並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
人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
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膺
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群醜屢隳亭鄣殘
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文
皇帝奇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
瀚海龍庭之地盡為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戶是帝
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
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
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列傳卷

序傳第八十八　北史一百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
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
理徵字德靈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
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
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
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趙或在秦在魏者為
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別孫悝為魏文侯與富國之術
為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
興族為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二子
平燕內德子信為秦將虜燕太子丹信孫元曠仕漢為侍
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仲翔討叛羌於素昌一名狄道仲
翔臨陣殞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
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仕漢歷文景武
三帝位前將軍立功沙漠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歿
匈奴椒敢歷侍中郎中令關內侯生子禹位至侍中並事
具史漢禹生丞公丞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
博士況況生壽壽字本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
臨淮太守軌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生雍雍
字儁熙仕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

德遠晉舉秀才為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柔生弇弇字季
子高亮果毅有智局晉末大亂與從兄卓居相國晉王保
下卓位相國從事中郎保政刑不脩卓率宗族奔于張寔
弇亦隨焉因仕于張氏為驍騎左監弇本名良娶姓梁氏
張駿謂弇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孫何以目其舅氏昔
耿弇以弱年立功啓中興之業吾方賴卿有同耿氏乃使
名弇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封安西亭侯卒年五十六贈武
衛將軍建初中追謚景公子昶字仲堅幼有名譽年十八
而亡建初中追謚簡公涼武昭王暠字玄盛小字長生簡
公昶之子也遺腹而誕祖母梁氏親加撫育幼好學性沉
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長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
吳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
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有國土之分家有騧黃
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呂光之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
昭王為效穀令而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中從事敦煌
索仙等以昭王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昭
王初難之會　繇仕於業告歸言於昭王曰兄忘郭黁言
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昭王乃從之尋進號冠軍將軍稱蕃
于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搆昭王于業乃以嗣為
敦煌太守率騎而西昭王命師擊走之於是晉昌太守唐

琛校燉六郡推昭王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
牧護羌校尉依竇融故事昭王乃赦境內建元號庚子追
崇祖考大開霸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備置寮寀
儁闢士宇屯玉門陽關大田積穀為東討之資立靖恭堂
以議朝政閱武事焉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
貞女親為序頌以明鑒誡之義當時文武群公寮佐亦皆
圖讚所志五年改元為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歸表
於晉是歲乃自燉煌徙都酒泉又以表未報復遣沙門法
泉間行通表建鄴于時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乃使儒林
祭酒劉彥明為文刻石頌德又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



鳩等集于園閣群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
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昭王從之
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群寮賦詩昭王親為之序於是寫諸
葛亮訓誡以勗諸子焉昭王以緒世之業為群雄所奉兵
無血刃遂啓霸業乃脩燉煌舊塋悉葬曰武昭王廟號高
祖陵號建世武昭王十子譚歆讓愔恂翻豫宏眺亮世子
譚早卒後主諱歆字士業武昭王第二子也武昭王薨府
寮奉為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
改元為嘉興尊母尹氏為太后在位四年為沮渠蒙遜所
敗國亡武昭王以魏道武帝天興二年立後主以明元

皇帝太常五年而亡據河右凡二世二十一年世子重耳
奔于江左遂仕于宋後歸魏位恒農太守即皇室七廟之
始也後主弟讓字士遜雅量凝重善於謀略位寧朔將軍
領西羌校尉輔國將軍晉燉煌太守新鄉侯贈驃騎大將
軍謚曰穆讓弟愔字士正位晉昌燉煌太守愔弟恂字士
如有幹略位酒泉燉煌太守遇家國之難而終恂弟翻字
士舉小字武疆英雄秀出有雄略位車騎將軍祁連酒泉
晉昌郡太守翻弟豫字士寧位西海太守豫弟宏字士讃
位前將軍中華令宏弟眺字士遠位左將軍眺弟亮字士
融位右將軍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晉昌太守翻之子也沈



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遇家難為沮渠蒙遜囚于姑臧歲
餘與舅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其遺衆之歸附者稍
至二千寶傾身禮接甚得其心衆皆為之用每希報雪屬
太武遣將討沮渠無諱於燉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
南歸燉煌遂脩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誠太
武嘉其忠款拜懷達散騎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使
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乃鎮燉煌四品已下聽承
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師拜外都大官轉鎮南
將軍并州刺史還除內都大官文成初代司馬文鎮懷荒

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
以本官諡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沖公業早卒承字
伯業少有謀略初寶欲歸款僚屬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
勸寶速定大計於是遂決寶仍令承隨表入賀太武深相
器異禮遇甚優賜爵汶陽鄉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承應
傳先封以自有爵乃以本封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有
鑒裁為時所重文成末以散侯出為龍驤將軍滎陽太守
為政寬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時年四十五贈使持節
大將軍雍州刺史諡曰穆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量與
弟彥虔蕤並孝文賜名焉韶雅為孝文所知延興中



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郎時修改車服及羽儀
制度皆令韶典焉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依例降侯為伯兼
大鴻臚卿黃門如故孝文將創遷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
古事對曰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
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帝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
仍為詹事肆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帝自鄴
還洛韶朝於路帝言及庶人恂事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
至此也宣武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除撫軍將軍并州
刺史以從弟伯尚同咸陽王禧之逆免除官爵久之兼將
作大匠敕參定朝議律令及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

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之事平
以其宿舊勞勉復其先發時隴右新經師旅百姓多不安
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孝明初自相州刺史入為殿
中尚書行雍州事後除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加散騎常
侍出為冀州刺史清簡愛人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冠當
時明帝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將軍賜劍珮貂蟬各
一具驊騮馬一匹并衣服寢具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
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
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其德州內
大安正光五年卒於官年七十二詔贈帛七百匹贈使持



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諡曰文恭既
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冢
數日方還其遺愛如此永安中以克定秦隴功追封安城
縣開國伯邑四百戶長子瑾字道瑤溫雅有識量魏永平
二年釋褐太尉府行參軍累遷尚書倉部郎中後汝南王
悅為司州牧悅性質躁冗情識不倫朝廷以瑾器望兼美
閑於政事擢為悅府長史兼知州務甚得毗贊之方因除
司州別駕遷光祿少卿永安初以本官兼左丞尚書襲封
安城縣伯又除司徒右長史仍兼尚書及遷都於鄴留瑾
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加征南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尋兼給事黃門侍郎監典書事出為東
徐州刺史為政清靜人吏懷之解州還以老疾不求仕進
齊受禪追與兼前將軍崔讓等於圜丘行禮又攝護軍陪神
武神主入太廟璵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宿德被徵
過事卽絶朝請文宣亦曾命與預禁林賞頗訪舊事甚重
之天保四年卒年七十二子詮字世良任城郡守贈濮州
刺史子伯卿太師府參軍事伯卿子師上聰敏好學雅有
詞致外祖魏收無子惟有一女生師上甚愛重之童齓便
自教屬文有名於世後與范陽盧公順俱為符璽郎待詔
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



士謂之康寺三少為物論推許若此隋煬帝居蕃奏為王
府屬卒於揚州詮弟謐字世安位高陽郡守司農卿安
州刺史謐子仁學齊武平中尚神武女淳陽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歷青州刺史謐弟誦字世業位假儀同三司璵章
令誦弟世器太子舍人璵中郎璵子騷字行之號其宅
為孝東舍村璵弟瑾字道瑜美容貌有才學特為器所鍾
曖清河王懌甚知賞之懌為司徒辟參軍事轉著作郎稍
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
典儀注王處即位之外兄臨淮王彧謂瑾等三儁共掌
帝儀可謂舅甥之國及明帝崩上諡策文瑾所製也莊帝

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九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子產之
字孫僑容貌短陋而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其舅盧道將稱
之曰此兒風調詳雅當為李公家孫位北豫州司馬子仲舉字
公紀以學行稱位太子洗馬仕周為東京少吏部上士隋
開皇中卒於荊州總管司馬產之弟倩之字景容清通好
文學齊天保初歷太子洗馬行陽翟郡守為政清靜吏人
稱之遷尚書考功郎中遇疾言昏繆見害時人寃之倩之
弟壽之位梁州中從事性貞介不負於人壽之弟禮之位
司徒騎兵參軍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終不獨死未
幾禮之腳上發腫夢妻云我小麥漬之即差如其言及創



而卒禮之弟行之字義通小字師子簡靜善守門業多識
前言往行而不以文學自名居喪盡禮與兄弟深相友愛
仕齊登位都水使者齊郡太守帶青州長史任城王敬憚
之州人號曰李御史仕周為冬官府司寺下大夫隋開皇
初封固始縣男除唐州下溠郡太守稱疾不行卒行之風
素夷坦為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道深所愛好常贈詩云
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塵時人
以為實錄及疾內外多為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
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絕臨終命家人薄葬
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終於某

所年將六紀官歷三朝道由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
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己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
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為
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絶
二子曳道行之弟凝之字惠堅兖州中從事非其所好僶
俛而就秩滿從還冀州秦強舍凝之明本草藥性恒以
服餌自持雖年將耄及而志力不衰篤好古文精心典禮
以之終老未嘗懈倦隋仁壽中卒產之兄弟並有器望邢
子才爲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飡衣無常主易之
而出時以爲實録諸婦相親皆如姊妹禮之死諸弟不避



當時凶暴行喪極哀趙郡李榮來弔之歎曰此家風範海
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欲與通姻即日自名勞之羨
弟瓚字道璋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卒贈濮陽郡太守
子脩年開府參軍早亡韶弟彥字次仲有學業孝文初舉
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爲元士尋行
主客曹從事郎廟下大夫時朝儀典章咸未周備彥留心
考定號爲稱職孝文南伐彥諫曰臣以為聖駕江關未足
親勞鑾駕頻表雖不見納而以至誠見知及六軍次於淮
南徵爲廣陵王羽長史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還除冀
州趙郡王幹長史轉青州廣陵王羽長史帶齊郡太守徵

爲龍驤將軍司徒右長史左長史秦州大中正出行揚州
事尋徵拜河南尹還至汝陰復救行徐州事尋徵拜平北
將軍平州刺史遷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
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潰之害朝
廷嘉之頻詔勞勉入爲河南尹遷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勳
轉度支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時破六韓拔陵等
反於北鎮二夏豳涼所在蜂起而彥刑政甚嚴正光五年
六月城人薛珍劉慶杜超等因四方離叛突入州門害彥
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永安中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
徒公雍州刺史謚曰孝貞子燮字德諧少有風望位司徒



主簿卒贈太常少卿子士元有雅望位高都太守燮弟奕
字德明弟充字德廣弱冠太學博士大將軍蕭寶夤西討
德廣爲行臺郎謀篆而征戰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覽
寶夤有異志挺身歸闕朝廷加爵辭而不受寶夤遂與万
俟醜奴同反大行臺尒朱天光討之請德廣爲從事中郎
天光用其計遂定秦隴以功除中散大夫獨父非命終身
不食酒肉妹夫盧元明嗟重之子士英有文才王遵業以
女妻之次僧伽脩整篤業不應辟命時鄭子默有名於世
僧伽曰行不適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鑑尚其下雖得
久長此之徒也况如其言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

毀殊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忘軒冕及卒收德爲悼惜
詩曰平生素以宗族終身無世言其見重如此皆加弟法藏
內清介位員外郎德廣弟德顯位散騎侍郎贈東秦州刺
史德顯弟德明敦重有器局位高陽太守贈光祿少卿光
州刺史彥弟虔字叔恭大和初爲中書學生遷秘書中散
轉冀州驃騎府長史太子中舍人宣武初遷太尉從事中
郎出爲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虔棄郡奔闕宣武聞虔
至謂左右曰李虔在冀州日久恩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
情自解矣乃授虔別將令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太守延
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爲別將與都督元遙討



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還爲光祿大夫加平西將軍兼
大司農出爲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追論平冀州
之功賜爵高平男還京除河南邑中正遷領軍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孝莊初授特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
侍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安三年薨年七
十四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
事冀州刺史諡宣景長子曄字仁明位尚書左外兵郎莊
帝初於河陰遇害年四十贈度支尚書安東將軍青州刺
史子裒字式郡守裒弟顯及郡守並以幹局見知曄弟仁
曜位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錄事參軍與兄曄同於河陰遇

害年三十八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兗州刺史子撝字道熾
學尚有風儀魏武定中司空長流參軍齊天保末爲尚書
郎終於兗州司馬仁曜弟皓字仁昭位散騎侍郎亦遇害
河陰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子士元士操武定中並儀同
開府參軍事皓弟曉事列于後虔弟延寔字延賓歷步兵校
尉東郡太守司農少卿卒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子謐字
義與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領殿中侍御史稍遷東郡太
守莊帝初濟廣二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節閔時與第三弟
通直散騎常侍義真第七弟太常少卿義邕同爲尒朱仲
遠所害義邕莊帝居藩之日以外親甚見親昵及即位特



蒙信任尒朱榮之誅義邕預其事由是並及禍節閔初謐
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真贈前將軍齊
州刺史義邕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謐次弟義順司空屬
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莊帝初並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
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承弟茂字仲宗文成末襲父爵鎮
西將軍敦煌公孝文初除長安鎮都將轉西汾州刺史將
軍如故入爲光祿大夫歷西兗州刺史例降爲侯茂性謙
慎以弟沖寵盛懼於盈滿以疾求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
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中山自是優遊里舍不入京師卒
年七十一諡曰恭侯子靜字紹安襲位東平原太守卒子

進守督遠襲道有兒寀才位河内太守從孝莊南度河於
河北遇賊兵沒害鄴寧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
右僕射秦州刺史封盧鄉伯靜弟孝祐仕安恭慎篤厚歷
汝南中山二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超拜宣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出爲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孝祐弟安世
亦書史位北海王顥撫軍長史顥爲關西都督復引爲長
史委以戎政卒於軍贈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安世弟韜字叔
直有器望解褐中書博士遷司徒議曹掾太和中孝文爲
咸陽王禧納其女爲妃除鎮遠將軍穎川太守帶長社戍
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卒於郡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



曰襄武侯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秘書郎孝文每云
此李氏之千里駒稍遷通直散騎侍郎敕撰太和起居注
宣武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伯尚弟
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年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
及季父司空沖誄高聰邢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
也起家京兆王愉府參軍坐兄事賜死仲尚弟季凱沈敏
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寓居晉陽
沈廢積年後歷位并州安北府長史孝明崩尒朱榮陰圖
義舉季凱預謀及莊帝踐祚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封博平
縣侯加散騎常侍秘書監中軍將軍後尒朱世隆以榮之

死詔季凱通知於其見害孝武初追贈侍中驃騎將軍[illegible]
部尚書定州刺史季凱弟延慶位陳留太守金紫光祿大
夫延慶弟延寔[illegible]將軍[illegible]太守韜弟佐字季翼有文武
才幹孝文初兼散騎常侍使高麗以稱旨還拜常山太守
冀定勝子還[illegible]州刺史進爵山陽侯加安南將軍河內公
轉相州刺史所在有稱績後拜安遠將軍[illegible]征南將軍
咸陽王禧等[illegible]南將軍[illegible]陽與等攻[illegible]大相部有諸軍
以敵強敵勁師徒[illegible]戰爲賊所敗坐徙瀛州軍鎮[illegible]
河北征伐假[illegible]遠將軍統[illegible]以功封涇陽縣子河北既平以
佐爲廣陽王嘉鎮南府長史加輔國將軍[illegible]鎮新野及大



[illegible]鄭旋孝文敕佐手曰河北名陽南門卿[illegible]爲[illegible]守孝
文崩遺敕以佐行荊州事仍本州威信大行邊人悅附前
後歸有一萬許家尋正刺史宣武初以[illegible]都官尚書數年
七十一贈秦州刺史謚曰莊子遵襲爵[illegible]有父風卒於
司空司馬贈洛州刺史子棠襲位司空諮議參軍坐弟四
弟觀見殺遵弟東字休賓都督功曹以父憂去職遂廢身不
食酒肉因辭居鄉里司空[illegible]任城王澄[illegible]共撫尚以爲參軍
事累遷濟州刺史卒於州[illegible]中尚書相州刺史[illegible]弟挺字神
雋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爲太常劉芳所賞歷位中書
郎太常少卿荊州刺史[illegible]將軍[illegible]積時以

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版神儁循撫兵人勠力固守詔遣都督崔暹別將王羆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城外有露骸神儁令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孝明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神儁憂懼乃故墜馬傷足仍停汲郡有詔追還莊帝即位以神儁人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追論固守荊州功封千乘縣侯轉中書監吏部尚書神儁意尚風流情在推引人物尒朱榮有所用人神儁不從見怒懼啓求解官除右光祿大夫尋屬尒朱兆入京爲亂幽執神儁遂逃人間孝武初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除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入爲侍中薨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神儁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學好文雖老而不輟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滎陽鄭伯猷常云從舅爲人物宗主在洛京時琅邪王誦亦美神儁故名其子曰儁庶其似之梁武帝雅重其名常云彼若遣李神儁來聘我當令劉孝綽往其見重如此頗多嵐乳而性通率不持檢度至於少年之徒皆與褻狎北還鄴於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儁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沙苑之敗神儁棄馬而走白丁掾力馬



倒曰丁掾誤我其不拘若此既不能方重識者以此爲譏喪一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儁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至紛競二家闘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儁惆悵不已時人以神儁爲風德之衰沖字思順承少弟也本名思沖孝文改焉少孤爲承所養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沖雅有大量隨兄至滎陽時牧守子弟多侵亂人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獻文末爲中書學生沖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孝文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字以脩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唯立宗主主督護所以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群臣多有不同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常分包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不可詞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爲難更無異議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千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沖家素清貧於是始富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遠於鄉閭莫不分及虛己接物垂念羇寒衰舊淪屈之躋叙

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
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構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
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陷常求退避沖每慰撫之護後坐
贓罪懼必不濟沖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
坐沖從甥陰始孫貧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
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
馬而不得官後自陳首始末沖聞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
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時循舊王公
重臣皆呼名孝文常謂沖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
後孝文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

北史列傳二十八　十七

重孝文雖自下筆無不使訪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
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俱服其明斷慎
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孝文
亦深相杖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置百司開
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侯拜廷尉卿遷侍中吏部
尚書咸陽王師東宮建拜太子少傅孝文初依周禮置夫
嬪之列以沖女爲夫人及營明堂詔沖領將作大匠與司
空長樂公亮共監興繕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
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孝文戎服
執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首之前孝文曰今大軍將

進卿等更欲何云沖進諫曰發都淫雨士馬困弊[illegible]
旃於義爲允孝文曰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
之舉天下所不願敢以死請孝文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
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大
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孝文
乃喻群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若不南
轅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
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安定王休等
相率如右前南安王楨進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
行見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事廓

北史列傳二十八　十八

神都以延王業都中土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
之於後固其宜也請上安聖躬下慰人望光宅中原輟彼
南伐此臣等之願亦蒼生幸甚群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
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脅定群情外名南伐
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
定都洛陽尋以沖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
之任改封陽平郡侯車駕南征以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
遷尚書左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泉縣侯及太子恂廢沖
罷少傅孝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今徙極中天創居嵩
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凶蠻

益邁朕取南之計決矣所行之謀必定須來陰陽卜術之
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其君臣各盡所見
沖曰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
未備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為未可帝曰僕射
之言非為不合朕意然以尺寇戎無以自安理須如此若
待人事備俟非天時將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
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
兆新起宮寢皆資於沖勤志強力孜孜無怠旦理文簿兼
營匠制几案盈積剞劂在前初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榮
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年縱四



十而鬢髮斑白姿貌甚美未有業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
寡援而自立不群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
而納焉每言之於孝文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為中尉尚書
為孝文知待便謂非復藉沖更相輕背唯公坐斂袂而已
無復宗敬之意沖頗銜之後孝文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
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
表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孝文覽其表嗟歎久之
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為滿矣沖時震怒數責彪
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大
詈辱沖素性溫柔而一朝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

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
旬餘日卒時年四十九孝文始聞沖病狀謂右衛宋弁曰
僕射執我樞衡總釐朝務使我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
患朕甚愴懷及聞沖卒為舉哀於縣瓠發哀悲泣不能自
勝詔書褒述其美曰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於是贈司
空公給東園秘器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
二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孝文之
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孝文卧疾望
墳掩涕久之遣太常致祭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敘沖亡
沒之故言及流涕其相痛惜如此子延寔字禧性溫良少



為太子舍人宣武初襲父爵清泉縣侯莊帝卽位以母舅
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
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
尋轉司徒公出為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東道大行
臺都督青州刺史尒朱兆入京乘輿幽縶延寔以外戚見
害於州館孝武帝初反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
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長子彧字子文尚
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
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性豪俠尒朱
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陷法見害尋詔復

爵子道端襲或七子並彭城王勰女豐亭公主所生以
道德仁義禮智信爲名第四子義雄有識信勸學手不釋
書仕齊位瑯邪郡守義雄弟禮成最知名禮成字孝諧年
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
每謂人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當爲重器及長沈深有行
檢不妄通賓客在魏歷著作郎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
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
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
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侯拜還州刺
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發英不可損擾必爲亂上

北史傳八十八　二二一

表固諫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齊將席毗羅精
兵拒帝禮成力戰破之帝嘉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歷北徐
州刺史戶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隋文帝有非常
之表遂聘帝妹爲繼室及帝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
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
賜優洽累遷襄州總管左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
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以疾徵還京終于家子
世師位度支侍郎禮成弟智源有器量仕齊卒於高都郡
守智源子仁則方雅廉慎齊武平中位南陽王大司馬屬
仁則形短中書侍郎封丘李若戲之曰弟爲府屬可謂名

以定體信則曰名以定體豈過劣　尋除尚書倉部郎中
入周爲東京司門下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河州刺史或弟
彬字子儒其父延寔既別封彬襲爵清泉縣侯位中書
侍郎卒於左光祿大夫與驃騎大將軍光祿勳齊州刺史
謚曰獻子挑枝襲彬弟彰位通直散騎侍郎從父在青州
同時遇害贈左將軍瀛州刺史延寔弟休纂小字鍾葵頗
有父風位終太子舍人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雍
州刺史追封樂官縣公後進封高陽郡公子昂襲昂魏末
爲廣平郡太守齊天保中卒於光祿卿昂子道隆有才識
明剖斷仕齊位并省尚書左丞隋開皇中爲尚書北部侍

北史傳八十八　二二二

郎休纂弟延孝位尚書屯田郎中於河陰遇害贈侍中車
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進封臨穎縣公詔從弟仲遵
有器業彭城王勰爲定州請爲定州開府參軍累遷晉州
刺史時四方州鎮叛逆相續仲遵以誠信咸有異心仲遵單
車赴州及至與大使慮同以恩信綏之皆安帖後明帝
又遣詔慮同爲行臺北出慰勞同疑人情難信將兵往
城人劉安定就德興等先有異志密圖之遂仲遵遇害之
詔從祖抗自涼州渡江仕宋歷晉壽安陸東莞三郡太
守抗子思穆字叔仁有風貌善談論好學爲當時所談
太和十七年攜家累自漢中歸魏位郡水使者及車駕南

伐以本官兼直閤將軍從平南陽以功賜爵樂平子宣武
踐祚進爵為伯累遷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卒於
營州刺史贈安東將軍華州刺史子十四人嫡子彧襲
位散騎侍郎早卒彧兄子道休為莊帝所親超贈兄穆
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諡曰宣武以感恩澤賜
爵廣平侯歷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黃門郎司
徒左長史行瀛州事齊天保初兼侍中爲瀛滄三州大使
觀察風俗還拜魏尹卒贈滄州刺史中書令子璦位中書
舍人黃門郎韶族弟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少知名號曰
神童從父沖雅所歎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



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
隱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軍參軍苦相敦引沖又遣信
喻之久乃應召尋為中尉李彪所請兼著作佐郎修撰國史
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
黃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秘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
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
為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為衛將軍荊州
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三荊二郢大行臺加散騎常侍琰
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猶有關西風
氣及至州之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尒朱兆入洛南陽太

守趙脩延以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梁襲州城
被囚執脩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脩延還推琰之
出帝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永熙二年薨朝廷悼惜之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
州刺史諡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
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
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
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
每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常謂人曰吾所以好
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



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
強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緝
[illegible]
帝入關中綱位宜州刺史儀同三司
略陽閼[illegible]
郡公朔州總管[illegible]
還京師上[illegible]
度之子也少而[illegible]
將侍郎[illegible]
[illegible]

攜諸猶子微服潛行避難東郡行至成皐爲滎陽令天水閻信所疑辟易左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有急難須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北海孫賓碩乎曉以信有長者之言乃具告情實信乃厚相資給以免永安初授輕車將軍尚書左右主客郎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前將軍太中大夫天平初遷都于鄴曉便寓居清河依從母兄崔陵鄉宅陵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居焉時豪右子弟悉多驕恣請託暴亂州郡不能禁止曉訓勗子弟咸以學行見稱時論以此多之曉自河陰家禍之後屬王途未夷無復宦情備位名級而已及遷都之



後因退私門外兄范陽盧叔彪勸令出仕前後數四確然不從武定末齊文襄引為王高選將求名勝及前開府長史房延祐並爲外兵郎後從平西將軍太尉府諮議參軍事除頓丘太守天保中頻歷廣武東二郡太守所在有惠政爲吏人所懷卒於郡年五十九贈本官將軍海州刺史三子伯山仲舉季遠超字仲舉以字行於世性方雅善制白皙美鬚眉高簡宏達風調詳遠博涉經史不守章句業在於古風禮制觀表威取則焉弱冠仕齊爲彭城王大司馬參軍事時尚書右僕射元文遙以令長之徒多寒賤奏請革選妙盡英賢仲舉與范陽盧昌衡等八人同見徵用

以仲舉爲司州脩武令仲舉務以寬簡御吏人號曰寬明于時昌衡爲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恩寬之政武平初持節使南定州人並是蠻左接帶邊境仲舉具宣朝旨遂服清謐朝廷嘉之還授晉州別駕及周師圍晉州外無救援行臺左丞侯子欽內圖離貳欲與仲舉謀懼其鯁正將言而止者數四仲舉揣知其情乃謂之曰勞累卿伏賴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中止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危急旦夕不謀竟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仲舉正色曰僕射高氏恩德未深公於皇家沒齒非答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



翻及此言子欽懼泄夜投周軍城尋破周將梁士彥素聞仲舉名引與言及時事仲舉曰世居山東受恩高氏今國維不張遂勞師衆不能死於臣道豈敢干非其議士彥曰百里左車不無前事想亦得之見逼不已仲舉乃曰今者官軍遠來方申弔伐當先德澤遠示威懷明至聖之情弘招納之略今所至之所歸誠有地所謂王者之師征而不戰也士彥深以爲然共相知重初城敗之後公私蕩然軍人簿帳悉多亡毀戶口倉儲無所依據事無大小士彥一委仲舉料錄[illegible]無遺於軍用甚有助焉鄴城平仍將[illegible]例入[illegible]故流離情不願往妻伯父京兆

丹博陵崔宣猷留不許去固辭乃得還鄴尋有詔表求望耆舊
資命州郡勸送仲舉憚威命而至補秋官賓部上士深非
情願乃取急言歸隋開皇中秦王俊鎮洛州召補州主簿
友人蜀王府記室范陽盧士彥謂仲舉曰文人往經徵辟
每致推辭何為徒勞之任忽爾降德仲舉笑曰屈伸之事
非子所知尋被敕追赴京朝廷以仲舉婆娑州里責黜左
降為隆州錄事參軍尋以疾歸以琴書自娛優遊賞逸視
人世蔑如也會朝廷舉士著作郎王劭又舉以應詔以前
致推遷為責除冀州清江令未幾又以疾還後以資例授
師都督洛陽令彭城劉逖人謂仲舉曰君之才地遠近所



知父病在家恐貽時論且為武職差若自安仲舉曰吾性
本疎情以無宦情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半級所言武職
挂徐君墓樹耳竟不起終於洛陽永康里宅時年六十三
當世名賢莫不傷惜之二子大師行師大師字君威幼而
爽悟神情警發標格嚴峻人並敬憚之身長七尺五寸風
儀甚偉好學無所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
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弱冠州將竇闕覓召補主簿覓
當時位望又與大師年事不侔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
敬曰名下故無虛士今者非以相勞自望並嘯有託耳每
款然并待遇恒盡忘年之歡俄而以資調補左翊衛寧朔

除冀州司戶參軍煬帝初改州為郡仍除信都司戶書佐
及大業暮年王塗弛紊居官者率多侵漁皆致潤屋大師
獨守清戒無所營求家產益致貧迫郡丞鞠孝稜益相欽
服曰後於歲寒此言於公得之十年遷渤海郡主簿及竇
建德據有山東被召為尚書禮部侍郎武德三年被遣使
京師因送同安公主遂求和好使畢還至絳州而建德違
約又助世充抗王師於武牢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
世充建德尋平遂以讁徙配西會州大師少時嘗筮仕長
安遇日者姓史因使占時有從兄子同妹夫鄭師萬河東
裴寂同以宿衞簡入文資各使視即日官位及將來所至



史生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資敘用然裴君終致台輔鄭非
直今歲虛歸後歲亦當本資不敘指大師曰君才雖不減
趙元叔恐賦命亦將同之言子同亦無遠到時大師弟行
師亦預宿衞因問史生吉凶生曰此郎雖非裴君之匹亦
至方伯既而大師及子同裴寂並以資補州佐師萬嘗年
差舛明年而齊資不敘師萬任益州新都縣尉及武德初
裴寂任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師至是遷讁因獨笑曰史生
之言於茲驗矣行師貞觀中歷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
刺史皆如史生之占大師既至會州忽忽不樂乃為羇思
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賦異之召至

河西深相禮重日與游處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
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
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
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而恭仁
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
所得居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大師復還會州武德九
年會赦歸至京師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並
與大師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屬惟新人思自効方事屏退
恐失行藏之道大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以
不才請慕其義於是儆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修



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
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
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壽與
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删削既家
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
編緝之暇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從官蜀
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
宮典膳丞蒙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啓延壽修晉書
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
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

召延壽撰錄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
使人抄錄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
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
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
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凡
八代為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
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為
改正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為詳正因遍諮宰相乃
上表表曰臣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
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



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無隱桃園取
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誡之方率由茲義
逮秦書既燼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
目咸張自斯新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
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並已見重前
脩無俟揚搉洎晉氏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
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泛而商略未
聞盡善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天縱英靈爰動沖襟用紆
玄覽深嗟蕪穢大存刊勒既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
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汚隆代有載筆

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
說短書易爲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
市貿遷日失其眞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
此無聞可爲傷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孰
爲勸獎臣輕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
揆愚固私爲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
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
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
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
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爲二書一百



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
是貞觀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
是臣所脩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爲抄錄一十六
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迄
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爲部秩除其
冗長捃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
自申管見雖則疏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
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
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謹言

序傳第八十八　北史一百